武俠世界

第32年

20

$12.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笑傲天虹」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李靖誤陷絕谷中，在求生無望之際，得千年神蛇指引，獲得天書，靜心苦練，終於練成「后羿乾陽神功」，內力失而復得，藉以逃出生天，在陳家莊內，誤傷小菊姑娘，忙以「后羿乾陽神功」輸入體內，使小菊傷癒，而內力也陡增數倍……爲了揭破「寡婦村」內「鋼鐵怪人」之謎，李靖與小菊潛入山神廟，遇上强敵，過程驚險緊張，離奇怪誕，李靖如何克服困難？請各讀者細讀本文，自有分曉。

*　　*　　*

繼「惡江湖」之後，辛棄疾先生另一篇佳作「廢園刀聲」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活潑見稱，新篇「廢園刀聲」已刋出，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天蛛聖衣」。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20期
（總號16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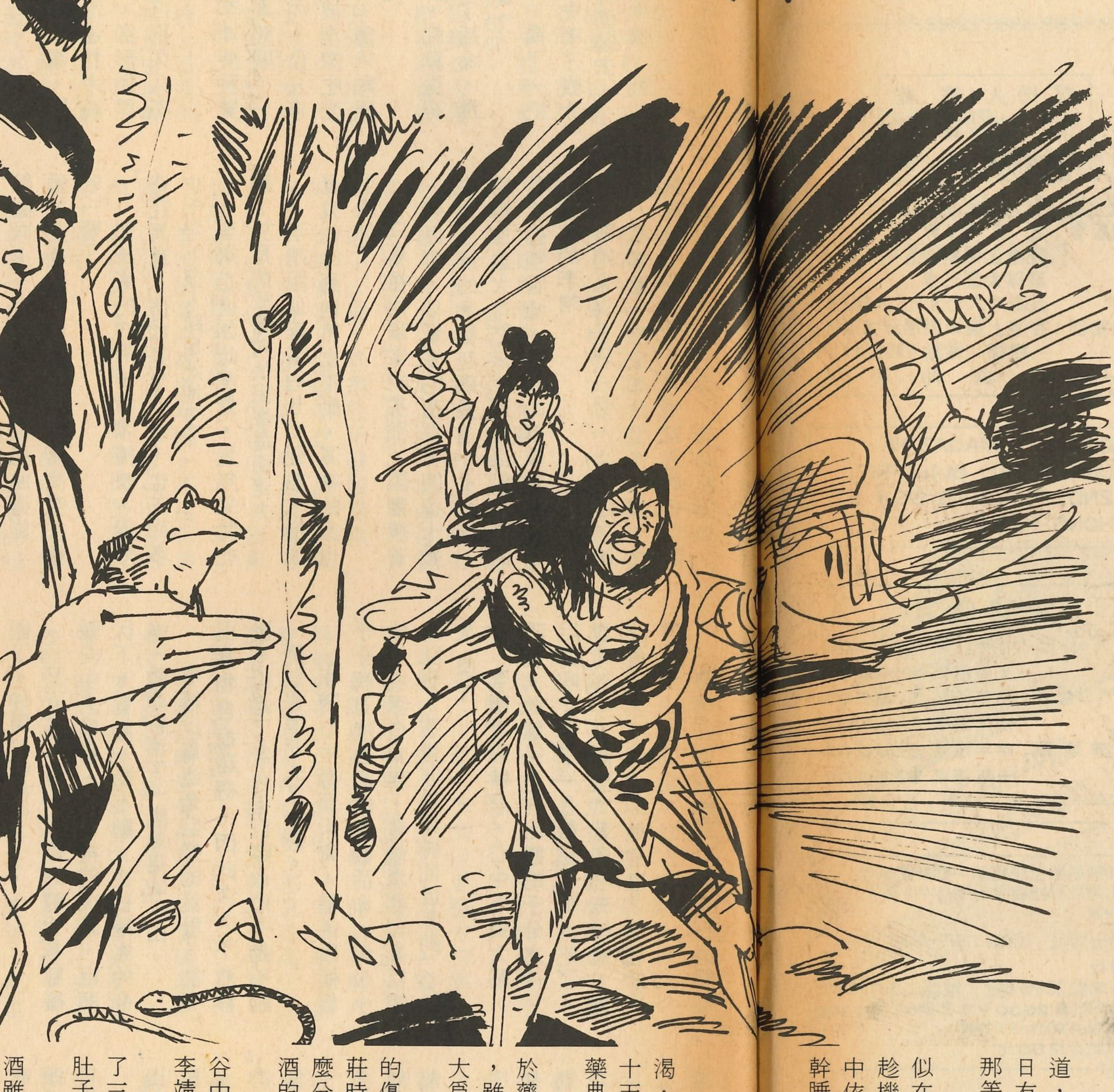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飛·圖

笑傲天虹



洞中奇遇

山稔形如娘乳，甘甜可口，大可充腹，李靖連吃數顆，肚子登時飽脹。

肚子雖然塡飽，卻立感口渴。原來山稔乃收斂之物，醫家每用來作止瀉之用，可惜李靖此時並非肚瀉，而是缺水，因此山稔的收斂作用一起，李靖頓感口乾舌燥，竟比饑餓更覺難受。

李靖舉目四望，不由暗歎口氣。絕谷之中，除了參天怪樹，哪來丁點水源？樹木全靠天降雨水，拚命吸收，才不致乾枯而沒。

李靖苦笑道：「塡肚之物大可不愁，但這般拚命收斂，哪來水份？這般下去，便不餓死也渴死了！人又非樹，可由根部四通八達，吸扯丁點水源，這般看來，樹木的生命，竟又比世人强得多了！」

李靖的性子素來帶點傻氣，他這般思忖，便不由盯着前面數丈遠一排參天古樹出神，暗道，人若如樹，豈非吃喝不愁，長命百歲，免卻許多煩惱仇殺爭鬥麼？

逃出生天

他定定的凝神前望，漸而眼神一亮，目光在一棵古樹上膠着不動。

原來此時他焦渴難擋，卻驀地憶起「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上有記載道：「古有酒樹，其形如杉而非杉，於樹幹中剖一孔，有白液流出，其味如酒，功能益氣補血，源源不絕，乃酒中極品。」

李靖心中一動，連忙跑上前去，以尖石在一棵形如杉樹的樹幹上挖了一孔，僅一會，小孔中果然流出白色液體。

李靖此時渴慌了，也不管白色液體是否有毒，俯下身去，仰頭以嘴接住，連飲了幾口，果覺味如醇酒，竟覺比尋常的白酒香醇多了。

李靖連喝了幾口，但覺焦渴立消，便不忍多喝，唯恐樹上的白色液體不多，一時喝乾了，往後便斷了水源。他用泥團把樹孔塡住了，說也奇怪，樹孔一經塞住，便再無液體流出。但挖開泥團，又再流出，竟源源不斷，無休無歇。

李靖吃了二頓山稔，飲了兩次樹酒，便不餓不渴，渾身舒暢。

不覺絕谷中光線已暗了下來，而且黑得飛快，絕谷上面的光線甫一劃過，絕谷中登時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李靖心中不由一陣恐慌，暗道如此漆黑一片，這漫漫長夜，卻如何渡過？

就在此時，在十丈開外的地方，突然現出一團綠光，絕谷越黑暗，綠光便越發明亮，漸而竟如一輪圓月，懸在上空。

李靖心中大奇，暗道怎的白天剛去，月亮便升了上來？

他凝神向上面一看，不由驚訝得目瞪口呆，原來發出綠光的，竟是一棵怪樹的樹頂，樹頂形如華蓋，每一片葉均發綠光，合起來便有如一輪明月懸於絕谷之中。

李靖最初還以爲自己誤墮仙境，怔怔的呆立不敢擅動，但稍後即恍然，不禁啞然失笑道：「這發光樹下面，必然埋了大量動物屍身，樹木吸收了大量磷質，磷質直達頂部樹葉，散發出來，與空氣混合，便成了發光的磷火了。此原理與螢火蟲發光的原因倒也不差分毫。」

心中一旦想出究竟，李靖便絲毫不感驚奇，坦然的舉步走到發光樹下，他發覺樹上的光線甚强，在樹下竟可讀書寫字。

李靖原有傻氣，人又聰明，此時不由失笑道：「世間有等苦讀之士，貧窮不能置燈，便捉螢火蟲作燈，但與眼前這發光樹相較，我李靖的運氣，顯然又比他幸運多了！」但一頓，又暗歎了口氣：「可惜此處並無書本可讀。」

雖有遺憾之處，但李靖轉念又暗道，人生在世，切戒永不知足，如今日有充饑之物，夜有照明之燈，比之那等餓渴瞎眼之人，卻又强得多了。

此時他置身樹下，倚着樹幹，倒似在朗月夜中倚坐，別有情趣。李靖趁機把「無名大聖手」的各篇章，在心中依次默頌一遍，不知不覺便倚着樹幹睡着了。

這般白天吃山稔充饑，喝樹酒止渴，晚上默唸藥典各篇，不覺已過了十天八天，「無名大聖手」遺下的各篇藥典，已反覆默念了數遍了。

李靖自覺在絕谷幽秘境界中，對於藥典的悟性，竟又比平日更爲奇高，雖然短短十天八天，但他的醫道竟大爲精進。

不知不覺已過了月餘。李靖身上的傷痛已然痊癒，氣息也比剛進陳家莊時强了不少，與平常健康人已沒甚麼分別。李靖暗道這多半是山稔和樹酒的藥力所致。

但漸漸李靖又恐慌起來，因爲絕谷中的山稔樹，樹上的山稔幾乎已被李靖採摘吃光了。

僅剩的十幾顆，李靖勉强再支撑了三日，到第四日的中午時份，李靖肚子餓時，便再無山稔可摘。

這天他便只能以樹酒塡肚，但樹酒雖可止渴，但喝多了卻感頭昏目眩，就如飲醉了酒般模樣。

李靖嚇得不敢多飲了，心道於此絕谷之中，若飲醉了酒，萬一碰上猛獸，豈非成了名副其實的醉酒鬼？

幸而此時他對「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已了然於胸，暗道：絕谷之中必可尋出充饑之物，因此倒也不致驚惶絕望。

樹酒的酒氣上得快，但去得也快，李靖靜坐了一會，頭昏目眩便消失了。

他站起來，爬上高處一看，發覺他近日的活動範圍，僅佔了絕谷的一小角。絕谷在他所站的地方，向兩面伸延，參天大樹隨處可見。

一連幾日，李靖白天向絕谷的深處探索，獲取食物，晚上便返回發光樹下歇息。他發覺，在發光樹下歇息非常安全，一些蛇獸等物從不接近發光樹的光線範圍。

不知不覺，李靖已幾乎踏遍了絕谷，僅剩下一處地方，是李靖暫時不敢前去的。

那是絕谷中突起的一座山峯，距發光樹這面約達半里，但沿途林木森森，雖是白日，陷身林內，卻形如黑夜，因此李靖雖然心動，但卻久久不敢踏足。

不過，再過了兩日，李靖便發覺，他無論如何要向那座山峯闖闖了，因爲在發光樹方圓一里之內，但凡可以塡肚子充饑的，幾乎已被李靖吃光了，唯一尚可尋獲食物的，便只剩絕谷中山峯那面了。

除非甘願餓死，否則，就算更艱險亦須一試。世上的人爲了活命，那就甚麼艱難險阻也只好不顧。

李靖這天爬上發光樹，摘了一把樹葉，捆成火把模樣，事先喝了幾大口樹酒，便決然的向山峯那面闖去。

樹葉火把在光處並無異樣，就如普通的樹葉一般。

但李靖舉着，進了樹林深處形如黑夜時，樹葉火把卻忽然大放綠光，雖然不及火把的威猛，但用來照明走路卻已綽綽有餘。

李靖有樹葉火把照明，他對絕谷的方位亦已了然於胸，因此不費多大力氣，便安然走出森森叢林。

李靖走出樹林，舉目一看，不由驚咦一聲，萬分驚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只見一峯如削筆，四面光禿，陡立眼前，高達兩邊的絕谷峭壁，全峯筆直向上，中途絕無半點扭曲迴旋，猶如造物主突起頑心，仙筆凌空往絕谷一豎。

仙筆峯的四周，林木掩映，遍地奇花異草，仿如蓬萊仙境，也不知多少千年，沒人踏足此地了。

李靖心道如此美景，豈無果物充饑？於是便放膽向仙筆峯這面走去。

李靖距仙筆峯約廿丈距離，卻如見鬼似的驀地停止不動，渾身的血也似凝結了。

只見在仙筆峯的基部，團團繞着一條巨蟒，仙筆峯的基部方圓達十數丈，巨蟒的身軀起碼長達十丈以上。巨蟒血盆大口怒張，形如巨船櫓槳的信舌迎空吞吐，煽起的疾風竟撲及廿丈遠處的李靖。

李靖呆立了好一會，心中這才跳出一絲驚歎，暗道如此盤峯巨蟒，休說獅虎聞風先遁，只怕就連獸中巨物大象，亦須退避三舍。如此巨物，一頓只怕要吃一頭大象，絕谷之中，卻何來如此龐大食物？

就在李靖疑惑間，只見巨蟒的信舌一捲，一塊盤大的石頭，便捲入巨蟒的血盆大口，巨蟒的牙齒一合，盤大石塊竟然四分五裂，巨蟒的舌頭在其中一捲，不知把石塊裏面的一塊黑色的甚麼東西吞進肚腹中去了。

那塊黑色的東西吞進肚腹後，說也奇怪，巨蟒饑餓時兇狠的模樣竟然大改，一變而爲懶洋洋的，猶如人吃飽了，伸腰打噎模樣。

又過了一會，巨蟒的龐大身軀緩緩向中央聚移，最後捲縮成團，巨頭伏下，竟然一動不動，在仙筆峯的旁邊，猶如新添了一座黑褐的小山。

李靖以爲這是巨蟒的詭計，詐睡引食物自投羅網，因此久久不敢移動。但過了許久，巨蟒依然一動不動，倒似昏睡死去了一般。

李靖心中漸而大奇，暗道巨蟒似乎全賴石塊裏面的東西活命，但小小的一塊黑色東西，竟能塡飽如斯巨蟒的肚腹，這豈非猶如神仙世界的「不餓果」麼？

李靖這般轉念，心中不由大動，暗道人的肚子只有巨蟒的千分之一，巨蟒吃了能頂一月饑餓，那人吃了，豈非百年不餓麼？若多吃三幾塊，豈非免卻人間煙火的地仙麼？這卻妙得很啊！

李靖尚不敢斷定，這是否巨蟒引人入巷的詭計，於是便試着先行向仙筆峯走近數丈，但見巨蟒依然一動不動。

李靖走近巨蟒不到五丈時，他終於發現，巨蟒果然是沉沉睡着了，猶如蛇類的冬眠，這一睡啊，只怕便達三數月了。

李靖放心走近前去，巨蟒如一座黑褐小山，伏在仙筆峯脚下，果然一動不動。

李靖繞過巨蟒的頭部，試看看牠吃的是甚麼石頭，但剛才牠所吃的石頭已四分五裂，散落地上，再也無跡可尋。

但巨蟒剛才的而且確在石塊中捲出一塊黑色的東西，吞了下去，這到底是甚麼寶貝？

李靖心中越發驚異。他向仙筆峯的東面繞去，走近一瞧，但見峯壁如削，竟如一面光滑的石鏡。

更奇特的是，石鏡裏面竟現出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有的紫色形如小蛇，有的黑色形如蛤蟆，有的形如眞龍的一鱗半爪。

李靖一見，驀地憶起「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中道：「石中所藏動物屍身，皆千年極品，人若有幸得之，小則百毒不侵，大者立可脫胎換骨，功力非凡。」

李靖不由暗道脫胎換骨、功力非凡，但卻沒說脫的是甚麼骨，是甚麼胎：功力非凡，也不知是何功力，大

概「無名大聖手」當日撰著「藥典篇」時，亦僅是道聽途說，並未親眼目睹，更無從親自驗證，但據今日所見，這石中之物乃充饑塡肚子的極品，卻是絕無疑問的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尋了一塊形如鑿子的尖石，在石壁中敲打起來。

石壁起初甚爲堅硬，但敲去外層，裏面卻有縫隙，竟是無數石塊重疊堆砌而成。

李靖接連換了幾十塊磨鈍了的尖石，這才把堆砌的石塊弄鬆了。

李靖先把其中一塊較小的石塊挖出來，石塊裏面現出一條紫色小蛇的影子。

李靖試用尖石敲擊石塊，石塊的碎粒竟應聲而落，顯然當時是由無數的泥石沙粒堆壓而成。

僅換了一塊尖石，李靖便把石塊弄開了，石塊裏面果然伏了一條紫色的小蛇，一動不動，似已僵死不知多少年了。

李靖瞧着紫色小蛇，不敢輕易把牠吃進肚裏。但見紫色小蛇模樣美麗，卻也不忍傷害牠的屍身，便把紫色小蛇伏着的半塊石頭，放在仙筆峯脚，心中暗道我若尋不着吃的，多少年後，有人偶進絕谷，只怕也見着石中藏着我李靖了。

李靖又挖了一塊石塊出來，石塊裏面，這次藏着的竟是一隻黑褐色的蛤蟆。

李靖把石塊弄開，黑褐色蛤蟆一動不動，亦似不知已僵死了多少年。

李靖探手進石內，捧起這隻黑褐色蛤蟆，但覺觸手冰凍，模樣醜陋恐怖。

李靖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怔怔的苦笑道：「雖有道饑不擇食，但若把此東西吞進肚腹，普天下只怕沒誰有此膽量！」這般怔怔的出神，捧着這隻黑褐色蛤蟆竟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李靖肚子越發饑餓，剛才爲尋食物，敲擊石壁，倒也不覺甚麼，但此時一番辛苦，尋到的東西竟是如此難以入口，失望之下，饑餓的滋味便更難受數倍。

李靖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苦笑道：「蛤蟆啊蛤蟆，今日我見你藏在石內，日後也不知是誰看見我在石內了！哎啊！」

李靖忽然萬分驚疑的驚呼了一聲，因爲他突然發覺，在掌心捧着的蛤蟆，手足竟然動了一下。

豈料李靖的驚呼聲剛響，一股口氣噴到蛤蟆身上，僵凍的蛤蟆竟然復活，噗的一聲，竟迎着熱氣來源直上，呼的一下，跳入李靖的口中。李靖大驚之下，不由倒吸一口冷氣，蛤蟆便順勢滾進咽喉中去了！

李靖大駭，拚命作嘔，欲把黑褐色蛤蟆吐出來，但蛤蟆掙扎之下，竟向咽喉裏面直竄而下，滾進李靖肚子裏去了。

李靖又驚又奇，不知這黑色蛤蟆入肚，是禍是福，若如巨蟒吞食的那團黑色東西，百年不饑，那就當眞幸運之極；但若這黑褐色蛤蟆身含奇毒，那就大禍立降，橫死當場。

李靖驚奇之下，竟怔怔的發呆不動，連饑餓也忘掉了。

過了一會，李靖但覺腹中灼熱，入肚的竟不似冰凍之物，而是一團火炭，把他的五臟六腑烤得吱吱作响。

李靖痛得滿地打滾，他連那龐大巨蟒就在近處也忘記了，幸而那巨蟒吃了那石中黑蛤蟆後，不但不痛，反而舒服得沉沉大睡，眼見一天半月，牠是不會甦醒的了。

李靖此時所受的痛苦，竟與陳霸業的「萬蛇噬心指」不遑多讓。

李靖在極度痛苦中，委實抵受不住，腦中接連掠過「無名大聖手」的連串解毒之法，但可惜均無現成解藥。

李靖此時已痛得失了理智，他也不管三七廿一，就近抓到一些草藥果子就往嘴裏塞去，他這時便有如世間病急之人，不分青紅皂白，胡亂投醫。

他也不管吃進肚裏的是否有毒，是否有效，是否可解黑褐蛤蟆的劇毒，就算吃進去是奇毒之物，也不過是毒上加毒，早死片刻，好過長挨腹中五臟六腑被燒灼的無比苦楚。

李靖連滾帶爬，隨手亂摘亂拔，他的肚子已不知被多少奇花異草怪果塞滿了。

就在此時，李靖在矇矓中，見前面的一棵古怪小樹上，長滿了許多碗豆般大小黑色的果子。他咬了咬牙，滾過去，摘了一把黑色小豆子，想也沒想，便全數塞進肚子裏去了。

李靖此時全憑腦中的印象，「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他記得滾瓜爛熟，但有點影子能解毒的果子植物，他便塞入肚中。

神農嘗百草，成了一代醫聖，但此時李靖惶急絕望之下，他所嘗的，竟遠遠超出百草之數了。

李靖依稀記得，「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有記載道：「古有怪木，上結碗豆大小黑色果子，功能止痛，神效無比……」

他腦中閃過這個念頭，便不顧一切，把三數十顆黑豆子塞進肚子裏去了。

黑豆子剛落肚，不久，李靖腹中的劇痛果然開始緩解，漸而只剩絲絲隱痛。

李靖不由大喜，正欲再吃多三數十顆入肚，豈料他心中喜悅，不由便笑了起來，漸而又大笑起來，竟身不由己，不能自抑，大笑不止，但表情驚惶，怪異之極。

李靖大笑之下，心中卻仍有幾分清醒，暗道這般大笑下去，豈非成了現世的活瘋子？

就在此時，李靖眼前一花，他低

頭一看，竟是那條紫色小蛇，被他的笑聲驚醒，竟復甦過來，又循着笑聲，向李靖這面游曳過來。

李靖一面大笑，一面忍不住俯腰拿起紫色小蛇，仔細一瞧，心中不由大奇，只見紫色小蛇的尾部，竟有一串密密麻麻的圓圈，略略一數，竟達二三千條輪圈。

李靖心頭不由大震，因為他清楚記得，「無名大聖手」的「藥典篇」中曾有記載：「余聞古有紫色蛇種，可活萬年，其尾有輪圈，每活一歲，便添一道輪圈，輪圈可達萬條，亦即萬年之數。若得萬圈之紫色蛇種，吃之壽命可與輪圈相同……」往下欲說甚麼，「無名大聖手」便僅以點點略去，大概連他自己亦根本不信世間有此仙品，因此無從闡述下去。

李靖心道此蛇尾部輪圈已達二千八百多條，豈非已活了二千八百多年麼？若把牠吃了，當有二千八百年壽命可活！多少帝皇富豪夢求不着的人間極品，竟在這絕谷中現身！

但李靖轉念又道，身處此絕谷，多活一年便多受一年活罪，倒不如聽其自然，樂得逍遙快活了，再說如今我大笑不止，如此下去，大笑二千八百年，豈非連地下的千年老鬼也笑出來了麼？

這般轉念，李靖是決計不吃這可活二千八百年的紫色長命蛇了。

他把紫色小蛇輕輕放回地上，一面大笑，一面斷斷續續的對牠說道：「長命蛇啊長命蛇，你休再在人世間出現，否則，世人為了爭你，只怕連親娘老子亦拋在一旁了！你悄悄的隱身去，再勿出來，哈哈……哈哈！」

紫色小蛇在地上忽地揚起小頭，盯着李靖，忽然向李靖連點三下，然後即向前緩緩爬去，其意竟似招呼李靖隨牠而行。

李靖心中不由大奇，暗道牠已活了二千八百年，已算得上世間萬物的老祖宗了，牠甚麼古怪的事沒見過？牠招呼我前去，不知有何驚天動地的物事？

他這般轉念，果然便在後面尾隨紫色小蛇，緩緩的跟去。

紫色小蛇竟一直向仙筆峯爬去，抵仙筆峯峯腳，更不停留，又向上面爬去。

李靖心中越發驚奇，便也不顧一切，尾隨紫色小蛇爬上仙筆峯。

仙筆峯雖然陡峭，幸而紫色小蛇竟似峯中主人，甚熟路徑，牠所爬經之處，均可容人踏足，因此李靖跟着牠，不必擇路，便可穩穩直上。

約莫小半日的工夫，李靖隨着紫色小蛇，竟攀上仙筆峯的數十丈高了，若非有紫色小蛇引路，李靖是決計爬不上去的。

就在此時，前面有一道高達十丈的鏡壁擋住去路。鏡壁平滑，休說人難攀上，就連猿猴也退避三舍。李靖一見，不由皺眉暗道：「這長命蛇想必爬昏了頭，弄錯路徑，才向這鏡壁爬來了。」

李靖便走上幾步，貼近鏡壁。這時紫色小蛇忽然爬上鏡壁五尺，貼住鏡壁，小頭扭了過來，向李靖連點三下，又向牠貼住的鏡壁用尾巴甩了五下。

然後，紫色小蛇不知如何，竟鑽入鏡壁的一小孔中，眨眼不見。

李靖心中又驚又奇，暗道牠似乎向我暗示，鏡壁內有何物事，但鏡壁堅硬如鐵板一樣，如何可以破開？

李靖在鏡壁前怔怔的呆立了一會，忽然憶起紫色小蛇的尾巴曾向鏡壁五尺之處連甩五下，其中似隱有深意，暗道莫非牠向我暗示，依此方法，便可弄開鏡壁麼？

李靖這般思忖，果然舉起右手，在剛才紫色小蛇貼住之處，向鏡壁連拍五下。

就在此時，突聽軋軋一聲沉响，鏡壁竟然緩緩向裏面退去，露出了一個寬近丈的洞口，猶如城門一般，洞口上面的一塊石壁，更刻了一些奇形怪狀的圖形。

李靖出身書香世家，自幼飽覽羣書，他一瞧石壁上的圖形，便不由目瞪口呆，原來這些圖形竟是先古時代的象形文字，石壁上所刻的，竟是「后羿宮」三個大字！

李靖不由苦笑道：「這便是了！后羿乃傳說中的古代勇士，距今已達二千多年，紫色小蛇有二千八百歲，牠自然曾是后羿宮中的客人，自然知道這仙筆峯上，竟然隱藏一座先古奇宮了。」

李靖此時雖仍大笑不止，但也抑止不住心中的驚奇，當下更不猶豫，便走進「后羿宮」中。

李靖進了形如洞口的宮門，向裏面再走一段，突見眼前一亮，原來竟是一座全部以石塊堆砌而成的寢宮。

寢宮中有光線不知從何處透入，因此甚為光亮。裏面所有用具，包括寢床、器皿、日常用具，均以石塊敲雕而成，但造工精美，寢床的四周，竟然掛了一塊用鐵條連結碎石的巨型羅帳。

李靖大笑着，在寢宮四周走動，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紫色小蛇雖然一番好意，領我進入這座先古王宮，但只怕只能作我安息的陵墓了！

李靖大笑不止，甚費力氣，此時見了后羿的寢床，便暗道好歹先上去躺躺再說，或者睡熟了，便可以停止大笑也說不定。

李靖這般動念，便向寢床走過去，伸手撥開石帳，就欲躺上去，卻怔怔的一動不動。

原來他撥開石帳，發覺石帳遮住的寢床床面是一塊寬近二丈的大石板，石板上面竟刻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

字，起首六個象形文字，竟是「后羿射日神功」。

「后羿乾陽神功」內載后羿，如何練成了把多餘的九個太陽射落的通天本領，內中提及的練功心法，均是世人匪夷所思。其中有一句道：「吾自宮外誤吃黑色小豆，大笑不止，三日三夜把宮女均嚇走了，才悟此乾陽神功，終能尅正惡陽，因此取名曰乾陽神功。」

李靖一見，心中不由大動，暗道當日后羿大笑不止，悟此神功心法，莫非這神功可以尅制這要命大笑毒性麼？

李靖當下更不猶豫，撥開石帳，跳上寢床，盤膝坐下，仔細閱讀石板上的象形文字，李靖飽覽羣書，悟性奇高，又身負「無名大聖手」的驚人醫道，以及大龍潭老人的人體脈氣之道，因此「后羿乾陽神功」雖然深奧難懂，李靖細研之下，竟可悟其三分之一，但餘下的三分之二，李靖拚命苦思，到底難明究竟。

李靖暗道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眞，世事古難全，罷了，罷了，但能悟得三分之一，止住見鬼大笑，也就不枉紫色小蛇一番引見的心意了！

當下李靖便依「后羿乾陽神功」中所悟的三分之一心法，演練起來。

＊　＊　＊

李靖於后羿宮寢床上演練，起初尚難止大笑，但漸而他發覺，大笑於他不但無害，反而把他胸膈之中一切濁氣、悶氣、怨氣盡皆排出，代之而入的是氣勢磅礡的浩然清新正氣。

李靖越往下演練，他的笑聲便越發响亮宏大，漸而竟轟轟作响，聲震四野。

他的笑聲越响，「后羿乾陽神功」竟又精進一重。

起初的半日，李靖是難以抑止笑聲，心中尚覺驚惶，但漸而他已悟出其中益處，因此對大笑便漸感泰然，不再驚慌。漸漸李靖已浸入與「后羿乾陽神功」渾然一體的境界，竟連自發的大笑聲亦不聞不思不驚。

不知不覺，李靖在后羿的寢床上，已苦練了七日七夜。

這七日七夜，李靖滴水未沾，更無丁點東西下肚，卻絲毫不感饑渴。

七日七夜，李靖的大笑聲突然停住，李靖這才從渾然忘我中清醒過來。他突然發覺，不但大笑的毒性盡消，而且舉手投足，甚覺有勁，他原已失去的內力不但恢復，更比往昔强勁了不少。

李靖並不知道，他先是誤被「千年石裏蛤蟆」跳入腹中，「石裏蛤蟆」身集千年毒性，非同小可，李靖若非久飲樹酒，久吃山稔，體內的抗毒能力，足可與巨蟒相比，早就立刻一命嗚呼了。

但「千年石裏蛤蟆」毒性雖烈，若能與牠的毒性相抗，卻立刻可以轉化為强大熱氣，凡人之所以吃食，便因為要補充體內消耗的熱能，「石裏蛤蟆」可以轉化的熱氣，卻足與凡人半年食糧的熱能相比，因此一隻「千年石裏蛤蟆」，足可令人抵受數月的饑餓。而且此後百毒不侵，幾成不壞之身。

李靖誤吃「大笑豆」，雖然大笑，但他體內已有强大抗毒能力，「大笑豆」只能令他大笑數天，卻絕不會令他氣絕而死。

不料因這大笑豆的毒性，卻把「萬年紫色小蛇」驚醒，把李靖引入「后羿宮」，在后羿的寢床上，終於發現了已隱藏數千年的「后羿乾陽神功」心法。此乃李靖的連番奇遇苦楚所致，當世之中，已絕無人有此奇緣。

李靖不覺饑餓，又覺內力不但盡復，而且比未失內力時更為精進，心中不由大喜，暗道這全憑「后羿乾陽神功」心法的功力，若再苦練下去，或許便能攀上絕壁，逃出生天！他數宗未了的心願，便可一一完成了。

李靖每日在后羿宮中，后羿的寢床之上，苦練「后羿乾陽神功」心法。他不覺饑餓，便省卻許多尋找食物的苦事。口渴了，便返回發光樹下，喝幾口樹酒。

絕谷之中，忽爾霪雨紛飛，忽爾烈日炎炎，一時山花盛放，一時又見山稔果墜滿枝頭。

漸漸李靖自覺肚子餓了，原來腹內的「石裏蛤蟆」抵饑功力已然消失。幸而此時已是百果成熟季節，絕谷中不愁填肚之物。

李靖此時飽餐一頓，便可三日不沾食物。數九寒冬，他身穿單衣不覺其冷；三伏酷暑，他亦不覺其熱。

他練功時，頂部已漸有白氣凝結，李靖不知，這是道家所稱的「三花聚頂」，亦即內功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李靖發覺，「后羿乾陽神功」的心法，與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竟大相逕庭，例如運氣訣中，當今武林各派均視奇經八脈為畏途，而其中又視任、督二脈為最難打通的玄關。但「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卻把氣通奇經八脈列為起首入門心法。

李靖依玄天劍門內功心法，苦練數十年未能打通的任、督二脈，他依「后羿乾陽神功」心法，竟在短短數月便豁然而通，其餘冲脈、帶脈、陽蹻脈，陰蹻脈、陽維脈、陰維脈等六脈，在半年時光，亦一一貫通。

督脈乃奇經之首，為人體六陽的統率，任脈則為三陰經脈的總滙。任、督二脈先行暢通，其六脈自然水到渠成。

奇經八脈又是人體十二經脈的樞紐，除任、督二脈為奇經八脈之首外，冲脈為十二經脈的血海，繫聯五臟六腑的氣血；帶脈在季脅之下，繞身一周，狀如束帶，總束全身陰陽經脈

；陰維、陽維兩脈，功能滋養維繫陰經和陽經；陽蹻和陰蹻兩脈，則有繫聯、交匯陰經和陽經的功用。

奇經八脈一經貫通，其餘十二經脈，自然亦如百川歸海，奔騰直瀉，勢不可擋，豁然而通。

后羿獨創的「乾陽神功」心法，逆反世人練功的步驟，另闢絕逕，先從奇經八脈入手，雖然兇險，卻如勇者無懼，勢無反顧。

因此「后羿神功」心法，甫練之下，若非立刻走火入魔、氣竭身亡，便一鳴驚人、勢不可擋。修練一年，可達世人六甲子功力。李靖雖然只悟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修練了不到一年，但他的功力，已達世人苦練二甲子的功力，當世之中，已無人可與他的內力比擬。

不知不覺，李靖在絕谷仙筆峯后羿宮寢床上，演練「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已是兩個寒暑，亦即二年時光。

到此時，李靖的內力氣息已達超絕的境地。但他想再苦練下去，試圖領悟餘下的三分之二心法，卻百般艱難。勉强練了數次，每次均感氣息澎湃，心悶胸脹，大有內經內脈即時斷裂之感。

李靖暗道后羿乃先古不世勇士，他的體能與當世中人或有分別，他能練成，當世中人卻未必可以跟進；再者天有難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事古難全，原是强求不得。

他心性素來豁達，一經想通，便決計不再苦纏下去。

李靖暗道憑自己此時的內力，或許可以推開堵住洞口的巨石了，江湖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內力既復，雖無甚麼驚人招式，但行走江湖，諒必可以應付。

李靖這般轉念，便決定試試離開絕谷，重新行走江湖，以完他未了的諸種心願。

李靖坦然走出「后羿宮」，他對終究難於領悟的餘下大半「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倒也沒有絲毫留戀惋惜，心道但能僥倖恢復內力，逃得出去，便算幸運之極了。

他在后羿宮門口輕拍石壁五下，那道鏡壁突然移了出來，把宮門口堵住，竟紋絲不透，若非李靖迭遭奇遇，這鏡壁後面的后羿宮從此是絕難有人再進入的了。

李靖此時已不費吹灰之力，便躍下仙筆峯。仙筆峯脚，那條盤粗巨蟒剛好又在沉睡，大概牠又吃了一隻「石裏蛤蟆」，又有月餘肚飽熟睡了。

李靖離開仙筆峯這面，試試展開身形，他但覺氣息隨意而生，身體突然變得輕如毫毛，身如利箭，向發光樹那面疾射。他的內力已達武林絕頂高手的境界。

李靖眨眼掠回發光樹下，他拔開酒樹上的泥團，痛飲了幾大口樹酒，用泥團封嚴樹孔，心道日後若再有人陷身絕谷，這酒樹便是救命樹，不該白白糟蹋了。

他轉身又向發光樹躬身作了一揖，道：「承蒙照顧，讓絕望中人見着光明，多謝，多謝！」

李靖拜畢，隨手摘了一把山稔，塞在已然破爛不堪的衣袋裏，權充路上的乾糧。然後他才躍上入絕谷時的洞口，沿小洞向前爬去，不一會便爬近那小洞口，洞口依然被那塊大石堵住，根本沒被人移動。

李靖心中不由歎道：「陳家莊人，必定以爲我已命喪深澗，所以不再搜索。就連那一心救我的小菊姑娘，也必定以爲她所救的人已成地府冤魂了！他們哪知洞後卻有這個先古世界？世人若知道裏面竟有先古勇士后羿的神功心法，絕谷之內，也不知要平添幾許爭奪武林秘笈的冤鬼！」

李靖這般思忖，便決定他逃出去後，決不再向任何人透露絕谷中的秘密。

李靖爬近堵住洞口的大石，此時他仍然並沒多大信心。他伸出手去，先行試試是否可以搖動，豈料他的右手剛觸及大石，他的內力便奔騰而出，隆的一聲，竟把大石震後三尺有餘！

李靖大喜，心道天無絕人之路，我李靖終能逃出去了。

他狂喜之下，便連忙閃身鑽了出去。小洞口外面便是陳家莊人的「練功洞」，此時洞內漆黑一片，李靖又沒法尋到火種，只好摸索着，向練功洞洞口接近。

李靖此時全憑進洞時的記憶，分別路向，又深知練功洞內遍佈機關，稍一不愼，便立刻命喪當場，因此不得不小心前行。

按李靖此時的內力，若聚於眼目，雖於黑夜，亦可見物，可惜他此時尚不懂凝運之法。

李靖進洞時，小菊領他從左面而進；李靖暗道出洞選進洞那面，自然可保安全。於是便貼向右面摸索，因爲進洞時的左面，出洞便成了右面了。

李靖的盤算本來沒錯，但可惜他初涉江湖，閱歷尚淺，有等設計機關的人，正是利用人們循舊求穩的心理，故意讓你安然進來，循進路出去時，便恰恰落入其算計之中，這就叫有進無出的狠毒招數。

李靖循進路接近洞口，正欲依小菊教授的辦法，按機關打開洞門，突覺脚底所踏之處略有異樣，心中一驚，正欲躍避。

就在此時，突然「轟隆」一聲，脚底整塊地面猝然下陷，把李靖翻落到陷阱中去。李靖自忖下面必是刀劍一類利器，雖身子損傷，但也不致喪命，不料他卻跌落一個軟綿綿的東西上面。

李靖還來不及有所反應，這個軟綿綿的東西便呼的一聲急升而起，把李靖裝吊在裏面。

李靖睜眼一瞧，只見四面漆黑，密不透風，伸手一摸，裝着他的竟是一個皮袋。

李靖倒並不太驚慌，暗道此時內力已復，擊破皮袋而出，大致尚還可以。

他伸出右掌，全力向袋戳去，皮袋竟然隨着他的五指向外伸長了一點，但李靖的掌力一收，皮袋當即縮了回來，依然完好無缺，就連一絲小縫亦不見透出。

李靖一連試了數次，每次均無功而退，心內不由大駭，暗道這袋子卻用甚麼堅韌皮料製成？

原來這陷阱皮袋，乃用最爲堅韌的犀牛皮所造，再以藥物浸鍊，刀槍不入水火難傷，堅韌猶勝鋼鐵，李靖此時內力雖然驚人，但尚未達足以擊破犀牛皮的火候。

李靖這才驚急起來，他此時內力已復，正欲一一踐諾未了之願，求生慾望甚爲强烈，決計不想就此完結，不由便運起「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希望能以此擊破皮袋，逃出生天。

李靖體內，乾陽眞氣由奇經八脈緩緩導入十二經脈，又由十二經脈流向各處穴位，源源溢出體外，充盈皮袋。

犀牛皮袋密不透風，散發不出，乾陽眞氣又從各處穴位返滲十二經脈，又從十二經脈回流奇經八脈。

乾陽眞氣在奇經八脈中越積越厚，又再從十二經脈流溢體外，又再回流。

如此反覆數十次，乾陽眞氣已將皮袋充脹，猶如一個充滿氣體的大皮球。

此時李靖猶如浸在乾陽眞氣的洪流，體內體外，無處不充滿乾陽眞氣，週身七百多處穴位，無不張放。

李靖只覺氣悶欲昏，自感經暴脈脹，他委實抵受不住了，不由狂吼一聲，乾陽眞氣激射而出，勢不可擋，但聽「砰」的一聲巨响，堅韌無比的犀牛皮袋竟被李靖的乾陽眞氣爆破開來，片片碎皮向四面激濺。

李靖在爆炸巨响聲中，身軀猶如被一道威猛無比的力道拋起，跌落地上，吐出了一口鮮血。

李靖雖然口吐鮮血，但却渾身舒暢，精光四射，隱閃令人震懾的藍光。當世之中，內力達目現藍光的，僅李靖一人而已。

李靖茫然不解，難明所以。原來他在片刻之間，已經歷九死一生的生死玄關。「后羿乾陽神功」之能練成，全憑奇遇。因爲二千八百年前，古人尚不懂經脈內功之學，后羿因誤服「大笑豆」，爲驅毒悟出這套玄妙心法，但心法的餘下三分之二，亦須以奇緣配合，例如后羿便是偶然自閉宮門，乾陽眞氣充溢，才令他大功告成，練成力可彎弓射日的通天神力。因此后羿在餘下的三分之二心法中，只道欲要大功告成，必先置己於死地而後生。

李靖不明所以，不去深究，卻巧陷機關，置身犀牛皮袋，恰如后羿當日誤閉宮門，終於水火相濟、龍虎交匯，跳出生死玄關，「后羿乾陽神功」終告大成。

此時李靖的內力，當世已無人可及，他就算以滴水片花，亦足以封人穴位，置人死地，可惜他自己渾然不知罷了。

李靖見自己竟然大難不死，雖吐出幾口鮮血，但週身舒暢，並無任何傷痛感覺，不由暗自慶幸。

李靖翻身躍起，依記憶中小菊的開啓洞門機關方法，伸手在右面的貼洞口五尺高石壁處輕輕一按，洞門果然軋軋而响，緩緩移開。

一道淸冷的月光射了進來，李靖這才知道，外面竟是午夜時分了，他不及細思，便閃電般掠了出去。又伸手按機關，令洞門重新閉上。然後李靖就欲展開身形，向正北方向飛掠逃生，但忽然驚「咦」一聲，不由面紅耳熱的怔住了。

原來在月色下，李靖猛然發覺，自己渾身上下，竟然一絲不掛，身上的破爛衣褲已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　*　*

李靖並不知道，他剛才在生死玄關中跳出，堅韌無比的犀牛皮袋亦被炸飛，何況他一身破爛的衣褲？早就隨之被爆炸的氣浪撕成粉碎了。

李靖出身書香世家，於禮義廉恥四字最爲看重，他一怔之下，不由伸手掩住自己兩腿間的重要部位，暗道雖是黑夜，但精赤條條，卻如何上路？

李靖舉目四望，四野黑沉沉，唯陳家莊尚露出一點燈火，暗道無奈只好向陳家莊下手，先行偷套衣褲再作打算。

李靖恐怕再落陷阱，不敢再從地面行走，他展開身形，躍上樹頂，就如一頭白鷹向前飛掠，眨眼飄落在一處樓閣的瓦面上。

他的輕功竟達至踏雪無痕的境界，連李靖自己也暗感驚疑，但這時他並不及細思，一心只想盡快偷一套衣褲，便逃出陳家莊這是非之地。

李靖被陳霸業等人折磨得險死還生，但陳家的侍婢小菊又救了他一命，而且他本來內力盡失，若非在陳家莊遇此奇緣，他這一生只怕便完了，如今內力不但盡復，而且比昔日更覺充沛，尋根究底，竟與陳家莊有甚大淵源。這般轉念，李靖對陳家莊的仇恨，竟大爲減輕，況且他也並非記仇之人。

李靖自忖自己根本不是陳家莊人的對手，他打算在陳家莊偷一套衣服後就溜之大吉，至於向陳家莊人報復

的念頭，他連想也沒想過。

他在瓦面高處，向陳家莊四下一望，只見除東面一棟屋宇尚有一點燈光，其餘均漆黑一片，在月色之下，顯得份外幽秘。

李靖心中不由暗道，若陳家莊並非陳後主後人，又並非有心復國，這陳家莊亦算得上是傳說中的世外桃源了，自己日後與那梅……哎喲，此時她不知生死，自己動這雙雙棲宿的念頭，豈非太過份了麼！

李靖在絕谷中一晃兩年，此時已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小子，對於男女情愛之事，不由又强烈許多了。

就在李靖心神恍惚間，忽然傳來一絲聲音，聲音雖然微弱，但李靖的內力此時已非同小可，落在他耳內，便如對面向他耳語一般。

這聲音竟是陳家莊大少莊主陳霸業的，只聽陳霸業在數十丈外亮燈的屋宇內說道：「……難道連人帶珠均如石沉大海麼？」

有人答話，竟是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的聲音：「老臣打探不力，少主恕罪！但另外有個驚人訊息，於少主復國大業，大有助力……」

只聽陳霸業忙道：「是何消息？」

又聽清光道人悄聲道：「隋煬帝楊廣不日將下江南，少主若趁機把隋煬帝殺了，不但可報亡國之恨，而且以此立威，不難成為衆反隋大軍首領，便指日可成矣！」

陳霸業並不作聲，李靖只聽見一陣輕微的笑聲，然後是極低的耳語，竟連李靖也無法聽清，只有一絲半點落入他的耳中：「……不錯……少主英明……」這是清光道人的聲音。

隨即又聽陳霸業的片言隻語道：「……既如此，六大派……梅花教……就有勞清光道長你了……」陳霸業的片言隻語剛落，李靖只聽獵獵風响，一條黑影隨即掠了出來，向四下一望，便掠出陳家莊外，眨眼不見踪影。

李靖知道那消失的黑影，必是飛星趕來陳家莊報訊的清光道人，暗道陳家莊人要復國，對付隋煬帝那是必然的事，但為何其中又提及六大派和梅花教的名字？這其中有何牽連？那龍晶珠和那姓李的少年人，整整兩年，難道仍不見踪影？

李靖心中疑惑，但低頭一看自己，不由苦笑道：「精赤條條，被人發現，不被人當妖怪才是怪事，目下想那許多幹麼？先弄套衣褲穿上才是正經！」

李靖掠過幾幢屋宇，均沒人的氣息，暗道若無人居住，哪來衣褲可偷？

就在此時，他突見西面數丈遠處，下面的屋宇有燈光一閃，隨即熄滅，便向那面掠了過去，心道有燈火便必有人，有人便必有衣褲可偷了。

他伏在那屋宇的瓦面，靜待了一會，見下面毫無聲息，料想裏面的人必已熟睡了，便翻身躍下，在那屋宇的窗戶中掠了進去。

屋內果然有人睡着，但羅帳密垂，也不知裏面是何人睡着，他也不去理會，閃眼一瞧，但見靠床牆邊衣架上有衣物，便不管三七廿一，伸手抄起衣物，便又越窗而出。

他重新躍上瓦面，抖抖衣物，正欲穿上，卻不由哭笑不得，原來他偷來的竟是女人的衣褲，而且還是年輕女子的衣裙，因為衣物上的香氣，竟如他在梅花女身上嗅到的有點相似，李靖再傻氣，也知那香氣便是少女特有的氣息。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心中又不安道：「若這衣裙是小菊姑娘之物，她曾救我一命，我卻偷去她的衣物，豈非恩將仇報？我還赤身露體在她帳前出現，豈非老大不敬？」

李靖的傻氣又發作了，他本該把衣裙一抛，另偷合用的穿上便遠走高飛，那就算這衣裙是小菊姑娘之物，她也根本不會知道，但李靖卻翻身躍下，掠入那屋內，把偷來的衣裙重新掛好，心中忍不住連連道歉道：「李靖不慎，誤偷姑娘衣裙，當眞該死之極！」

李靖說罷，便欲重新躍出，忽然脖子後面一陣冰凉，一柄利劍已架在其上，持劍人只須一拉劍柄，李靖自忖自己的人頭便得掉下了，他因此嚇得不敢亂動了。

其實憑李靖此時的內力，休說一柄利劍，就算削鐵如泥的寶劍，亦休想劃破他的護體眞氣。但李靖此時赤身露體，又斷認持劍的必是救他一命的小菊姑娘，心中早就羞愧無比，如何尚會運眞氣護體？而且他一絲不掛的，如何敢轉過身來分辨清楚是否小菊姑娘？

李靖窘急之下，不由失聲道：「小菊姑娘……我……我是你曾救一命的小郎中啊！」

豈料卻是另一位少女的聲音道：「咦？你這妖物，居然能開口說話，又認得小菊姑娘麼？你到底是誰？快坦白道來，你膽敢闖入陳家莊，大概是嫌命長了！」

李靖一聽並非小菊姑娘，又見她果然把自己當成妖物，心中的歉意也就少了幾分，暗道她大概是陳家的侍婢，彼此並不相識，就算赤身相向，事急之際也算不得無禮了。

李靖這般轉念，護體眞氣隨即週身運行，正欲閃身避開脖子上的利劍，便溜之大吉。

李靖突生的護體眞氣令持劍少女的手心不由一震，她暗吃一驚，心道這妖物的內力怎的如此渾厚？竟連我手握的劍亦幾乎震飛？這般轉念，她握劍的手腕不由一緊，加添了幾分內力，她自負這已足可制服江湖中的高手了，因為她所持的劍並非等閑之物，而是當年陳後主的鎭宮之寶霓虹

劍。據說霓虹劍不出則已，一出猶如霓虹閃耀，對手早已眼花撩亂，卻如何避過霓虹劍鋒利無比的劍刃？

豈料持劍少女內力驟發，加諸劍上，卻突覺對方反彈之力更强，幾欲脫劍而飛，大駭之下，忙猛提一口眞氣，把內力催發到幾近極點，這才勉强能夠把握劍柄，心知欲要傷這怪物，卻是萬萬不能，因為她催發的內力越强，對方反彈的力道就越猛，其勢竟如江河奔騰，渾厚之極，無休無止！

持劍少女自知自己決非這怪物的對手，她心中雖然震懾，卻絕不慌亂，一面支撑，以劍相逼對方，一面卻尋思脫身求救之策，但苦於內力已催發近乎頂點，再也無力開口說話。

持劍少女心念電轉，突然猛一咬牙，起脚猛地向怪物的屁股踹去，果然一股猛力反彈而來，少女藉反彈的力道，撤劍向後疾退，險險逃脫了李靖護體眞氣的困鎖。

持劍少女雖然脫困，但臉上卻不由一紅，因為剛才這一脚踹去，她猛地發覺，她踹中的竟是李靖的屁股，而且光光的，那豈非光屁股的怪物？若是雌性，那還沒有甚麼，若是雄性，色心大動之下，自己决非其敵手，那豈非任其淫辱玩弄？

李靖自己不知，他被困絕谷兩年，此時不但赤身露體，而且長髮過耳脖，持劍少女乍睹之下，哪會不把他視為怪物？

持劍少女驚駭羞急之下，饒她再自負鎭靜，亦不由失聲大叫道：「怪物！來……」

李靖見持劍少女忽然大叫，心中大驚，暗道若驚動陳家莊人，空羣而出，趕來搜捕，自己此時的模樣，傳出江湖，被梅花女知道了，羞也被她羞死了！

他大急之下，亦不顧一切，飛身一掠而至，伸指一點，便奇準的把持劍少女的啞穴封了。李靖此時所用的是玄天劍點穴法，他的內力當時雖然盡失，但招式留在腦中卻是廢不去的，他這時的內力比當日不知强了多少倍，因此這一點之下，休說持劍少女猝不及防，就算當世一等一高手，能避過李靖此時全力施為一指的，只怕也絕無僅有。

李靖仍恐持劍少女跑出去驚動陳家莊人，順手又點了少女的環跳穴。持劍少女的環跳穴被點，登時雙腿僵立，不言不動的呆立地上。

李靖制止持劍少女，正欲飛身掠出窗口。

此時却猛聽一聲嬌叱道：「何方妖物？竟敢闖入莊中害人？」

掌隨聲到，異常快速。李靖一聽這嬌叱聲，心頭便猛地一震，原來他認出這聲音竟是小菊姑娘。他此時的模樣，卻如何好與小菊姑娘面對？

李靖一怔之下，小菊姑娘的掌已拍到李靖的背上。她的武功，比兩年前顯然精進不少。

豈料小菊姑娘這一掌拍下，李靖渾身的護體眞氣未及撤下，小菊姑娘突感右掌猶如拍上一塊出爐鋼鐵，灼熱難當，她尚未及驚呼，一股渾厚無匹的反彈力撞到，她登時被推開近丈，一跤摔倒，哇地噴出一口鮮血。

李靖猛地轉過身來，眼見小菊姑娘被自己的護體眞氣撞傷，惶急之下，也不管自己此時危機四伏，甚至忘了自己仍然精光赤體，向小菊姑娘一掠而至，先行伸手連點小菊胸口三處穴道，護住她的胸脈，又伸手一搭她的腕脈，只覺脈息微弱，大有隨時斷滅之危。

李靖此時的醫道，已足與當年的「無名大聖手」並駕齊驅，他自然知道，小菊姑娘所受的內傷非同小可，若不立即施救，一個時辰內必定內腑出血而亡。

就在此時，屋外數十丈遠處已傳來絕頂高手飛掠的破空聲，而且越來越尖厲，李靖知道必是陳霸業等絕頂高手，聽到剛才持劍少女的驚呼趕來了。

李靖又驚又急，他自忖若自己在此時隻身逃走，或可全身而退，但小菊已氣息奄奄，危在旦夕，若不立刻施救，那就必死無疑。而陳家莊人雖然武功絕頂，但於醫道却一無所知，而且小菊只是一名侍婢，陳家莊人未必看重，稍一拖延，小菊的生命便完了。她曾救自己一命，卻被自己誤傷，若自己撒手不救，溜之大吉，那還算是一個人麼？還奢談甚麼行走江湖、濟世救人？豈非眞箇成了怪物？罷！罷！罷！李靖這條命是這姑娘救的，好歹還她便了！

李靖的傻氣一上，便決難改變。

他這般轉念，便不急着逃走了。

他飛過掠到床邊，扯下那套女子的衣裙，又掠回小菊姑娘的身邊，用衣裙兜住小菊姑娘，輕輕放在背上，又用其餘的裙脚把自己的下身裏束住，這才又向僵立地上的持劍少女俯身一揖道：「不知姑娘是誰？在下多得罪了！並非故意出乖露醜，委實情非不得已，萬望姑娘大人大量，原諒！原諒！在下背負小菊姑娘而去，並無惡意，只為救她一命而已。」

持劍少女手握霓虹劍，僵立地上，不言不動，但目能視，耳能聽，目睹耳聽眼前這裸體雄性怪物忙得團團亂鑽，心中又驚又急又奇又羞，氣苦之下，竟流出淚來。

李靖卻沒留意，他向持劍少女說完那話，不敢遲緩，便向窗口飛身一掠，越窗而出。

* * *

驀地一股渾厚的掌力，向李靖的背部拍來，李靖的護體眞氣週身遍佈，背後掌風一動，立地察覺。

李靖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背後是

小菊姑娘，她若吃這一掌，哪還有命麼？

他不及細思，疾速旋身，轉過身來，背後的小菊避開這一掌之危，但李靖的前胸卻正好吃上。

李靖暗道這一掌拍來，我便完了，不死亦必重傷。但心中因小菊避過這一掌之危，竟毫無悔意，坦然承受。

但聽「砰」的一聲，李靖只感胸口氣血翻湧，卻依然挺立不動，但出掌之人大概心存輕敵，猝不及防，被震飛起來，饒是出掌人百變機靈，在半空連翻觔斗，藉此抵消了部份震力，但落地之時，仍然立樁不穩，騰騰連退三步，面無血色，盯着李靖，如見鬼魅。

原來這一掌恰恰擊中李靖的膻中穴，膻中穴乃眞氣凝聚最爲雄厚的穴位，出掌人自負一掌之下，對手斷無反擊之力，不死即傷，卻突遭李靖威猛之極的護體眞氣反彈，登時被震得凌空飛起。

李靖此時背負小菊姑娘，長髮披肩，雙目精光閃爍，卻渾身光裸，僅下身處以女子的衣裙裹束，其狀當眞怪異之極，出掌人乍睹之下，又被他的護體眞氣震傷之際，簡直斷認李靖是一頭天外怪物。

此時有人在屋內掠出，一先一後，掠到出掌人身邊。

「二弟，怎的了？」

「二哥，你沒事麼？」

先後掠出的人，原來是陳家莊大少莊主陳霸業，以及陳家莊的四小姐陳玉鳳姑娘。陳霸業、陳霸先兄弟二人，與清光道人密談分手後，正待各自返房歇息，卻突聞四妹陳玉鳳的驚呼聲，二人即飛掠而至。陳霸業入屋救人，陳霸先卻隱於窗下，料定來人必定越窗而出，他突出一掌，存心把來人立斃掌下。

陳霸業原料陳霸先一人便足以應付來敵，因爲他深知陳霸先不但內力、武功超卓，心計更有過人之處。豈料陳霸先卻被來敵生生震飛。

陳霸業掠入屋內，見四妹陳玉鳳僵立不動，知她被人封了穴位，便向她連點數指，解了她的穴道，未及詢問，便轉身掠出，接應屋外的二弟陳霸先。

陳霸先雖然心計過人，但乍逢武功如此高絕的怪物，心中不由大駭，再加上心悶氣湧，連忙運氣調息，竟不敢開口答話。

陳霸業乍睹李靖的怪異模樣，亦不由一怔，暗道世間竟有如此通靈怪物！

李靖此時已知自己竟把二少莊主陳霸先震飛，亦大感驚奇，暗道陳霸先的武功，據說尚在陳霸業之上，但爲何卻如此不濟？他不知自己的內力當世之中已絕無僅有，而且陳霸先毫無準備，猝不及防被他的護體眞氣反撞，哪有不吃虧之理？

但陳家莊人的武功畢竟非同小可，陳霸先略一調息，氣血當即平復，比之小菊被震致重傷，顯然强多了。

陳霸先向陳霸業微一示意，便即再次欺身而上。陳霸業會意，在另一面突躍而起，凌空下擊，拍向李靖的腦門；陳霸先却繞到背後，掌力一出，竟向李靖背後擊去。

陳霸先極工心計，他已瞧出眼前這怪物內力驚人，但招式平平，而且似乎拚命維護背後所負之人，他因此故意向他背後下手，料他必如剛才般轉身以前胸相向，他便趁勢一掌，以陰柔掌力封住他的氣門大穴，令他的內力全閉，其兄陳霸業的重掌擊向他的腦門，他的護體眞氣其時已閉，那便必死無疑。

陳霸先出道以來，從未被人反震而退，今晚之事，若容這怪物留在世上，那陳家莊的面子便被他丟盡了。

陳霸業亦知其弟心意，因此出手便是陳家莊驚人的「霹靂掌」，意欲立置李靖於死地，至於他背上的人，在這關節上倒也顧不得許多了。

陳霸業和陳霸先兄弟二人聯手出擊，這是絕無僅有的事，當世之中，能在二人聯手中全身而退的，只怕已沒多少個了。

李靖不知陳家莊人出手便是置人死地的殺着，到他警覺時，對手的掌力已把他封住，他此時的內力雖强，但應敵經驗甚淺，大龍潭老人傳授的八脈氣劍招式，他雖然記得，可惜卻無法運行由內力發出。李靖既不知如何應接陳氏兄弟的殺着，就連逃也不能，因爲他只覺週身的穴道竟被對方的掌力先行封住。他怔怔的僵立原地，竟不知如何應付。

陳家兄弟的殺着本就狠辣之極，再加二人聯手，更是天衣無縫，二人這合擊之下，李靖雖有「后羿乾陽眞氣」護體，不致橫死當場，但亦必吐血重傷，陳家兄弟其時只須補上一掌，李靖便必定難以倖免。

「大哥，二哥！小心，休傷了背上小菊！」

此時，陳家四小姐陳玉鳳忽然嬌叱一聲，斜刺掠至，在李靖背後與陳霸先的掌力之間橫拍一掌。這是陳家武學中女子專練的「霓虹掌」，掌力可剛可柔，隨意而發，形如霓虹橫空，亦唯有此「霓虹掌」力，才能化解陳霸先的封穴陰柔掌。

陳霸先的陰柔掌力碰上陳玉鳳的「霓虹掌」，登時被「霓虹掌」一剛一柔的變幻掌力纏住，一轉而爲剛柔兩股掌力互撞。

李靖所受的壓力登時大減，他的穴道一鬆，護體眞氣當即激湧而出，迎向頭頂陳霸業拍來的一掌，陳霸業立時感到一股强力上衝，他的致命重掌，竟被撞得一偏，滑向李靖的肩膀，只聽砰的一聲悶响，陳霸業在半空

中倒翻出去，李靖亦蹬蹬蹬的向前跌出三步。

李靖連遭兩大高手的重擊，此時只感氣血翻騰，喉頭一甜，吐出一口鮮血。他雖有「后羿乾陽眞氣」護體，但在陳家兄弟的重擊下，亦受了輕傷。若換了旁人，就算當世絕頂高手，只怕早已屍橫當場。

李靖雖受輕傷，但他向前跌出三步，卻恰恰脫出了陳家兄弟的掌力所罩，心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即全力向前一躍，身子已遠在十丈開外，再三幾個起落，便倏忽不見踪影。

此時陳霸業已降回地上，勉强站穩，但臉色青白，怔怔的立在原地，竟然不去追截。

陳霸先一掌逼開四妹陳玉鳳，怒道：「四妹，你瘋了麼？爲何出手阻我殺此怪物？」

陳玉鳳脚一跺，嬌聲道：「你知道他背後是五妹小菊麼？這一掌拍下去，她豈有命在？」

陳霸先怒道：「陳家莊竟容此怪物逃脫，秘密不保，這如天重責，四妹你承擔得起麼？」

陳霸先說罷，縱身躍起，竟欲追殺上去。

陳霸業突伸手把陳霸先扯住，沉聲道：「二弟，不必追了！」

陳霸先恨道：「怪物內力雖强，但大哥方才一掌，已令他受傷，還怕他逃到天上去了？」

陳霸業沉聲道：「二弟難道不知他雖然受傷，但其內力仍在，你討得好麼？就算集我兄弟二人之力，他若非背上負人，有所顧忌，只怕亦萬難阻得住他！就連我亦被他震得心血翻湧，若非早有準備，掌力一放即收，只怕亦非吃虧不可！」

陳霸先見陳霸業這般說，便把去勢一頓，恨恨道：「難道就任由怪物逃出陳家莊？若非四妹魯莽出手，怪物早就命喪掌下了。如今任由怪物逃出去，傳將出去，陳家莊的秘密還保得住麼？」

陳玉鳳冷哼一聲，道：「你剛才那一掌分明拍向小菊，她已受重傷，這一掌拍下，豈有命在？爲了保住陳家莊的秘密，便連五妹的性命也不顧了麼？」

陳霸先怒道：「甚麼五妹？不外是小小侍婢吧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四妹難道忘了陳家家訓，忘了陳家亡國之痛麼？我看你如何向娘親交代！」

陳玉鳳亦怒道：「娘親面前我自有話說。小菊爲我陳家已犧牲太多了，難道定要把她斷送你才甘心麼！」

陳霸先再欲說甚麼，陳霸業向他微一示意，陳霸先便不再說話，陳霸業微微一笑道：「四妹放心，怪物要捉拿，菊妹的性命亦要保住。大哥已有萬全之策，四妹不必再理會此事，也不要在娘親面前提起，免她老人家分心掛慮，知道麼？」

陳玉鳳見陳霸業這麼說，便點點頭，道：「大哥如此說，我只作不知便了。但千萬莫傷了菊妹性命。還有，那怪物似乎非武林中人，而且對陳家莊並無多大惡意，否則他要凌辱我和菊妹，當眞易如反掌，因此是否把他活捉算了，也莫要傷了他生命！」

陳霸業微笑道：「四妹說得甚是，若這怪物肯歸順陳家莊，大哥不但不會殺他，就把他奉爲上賓供奉又如何！」陳霸業說着，向陳霸先示意，陳霸先領會，連忙趕去佈置人手，追踪去了。

陳霸業待陳玉鳳離開，也隨即飛掠而去。

陳玉鳳並沒走遠，避開大哥的視綫，待他走後，到底不放心小菊的安危，亦悄悄的尾隨而去。她的輕功之高，身似霓虹，竟比陳霸先尚略勝一籌。

此時李靖背負小菊，發狂般向北面飛掠，狂奔之下，他的內力竟綿綿不絕，不但不衰，而且更爲充沛。

起伏的山丘小嶺，在李靖脚下，此時竟如平地，一沾即過。此時若有人遠遠觀之，有這等絕世輕功的，若道不是妖魔鬼魅，那便殺了他的頭也不會相信。

李靖連自己亦不敢相信，狂奔之下，僅半個時辰，他竟向北面跑了近百里路。

李靖唯恐陳家兄弟亦會追及，又向前再跑出數十里，見前面有座密林，又猛地想起背上的小菊的生命急待施救，這才跑入密林，選了一棵濃密的大樹背後，停了下來，心道陳氏兄弟大概不會發現他在密林中停留。其實此時李靖距陳家莊已近二百里路，當世的絕頂高手，就算全力施爲，亦需數個時辰方能趕到。

李靖把背負的小菊解了下來，放在樹下，小菊此時已昏迷不醒。

李靖伸手一搭她的腕脈，但覺小菊的脈息已十分微弱，而且時斷時續，心道若不立刻以眞氣護住她的心脈，心脈一斷，那就大羅金仙亦難施救。

李靖此時也顧不得自己依然赤身露體，下身僅以一條女子的裙脚包束，如此這般面對一位妙齡少女，更要以手抵住她的前胸，才能直接把眞氣輸入她的膻中穴，若被人發現，不把他當好色怪物才是怪事。

但李靖此時已根本不及細思這些男女禮節，他輕輕的解開小菊的胸衣，登時露出少女雪白的玉胸，但李靖卻渾似不見，把她輕輕扶起，靠在樹幹上，伸出雙手，貼住小菊的前胸，猛提一口眞氣，便沿手心，把渾厚的「后羿乾陽眞氣」輸入小菊的心門重穴。

「后羿乾陽眞氣」乃至剛至陽的眞氣，李靖此時的「乾陽神功」已告大成，內力之强，當世已絕無僅有，他情

急之下，全力催發，他體內的「乾陽眞氣」便如江河奔騰澎湃，沿手心奔入小菊的膻中穴，再由膻中穴流遍全身四肢百穴，李靖如此施爲之下，休說小菊只是重傷，就算死去不久的人，亦被渾厚眞氣催逼，假醒活來了。

約莫小半個時辰，只聽小菊微微呻吟一聲，手足先就移動，接而臉上有了血氣，呼吸亦漸而暢順。李靖仍不放心，依然全力催送眞氣。小菊的眼睛突然睜開，心中大爲驚駭，以爲眼前的怪物正在淫辱她，手掌不由一揚，啪的一聲擊向李靖光裸的前胸。

李靖猝不及防，小菊這一掌又被她拍中，李靖此時體內的「乾陽眞氣」已催發得異常猛烈，小菊這一掌又內含「乾陽眞氣」，但比之李靖體內的卻又微弱得多，强弱懸殊之下，李靖的前胸反而把小菊的手掌吸住，他輸給小菊體內眞氣反而迴流李靖體內。

李靖立刻察覺，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若這般僵持，不消片刻，小菊便會立刻氣竭而亡。唯一的辦法是拚命向小菊輸送眞氣，當她體內的眞氣與他大致相抵時，才能設法把她震開。李靖毫無辦法，只好全力向小菊體內輸送眞氣，以抵消小菊體內眞氣的迴流。

這樣一來，「后羿乾陽眞氣」便變成兩人交匯運行之物，合二爲一，已難分你我。

再過了一會，李靖但覺小菊體內的眞氣已渾厚無比，便猛地再送一掌，他竟不顧自己的生死，以自己的眞氣送入小菊體內，在霎間的彼强已弱之際，把自己震開。

只聽一聲悶响，李靖被小菊迴流的乾陽眞氣震飛了三尺。他軟軟的倒在地上，一時間但覺渾身發軟，竟無力掙扎爬起。

小菊在片刻之間，卻有如常人苦練了數十載，體內的傷痛不但盡消，而且內力之充沛，竟足以並列當世高手。

她一躍而起，尚不明所以，又猛然發覺自己的胸衣盡解，露出白玉胸膛，不由又羞又氣，向李靖這怪物一躍而至，手起一掌，就欲把李靖斃於掌下。小菊此時內力之强，又值李靖內力消耗過度之際，這一掌拍下，李靖就算不死，亦必然重傷難保。

李靖眼睜睜的瞧着小菊這一掌拍下，卻苦於無力開口發話，心中不由閃過一絲哀念道：「這條生命是她所救，不料同樣喪在她的手上！罷！罷！罷！抱怨甚麼？只當還報她一命便了……」

驀地小菊這一掌卻忽然一頓，因爲這時一縷月色忽然落在李靖的臉上，她不由一怔，從李靖望着她的眼神，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雖然此時李靖形如怪物，但眼神給人的印象最深刻，恰好李靖的內力消耗過度，精光斂去，小菊的記憶印象因此立刻勾了出來，她這一掌便無論如何拍不下去了。

先古神功　施救小菊

「你……你不是那小郎中麼？」小菊失聲叫道，她從「怪物」的眼神，終於認出他的本來面目了。

李靖知小菊已認出自己，想起自己此時的模樣，不由一陣臉紅，他向小菊點點頭，又搖搖頭，點頭是承認自己果然是那「小郎中」，搖頭是說他目下這個模樣，你一個姑娘家千萬莫走近前來。

小菊卻不明所以，盯着李靖，不由怔住。

李靖沒法，只好閉着眼，不瞧小菊，掙扎坐起，盤膝運氣調息起來，他這時渾身光裸，下身僅以女子裙腳包裹，他雖然閉起眼睛不瞧小菊，但不知小菊卻把他一切都見到了。

小菊此時已是十八九的妙齡少女，男女之事，早就芳心暗思，初時她大受震駭，盯着「怪物」的裸體尚不知覺，但這時已認出「怪物」是「小郎中」，而且「小郎中」已變成粗壯的男子漢，小菊猛地意識到此點，她便不由臉上飛紅，看得嚶嚀一聲，背轉身去。

李靖此時運功調息，已入八脈交滙境界，休說瞧不見小菊的羞態，就說瞧見了，他也無法理會。

此時已是五更天明時份，在密林樹下，一位裸體長毛「怪物」，一位嬌俏妙齡少女，一個盤膝運功調息，一個面上緋紅，背轉身去，其狀怪異之極。

「后羿乾陽神功」心法，果然非同小可，李靖在消耗過度，連遭重創之下，運功調息了約莫半個時辰，內力便已恢復大半。往下他只需再調養三幾日，便可盡復舊觀。這一來是「后羿乾陽神功」心法乃先古不世絕學，二來李靖疊遭奇遇，早成百毒不侵，而且還値氣血奇旺之年，因此恢復更比常人快速數倍。

李靖一躍而起，低頭一瞧，登時羞得面紅耳熱，但一時又無法修飾，只好把包住下身的女子裙腳束緊一點，免在小菊面前再出乖露醜。

「我……我可以轉身了麼？……小郎中！」

小菊聽聞响聲，便知李靖已然清醒，她羞得咬唇問道！

李靖苦笑道：「事非不已，若有冒犯之處，請小菊姑娘多多見諒。」

小菊這才轉過身來，幸好此時天色尚未大明，密林之中，依然黑漆一片，兩人相隔數尺，彼此也瞧不清對方的表情。

小菊此時已絕對確認，眼前並非長毛怪物，而是二年前她相救的小郎中了。她不禁又驚又奇，忙道：「你……小郎中，你沒死麼？爲甚麼弄致這般模樣？」

李靖歎了口氣，知此時並非細說之時，便略略道：「當日我蒙姑娘相救，藏身洞中，卻被陳少莊主打入另一洞中，洞中有洞，在下大難不死，才能逃出生天。」

小菊道：「你闖進陳家莊，是欲向陳家莊人報復洩憤麼？」

李靖苦笑道：「在下原來內力盡失，已成廢人一個，若非誤入陳家莊，便無法巧遇連番奇緣，陳家莊人雖有不是之處，但於在下卻是機緣，恩怨是非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何來報復洩憤之心？在下闖入陳家莊，不外欲借一套衣褲遮身吧了，不幸卻令姑娘受創，姑娘若因此有甚不測，在下便日久難安了。」

小菊把前後的經過一想，不由噗嗤一笑，道：「可惜你闖入的，卻是四小姐的閨房。」

李靖苦笑道：「是啊，當時我把衣服偷了，才知是女人衣裙，便把衣裙交還進去，不料卻把床上的姑娘驚醒，以劍相逼，在下窘急之極，無奈點了那姑娘穴道，打算另找一套男子衣褲，便逃之夭夭，不料此時姑娘卻闖了進來……在下發覺是姑娘時，姑娘已受創倒地不醒了！」

小菊面上一紅，道：「是啊！我當時聽四小姐的驚呼聲，連忙跑來，見小郎中……你，還以爲是什麼怪物，便拍了你一掌……但卻被一股强猛之極的反震力震開，此後什麼也不知道了，難道你……你在二年中，偷學了陳家練功洞內的武功麼？」

李靖搖搖頭道：「不是啊！陳家的武功我擔保半招也沒學他的！」

小菊道：「那你學的是甚武功？竟……如此厲害？」

李靖心道就算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一時間也解釋不清，便含混的道：「那是一種先古的內功心法，練功後內力雖强，但卻非打鬥的武功，因爲連半點的應敵招式也沒有，對武林爭霸的人其實並無大用。」

小菊眨眨眼，道：「但你卻是用這內功心法震傷我，但又救活我。」

李靖一聽，不由點點頭，道：「是啊！姑娘說的不錯，這的確是一種可以救人的內功心法。」

小菊格格一笑，道：「世上的武功，但能救人，便可傷人，你……連這道理也不懂麼？小傻瓜……郎中……」

小菊忽然親熱的脫口而出，李靖赤身露體與她袒露的玉胸相對，「后羿乾陽眞氣」又誤在二人身上交流融滙，這比之肌膚相親的親密程度，又顯然更勝一籌，小菊想起這些，她少女的心，情不自禁已把李靖視作至親的人了。

李靖苦笑道：「當時姑娘已奄奄垂危，我身邊又並無其他合用藥物，情急之下，只好先向姑娘胸前心穴輸送眞氣，護住姑娘的心脈，再徐圖施救，我這般模樣，與姑娘……相向，於禮大大不合，萬望姑娘鑑諒。」

小菊一聽，又感激又好笑，臉上不由緋紅，含羞笑道：「你……爲了救我，情急之下，有什麼合不合禮的？你呀……倒似未開竅的大傻瓜……哎喲……」小菊猛然想起，他向自己的胸前心穴輸送眞氣，那他的手掌，豈非直接按在自己的玉胸上麼？而且他當時又赤身露體的，若被人看見，那便羞也羞死了！心中一陣羞窘，又一陣蕩漾，氣血翻湧之下，被震傷的心脈不由一陣刺痛，難以抵受，呻吟了一聲。

李靖亦想起當時的情景，只覺褻瀆了人家姑娘的清白之軀，當眞該死之極，心中羞愧，低頭無言以對。他突聽小菊呻吟一聲，連忙抬頭一看，只見小菊面色蒼白，搖搖欲倒，不由大吃一驚，此時李靖內力已復大半，目中精光閃現，雖是欲明未明天色，數十丈內的物事，卻是一目了然。

李靖忙躍前一步，伸手扶住小菊，急道：「姑娘，你怎麼了？」

小菊勉强露齒一笑，道：「剛才我但感氣血充沛，傷痛全消，以爲已然大癒，但……看來傷得太重，一時之間，怕是難以康復的了，這都是小菊冒失所致，你也不必難受內疚！」

李靖歎了口氣，決然道：「在下誤傷姑娘，該死之極，但姑娘放心，在下必定竭盡全力，令姑娘康復，剛才在下僅以眞氣催激，姑娘才暫時振作，但要痊癒，卻非要藥物輔助不可，可惜一時之間那來這許多藥材？若姑娘不嫌在下醜陋狼狽模樣，便跟在身邊，在下擔保在半月內，醫好姑娘內傷。」

小菊幽幽的盯了李靖一眼，見他滿臉惶急眞誠，心中不由一陣感激，暗道他如此待我，若娘親在世知道了，必定歡喜得很，可惜我連娘親是甚模樣也不知道，她歎了口氣，苦笑道：「小菊是甚麼身份？不外一名侍婢吧了，而且半死不活之人，還敢萌什麼相嫌之意麼？只是你也不必爲我太過着忙，小菊能遇着你……這般好人，便死也心足了。」

李靖一聽，知小菊肯隨他上路，心中大喜，忙道：「那就委屈姑娘一會了。」

李靖說罷，又用剛才的衣裙把小菊包住，負於背上，展開身形，又穿出密林，向正北方向飛掠。

小菊在背上道：「小……郎中，你打算上哪兒去啊？」

李靖一面飛掠，一面道：「我記得前面三十里外，有一座大鎮，鎮上有藥材舖，只要有藥物輔佐，姑娘的內傷便斷無大礙了。」

小菊一聽，見他一心一意，只是掛着自己的傷病，對他目下的處境，例如他依然赤身露體，身上分文全無，日後不知如何生活，卻渾然不顧，心中不由一酸，怔怔的竟流下淚來。

李靖只覺背上一涼，原來是小菊

的淚水掉到他的背上，心中不由大急，忙道：「姑娘妳怎的了？痛得很厲害麼？妳害怕麼？妳別擔心，只須趕到鎮上，喝了湯藥，你就不痛了。」

小菊連忙把眼一抹，把淚水抹掉。她抬頭一看，只見天色已微明，東面已隱約可見霞光。

小菊怕李靖惶急，拚命忍住痛楚，格格一笑，道：「你不必趕去北面那大鎮，東面不遠，便有一處村落，先上村落好麼？」

李靖搖頭道：「我不辛苦，村落並無藥材舖，那來藥材替姑娘療傷？」

小菊一聽，不由又心中一酸，暗道他的心腸委實太好了，她想了想，便故意道：「你不知道麼？天已快亮了，你……這般模樣，又背着一位大閨女，若被人發現了，不把人嚇死才怪呢！人家還會賣藥材給你麼？而且……你身上那來銀兩去買藥材？」

李靖一聽，這才猛地醒起，直到此時，自己依然幾乎是赤身裸體一絲不掛，這般闖入鎮上，人家必定把他當怪物打殺，而且他的確身無分文，藥材舖老板怎肯賣藥給他？他猛地被小菊提醒，不由便把飛掠的身形驀地頓住，又羞又急道：「是呀！我這般模樣，別人看見，不但自己出乖露醜，就連姑娘也影醜了，而且我身上的確並無銀兩，這入鎮去也是徒勞，誤了姑娘的病情，這卻如何是好？」

小菊又好笑又好氣但又感佩，她不由嬌嗔的輕打了李靖脖子一下，輕聲道：「你呀！別老是姑娘長姑娘短的，乾脆叫我一聲小菊，好不好？你光掛着別人，又沒有想想自己？你這小傻瓜……郎中，你別急着入鎮買藥，先上村落，趁天色尚暗，找一戶人家，先行歇歇打扮一下，再上大鎮好麼？」

李靖想想小菊說的大有道理，便不再作聲，轉身向東面掠去。

一會果見前面有一條小村落，便掠了進去。小菊卻要李靖把她先放下來，他隱在一旁，由她上前向村人求助。

不知小菊向那間屋內的人說了幾句什麼，那屋內的人先是開門讓她進去，一會後，屋內的人竟隨她一道向李靖隱身的牆角走來。李靖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婆婆，老婆婆一面走，一面滿心同情的連聲道：「該死！該死！那該死的山賊，怎可以如此欺侮如花朵般的姑娘？又把她的小夫君當奴隸虐待？……哎，這還有天理麼？」

李靖一聽，這才知道小菊姑娘上前叫門，老婆婆聽見是姑娘的口音，便把門開了，讓她進去，她又把老婆婆騙了一頓，說什麼她夫妻倆，不幸被山賊擄上山去，囚禁了二年歲月，才僥倖逃得出來。老婆婆一聽，見小菊面色蒼白，渾身無力，以爲她必是在山賊處受盡折磨，果然信得十足，便隨小菊出來。

老婆婆隨小菊走到李靖面前，小菊尚未發話，老婆婆便一疊連聲的道：「哎呀呀！苦了你也，看那該死的山賊，把姑娘的小夫君折磨得這副模樣……請進去，快請進去，先洗個澡，穿上衣服，吃一頓飽的再作打算。」

老婆婆上了年紀了，見了李靖的模樣，不但不怕，反而滿臉慈愛，同情之意溢於言表。

李靖低着頭，隨老婆婆進了屋內，老婆婆讓兩人先坐下歇着，她自己卻去燒水，一會出來對李靖道：「水熱了，你快去洗一個熱水澡，婆婆替你加了黃皮葉，洗了澡，你一身的倒霉氣便沒了。」

李靖依言走進去裏間洗澡，他看見衣架上已替他預備好一套男子的衣褲，雖是土布土衣，卻甚整潔。

李靖洗澡出來，小菊正坐在椅上等着他，她側邊的桌上放了一把剪刀。

「來呀，坐到這邊來。」小菊道，她把李靖強按在椅上。

小菊拿起剪刀，執着李靖頭上的長髮便察的一下，剪下的頭髮竟長達半尺，小菊把頭髮向李靖一揚，格格一笑道：「你看呀！你這般模樣，被人見了，還不把你當長毛怪麼？」

李靖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自幼父母雙亡，不久又棄官入山學武，因此自懂事以來，幾乎已不知家庭溫情是怎麼回事了，他被老婆婆和小菊細心服侍，便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他怔怔的，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小菊仔細的替李靖修剪好頭髮，又用剃刀把他鬍子刮淨了，打了一盆水，讓李靖洗淨臉孔。小菊向李靖一看，不由輕輕的低呼一聲，這時輪到她怔住了。

原來李靖洗了澡，換了衣服，剪掉長髮，刮淨臉皮，片刻之前尚是長毛怪物，這時卻猶如脫胎換骨，竟是一位英氣逼人，雙目精光四射的奇男子，若非彼此曾有親密相處，小菊決計認不出他便是昔日面容枯槁的小郎中了。

李靖見小菊怔怔的盯着自己，臉上不由一紅，苦笑道：「我便是那小郎中啊，小菊如娘不認識了麼？」

小菊定了定神，俏臉不禁跳上紅雲，她含羞的格格一笑，道：「果然是人靠衣裝，雖然是土布土衣，但你穿戴起來，好看極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若穿上綾羅綢緞，人家還不當你是貴家公子哥兒麼。」

李靖苦笑道：「小菊姑娘休取笑了，此時在下但能有一套土布土衣，便心滿意足，還敢奢望什麼綾羅綢緞麼？在下這般樣子，大概可上大鎮去了吧？」

小菊正欲答話，那老婆婆已捧着熱湯熱飯走了出來。她聽說兩人要走，那兒肯放，硬留着兩人，先吃一頓飽飯才上路。

李靖已許久沒吃上世間的白米飯了，這時到底忍不住，竟一連吃了數大碗，末了才猛然醒起，自己和小菊身無分文，卻如何答謝老婆婆她？總不成白吃一頓便溜走麼？

老婆婆瞧着李靖狼吞虎嚥，非常高興，這時卻見李靖怔怔的停筷不動，忙道：「你吃啊，婆婆知道你餓壞了，特地煮了滿滿一鍋，你只管放心吃便了。」

李靖不好意思的咧嘴一笑，道：「多謝婆婆……但不怕婆婆笑話，我與……她倉皇出逃，身上並無分文，無以答謝婆婆妳，這卻如何是好？」

老婆婆一聽，苦笑搖頭。小菊一見，忙在頭上拔下一枝銀釵，雙手捧給老婆婆道：「這枝銀釵大概值幾錢銀，這便請婆婆收下吧。」

老婆婆接過銀釵，歎了口氣，忽地站起來，手執銀釵，親手替小菊插好，心頭一酸，老淚便掉了下來，「哎！老身行將就木，錢銀於我有甚作用？你小夫妻倆休要客氣，若不嫌棄，便在婆婆家中長住下來好了。」

小菊見老婆婆如此，知她必有一段傷心往事，便如閨女媳婦般的柔聲慰解她。

原來老婆婆姓孫，本來一家數口，但不幸一場病疫下來，老伴及二個兒子均先後死去，剩下她孤身一人，悽涼渡日。她見李靖和小菊，觸景傷情，心中同情之餘，恨不得這是她的兒子媳婦便好了。

李靖道：「婆婆當時沒請郎中醫治麼？」

孫婆婆道：「如何沒請？但請來的郎中均不幸染疫死去，那還有郎中敢到這村來？因此短短數月之間，這村中男子，竟全數死光了……哎，這條村亦因此取了個不吉的名字，叫『寡婦村』，女人倒沒什麼，你是男子，婆婆也不敢留你，吃了這頓飯，就趕快離開這不祥之地吧。」

李靖一聽，卻丁點不慌，反而把身子向孫婆婆靠近了點，道：「當時最初是如何起病的？孫婆婆你快想清楚。」

孫婆婆歎了口氣，道：「這村原叫三家村，因爲村中均是孫、陳、王三大姓，孫、陳、王三姓世代以耕種爲生，但因地方不寧，盜賊山賊常來侵擾，因此村中人人習武，但凡男子便均有幾手不弱功夫。一年前的今日，村中忽然來了一位年輕人，功夫非常了得，村中父老便請他教授武功，這人教授非常盡力，因此短短數月，村中的男丁武技均極爲精進。那教武之人見大功告成，才告辭而去，豈料他走後不到三日，村中的男丁便先後起病，不久竟悉數盡去……哎，這當眞是天亡三家村了。」

小菊聽到此處，神色不由一變，但迅即逝去，李靖也沒留意。

李靖忙道：「起病之時有甚癥狀？」

孫婆婆道：「所有男丁，起病之初，均見全身赤紅，如置火碳，死時人人渾身烏黑發亮，全身堅硬，猶如鋼鐵，刀槍烈火均不能損壞分毫……可怕極了。」

李靖道：「爲何知道刀槍烈火皆不能傷屍身？」

孫婆婆道：「村中婦孺，見屍身太可怕，有的便提議集體火化，豈料置屍身乾柴烈火中燒了三日三夜，所有屍身均完好無缺，渾身更見烏亮，嚇人極了，於是只好入棺埋葬，有過於高大的，棺木不能容，欲修削其足，豈料仵工刀砍之下，火花四濺，砍刀崩缺，但屍足竟然不損分毫，無奈只好特製長大棺木，方能悉數入葬……哎，人人都說，村中所有男丁，均升天當天兵天將去了，但均明知此乃自欺自慰，世間那有此事？」

李靖道：「全村男丁，共有多少人遇難？」

孫婆婆道：「全村一百零九名男丁，有一百零八人遇難，三家村頓變寡婦村。」

李靖忙道：「那尚剩的一名男丁，又如何了？」

孫婆婆一聽，臉色虎地一變，她向四下仔細的聽了又看，看了又聽，才極低聲道：「實不相瞞，這剩下的唯一男丁，便是老身的小孫兒，出事時他年僅十四歲，剛剛及齡習武，村中所有男丁均染恙時，老身抱着孫兒痛哭，當晚，老身正哭得昏天黑地，忽然有一女子聲音，在老身耳邊輕言，欲保孫兒，火速送離三家村……老身驚醒，四下並無外人，懷中依然抱着小孫兒。老身那敢不信，連忙星夜趕路，把小孫兒送去百里外的老身娘家，爲掩人耳目，只當小孫兒亦不幸死去了，也不敢返娘家探視，哎，老身不知前世作了甚孽，竟要遭此殘酷災劫。」

小菊此時，低垂的眼皮忽地一揚，但迅即又垂下，她的動作太快，李靖忙着向孫婆婆打聽，這次也沒留意。

李靖想了想，又問道：「村中一百零八具男屍，都下葬了麼？葬在何處？」

孫婆婆盯着李靖看了又看，終於歎了口氣，道：「你這後生哥心腸好，肯聽老身哭訴這場驚天災難，那些死去的男丁後來全入土下葬了，就葬在村後的山神廟後面，哎，那山神爺也沒靈氣，生前不能保住村人安寧，死了也望它保護屍身週全吧。」

孫婆婆一頓，又忙對李靖道：「你快走吧，你心腸好，老身不想連累你。」

李靖想了想，便向孫婆婆道：「這很可能並非天災，而是有人作孽，這些人來頭甚大，婆婆你處境兇險，不宜在此地久留。婆婆若無去處，可北

行百里，那是一處幫派重地，妳只須尋着一位叫徐正天的人，求他收留保護，便可保無恙，婆婆務必保住生命，日後或許要作這驚人慘案的見證人。」

孫婆婆只聽得目瞪口呆，但又不明所以。

李靖起身欲告辭，但忽然又走近孫婆婆身邊，伸指連點她足厥陰肝經的大敦、期門、章門、膝關、曲泉諸穴，與此同時，「后羿乾陽眞氣」順勢輸入上述諸穴。

足厥陰肝經乃屬雙腿的經脈，李靖以眞氣打通孫婆婆上述諸穴，便猶如孫婆婆苦練了十年馬步諸功，孫婆婆只覺雙腿血脈暢順，十分舒服。

李靖道：「婆婆若出遠門，可於每日子時起來，如此便足可行走百里而無大礙。」李靖精通醫道，深知氣血於每日子時流注足厥陰肝經，再加上他以眞氣打通孫婆婆足厥陰肝經諸穴，氣血暢流，越走越旺，便足以保証孫婆婆能平安步行百里，抵丐幫幫主徐正天處，李靖自忖，只要孫婆婆有徐正天的丐幫保護，便必可保生命無虞。

孫婆婆見李靖鄭而重之，不似說謊，又想起災劫恐怖之處，暗道其中果然隱着異常詭秘兇險，便點頭答應，又向李靖和小菊連聲道謝，意甚不捨。

李靖見孫婆婆相信事態嚴重，料她不敢大意，這才向孫婆婆作別，與小菊一道離開寡婦村。

李靖打算背小菊走路，小菊怕他辛苦，推說自己想走動舒活筋骨，死活不肯讓他背。

此時天色已然大明，路上行人漸多，李靖心想此時背着一位大姑娘走路，難免被人疑惑，便只好由得小菊慢慢走去。他發覺小菊氣力不繼，便握着她的手心，向她輸一陣「后羿乾陽眞氣」。小菊見李靖纍遭重創，但片刻之間，便已內力盡復，而且似乎無休無止，綿綿不絕，心中不由大爲驚佩，但又不想他因自己過度消耗，便咬牙加快腳步。

走了一段，小菊見李靖默默無言，似有無限心事，她溜了李靖一眼，眼珠一轉，道：「小郎中……你……你想着孫婆婆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是啊！寡婦村的人太悽慘了！當世之中竟有人下得如此毒手。」

小菊奇道：「你是說，寡婦村的災難，是有人作祟下毒手做成的麼？」

李靖點點頭道：「據孫婆婆所言，村中男丁起事的癥狀，十有八九是中毒的跡象……」

小菊驚道：「中毒？你斷定那些男丁都是中毒？你有甚麼根據？小郎中。」

李靖搖搖頭，道：「沒有，根本沒任何憑據，但那些人的而且確是中毒的癥狀，除非孫婆婆說謊或看錯，你以爲孫婆婆會故意欺騙咱們麼？」

小菊眨了眨眼，道：「孫婆婆兒亡夫喪，她自然不會說謊。」

李靖道：「是啊，我也認爲孫婆婆她斷不會說謊，我記得，我的師……他老人家曾在醫書上提及一種叫鋁汞的毒物，可令人渾身赤紅，堅硬如鋼。那些村人的癥狀，豈非很相似麼？所以我懷疑他們必是中了某種毒物而喪。」

小菊臉上迅即掠過一絲陰雲，似乎很受驚駭，她低叫道：「但天啊，難道一百零八人亦全部中毒麼？下毒之人殺這許多人幹麼？」

李靖咬牙道：「是啊，下毒的人，未免太過狠毒！村人就算有甚麼冒犯之處，天大罪孽亦需一人頂罪，豈可趕盡殺絕、滅村滅族。如此兇狠暴戾，若是撞在我李靖手裏，我……」李靖驚怒之下，連他自己隱瞞了許久的眞名實姓亦衝口而出。

小菊一聽，格格一笑，道：「原來小郎中，你的眞名叫李靖，你休想再隱瞞我了。」她一頓，又不放心的追問道：「若撞在你手上，你又如何了？小……李靖哥哥。」小菊情急之下，一句親切的「李靖哥哥」終於衝口而出。

李靖恨怒交加，也沒留意小菊突然改變的稱呼，他猛一咬牙，道：「寡婦村人含冤無告，如此悽慘，我雖然自知力所不逮，但說不得亦要兇手還村人一個公道。」

小菊臉上又掠過一絲陰霾，她微歎了口氣，道：「李靖哥哥，你心腸好，那是沒說的了，但若眞有人下毒，下毒之人必定厲害之極，你內力雖強，但招式不濟，江湖閱歷太淺，又豈是彼等的對手？說不定你剛欲插手，便屍橫荒野了！那又豈非白送生命麼？」小菊滿臉關切，很替李靖的安危擔心。

李靖卻搖搖頭，決然道：「那是一百零八條生命啊，孫婆婆既然向咱們洩秘，那是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冤屈塡胸，無法申訴！我等行走江湖，若置之不理，那還有良心天理麼？我李靖雖然力量低微，但也決計不能坐視，就算把生命搭上，那也心甘情願的。」

小菊與李靖相處日久，已知他的脾性，他不動猶可，若然一動，便決難令他迴轉。她不禁幽幽的歎了口氣，不知是爲李靖擔心還是其它什麼。

李靖見小菊皺眉歎氣，便安慰她道：「妳放心，小菊姑娘，我無論如何先把妳的傷病治好，把妳送返陳家莊，再作打算。」

小菊幽幽的盯了李靖一眼，欲言又止，終於沒說什麼，道：「你呀！只會爲人着想，你……你就不會想想自己麼？」

李靖道：「我很好啊，雖災難不絕，但也因此學了一身醫道，內力已全

李靖親手侍奉小菊湯藥。

復，又可以行走江湖，上天對我李靖總算不錯的了，還有什麼可想的？」

小菊見李靖果然傻氣得很，不由一怔，心中又敬又愛又怨，也不知說什麼才好。她無奈的歎了口氣，不再作聲，忽地把腳一跺，向大鎮方向飛掠，她雖感胸口疼痛，但拚命的咬牙忍住。

李靖一見，連忙跟上，一面急道：「小菊姑娘，妳跑這麼快幹麼？小心妳的內傷啊。」

小菊把頭一扭，忍痛格格一笑道：「不怕，我跑快一點，早到鎮上，你醫好了我，你就可以幹你的事啦！」

李靖聽不出小菊言中之意，似乎怪他多管閒事，他怕她跑急了，內傷突發，那就兇險得很，便跑前幾步，伸手托着她的腰肢，向前飛掠。這樣，小菊根本就不必費力，就如同背着她走路一樣。

這樣趕路，就快了許多，到中午時份，李靖和小菊便已抵桂州嶺王老山腳下的一座大鎮。這大鎮名叫田林鎮，是滇桂邊緣交界的一處大鎮，地處兩州交滙之處，乃各路人馬車行來往必經之地。

鎮上甚是熱鬧，不但有江南的亭台樓閣、楊綠垂柳，更見邊沿各州的怪異建築竹樓木屋。街上的行人口音各異，有江南水鄉的濃音細語，亦有中原人士的純正官腔。

李靖與小菊均出身中原人士，卻在滇桂江南地域長大，因此言語上在此地倒大覺方便。

李靖不懂世務，剛進鎮，便急着尋中藥舖，買幾味藥材替小菊療傷，倒是小菊心細，她一手扯住李靖，輕聲道：「你這麼趕去藥舖，你有銀兩付賬麼？你不付賬，那老板肯給你藥？而且你買了藥，還要器具煎熬，你那來這等生火傢伙？」

李靖一聽，不由直搔腦殼，連聲道：「是啊，是啊，我怎的便沒想到這些？小菊姑娘妳年紀不大，卻怎的知道？」

小菊微歎了口氣，道：「我在陳家莊不過是一名侍婢，當侍婢的若不懂得這些，難道小姐公子哥兒懂得麼？」

李靖道：「我也不是公子哥兒，我爲甚麼又不懂？」

小菊歎了口氣，道：「你雖然並非公子哥兒，但自小想必便有人服侍，不然便是一心只想着練武，學成驚天本領，好去行俠仗義，行走江湖，你那會知道做下人的世務？」

李靖不由點頭道：「不錯，不錯，若要在江湖行走，先要在世上生存下去，看來這等世間俗務，還須向姑娘妳請教啊！」

小菊一聽，不由格格一笑，道：「你不學也可以，除非你趕快娶個媳婦兒……哎喲，不說了，我看還是先尋間客店，安頓下來，再到藥材舖，好麼？」

李靖點點頭，忽然又苦笑道：「住客棧亦需銀兩啊，咱們那來銀兩？」

小菊格格一笑，也不答話，逕直向不遠處的一間當舖走去。她走到當舖的櫃枱前面，把小手向上一伸，嬌聲道：「老板！這値多少銀兩？」

李靖不由一怔，暗道小菊伸手上櫃枱幹麼？難道女子的玉手亦可當錢用麼？

櫃枱後面，卻立刻起了一陣騷動，一副年輕的臉孔先是露了出來，滿臉驚疑，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小菊格格一笑，道：「當錢用啊！」

那年輕人登時不知是哭是笑，道：「姑娘這是消遣敝店麼？如此貴重之物，敝店傾家蕩產，也決計賠不起啊！」

小菊道：「我又沒叫你賠，我只要你答一句，這値多少？你只需說出一個數目，本姑娘或許就肯了。」

那年輕人一聽，猶豫了一下，便縮了回去，櫃枱裏面又起了一陣騷動，又聽到一聲低呼道：「十叔！十叔！你老過來看看……」那年輕人似乎不敢擅作主張，便把當舖的積年老怪「十叔」請了出來。

「十叔」果然在櫃枱後面出現了，那是一雙猶如貓頭鷹的眼睛，這眼睛盯着小菊的手腕瞧了又瞧，仍不放心，又捉了起來，仔細把玩端詳，這那像當物，簡直是當人的手兒，而且是極美麗的女人玉手。

李靖越瞧越不像話，幾乎忍不住要上前，狠狠的抽那貓頭鷹眼三幾個耳括子。

小菊卻格格的笑着，似乎被人如此看重她的玉手，感到非常高興。

終於那貓頭鷹眼抬高了，盯在小菊的臉上，閃了又閃，方道：「姑娘到底要當多少？」

小菊笑道：「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那貓頭鷹眼道：「姑娘……此乃無價之寶，若老夫所瞧不差，這是南朝陳後主的宮中之物，晶瑩通透，碧玉無瑕，姑娘若敢要價，只怕田林鎮半條街亦被你買下了，敝店如何當押得起？姑娘請移玉步便了。」

李靖一聽，這才知道小菊當的，是她手腕戴的一隻玉鈪，又奇道：天下只有當主扯客人，那有客人被當主趕走的？

小菊卻紋絲不動，她的玉手看來是決計不會移的了，「老板，你只管說一個價錢，或許我便樂得歡天喜地了。」

那貓頭鷹眼沉默了許久，又探出頭來，盯着李靖瞧了又瞧，見他土頭土腦，土布土衣，並不似武林人士，這才把頭縮了回去，終於發聲道：「既姑娘執意要當押，老夫無奈只好說一個價錢了，就當這個數個吧，姑娘以爲如何？」他伸出二隻指頭，向小菊晃了晃。

小菊格格一笑，道：「二十兩？」

貓頭鷹眼拚命的搖了搖頭。

小菊道：「二百兩？」

貓頭鷹眼依然搖頭。

小菊格格一笑，道：「那是二十萬兩麼？」

貓頭鷹眼把手指頭縮回，歎了口氣，道：「姑娘若敢要價，那二十萬兩原是不多的，但敝店委實財力有限，只能開出二萬兩這價錢，明知大大委屈了姑娘，那也是無奈的事。」

小菊一聽，嘻嘻一笑，亦伸出了三根指頭，向貓頭鷹眼晃了晃。

貓頭鷹眼一晃，嚇了一跳，道：「姑娘要價三十萬兩？」

小菊微笑搖頭。

貓頭鷹眼鬆了口氣，道：「那是三萬兩了，哎，那是敝店的全副家當了，但姑娘執意要這數目，老夫亦只好捨命陪君子。」

小菊格格一笑，豎起三根指頭，道：「不要，不要，要這許多幹麼？我只要三千兩，若老板執意多給，那我只好不當了！」

貓頭鷹眼一聽，幾乎傻了眼，他暗道自己大概白活了六十年，不然六十年來怎沒有碰上這等怪事？普天下只有客人求老板多當，那有求人少給銀兩？他不由懷疑其中是否有詐，欲待拒絕，但到底抵受不住這生意可能獲取的巨額利潤，只怕就做這一宗，便勝過他開當舖六十年了！

這筆生意終於以三千兩銀成交了，小菊要老板寫妥當票，列明僅當了三千兩，又要老板分開兩張銀票，一張是二千兩，一張是五百兩，其餘五百兩是現銀交付。那當舖老板貓頭鷹眼簡直把小菊當天降的財神爺了，那有不依言照辦之理。

小菊收了銀票、銀兩，走了出來。李靖隨她走了一段路，終於忍不住道：「我雖然不懂世務，但亦知當物之人均盼多當幾兩，爲何姑娘卻要少當？這豈非太便宜了那老板麼？」

小菊格格一笑，把那張二千兩的銀票和當票替李靖塞入貼身的口袋裏，又把那五百兩現銀放在他的手心，她自己只留下那張僅五百兩的銀票，道：「多謝你啊！靖哥哥！」

李靖正被小菊的動作弄得不知所措，正欲拒絕接受她的贈與，但一聽小菊的話，卻不由又一怔，道：「妳多謝我什麼？」

小菊格格笑道：「這三千兩銀是你向當舖老板借的，你自己留下二千五百兩使用，剩下的五百兩就慷慨的贈給我了，我還不多謝麼？」

李靖不解道：「這些銀兩是妳用玉鈪向人當的，這玉鈪想必貴重得很，如何是我的？」

小菊一本正經的道：「當票在你身上，銀兩自然是你的了。」她一頓，又

微咬着唇，瞧了李靖一眼，道：「你心裏若不安啊，將來有錢了，就拿當票去贖回玉鈪，然後……然後送給你的心上人……，這不就完了麼？」小菊所說的「心上人」不知是誰？也不知是否指她自己？她沒明白道出。

李靖就算再不懂世務，亦知道這是小菊怕他在江湖行走，缺了銀兩使用，有心贈與他，但又怕他心中不安，因此才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李靖心中不由十二分感激，但又不知如何說好，無奈呆呆的怔住了。

小菊一見，又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你此時已是有錢有面之人，還不去租客棧，買藥材，好好安置我這弱質女子嗎？」

李靖怔怔的瞧着小菊，忽然又想起梅花女來，他但覺她們都待他甚好，一位嬌野刁蠻活潑，一位卻心細如髮，對他體貼入微，到底那一位好些，李靖也難以分出。

李靖無奈的笑了笑，他擔心小菊的傷患不宜拖得太久，只好按小菊的主意做了。

兩人走進一家叫「日夜旺」的客棧，李靖向櫃枱走過去，向櫃枱後面的掌櫃道：「老板，在下想租兩間客房。」

那掌櫃是個中年男子，他瞧了瞧李靖和小菊，隨手翻翻櫃上的花名册，便道：「啊，對不起，只剩下一間雙人房了，客官意下如何？」

李靖頓感爲難，不知如何是好，小菊卻格格一笑，向掌櫃道：「好極，那就租這一間雙人房便了。」

那掌櫃一聽，登時滿面笑容，在花名册上寫下二人的名姓，李靖只好胡亂的說了一個姓氏。那掌櫃一面寫，一面呵呵的笑道：「其實還是客官你的小娘子眼力好，選中敝店，敝店日夜均這般興旺的！」他一頓，又低聲道：「我知道你二人尚未正式成親，但那有甚麼關係？二人同住一房，豈非更方便麼？」

李靖被他說得滿面通紅，但小菊卻沒事一樣，就連眼皮也沒動一下。

店小二把二人領上二樓的雙人客房。店小二離開時，小菊求他把藥煲等器具備一副上來，又打賞了他一錢銀兩，店小二樂得搗蒜似的點頭答應去了。

小菊這才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一間就一間吧，我姑娘家也不怕了，你怕什麼？」

李靖忽然又想起梅花女，心中不由暗道：她若知道我與一位大姑娘共宿一房，會不會一劍把我殺了？但一想果然這也方便得多，因爲他還要替小菊運氣療傷，若分隔開來，便有點礙手礙腳。李靖無奈點點頭，道：「那姑娘你先歇着，待我出去配好劑藥物，便替你療傷了。」

小菊格格一笑，道：「要去就一道去。」

李靖道：「爲什麼？」

小菊臉上一紅，心道：我若要說捨不得離開你啊，那是說不出口的，你這小傻瓜，偏要問這許多，她眼珠一轉，道：「眼下你可是有錢有面之人，萬一你一去不回啊，我豈非人財兩失了麼？總之話先說好了，你未還玉鈪之前，你上那兒，我總是要跟着的。」

李靖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也知小菊這是變着法兒，尋個藉口絆住他，以免他不知死活，去管寡婦村那閒事。他歎了口氣，道：「那就一道去吧，其實你大可放心，我必先把姑娘妳的傷治好，安然送返陳家莊，再幹我自己的事的，妳也不必繞着彎兒勸我了。」

小菊眨了眨眼，也沒作聲，跟着李靖下了樓，走出日夜旺客棧，一直向大街東面一間甚有氣派的中藥舖走去。

小菊奇道：「靖哥哥，爲甚麼選一間最大的藥舖配藥？」

李靖道：「我所用的藥甚爲冷僻，尋常的小藥舖，那是配不全的。」

這間藥材舖內有一個金漆招牌，上書「杏林良友」四個金字。

李靖與小菊一道走上前去，那藥舖掌櫃倒沒甚麼架子，笑臉相迎道：「客官持方配藥麼？」

小菊搶着道：「我等要配的全是冷僻之藥，你這杏林良友店可齊備麼？」

掌櫃呵呵一笑，道：「姑娘既認得杏林良友四個大字，那還用問麼？實不相瞞，那是鎮中有位大戶，遍尋各地皆不齊全，但終在敝店配齊奇珍名藥，大戶自愧走了眼寶，便送了這副杏林良友匾額，說是以供天下人士識鑑，免跑多了數百里寃枉路程。」

小菊格格一笑道：「若如此，那的確是醫家的良友，倒也不愧杏林良友四字，好極！好極！就看貴店是否這位大聖手的良友了。」

掌櫃一聽，瞧了李靖一眼，滿臉狐疑道：「小兄弟，你懂醫？」

李靖微笑道：「湊合略懂一二吧。」

掌櫃眨了眨眼，道：「那好啊！後生可畏，了不起，了不起，你拿藥方來看看啊。」他口裏誇讚，但神色卻越發狐疑。

李靖微笑道：「在下配藥，從不曾開藥方，只根據病癥，酌量而配。」

那掌櫃一聽，不由一怔，道：「不開藥方的郎中，在下倒是少見，好，好，你且說說，或許果然有甚麼驚人傑作。」

李靖微微一笑，也不客氣，開口便道：「在下要配的第一味藥，是麝香三兩。」

掌櫃登時嚇了一跳，盯着李靖道：「你知道麝香有何功用？」

李靖微笑道：「功能開竅、通經絡。」

掌櫃點點頭，卻又道：「這還不錯，但你可知三兩麝香，若用在藥上，便是死人，亦會令其血脈沸騰，驟呈生樣麼？若用在生人之上，那會是什麼景像？」

李靖笑笑，附掌櫃耳邊低聲道：「若女子經期用之，將血流不止而亡；若男子用之，則性慾奇旺，歷久不衰，精盡而喪。」

掌櫃瞧了小菊一眼，不由咧嘴苦笑，亦低聲道：「你既然知道，還要用麼？」

李靖呵呵一笑，道：「知其害然後方能取其利，麝香藥性霸道！重量者若作內服，固然害大於利，但若用作外藥，掌櫃以爲如何？」

掌櫃沉吟道：「若作外用，處量得當，倒不失爲療傷聖藥。」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在下若以麝香作其中主藥，配以其他佐應作湯，令傷者浸泡，掌櫃以爲得當麼？」

那掌櫃一聽，不由目露驚訝，連連點頭道：「麝香作主藥浸身，的確不失爲療傷妙方！在下掌櫃三十年，這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此玄妙醫方……小兄弟，你師承何方高士？能見告麼？」

李靖淡然一笑，道：「恩師他老人家早已仙遊多年，不說也吧。這其餘配藥，掌櫃請執備乳香一兩、沒藥、川烏各二兩、草烏三兩，配齊了，一起結賬便了。」

那掌櫃一聽，不由又連連點頭，喃喃道：「乳香、沒藥、川烏、草烏，功能活血化瘀、消腫止痛，再配以主藥麝香，果然不失爲療傷聖藥！小兄弟，你果然醫道精湛，佩服！佩服！」

那掌櫃一面說着，一面如飛的替李靖配齊了藥物，小心包好，推到李靖面前，道：「麝香乃名貴藥物，等閒的店舖亦未必配備二兩以上，小兄弟一下子便要三兩，那是敝店方能僥倖滿足所求。」

小菊此時格格一笑，道：「好啊！老板待客果然熱情，但爲甚麼剛才卻愁眉苦臉？」

那掌櫃呵呵一笑道：「在下做生意一向有個怪癖，若碰上庸庸之醫，那價錢便份外加倍計算……」

小菊一聽忙接口道：「那若然碰上這位小兄弟般的大國醫聖手，掌櫃自然就樂得喜氣洋洋，分文不收，雙手奉送麼？」

那掌櫃正欲替自己吹噓，好取個價錢收足，人客滿意的結果，卻被小菊這般一戳，登時作聲不得，無奈涎臉一笑，道：「話雖如此，但這位小兄弟所要之物，卻是敝店鎮山之寶，若連本錢都不收，那敝店豈非便要關門大吉麼？無奈亦只好向小兄弟報個價錢了！」

李靖不欲太令掌櫃爲難，便道：「買藥付錢，那是應該的，老板請說價錢便了！」

掌櫃一聽，這才眉開眼笑道：「是極，是極，倒是小兄弟你通情達理……啊，不，這位姑娘亦必然慷慨大方，剛才那話，不過是故意說笑……這五藥合計，便收小兄弟你二百兩銀便了！」

小菊一聽便忍不住尖叫道：「老板，你沒打錯價麼？這小小一包藥材，便要二百兩，那豈非比銀兩還貴了十八倍麼？」

那掌櫃苦笑道：「如何貴了十八倍？」

小菊道：「這裏面麝香三兩、乳香一兩、沒藥、川烏各二兩、草烏三兩，合計是十一兩，但卻要付銀二百兩，這是否比銀兩還貴了十八倍？」

那掌櫃一聽，登時作聲不得。李靖卻笑笑道：「這位姑娘不知價錢，隨口說笑吧了，掌櫃休怪。」一面解開銀包，數了二百兩銀，遞給藥舖掌櫃。那掌櫃這才鬆了口氣，向李靖連聲道謝。李靖道：「不必客氣。」說罷，挽起那藥包就走了出來。

* * *

李靖與小菊走回日夜旺客棧，小菊忍不住道：「靖哥哥，你出手很大方啊！」

李靖笑笑，揚了揚手中的藥包，道：「這包貨便宜極了，妳還說大方？我記得小時候，娘親去買了二錢麝香回來，妳說要多少銀兩？」

小菊眨了眨眼，道：「我哪會知道？但此地三兩麝香，也不過收你一百幾十，二錢麝香大概不會超過一兩幾錢銀吧？」

李靖微笑道：「我的老家在京兆，麝香乃奇缺之物，二錢麝香便要五十兩，妳說，那掌櫃老板收二百兩銀，是否便宜極了？」

小菊吐了吐舌，道：「二錢麝香便要銀五十兩，那三兩麝香，豈非便要七百五十兩銀？那老板豈非要虧老本了麼？」

李靖微微一笑，道：「那又不然，因爲麝香原產滇、桂兩州，此地正處兩州交界，各式土產集散之地，這麝香的價錢，必然比京兆便宜，因此藥舖老板固然有利可圖，但我等卻也算便宜極了，可算兩不相欠，皆大歡喜。」

小菊格格一笑，道：「好啊靖哥哥，你談起藥材生意經來，倒似積年的生意老怪，何不拋開武林恩怨，做個藥材老板當當，不比江湖中仇仇殺殺強得多麼？」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何嘗沒有此意？我內力盡失之時，一心只求速死，但卻因此得了醫道的眞傳，本欲從此以醫道替世人效力，不再理會武林中事，但不幸又誤撞入陳家莊，以至疊遇奇緣，欲罷不能，怪道世人常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話看來倒甚有道理。」

小菊眼珠一轉道：「不幸你又誤進寡婦村，知道了那宗慘案，或者心中尚有甚大牽掛，此時就更欲罷不能，一心只欲盡快把我醫好，你便心安理得，去做你的武林大俠去了。」

小菊半嗔半笑的，一下便把李靖的心事點了出來。李靖眼前忽然浮出梅花女的嬌野的笑臉，心中不由暗道：是啊，她此刻不知身在何處？是生是死？這般一想，他臉上不由一紅，怔怔的更說不出話來。

小菊一見，少女的心特別敏感，她不由哼的一聲，道：「你果然心中尚有牽掛，而且這人必定還是個嬌美的人兒！」

李靖不由衝口而出道：「妳……妳怎麼知道？」

小菊微哼一聲，道：「普天下的男子，但想起來如此痴迷的，除了心上人，還有誰呢？」

李靖歎了口氣，道：「那算是什麼心上人？實不相瞞，那是我剛出道時碰見的一位女子，但此刻也不知她身在何處？是生是死了！」

小菊一聽，這才又高興起來，格格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去想了，喂，你有言在先，一日醫不好我，你便一日不離我身邊的，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你不可能反悔啊，靖哥哥！」

李靖在這位心細如髮的少女面前，但覺心中所想的，欲說未說的，均被她洞悉先機，也不知是喜是奇，一時間怔怔的，竟不敢再說話了。

小菊見他悶悶不語，卻又立刻道：「靖哥哥，你爲甚麼又不說話了？」

李靖不由咧嘴一笑，道：「我欲說的，妳都知道了，我還說什麼？」

小菊微咬嘴唇兒，輕聲道：「就算我已知道了，你也說啊！只要聽到你的聲音，我……就歡喜……哎喲，不，我的病就會好的！」

李靖歎了口氣，道：「只要能醫好妳的傷，就算要我一天到晚不停口，我也願意，誰叫我恩將仇報，誤把妳傷了？」

小菊眼珠一轉道：「你是因爲我救了你，才替我醫傷的麼？」

李靖道：「那也不盡然，就算姑娘妳並未救我，我見了姑娘不幸病重，那也必然出手相救。」

小菊一聽，忙道：「那普天所有不幸的姑娘你都救麼？還是只救我一個？」

李靖道：「這須看當時的情形如何了，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先把姑娘先行醫好的。」

小菊一聽，俏臉不由一紅，卻不再作聲。

兩人返回日夜旺客棧，吃了晚飯，李靖便在房內忙開了。

他先用藥煲，把草烏、川烏二味藥煮沸了，又向店小二要了一大盆熱水，再把麝香、乳香、沒藥等放進浴盆，又把草烏、川烏連藥帶水倒進去，攪和了。只見浴盆的水變成深紅一片，但卻芳香四溢，聞之欲醉。

李靖連忙吩咐小菊道：「待會水溫略涼，妳便即躺進浴盆，不久浴盤的水便會沸騰，煙霧瀰漫，妳不必理會，繼續浸泡，直到水溫盡降，煙霧散盡，妳才可起來。」

小菊道：「如此這般要浸泡多少次數？」

李靖道：「此藥浴可助妳開竅通經絡，行氣活血去瘀，我再以眞氣助妳療傷，不出三日，妳的傷患便可盡除。」

小菊咬牙道：「躺進去，要脫光衣服麼？」

李靖點點頭，道：「是啊！裸體浸泡，方可收奇效，若有衣服阻隔，藥力便難滲入肌膚，直達患處……啊，妳放心，妳只管在裏面浸泡，我立刻出去替妳把守房門便了。」李靖說着，忽然醒起小菊是一位妙齡少女，要她在男子面前脫光衣服，這豈非要了她的命麼？便連忙補了一句道。

小菊這才明白，李靖爲甚麼進店便要兩間客房之意。心中不由暗道，這小傻瓜處事光明磊落，絕無半點乘人之危的歪心，似他這等心腸的人，當世之中，只怕並不太多了，她的芳心又把李靖與她自己拉近一步，她這般轉念，不由便衝口而出道：「你……你就留在房內不出去也可以的……」

李靖一怔道：「小菊姑娘妳說什麼？」

小菊臉兒登時脹得通紅，她含羞帶笑的瞪了李靖一眼，心道這當眞是木頭一般的大傻瓜，但口裏卻連忙道：「……什麼？我說什麼？我說啊，你是郎中，留在病人房內，那也沒有什麼不該，你只要閉上眼睛不看，那不就不失禮儀了麼！」

李靖斷然的搖頭道：「那不行，客棧之中，龍蛇混雜，難保有人起了歪心，在外面偷窺，壞了姑娘的淸白，那我李靖豈非成了該死的幫兇了？藥水已快涼了，你快準備浸泡。」

李靖說罷，便不容爭辯的決然的走出房去，又順手替小菊把房門扣得嚴嚴的。

李靖向店小二借了一把木椅，打橫坐在客房門外，正經八百的當起「美女出浴」的守護神來。

李靖趁機又依「后羿乾陽神功」心法運氣調息，他發覺，他每調息一週，內力幾乎就增添幾分，漸而他已達不知疲倦，無休無歇的氣血奔流迴旋的境界。

此時李靖雖在運氣調息，雖不眼觀八面，耳卻可聽四方，在他凝神戒備下，四周方圓近百丈距離，就算飛花落葉，只怕亦難逃出他的耳力聽覺。

「……靖哥哥。」

裏面的小菊突然一聲低呼。李靖一聽道：「我聽着呢！姑娘有何異樣？」

小菊道：「我……我已躺上浴盆，本來已略涼藥水忽然沸騰了。」

李靖忙道：「你感覺如何？」

小菊道：「奇怪，藥水雖在沸騰，但我卻感覺不到熱量，只是那些藥氣薰得人難受啊！」

李靖急道：「那是藥力直透姑娘的經脈竅門，你可大口吸納藥氣，千萬不能半途而廢，知道麼？」

小菊在裏面勉强的一笑，道：「靖哥哥，我知道了！」

這樣又過了約莫半個時辰，裏面的小菊忽然又呼喚道：「靖哥哥，此時藥水已涼了！」

李靖忙道：「姑娘可速離浴盆，抹掉身上藥水，盡速更衣。」

裏面嘩嘩的起了一陣極輕微的水響、更衣等動作聲，這些極輕微的響聲，也唯有李靖的耳力方能聽清。

又過了一會，李靖以手扣門，輕聲道：「姑娘你已穿妥衣服了麼？」

裏面沒有動靜，也沒人回應。李靖急了，貼近門邊又輕聲叫道：「小菊姑娘，妳聽到我的話麼？妳如何了……」

就在此時，客房門忽地蕩開一線，有一隻光裸的玉手伸了出來，忽地把李靖的手一拉，李靖猝不及防，便撞了進去，房門隨即又關上了。

小菊在門後閃了出來，李靖向小菊定睛一瞧，不由一陣面紅耳熱。

原來小菊此時僅披了一襲褻衣，玉體裸露大半，令李靖心神不由一蕩。

「小菊姑娘，妳……妳怎不穿上外衣？」李靖失聲道。

小菊瞧了李靖一眼，含羞帶笑道：「什麼你呀我的？你不是還要替我輸氣療傷麼？那還穿上外衣幹麼？你……當日裸體亦背着我走了數百里，我……我這樣子還害怕什麼？」

李靖一想，不錯啊，自己若要向她輸眞氣，隔了幾層衣料，那就費力不少，小菊這是爲自己着想，寧肯在自己面前裸露受醫啊！

李靖這般一想，心中登時釋然，他鄭重的點了點頭，道：「是極，是極，我等江湖兒女，原也不必太計較於男女禮節！」

李靖說着，當即着小菊坐在地上，他在她面前盤膝而坐，他猛提一口眞氣，雙掌驀地伸出，隔着褻衣，按在小菊的胸上。

小菊羞得連忙閉上眼睛，在密林中李靖替她療傷時，她昏迷不知，但此時她神智清醒非常，而且浸泡藥液後，氣血正旺，她但覺心中如有小鹿奔跳猛撞。

李靖突覺向小菊體內奔流的眞氣受阻，斷斷續續，猶如心臟的跳動起伏，他頓知小菊心潮激蕩，忙發聲道：「小菊姑娘，收攝心神，摒除雜念，切記！切記！」

小菊睜眼一瞧，但見李靖頭上已升起淡淡白氣，雙目中藍光湛湛，神色極見肅嚴，不由心中一懾，那等蕩漾的兒女情懷登時一鬆，漸而便也渾然忘卻，但覺眞氣從李靖的掌心向自己的胸口膻中穴源源注入，又從自己的膻中穴積聚擴散，向週身奇經八脈奔行，登時舒暢非常，胸口的悶痛一掃而消。

李靖感覺輸送的眞氣已無阻礙，暢順異常，心知小菊的雜念已盡消，已入渾然一體的境界，心下登時一實，他的「后羿乾陽眞氣」因而更發揮得淋漓盡致，漸入至高境界，頭上白氣越來越濃，不久竟凝聚不散。

李靖自己也不知道，他此時的「乾陽內力」，已達「三花聚頂」的最高境界。在如此强大的眞氣催激下，休說傷痛立消，便是剛死之人，亦會假甦片刻。

約莫半個時辰，李靖把雙掌緩緩收回，略一調息，便一躍而起，道：「可矣，小菊姑娘，只須如此再調醫三次，妳的內傷便可盡癒。」

小菊在舒服之極的半昏迷中醒轉，她睜眼一瞧，李靖雖經剛才大耗內力，向她輸送眞氣，但此時依然目中藍光湛湛，半點不露倦容，心中不由又敬又愛又佩，暗道他的內力之强，當世之中只怕已無人可以望及，若再加應敵招式配合，就算陳家莊三位義兄聯手，亦未必是他的對手，他若向陳家莊報復尋仇，陳家莊勢將永無寧日，又暗道他與我對面而坐，掌心抵我前胸，肌膚相隔，我又是半裸之體，他竟能按捺心神，渾然忘卻男女情慾侵擾，如此定力，當眞天下少有，我……我若能與他……哎喲，想到哪兒去了？

小菊心神蕩漾，但李靖卻似渾然不覺。

當晚，李靖讓小菊在床上躺下睡了，他自己卻盤膝坐在她對面的床上，趁機運氣調息，以補幾日來連番的內力損耗。

其實李靖此時的內力已復，他就算不加調息，於他的內力亦再無大礙，他不過是替自己尋一藉口，好替小菊守護，不讓任何人向她侵擾，以便她盡快康復而已。

小菊雖然躺在床上，但並未睡着，她偷偷睜眼瞧李靖，心潮更加浪湧，她知他乃因爲自己才徹夜不睡，以作守護，他對自己的關切之情，就算父母兄長，亦不外如是。

小菊知李靖心意，她也不敢相勸，因爲她明知相勸也是白費唇舌，她只好閉上眼睛裝睡，好讓李靖安心運氣調息。

小菊心中忽然有一個古怪的念頭，她忽然盼望自己的傷勢永遠不會痊癒，因爲這樣一來，李靖便必定不會捨棄她而去，她就永遠可以把他留在身邊。但這種微妙的少女心事，小菊是決不會向李靖說的。

* * *

這樣一連過了兩日兩夜，期間小菊浸了三次藥液，李靖又向她輸了三次眞氣。

小菊自覺不但傷痛盡消，而且體內血氣暢旺，她試試運氣調息，竟自覺內力大勝於未傷之前。她這時才知，李靖所調配的藥液果然是醫內傷的靈丹妙方，他不惜自耗內力，向她體內三番數次輸送眞氣，竟不但令她傷患盡癒，而且內力增加，如達常人苦練了一甲子的境界功力。

小菊本該高興，但卻悶悶不樂，甚至連話也少說了。

李靖哪會明白少女的微妙心事？他見她臉色已如平日般紅潤嬌艷，但神色卻憂慮重重，寡言少語，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按她的血脈氣息而斷，她的內傷應已痊癒，但爲何卻倍添憂傷？莫非她的心脈一旦受損，便難復舊觀，因此而影响神智麼？若然如此，那就必需再加補腦安神內服藥了。

李靖這般思忖，便去藥材舖，再配了一劑安神補腦藥回來，自己動手，替小菊煎好了，倒在碗中，送到小菊床前，對她說：「小菊姑娘，妳放心，妳服下這碗藥，便可盡復舊觀了！連我也想不到，妳的內傷竟累及心脈，心脈又影响神智，才令妳悶悶不樂，但喝了我這服藥，我擔保妳便如常快樂了！」

小菊忽地挺身坐起，她怔怔的盯着李靖，好一會才道：「你給我喝甚藥？靖哥哥！」

李靖輕聲道：「這是安神補腦藥，妳放心喝吧！」

小菊不接藥碗，卻怔怔的盯着李靖的臉上看，李靖與她的眼神相觸，只覺這上面飽含酸、甜、怨，也不知是甚原因，便又輕聲慰道：「你不必擔心，你的內傷已然痊癒了，所差的僅是少許心智不清，只須連服三味方劑，我擔保妳便好了！」

小菊眼圈不由一紅，道：「靖哥哥，你爲甚麼對我這麼好？」

李靖一怔，他不善掩飾，便據實道：「妳有病啊，你孤苦伶丁，與我一般可憐，就算妳沒救過我，我必定也會醫好妳的！」

小菊幽幽的道：「你把我醫好，又如何？」

李靖道：「妳身子既已康復，我自然把妳安全護送返回陳家莊，這樣我才放心。」

小菊又道：「你把我送返陳家莊，便放心了麼？」

李靖一怔，道：「是啊！陳家莊人對外來人兇狠，但對莊中自己人倒也不失寬待，姑娘妳安然回去，我自然便安心離去了！」

小菊一聽，眼圈又一紅，淚水不由掉下，她咬着嘴唇兒，直咬得口唇都發白了，忽地搶過李靖手中的藥碗，摔出窗外，藥碗乒的一聲跌得粉碎。

李靖大吃一驚，急道：「小菊姑娘，妳這是怎的了？這是安神補腦藥，於妳大有好處的！」

小菊狠狠的盯了李靖一眼，半嗔半怨道：「你自然巴不得我立刻好了，你便可以安心而去了！你走吧！我也不必你醫好我，也不必你送我返莊，就任由我孤身一人，留在外面，日悶夜悶悶死好了！」

李靖這是平生第一次碰到這等少女的微妙心事，他根本就不知如何應付，不由手足無措道：「小菊姑娘，妳這是怎的了？我……我是說先把妳醫好了送返莊，才告辭離開的，我……我難道說錯了麼？」

小菊見自己一句話，便把李靖弄得如此狼狽，窘得猶如做錯了事而不自知，站在娘親面前求恕的孩子，心中不由又喜又愛又憐，她不忍再令李靖難堪了，便躍下床來，格格一笑，道：「靖哥哥，你怎的這般認眞了？我這是開玩笑逗着你玩兒的！」

李靖一見，喜道：「好啊！原來妳的神智並未受損麼？」

小菊半嗔半笑的瞪了李靖一眼，點點頭道：「我早就好了，我的腦袋清醒得很，根本就沒甚麼損傷！」

李靖道：「那妳爲甚麼反而悶悶不樂？我還以爲是妳心脈受損，累及神智，把我嚇了一跳！」

小菊瞪了李靖一眼，含羞帶笑道：「誰叫你老是急着把我送回陳家莊？倒好像我是你的負累似的，我忍不住就要嚇你一嚇，看你以後還敢不敢急着拋開我去幹你的大事，說不定啊，我的心智眞會因你而不清的！」

李靖訕訕一笑，道：「我此後哪會再誤傷姑娘妳？妳怎會因爲我而神智不清？」

小菊見李靖果然是一個未開心竅的大孩子，不由臉上一紅，很爲自己衝口而出的含情怨語害羞，她臉色緋紅，掩飾的格格一笑，道：「你就算不再誤傷我，但別人就不會傷害我麼？那時我因此誘發舊傷舊患，不但神智不清，而且一命嗚呼，尋根究底，你也是難逃其咎啊！」

李靖一怔道：「這也並非全無道理，那時妳若及時尋到我，自然不會命喪，但湊巧我不在此地，卻如何是好？」

小菊一聽，大喜道：「那你就永遠守着我啊，靖哥哥！」小菊一頓，她雖然喜形於色，但仍很留意李靖的反應，見他默不作聲，顯然另有心事，便輕歎了口氣，道：「但我亦知這是斷無可能的了，因爲靖哥哥你並非一個甘於長守女子身邊的人，因爲你還有許多未了之願去踐諾……但你能否告訴我，你往後打算怎樣？說啊！靖哥哥。」

李靖被小菊的嬌嗔痴情弄得手足

無措，他也不知如何應付，聞言歎了口氣，道：「其實也沒甚打算，只是欲憑醫道行走江湖，爲世人稍盡綿力，以完我那醫聖師傅的未了之願吧了！」

小菊微微一笑，道：「就如此簡單麼？」

李靖忽然浮出梅花女的影子，心道此事是決不能在另一位女子面前提起的，否則，被人知道，便羞也羞死了，他本來便不善掩飾，這時欲隱瞞此事，便顯得不太自然，訕訕一笑，道：「是啊！」

小菊歎了口氣，道：「那你在藥舖買三兩麝香幹麼？」

李靖一怔道：「配藥液替妳療傷啊。」

小菊格格一笑，道：「你一共配了四次藥液，每次用麝香不過三錢，四次共用了一兩二錢，那餘下的一兩八錢，你拿去幹麼？」

李靖心知在這位心細如髮的少女面前，他是不能瞞過她的了，便歎了口氣，道：「餘下的麝香，果然另有用途，但此事甚爲兇險，我不欲你牽涉其中，你也不必問了！」

小菊卻微微一笑，道：「你不說，我便不知道麼？你留着這些麝香，必定與寡婦村的事有關，是麼？」

李靖不由一怔，道：「妳怎會知道？」

小菊格格一笑，道：「我自小在陳家莊長大，武林種種怪異之事，哪會不知一二？麝香的作用，除了能醫活人，亦可令死人屍身不腐，你既然留着麝香，眼下並無活人要醫，就必然乃爲死人而設，而死人最多的地方，除了寡婦村，我委實再想不出有其他地方會引起你這般好管閒事的人的興趣！」

李靖一聽，不由亦失笑道：「小菊姑娘好厲害的眼力，妳幾乎成了我肚內的蛔蟲兒了。」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殺人容易醫人難，我千辛萬苦才能救活一人，但那兇手竟一下子便殺了一百零八人，這一百零八條生命，不明不白，含冤無告，若我李靖知悉此事，卻坐視不理，我那先師醫聖在九泉之下，亦難以心安！」

小菊微咬嘴唇，幽幽道：「那你斷定那一百零八人必是被人殺了？你非要插手此事了？」

李靖決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我必定首先查明，那一百零八人是被殺，還是病亡，然後再作打算。」

小菊一聽，便不再作聲。她忽地轉頭瞥一眼窗外，窗外透出的天色，已是傍晚時份。小菊驀地走到桌前，把桌上的火油燈用手巾封嚴，打成一個小包，挽在手上，然後對發怔的李靖道：「走啊，我的神醫大國手……」

李靖忙道：「怎的了？你欲上哪去？小菊姑娘！」

小菊苦笑道：「我知若不弄出個水落石出，你是至死不休的了，這自然是趕去寡婦村，去那山神廟後墳地，開棺驗屍呵！」

李靖一聽，不禁又驚又奇，道：「小菊姑娘，這是很兇險的事，萬一被那殺人兇手知道了，他必定會殺人滅口，你不怕死麼？」

小菊格格一笑，道：「我死不去的！」

李靖苦笑道：「爲甚麼死不去？」

小菊笑道：「因爲有你這位大神醫在身邊，就算是死人亦被你醫活了！而且，我怕你處事太魯莽，多一人陪你，總好過你孤身一人去送死！走呵，猶豫怎的？」

李靖暗道小菊心細如髮，有她從旁相助，行事便穩當得多，於是便點頭答應讓她同行，但要她答應，到時有甚麼兇險，她便一人先逃，免作無謂枉死。小菊知他處處爲自己的安危着想，心中不禁又一陣苦悶，暗道你若有意，爲甚麼又急着捨我而去？你若無情，卻爲何又待我這般好？

兩人走出客房，下樓用了一頓晚飯，才動身趕路。

出了田林鎮，二人便展開身形，向來時的南面寡婦村方向飛掠。

小菊此時的傷患不但盡癒，而且因多番接受李靖輸送的「后羿乾陽真氣」，內力大增數倍，內力之强，是與當世高手並駕齊驅。她因此緊貼李靖身邊，雖然李靖此時已催發出內力飛掠，猶如箭似的風馳電掣，但小菊卻也並沒落後半步，而且甚覺輕鬆。

從田林鎮到寡婦村，相距近百里，李靖與小菊來時花了幾乎半日，但此時回掠，卻只需個半時辰。

不遠處便是寡婦村了。此時已是入黑時份，風聲驟緊，四周山野空曠，風聲在四面山野迴蕩，嗚嗚怪響，倒似無數厲鬼冤魂，在四周半空迴旋飄蕩。

小菊不知是害怕還是其他原因，自進入寡婦村的範圍，便神色驚惶，猶似有無數妖魔鬼怪窺伺着她。

李靖發覺小菊身子微顫，便把她的手一握，道：「你害怕麼？」

小菊點點頭，道：「怕！靖哥哥，我問你，若那一百零八人眞的是被人殺害，那會不會變成冤魂厲鬼，四出向人索命？」

李靖想了想，才道：「按醫家之言，人死如燈滅，鬼魂之說，那是子虛烏有的。但世上有等怪異之事，例如遇溺而斃之人，碰見親人便會七竅流血；又例如殭屍之說，世人言之鑿鑿，精明如我先師醫聖，也無從解釋，因此若有若無之間，那就只能由世人自判了！」

小菊驚道：「殭屍便是冤魂厲鬼呵！」

李靖搖搖頭道：「不然，殭屍其實乃沒有靈魂的活死人，殭屍的成因，主要來自死者生前所吃的食物，例如嗜吃鐵質食物者，死後身體便硬如鐵

，久而不化，再加上入葬時地土的作用，死者便變成活死人，亦即世人所稱之殭屍了！不過據先師醫聖所記錄，江湖中有等詭秘幫會，亦會用一些殘酷方法，把活人鍊成活死人一類的工具，以作他們的工具，驅使其四出殺人，殘害武林人士。」

小菊一聽，身子不由又微微一顫，道：「那這些鍊製的活死人，是否屬殭屍一類之物？」

李靖道：「也不盡然，殭屍已沒生命，不過是一具硬化的人體而已，但幫會人所鍊的活死人，其實生命尚在，只是身體被某種絕毒的物質滲入，變成堅硬如鋼，再加上平日已練成上乘武功，因此便成了不畏生死的活工具，任由主人驅策，但他們的生命力雖在，這等活人工具，一旦被殺，亦有痛苦感覺，更有鮮血流出，只是身不由己而矣，而因此更覺殘酷！」

小菊眨了眨眼，眼珠一轉，不安的道：「你莫非懷疑寡婦村一百零八人，均被人作了手腳，變成殺人的活工具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這正是最可怕的結果！但是否如此，此時我也不敢斷定，我也不希望見到這種情形，因爲這委實太可怕了！江湖中突然出現一百零八個刀槍不入，堅硬如鋼，不畏生死的殺人工具，那是一種甚麼情景？」

小菊神色驚恐道：「這比殭屍橫行更可怕！因爲他們均是武功高强的活鋼鐵！江湖中，人人均將朝不保夕了！但，這有可能麼？」

李靖歎了口氣，道：「是否如此，立刻便有分曉了！」

鋼鐵怪人　隱身廟後

李靖握着小菊的手，向寡婦村東面掠去，那兒果然有一座山神廟，山神廟後是一塊起伏不平的山丘，山丘後面便是黑沉沉的密林山嶺，四周風聲厲嘯，聞之令人毛骨聳然。

李靖站在山神廟邊，放眼向起伏的山丘一瞧，果見墳堆處處，心道孫婆婆沒說謊，那一百零八個男丁的屍體，果然葬在山神廟後面。

李靖略一停，便欲向山上的墳堆掠去。小菊卻掙脫他的手，不肯走了。

李靖奇道：「那兒才是埋人的墳地呵，不走前去，怎判定眞假？」

小菊在黑暗中微歎了口氣，幽幽道：「其實你好好做個大神醫國手好了，理這等閒事幹麼？沒得來平白送了生命！」

李靖悶聲不語。小菊知他心意，又歎了口氣，道：「你眞的要挖墳開棺驗屍麼？」

李靖決然的道：「是呵！」

小菊一聽，也不作聲，飛身便向山神廟南面的村內掠去。李靖連忙一手把她拖住，道：「那是村中，並非墳地所在呵！」

小菊噗嗤的一笑道：「呆子！若要挖墳，不尋件利器，難道用手挖麼？」

李靖一怔，心道小菊之言不錯，沒有鋤鏟等物，他用手挖，就算內力再强，也比用利器慢多了。他不再作聲，隨小菊一道向村內掠去，片刻間，便已閃過村南面的孫婆婆家。

李靖見小菊仍不停步，卻向沒燈光的屋宇掠去，不由奇道：「怎不向孫婆婆家借用？」

小菊悄聲道：「呆子！你要挖人家的墳，還向人家公然開口借傢伙麼？只怕你尚未動手，便被一大班村婦轟走了！」

李靖道：「那如何是好？」

小菊嗤的一笑，道：「呆子！借不了，便不會偷麼？那沒燈之家，想必人早睡了！」

李靖猶豫道：「偷鷄摸狗，豈是正經行俠所爲？」

小菊歎了口氣，道：「靖哥哥呵靖哥哥！你若非頂天立地的大君子大俠士，便是腦袋閉塞、七竅不開的大呆子，你來此地的目的是甚麼？不是拿着腦袋替這些村婦夫君兒子伸冤報仇麼？你就這麼順手牽她們三兩百件傢伙用用，是否太過了？」

李靖不由一笑道：「這也不錯，但也用不着三兩百件呵！」

小菊見他的傻氣勁又發了，便不去理他，她向沒燈光的一座村屋掠去，閃身一晃，便已從半人高的外墻翻了進去。

李靖尚未跟進，小菊已扛着兩柄傢伙出來了，原來是一把鋤頭和泥鏟，有這些傢伙挖墳，自然俐落多了！

李靖一笑，接過小菊手中的鋤鏟，便握着她的小手，向山丘墳地掠去。

兩人片刻便掠回山神廟，也不停留，便向山神廟後的山丘墳地掠去。

李靖與小菊掠到一座最高的山丘上面，李靖舉目向四周一望，只見山丘的四面，墳堆起伏遍佈，果然多達一百零八個。李靖此時的目力已達夜能視物的境界，因此雖然四周漆黑一片，但在李靖眼中猶如黃昏而已。

李靖選了位於中央的一座墳，掠了過去。

他要小菊站到一邊，說是請她替他護法，但小菊知道，他是擔心開墳之時有甚麼兇險，因此不讓她動手。

李靖揮起鐵鋤，把墳堆掘鬆了，又用鐵鏟把浮泥挖去，不一會，墳穴內便現出一具木棺。

李靖在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子，瓶子內裝的原來是麝香，他走到小菊身邊，抹了一點麝香在她的鼻子下面，一陣濃烈的麝香味，登時令小菊心神一振。李靖在自己的鼻子下面亦抹了一點。小菊道：「用麝香抹鼻，有甚麼用處？」

李靖道：「麝香藥性霸道，一經入鼻，便百味難侵，可免屍臭味入竅。」

李靖說罷，便走回墳穴，伸手向棺蓋搭去，運氣猛地一掀，棺蓋便應聲而起！

李靖向棺內閃眼一瞧，不由失望的驚咦一聲！

小菊聞聲，她擔心李靖有甚麼不測，連忙掠至，她向木棺一瞧，亦不由神色一變，臉色的恐怖，竟比瞧見腐屍更爲强烈。

原來木棺之內，竟然空空如也！小菊以爲自己是眼花了，黑暗中瞧不清楚，便取出用布包裹的那盞火油燈，擦火點燃，湊近木棺仔細瞧去，棺內果然空空，竟連丁點骨架、衣物亦瞧不見！

李靖怔怔的想了想，心中依然存疑，便抄起鐵鋤，鐵鏟，運內力飛快的又挖開三個相隔十丈的墳穴。

挖開的其餘三個墳穴分佈在各個墳墓的四周，裏面均空空如也。

李靖歎了口氣，把鋤鏟一扔，不再挖了。

小菊見狀，神色又變，不再恐怖了，卻格格一笑，「靖哥哥！你還不死心麼？這分明是孫婆婆老昏了頭，胡說八道而已！你不會再懷疑了吧？趁早回去，管這裝死弄神的把戲幹麼？」

李靖卻歎了口氣，苦笑道：「你以爲這是孫婆婆裝神弄鬼的把戲？」

小菊眼珠一轉，道：「不是麼？她說一百零八人均下葬於此，但棺墳俱在，卻空空如也，除了是她裝神弄鬼，玩甚麼把戲，還有甚麼解釋？」

李靖苦笑道：「有，還有一種解釋……」

小菊驚道：「甚麼解釋？難道這一百零八個死人，均變了殭屍跑了出去吸血麼？」

李靖緩緩的搖搖頭，道：「不對，屍體若成殭屍，須經三年以上時間，合適地土的重鍊，方勉强可以成形，短短半年，那是決不能成殭屍之形的。」

小菊奇道：「若連殭屍也不是，那還有何解釋？」

李靖歎了口氣，道：「那只有一種解釋，就是最不希望發生的，最恐怖的結果，卻不幸發生了！」

小菊神色驟變，渾身一抖，失聲道：「你是說那種殺人的活鋼鐵！」

李靖點點頭，默不作聲。

小菊咬牙道：「爲甚麼？你敢如此肯定？」

李靖歎了口氣，道：「因爲我聞到一種並非麝香的味道！」

小菊道：「這與那活……鋼鐵……有甚麼關係？」

李靖道：「麝香乃百味之王，普天下的味道，唯一可以穿破麝香味屏幛的，只有一種原料的氣味……」

小菊道：「那是甚麼？」

李靖道：「水銀！水銀的質地極重，因此其氣味亦唯一可穿透麝香的香味！而水銀若在人體內積聚，久而久之，便可令人體堅硬如鐵，再以其他藥物浸鍊，便可鍊成刀槍不入的活鋼鐵……此時棺內空空如也，亦只有一種解釋……」

小菊咬牙道：「你……你還有甚麼更恐怖的解釋？」

李靖苦笑道：「棺內空空如也，而且其餘棺木亦必定空空如也，那幾乎就可斷定，這一百零八位男丁，已被鍊成隨時可以出動殺人的工具，一百零八位堅如鋼鐵、刀槍不入的可怕殺手！這一百零八座墳墓和棺木，不外是掩人耳目的裝飾品！咦？那是甚麼！」

李靖正說着，他的耳目厲害，忽然見到數十丈遠處有黑影一閃，隨又聽聞夜行人飛掠的破空聲，不由心神一震，隨即向前一縱，把小菊護在背後。

但那黑影的掠勢實在太快，李靖剛把小菊掩在背後，那黑影便已掠到身前不足二尺，雖然空門大開，卻不知死活，起掌便向李靖的胸口拍來！

李靖內力雖强，但應敵招式卻平庸得很，他唯一能用的，只是他在玄天劍門學來的「玄天點穴法」，那大龍潭老人神妙的「八脈氣劍」招式，他就算記得亦無法施展，因爲他根本未懂運氣化劍的法門。黑影這拚命一掌拍來，李靖便弄得甚爲狼狽。

李靖若要閃避，憑他的內力輕功，自然並不太難，但他背後是小菊，他若然閃避，小菊必然中掌，她新傷剛癒，如何挨得一掌？李靖暗道，決不可令小菊再受傷了，因此他唯有冒險反擊，希望先發制人，化解這拚命的一掌。

李靖心念電轉，便挺立原地不動，右手併指，猛地向黑影的前胸大穴點去，他用的是「玄天點穴」招式，這是他此時唯一能用的招式，招式雖然不太高明，但李靖以他的內力貫於指上，若被點中，當世的絕頂高手，能挨得住不倒的，只怕也沒幾個。

李靖這一指出手奇快，黑影竟無法閃避，事實上黑影本就空門大開，也根本不打算閃避，李靖一點即中。只聽「砰」的一聲脆响，李靖自感猶如點中金石之上，硬如銅鐵，這一指竟然被反彈而回！

李靖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在龍山之上，天下武林精英盡出，也未見誰身負此等「穴如堅鋼」的魔功！

李靖一指無功，便根本無法再出第二招，因爲黑影那拚命一掌，根本就是拚着同歸於盡的招數，除非不能活動，否則，就算立斃其命，這一掌還是必然拍到！

李靖應敵經驗本就不足，乍逢如此可怕的拚命招數，更顯得手足無措，他腦中此時唯有一個念頭，拚着受這一掌，也莫傷了小菊！因此李靖不

但不避，反而前胸向前挺，以拚死的念頭去挨這拚命一掌。

小菊此時已然轉過身來，見狀不由失聲驚呼：「靖哥哥！小心！」

小菊話音未落，李靖的胸口已被拚命一掌拍中！

只聽轟然一聲悶响，李靖立刻倒退三尺，跌入小菊的懷中，一口鮮血噴在小菊的手上。但黑影亦立被李靖的護體眞氣震飛，呼的一聲撞在一座墳堆上，餘勢不止，又反彈而回，距李靖一丈遠處掉落，才一動不動，四肢平坦，竟如立刻睡着了一般！

李靖此時雖然受傷，口噴鮮血，但神智清醒，他目光所及，突見數十丈遠處，又有兩條黑影向這面飛掠，心中不由大駭，他向小菊低呼一聲：「你快逃！」忍着傷痛，向小菊送了一掌。

小菊不由自主，騰空而起，飛出十數丈遠，她此時已知李靖已然負傷，哪肯隻身而逃？她驚呼一聲，便翻身躍起，向李靖這面撲回，她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若李靖死了，她活在世上，也沒甚意思了。

但小菊卻撲了個空，她撲回原地時，李靖的身影已遠在百丈開外，向相反的方向飛掠，他後面緊隨兩條黑影，竟然毫不放鬆，就如李靖是兩條黑影的不共戴天的仇敵，拚卻千死百死，亦要置李靖於死地！這等如狠似虎爭相拚命的招式打鬥，小菊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就算作夢也不敢想像，世間竟有這種恐怖之極可怕之極的殺人死士！

小菊心神震蕩之極，她只牽掛着李靖的安危，但又自知自己是追趕不上，盼李靖折返回來，自己便拚死助力，令李靖脫險，就算不敵而死，也一同死去便了！

小菊背後，又有兩條黑影飛掠而至。本來此時小菊的內力大增，在冷靜時，她或會察覺，但她正處身心交疲，心思盡放在李靖身上之際，身後兩條黑影的輕功又奇高，因此她毫不發覺危機驟現。

小菊突聞身後微有異動，連忙扭頭一瞧，不由驚訝的低呼一聲道：「咦？是你們……」她的呼聲未了，身後的黑影便向她併指一點，把她迷穴封了，小菊立刻昏迷過去，「你們」似乎是她認識的，但到底是誰？小菊根本就來不及叫出。

兩黑影相視一眼，略高的一條黑影微微一點頭，另一條黑影便忽起一掌，向小菊的天靈蓋拍下！

就在此時，第三條黑影電射而至，見狀不顧一切，撲在小菊身上，竟以自己的身子護住小菊。黑影這一掌不由一震，但卻收不及，雖減了內力，但畢竟拍在第三條黑影的背上，黑影不由低叫一聲，一口鮮血噴在小菊臉上，小菊迷糊中，聽這一聲低叫，竟是女子的聲調，到底此人是誰？她卻無法分辨。因爲此時那略高的黑影見狀，便微一搖頭，伸手再點了小菊一指，把她的啞穴亦封了，小菊便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　＊　＊

李靖忍着傷痛，拚力飛掠，心道只要引開這兩條黑影，小菊便可安然脫險。他因此絕不停留，更不回頭，拚命向小菊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

身後那兩條黑影竟毫不放鬆，雖被李靖拉下一段距離，卻毫不以爲意，依然拚死追踪上來，其內力之强，竟似無休無止。

李靖若非負傷，要擺脫兩條黑影，倒也並非難事，但此時他的心脈已被震傷，氣血受阻，「后羿乾陽眞氣」便只能勉强發揮三成，這三成的內力雖然已足可獨步武林，但他深知，要殺他的黑影根本就非世人可以理喻，除非把自己也毀了，否則絕不會停止，這樣下去，自己終究難免力竭而死！

欲停下拚死一戰麼？李靖心知同樣是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無奈之下，李靖唯有狂奔逃走。

雙方再耗了一段時分，李靖已漸感心血浮蕩，他精於醫道，豈有不知此乃氣竭力衰的先兆？心中不由長歎道：「哎！世上竟有人鍊出這等殺人工具，我李靖死了原不算甚麼，但我是唯一知悉此事的人，亦是唯一可以設法破解的人，若我一死，武林各派勢將永無寧日，不知又有多少人頭落地了！李靖呵李靖，你決不能就此喪命！」

李靖一面狂奔，一面自思自歎，狂奔之下，不料噗的一聲，他袋裏的那瓶麝香竟掉落地上，摔得粉碎，一陣濃烈的麝香香味，登時四散飄逸。

李靖也顧不得麝香瓶被摔碎了，頭也不回，依然撒足狂奔。他深知若一停留，那兩條黑影便立刻把他纏上，而一旦纏上了他，那就必然至死方休了！

李靖拚着一口氣，狂奔了近十里，他忽然感覺，身後的破空厲叫聲竟然消失了。李靖心道莫非兩條黑影自知難以追及，竟自動折回？心中又一驚道，若被折回，那小菊豈非兇險之極？

他這般轉念，便不顧自己的安危，驀地停下，回身一看，不由目瞪口呆！

那兩條黑影在剛才麝香瓶摔破的地方，團團亂鑽，竟似向虛空發狂追撲！

怎的了？彼等莫非突然爆發另一種狂性？李靖驚奇的的暗道。忽然，一個奇怪的念頭浮上他的腦中，莫非是那摔破的麝香氣味，竟能擾亂彼等的狂性？

李靖不明白，世上有等狂性之物，向人追踪全憑氣味的條件反射，例如獵犬，只須嗅到某種氣味，便會循

味狂追不捨，一旦氣味消失，或某處該種氣味太過濃烈，牠便會立刻改變追踪的方向，轉而向氣味最濃的地方亂撲。因此有等被獵犬追踪的人，往往利用獵犬的這一弱點，在中途改變自己原有的氣味，終能擺脫獵犬的追踪。李靖忙中有錯，摔破了麝香瓶子，卻錯中有着，恰恰利用了上述擺脫獵犬追踪的原理。

李靖此時也不及細思，眼見兩條黑影似乎已失了追踪的方向，心中一寬，登時又想起小菊的處境。

他繞了一個大圈，避開團團亂鑽的兩條黑影，折返剛才遇險的山神廟後墳穴。但只見四野空蕩，除了厲叫的夜風，便一切寂然，休說不見小菊的踪影，就連剛才被他挖開的墳穴，竟也被人塡平，乍然看去，竟如甚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李靖不由又驚又奇，心中的震駭竟比乍見龍山絕谷，虬髯客冉冉上升更爲吃驚。

當今世上，誰有此神通本領，竟能一下子把一百零八人鍊成殺人工具？又誰能有此本領，無聲無息，便把輕功絕對不弱的小菊弄走？因爲李靖發覺，在他剛才所站的地方，除了原來的麝香味，地上竟有一個女子的香囊，而這個香囊，正是小菊的物品，李靖替小菊貼身療傷時，曾見過這個香囊，也是唯有李靖才知道小菊有這麼一個香囊。

小菊曾含羞帶笑的對李靖說，這隻香囊是當年陳後主贈給她娘親的，娘親又把它留給她，說是日後給夫郎的定情之物。至於陳後主爲甚麼贈這個名貴的香囊給小菊的娘親，（香囊據說是西域人進貢之物，帶在身上，便可長命百歲，更可保百毒不侵。）小菊的娘親沒向小菊說，小菊自然並不知道。至於小菊的父親到底是誰？小菊也根本不知，因爲她娘親替張麗華娘娘受死時，小菊只有五歲。

李靖心中一陣迷亂，一時間只覺腦中一片空白，這接踵而來的變故，委實太恐怖、詭秘了！

小菊必然是被帶走了，她留下的香囊便足以證明這點，因爲香囊是她深藏懷中之物，輕易不會丟失，她要告知的人亦是李靖，因爲只有李靖才知道她有這個奇特的香囊。

綁走小菊的，也必然並非追殺李靖的「黑影」，因爲李靖已可斷定，「黑影」出現的目的只有一個，這唯一的目的便是殺人，不論用任何手段，包括自殺。

小菊的失踪，顯然另有其人。但李靖在江湖上從未涉足，根本就沒任何仇家，帶走她的人是誰？帶走她的目的是甚麼？

李靖反覆思忖，他唯一可以解釋的是：有人已經發現他偵查寡婦村死人的事，因此搶先置他於死地殺人滅口，小菊不幸牽涉其中，因此也就成了對方的消滅對象，但爲甚麼卻沒有當場殺害她，而把她帶走？這其中隱藏着甚麼陰謀？要殺他滅口的人必然與寡婦村死人的事有關，但又是否帶走小菊的同一夥人？

而更爲恐怖的是，李靖此時已幾乎可以斷定，寡婦村一百零八位村民，從一開始便陷入一個殘酷的陷阱，最終變成可怕的鋼鐵殺手，而控制這一百零八位鋼鐵殺手的人，必定策劃着一個驚天大陰謀。但此人是誰？是甚麼驚天大陰謀？李靖卻根本無法查究！

李靖只覺得，他已陷入一隻可怕的魔掌之中，隨時隨地均有可能被殺，因爲當那些鋼鐵殺手出現時，當今世上，能夠逃脫的，只怕也沒多少人。他此時的處境，甚至比困身絕谷時更可怕十倍，因爲絕谷中的兇險還有跡可尋，憑他的毅力和意志還可以戰勝，但此時的兇險卻是來無踪去無跡，他孤身一人所要面對的，竟是比猛獸更可怕百倍的鋼鐵殺手！以及背後更恐怖的操縱者以及其中隱藏的驚天大陰謀！

李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當今武林，怎的變得如此可怕？剛出了一個梅花魔教，已把江湖弄得永無寧日，若再加上一個「鋼鐵殺手」陰謀組織，偌大江湖，豈非天昏地暗、天愁地慘！還有那甚麼反隋造反、龍晶珠、眞命天子等等的天下大事，嘿嘿，從武林到江湖，從江湖到天下，勢將熱鬧透了！

想到此處，李靖不由又有點自傷，暗道目下我已被逐出師門，被天下武林正派視爲叛逆，江湖雖大，卻無處容身，此後也不知何去何從，何處歸根！

李靖自思自傷，不由怔怔的呆住了。在下意識中，李靖希望小菊突然重返，他呆呆的等待着，直到微亮的黎明時份。

李靖歎了口氣，他知道小菊不會重返了。小菊的突然失踪，李靖才感到小菊的好處，例如在此時此刻，若小菊在他身邊，她必然很快就會想出主意，但現在剩下李靖自己，卻茫然一片，毫無頭緒。

李靖終於想出了主意，心道務必先設法救小菊出來，因爲若查出是誰帶走小菊，那「鋼鐵殺手」的事自然便有眉目的！李靖其實自己也知道，他不過是爲自己牽掛小菊的安危，尋一個先救她的藉口便了。

李靖打定主意，便翻身躍起。他體內的「后羿乾陽眞氣」果然是先古奇功，他在片刻之間的調息，剛才所受的輕傷及消耗的內力，竟已大半復原。

李靖向田林鎭方向掠去。因爲他發覺，他剛才奔進的方向是與田林鎭相反的方向，小菊自然是向田林鎭方向逃奔失踪。

李靖此時的內力已可提到五成，飛掠的速度便比剛才奔逃速度更快了近倍，不消二個時辰，便已掠回田林鎭。

此時天色已然大亮，鎭上人來人往，已甚見熱鬧。

李靖返回日夜旺客棧，直奔二樓客房，他心中忽發奇想，或許小菊機靈透頂，已返回房內，正等着他進來，好刮耳朵笑他一番。

但推門進去，客房裏面空空如也，留在房內，唯剩小菊浸浴用的藥液香味。

李靖心中不由一陣悵惘，直到此時，他才發覺，小菊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竟不遜於那刁蠻嬌野的梅花女！

李靖也無心再在客房逗留，他也沒甚麼行李執拾，轉身就走了出來，走下樓去。他走到櫃枱前面，向那掌櫃交代幾句，請他留意，若有一位姑娘到客店找他，便請她先上客房歇息，等他回來。李靖不退客房，寧肯每日白交一兩銀的空租。掌櫃見李靖出手闊綽，倒樂得眉開眼笑的答應了。

李靖走到街上，此時他也沒甚麼目的地，也沒主意，心中一片迷茫，也不知如何可尋着小菊失踪的線索。

李靖神思恍惚，忽然便撞在一位行人的身上。那是一位中年男子，氣得哇哇大叫，用本地話罵道：「冒失鬼！趕着去投胎麼！」

李靖被他罵得莫名其妙，不由苦笑道：「那你又趕着去幹甚麼？」

那人一怔，自忖自己也太匆忙，便不再罵人，語氣一鬆道：「你不知道麼？今早鎭東來了一位占卜大師，靈驗極了！」

李靖苦笑道：「那你大概是趕着去占上一卦了？未知如何靈驗？」

那人聳然動容道：「那占卦大師竟能把人的骨縫也瞧透了，失踪了二十年的兒子，亦被他一卦相中，天幸尋回！你說，你說，這豈非當世的活神仙麼！不說，不說，我有要事去求他一卦！你如不信，走去鎭東瞧瞧便知道了！」

這人說着，早已鬼趕似的向鎭東走去了。

李靖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若眞有人一卦便可替人尋回失踪二十年的兒子，那專幹替人尋妻覓子的營生也大可發財了！天下間哪有如此奇妙之事？

他心中好奇，不由便折轉身來，尾隨那人向鎭東走去。李靖忽然有一絲僥倖，若那占卦大師眞有尋人的能耐，或許可請他查一查小菊失踪的線索。

鎭東原來是一處市集，在街道的最闊處，擺滿了各等出售的貨物、食物。在靠近一座觀音廟的側邊，擺了一張便桌，便桌折疊起來便可掛在身旁，十分便利。

便桌上面，掛起一幅白布，上書「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個大字，白布下面，便是一位滿面鬍鬚的中年男子，前面已有多人圍着。

李靖遠遠的站在對面，心道這黑鬍子大概便是那占卦大師了，他倒十分坦白，擺明是靠此占卦賺錢生活，這比有等假惺惺的虛僞相士，顯見坦白多了。

此時那匆匆趕路，幾乎被李靖撞倒的中年男子，已飛快的擠到那占卦大師面前，道：「活神仙！你若相準了，我甘願給你十倍價錢！」

李靖雖站在十丈開外，但憑他的耳力，就算耳語他也可清晰聽見。只聽那黑鬍子相士眼皮微一抬，盯了那中年男子一眼，便冷冷的道：「凡事總有先後，你就算再出高百倍價錢，也不能越位而占！」

在黑鬍子身前等候的人，頓時騰起讚歎聲道：「先生處事果然公道！先到先占，理該如此！」

黑鬍子也不理衆人七嘴八舌，嘴角微微一笑，便把目光放回排在最前的一位婦人身上。他目不轉睛的盯着婦人，忽然微微一笑，道：「大嫂欲占甚卦？」

婦人道：「占一卦自身運命吧！」

黑鬍子笑笑，也不替她占卦，便道：「大嫂唇翹顴露骨骼粗，額凸目陷鼻勾曲，唇折牙偏毛髮旺，必然少時尅夫郎！又龍宮沖破三陽陷，人中平朧唇色黃，腰折聲嘶頭傾側，孤獨無子終生忙！如此刑夫尅子之相，不算也吧！」

黑鬍子話音甫落，後面排隊候相的人均面色詫異，有的忍不住便替婦人抱不平道：「普天下的相士，均是好話道盡，壞話深藏，此人怎的出言如此惡毒？他相的想必大大的不準！」

豈料那婦人瞪了發話的那男子一眼，不但不怨，反而淚流滿面，向黑鬍子深深一福，謝道：「多謝大師指點，小婦人沒齒難忘！」

黑鬍子自己亦有點意外，不由一怔道：「你謝我甚麼？」

那婦人哀聲道：「小婦人十五嫁入黃家，不料不出三年便夫郎夭喪！十九歲再嫁入陳家，一心只盼早生貴子，但苦候十年，竟一無所出，後夫亦不幸早亡……這豈非果然是刑夫尅子麼？小婦人尚望再嫁良人，但聽大師這般判決，已知此生無望，絕了那嫁人受折磨的苦楚，前半生糊塗受罪，後半生豈非可以稍享安樂麼？因此感謝大師指點迷津，小婦人委實感激不盡！」

婦人說罷，在卦桌上放下二錢銀，便欲離開。

黑鬍子一見，忙道：「貧道並未替大嫂占卦，大嫂付相金怎……？」

那婦人扭頭道：「大師不是說，相金先惠，格外留神麼？你既如此用心替小婦人指點迷津，且靈驗奇準，這

酬金是必定要付的了！」

此時李靖不禁又驚又奇，暗道這黑翳子果然有點本領，乍睹之下，便把人十幾廿年的往事亦挖掘出來了！

黑翳子見那婦人不但不因他的直判惡言動怒，反而千恩萬謝，心中亦不由暗奇，便忙把她喊住，道：「大嫂既執意付酬，這卦便破例爲你一占吧！」

那大嫂苦笑道：「小婦人已然認命，這卦占與不占，也無甚相干了。」

黑翳子不由點點頭，道：「大嫂其實也不必太過灰心，自古有道三分天命，七分人爲，命雖天成，但運氣可以憑自身努力衝破，貧道有一言贈與：莫道鐵樹不開花，莫道鐵棒不成針，誠之所至石亦化，堅之所致泥成金。大嫂務請謹記！」

那婦人低頭默記一遍，終於面露歡容，道：「大師之言不錯，小婦人命雖刑夫剋子，但大可發奮做人，以餘生之力，收養天下孤兒寡婦，日後豈非兒女成羣麼！」她說罷，向黑翳子多謝了，然後便神色泰然的告辭走了。

李靖此時不由暗自欽佩那婦人心胸的豁達，暗道那孫婆婆年已古稀，日後遺下那苦命孫兒，不知如何渡日？若能撮合這位大嫂與孫婆婆相依爲命，豈非各得其所麼？

這般轉念，李靖便走上前去，向那婦人打探，原來她叫孫二娘，家住田林鎮，當下李靖暗暗記住了。

* * *

眼見那黑翳子一連又替數人占了卦，均見歡天喜地，大概均奇驗無比。

李靖心中一動，心道何不上前一試？或者可尋到小菊失踪的線索。

待黑翳子的人客稍疏，李靖便走上前去，向那黑翳子俯身一揖道：「大師你好！」

李靖此時與兩年多前已判若兩人，不但長得身軀高大，而且目露藍光湛湛，就算相熟之人，也決辨認不出。

黑翳子乍睹李靖上前，神色略一怔，似想起一位舊識的影子，但仔細一瞧，卻又想不起，便搖了搖頭，不敢貿然相認，便淡淡道：「兄弟有何指教？」

李靖往四下一瞧，見再無旁人，才悄聲道：「尋人！在下欲尋一人，未知大師能指點一二麼？」

黑翳子微微一笑，道：「兄弟欲尋之人，是父母麼？兄弟姐妹麼？妻子兒女麼？」

李靖臉上一紅，悄聲道：「在下自幼父母雙亡，何來父母可尋？爹娘只生在下一個，兄弟姐妹自然無從尋起，至於妻子兒女，在下尚未娶妻，連妻也沒有，何來兒女去尋！」

黑翳子呵呵一笑，道：「既非父母，又非兄妹，更非妻兒，兄弟你究竟欲尋何人？」

李靖臉又一紅，悄聲道：「朋友！在下欲尋朋友！可以麼？」

黑翳子微微一笑，道：「是男朋友？女朋友？」

李靖臉色脹紅，咬牙道：「是……女朋友吧！不可以麼？」

黑翳子見狀不由一笑，點點頭，道：「這自然可以！但兄弟你沒瞧見上面那八字麼？」他手朝上一竪，指向那幅白旗。

李靖點點頭，道：「瞧見！瞧見！是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八字麼！」

黑翳子呵呵一笑，道：「是極！是極！兄弟果然耳目伶俐，一下子便瞧清了！既然瞧清了，難道尚無半點表示麼？」

李靖一聽，不由一怔，道：「甚麼表示呵？在下不是已說要尋人麼？」

黑翳子一見，不但不怒，反而樂得呵呵一笑，道：「好！好！果然尚是一塊璞玉！雖不懂世故，卻更覺可愛！好吧，你我相見，亦是有緣，貧道便破例一次，未收相金，先占靈卦便了！」

李靖這才明白黑翳子是開口先索酬金，他不禁歎了口氣，暗道這世道當眞複雜之極，世人見錢眼開，竟連這等世外活神仙亦在所難免！看來我李靖若缺了銀兩，在這世上當眞寸步難行！這般轉念，不由又想起小菊慷慨贈銀的一番心意，她這是處處爲我打算呵！他心中不由一陣惆悵。

黑翳子見狀，不由微微一笑，道：「兄弟想必爲相金犯愁了？好，好，既是有緣，貧道一發好人做到底，若兄弟誠心所致，這相金麼，呵呵，就免了吧！」

李靖奇道：「如何方算誠心？」

黑翳子微笑道：「這容易之極，但凡貧道所問的，兄弟你均須坦白直道，不得有半句虛言，這便是誠心所致了。若兄弟有任何隱瞞之處，貧道當可立刻判出，這卦像不但不靈，那相金麼，呵呵，便須加倍收取了！」

李靖無奈點點頭，道：「在下有求於大師，自然坦誠以對。」

黑翳子一聽，便微笑道：「兄弟欲尋的女朋友，是否兄弟你的心上人？」

李靖臉色不由一紅，怔怔的道：「甚麼心上人？她曾救過在下一命，在下也曾救過她，她待在下也算不錯，在下自然牽掛着她的安危，這又算不算是心上人？」

黑翳子也不由怔道：「她救過你，你又救過她，她待你不錯，你也牽掛着她，這到底算是女朋友，還是心上人？哎呀呀，連貧道也弄糊塗啦！好，這話題不算數，貧道再問你，你欲尋之人，姓甚名誰？時辰八字又如何？」

李靖一聽，不由苦笑道：「在下與她相處不足一月，如何知道她的時辰八字？」

黑翳子道：「那她的名姓呢？」

李靖道：「在下只知道她叫小菊，曾被一戶姓陳的人家收爲義女，但她的本名本姓，在下便不知道了！」

黑翳子一聽，不由又一怔道：「那你還知道她一些甚麼？」

李靖道：「不知道。」

黑翳子歎了口氣，苦笑道：「你甚麼也不知道，便欲尋她？你以爲貧道當眞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麼？」

李靖一聽，便洩了氣，亦苦笑道：「在下亦知道僅憑片言隻字，便欲算其下落，的確是强人所難。既大師如此說，在下只好另行設法打探了。」李靖說罷，站起身來，便欲告辭離開，他不想在田林鎮虛耗時間了。

黑翳子卻忽然把他喊住，他目注李靖，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急甚麼？雖然是片言隻字，卻也可從中推出一點線索！」

李靖一聽，不由驀地停住腳步，忙道：「大師可以推斷出甚麼線索？」

黑翳子略一沉吟，便道：「依兄弟所言，貧道唯有從一個『菊』字推算。菊者，花中之隱逸者也，此女必定是久已隱姓埋名之人，且心性高潔，不喜趨炎附勢，更不喜榮華富貴，乃女中隱士。又菊者乃米上之草，米乃富貴之相，草乃貧賤之相，因此此女必然出身富貴之家，但如今已淪落草野，猶如飄萍弱草，境況凄涼。再者菊中有曲若枷鎖，當主此女運命坎坷，受人羈困，身不由已，今生只怕難以掙脫出枷鎖網羅！」

李靖越聽越奇，暗道他從一個小小的「菊」字，竟隱隱點出小菊的出身秘辛，果然大有見地！但未知他所推算小菊的運命，當眞今生難脫枷鎖網困，悲慘如斯麼？這般轉念，李靖便不由急道：「大師說的當眞？大師還推算出甚麼？」

黑翳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僅憑一個小小的『菊』字，兄弟還嫌知道的不夠麼？貧道已竭盡所能，還能推斷甚麼！」他一頓，又歎了口氣，道：「單從這一個『菊』字，便知此女運命坎坷，災劫重重，又豈是兄弟你所能解脫？你若聽貧道之言，便趁早死了這條牽掛之心，今生今世休再提起，如此或可過得逍遙快活，否則，只怕連兄弟你也被捲進她的運命災劫中去了！」

李靖一聽，卻嘿嘿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已九死一生，這小小兇險災劫，倒也嚇不倒在下！在下可惜的只是不知她被困之處，否則，在下早已決然捲入她的運命災劫中去了！大師若以此相勸，只怕徒費唇舌。」

黑翳子一聽，不禁微微一笑，道：「兄弟如此牽掛於她，爲了她，竟甘願捲入災危兇險，她在你心中的份量，還不算是心上人麼！」

李靖被黑翳子說得臉上一紅，便不想再與他虛耗時光了，他在懷中摸出一兩銀子，擲在卦桌上，便欲離

去。

黑鬍子見李靖去意甚決，便又呵呵一笑，道：「兄弟留步！貧道尚知道……」

這話果然立刻又把李靖扯住了，他忙道：「大師還知道甚麼？」

黑鬍子微微一笑，道：「貧道還知道你的名字姓李名靖！乃被逐出師門的武林正派叛徒！是麼？」

李靖一聽，神色不由一楞，凝神戒備道：「你……大師你怎的知道？」

黑鬍子呵呵一笑，忽然把卦桌、白布一收掛在腰畔，道：「兄弟欲知究竟，便隨貧道入廟燒香去！」

黑鬍子說罷，也不理李靖是否跟隨，先就轉身走入後面的觀音廟裏去了。

李靖又驚又奇，暗道這黑鬍子到底是誰？怎的如此神通，連我的底細亦挖出來了？莫非他與小菊的失踪有關連麼？

李靖這般轉念，便立刻尾隨黑鬍子走進觀音廟裏。

李靖緊盯着前面黑鬍子的身影，憑他的目力，黑鬍子欲想在他的眼皮底下逃脫，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黑鬍子一直朝裏殿走去。此時尚是上午，進廟燒香的人絕少，偌大的觀音廟，便只有三數個人而已。

李靖跟着黑鬍子，突然只見他伸手向前，往臉上一抹，隨即轉過身來，望着李靖呵呵一笑，道：「兄弟！你看看我是誰？」

李靖一看，只見黑鬍子已變了一個年約三十的青年道士，神清目朗，大有道骨仙風，腦中立刻閃出一個人來，不由驚喜的大叫道：「你……你不是那道兄徐茂公麼！」

黑鬍子登時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別來無恙！」

李靖又驚又喜又奇，他正感孤身力弱，乍逢徐茂公，就如見了親人一般。他走前一步，一手執着徐茂公的手，急道：「徐兄怎會在此地出現？扮成那黑鬍子幹麼？在龍山之巔你無恙麼？那龍晶珠尋回沒有？虬髯客沒把你擄去麼？」

徐茂公一聽李靖衝口而出，臉色不由一變，忙把李靖拉到殿中的暗處，小心的往四下一瞧，才悄聲道：「李兄弟噤聲！愚兄身邊危機四伏，稍一洩露身份，便連李兄弟你也連累了！此地非說話之處，你先出去，在鎮中的醉仙樓等我，我稍後便到！」

李靖深知徐茂公並非說謊之士，處事極爲愼重精細，他既如此說，便必有他恐慌的理由，當下便不敢大意，點點頭，便獨自先走出觀音廟，然後向鎮中的醉仙樓走去。

醉仙樓是田林鎭一座著名的酒樓，據說裏面所賣的酒乃千日醉，意思是說，任何客人喝了這酒，便千日回味，終究要巴巴趕回，再賞一杯。

李靖走進醉仙樓，果然人頭湧湧，所有桌椅幾乎已被客人坐滿。好不容易，李靖才在樓正中的一張破桌上尋到位置，但四面人聲喧嘩，甚是熱鬧。

李靖不禁暗暗皺眉道，徐茂公大概選錯了地方，如此熱鬧之所，哪能保住他的行藏？

李靖要了一壺碧螺春，便獨自淺嘗起來。碧螺春是此地名貴的茶種，茶色碧綠，入口香滑，輕斟慢賞，最能解愁消悶。

剛喝了小半壺碧螺春，徐茂公便悄然趕到了，而且很快就尋到李靖。他此時又換了另一副面容，非徐茂公，亦非黑鬍子，而是一位白臉走方郎中，身邊的卦桌白布卻不見了。

李靖待他坐下，不由又驚又奇，悄聲道：「徐大哥，你到底可變幾副面孔？」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隨機應變，因勢而定，多多益善，小小無拘。」

李靖奇道：「徐大哥原來精於變形術麼？」

徐茂公低笑道：「李兄弟！這不叫變形術，該叫易容術！在江湖行走，若沒幾套功夫，那便寸步難行了！」

李靖替徐茂公斟了一杯碧螺春，徐茂公卻叫了一壺千日醉，道：「若入醉仙樓，不叫千日醉，豈非進寶山而空手回麼？」

李靖道：「徐大哥來田林鎭，乃爲飲酒麼？既然如此，又何必刻意掩飾行藏？」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李兄弟若不飲千日醉，進醉仙樓幹麼？不說別的，單憑此點，人家便立刻知道你另有目的了，你又如何可以掩飾行藏？」

李靖道：「如此喧嘩熱鬧的地方，如何可保行藏不露？」

徐茂公道：「李兄弟有所不知，越是喧嘩的場所，越是方便說話的地方。」

李靖奇道：「爲甚麼？」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你我的聲音只是千分之二，欲在千中尋二，李兄弟以爲這很容易麼？」

李靖一聽，不由一笑，心道徐茂公不愧慣走江湖，世人的弱點都被他瞧破了！

李靖忙道：「徐大哥上田林鎭，既擺開門面占卦賺錢，爲甚麼又神神秘秘，刻意掩飾行藏？莫非另有目的麼？」

徐茂公一聽，喜道：「好呵！李兄弟一別兩年多，竟也會用心思索了！」

徐茂公一頓，又壓低聲音道：「實不相瞞，徐大哥此番行走田林鎭，的確另有目的！」

李靖忙道：「是甚麼目的？徐大哥能否一告？」

徐茂公低聲道：「李兄弟知道龍山之事麼？」李靖當時一直隱身，徐茂公因此有此一問。

李靖點點頭，道：「當時羣雄競逐

龍晶珠，均欲當眞命天子，其後梅花教諸人現身，另起紛爭，然後有虬髯客携李姓少年人出現，奪龍晶珠及挾李姓少年人而去，不久，徐大哥你也失踪了！」

徐茂公點頭道：「原來李兄弟當時亦在龍山之上，當時徐大哥眼見人珠均失，無心再在龍山逗留，便悄悄的下山去了！」

李靖道：「龍晶珠及李姓少年人均被虬髯怪客奪走，徐大哥爲何不追？莫非那虬髯怪客便是龍晶珠的主人，是當世將出的眞命天子？」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非也！那虬髯怪客，據徐某所判，僅是一隅之王，並非天下之君，如何可算眞命天子？」

李靖道：「那徐大哥爲甚麼不去追踪？那虬髯怪客奪得龍晶珠，說不定便脫胎換骨，把當今皇帝除了，然後取而代之，豈非眞命天子？」

徐茂公苦笑道：「當日那虬髯怪客現身，李兄弟既然目睹，便知他的武功的厲害，能在萬丈絕谷中從容來去的人，當世之中能有幾個？徐某武功低微，如何追踪上去？就算追上了，亦不外替虬髯怪客增多一件戰利品而矣。」

李靖奇道：「徐大哥爲何又成了戰利品？」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龍晶珠雖乃天地龍氣所聚的至寶，但尚須運用得法，以及自身根基緣運相配，方有大用，輕則立成巨富大貴，重者魚躍龍門，一舉而爲帝皇。虬髯怪客不明其理，自負武功蓋世，奪珠劫人，眞命天子便非他莫屬，此舉雖逞一時得意，但終亦徒勞無功。」

李靖點點頭，道：「那小弟明白了，龍晶珠雖然神妙，但若無奇方妙法運用，得之亦無大用，而當今世上，唯徐大哥你懂得如何運用，因此，徐大哥便成了天下羣雄爭奪的奇寶！」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李兄弟說的不錯，龍山之會，徐大哥失人失珠，毫無建樹，全盤落索，不但如此，更成了天下羣雄眼中的活寶！」

李靖道：「徐大哥成了奇寶，那是人人均珍而重之的，徐大哥又何必詭秘隱踪？」

徐茂公苦笑道：「兄弟若以爲奇貨可居，那就錯之極了！如今我才知道，成了奇寶的苦處！因爲人人均欲佔而有之，所用的手段那是無所不用其極，爲爭奪徐某，先後已有十位武林高手撕殺火併，有兩位僥倖生還，其餘八位竟不幸嗚呼！徐某在那場火併中，亦幾乎身首異處，因爲那些武林高手簡直不可理喻，不能得之，便毁了才心甘，徐大哥爲了避難，這兩年多來，居無定所，行踪飄忽，幸藉易容術，多次險中逃脫，每日每時，幾乎均在刀口下過活，李兄弟你說，這日子好過麼？」

李靖不由亦苦笑道：「按徐大哥這般說，那委實難過之極了！但小弟尚不明白，徐大哥既要遁跡避難，爲何又擺開門面，替人占卦算命，四處張揚？」

徐茂公長歎一聲，道：「兄弟有所不知，這是徐某目下唯一可行之策了！龍晶珠與李姓少年人均被奪走，徐某尋眞命天子，以除當今暴君的心願全盤落敗，若不四出打探，如何尋回人珠？如何除得當今暴君？因此雖然兇險，但也只好勉爲其難。」

李靖奇道：「龍晶珠既然如此神妙，徐大哥爲此焦慮，那也不足爲奇，但那李姓少年人被劫持，他與徐大哥素昧平生，徐大哥又何必爲此憂心如焚？」

徐茂公眼神一亮，悄聲道：「李兄弟知那李姓少年人的來歷麼？」

李靖搖頭道：「那日他在龍山，被虬髯怪客挾着從絕谷冉冉而上，其後又被劫走，驚鴻一現，小弟如何知他來路？」

徐茂公點點頭，道：「那虬髯怪客龍晶珠既然到手，爲甚麼又把那少年人劫走？」

李靖奇道：「是呵！虬髯怪客志在奪珠，珠既到手，還劫走那少年人幹麼？這疑問，不但小弟欲知，就連當日龍山上羣雄，許多人只怕亦大惑不解。」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愚兄當日下了龍山，便立刻前去多方打探，終於查出眉目！原來這少年人，果然出身太原李姓一族，其父名叫李淵，乃當朝的太原留守，與當今隋煬帝竟是表親關係。少年人姓李名世民，乃李淵的二子，李世民根基深厚，又適逢其會，隱合天機之兆，若徐某所斷不差，此人正是龍晶珠的當然主人，當今世上，唯他才是百年難出的眞命天子！」

李靖一聽，恍然悟道：「原來如此！難怪虬髯怪客把他劫走，他只須把李姓少年人殺了，龍晶珠便非他莫屬，進而便可一躍而爲眞命天子了！這李姓少年人危矣！」

徐茂公道：「這又不然，因爲虬髯怪客據徐某觀之，倒不失爲一隅之王，其人心性豁達，斷非嗜殺之人，除非天兆突變，否則，李姓少年人可保有驚無險！」

李靖大奇道：「是甚麼天兆？」

徐茂公目注李靖，暗道他乃運數中人，向他略示一二，倒也無妨，便微微一笑，道：「當今皇帝姓甚名誰？」

李靖道：「當今皇帝姓楊名廣，乃一等一的暴虐皇帝！」

徐茂公又微笑道：「楊花敗李花開！兄弟領悟其意麼？」

李靖略一沉吟，便恍然道：「楊花自然並非垂楊之花，當暗指當今皇上楊廣，李花自然亦暗喻有一李姓之人

，將取楊廣以代之！這豈非暗示天下行將大變的世局麼？」

徐茂公一聽，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李靖果然不愧乃運數中人，天機略示，便即悟醒。當下他微微一笑，道：「李兄弟所言，千萬莫輕易洩之，隱藏心中便了。」

李靖此時已明白徐茂公的一番苦心，不由苦笑道：「徐大哥一心一意欲除暴君，以拯救天下蒼生，其志可嘉可敬，但憑徐大哥孤身一人，如何鬥得過楊廣的千軍萬馬？」

徐茂公猛一咬牙，決然道：「鬥不過亦要鬥！目下天機已現，天羅地網，已露缺口，只要眞命天子現世，振臂一呼，天下羣雄自會依附，集天時、地利、人和，則暴君必除，暴政必去！」

李靖道：「徐大哥不畏艱險，現身江湖，原來胸懷大志，欲結集天下有志之士，可敬可佩，可惜小弟區區微力，也難助徐大哥甚麼。」

徐茂公微笑道：「欲救蒼生，欲除暴君，欲去暴政，武功固然必備，但才智亦不可缺少，若徐大哥所料不差，兄弟你日後必成氣候，武略才智兼備，前途成就必將無可限量！但切勿急於求成，一切隨機應變便是。」

李靖苦笑道：「小弟目下危機四伏，生命朝夕難保，還敢奢望甚麼成就前途麼？小弟但能救出小菊姑娘，便於願已足矣！」當下把他別後的事略略說了，至於他在絕谷中歷練，他心道便說出來徐大哥也不太懂，便略去不說。

李靖所說的，卻已足令徐茂公目瞪口呆，急道：「照兄弟所說，你懷疑寡婦村一百零八位男丁，均被某個詭秘幫會鍊成無堅不摧的鋼鐵殺手？」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徐茂公不敢置信道：「你是說，那是一批尚有生命，但精神被制，身硬如鋼鐵，以殺人爲唯一目的可怕怪物？」

李靖苦笑道：「這是先師藥典中曾有記載的，是也不是，小弟目下尚未敢斷然確定。」

徐茂公沉吟半晌，又道：「依你估計，那幕後主人，鍊就這批鋼鐵殺手的目的是甚麼？」

李靖苦笑搖頭道：「不知道。」

徐茂公又道：「這批鋼鐵殺手的目標是誰？」

李靖又苦笑搖頭，道：「不知道。」

徐茂公急道：「武林中除李兄弟和你那位小菊姑娘外，尚有誰見過這類怪物？」

李靖依然搖頭道：「不知道！」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那你知道甚麼？」

李靖道：「我只知道這批鋼鐵殺手一旦現身江湖，那就必然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徐茂公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道：「李兄弟之言不錯，怪物現身江湖之時，便是武林大亂之日，這幕後主人便呼之欲出了！」

李靖一聽，大奇道：「徐大哥已知幕後主人是誰？」

徐茂公微笑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若武林一旦大亂，只對兩種人有好處！第一種是當今朝廷，武林大亂，他們可以亂中取勝，各個擊破。第二種是力量弱小，但野心奇大的人，武林大亂，他便可以從火中取栗，控制武林，爲其驚天野心效勞！」

李靖苦笑道：「徐大哥之言自然不錯，但到底是誰？何方人？藏身何處？」

徐茂公歎了口氣，「我怎知道？你以爲我眞的是活神仙麼？」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那徐大哥替小菊所測的，是否眞有其事？」

徐茂公點點頭，正容道：「徐某所判，句句屬實，當時我已瞧出你便是李兄弟，只是不敢貿然相認吧了！實不相瞞，這小菊姑娘徐某雖未見過，但依此字相，的確身世神秘莫測，且處境兇險，終生坎坷，兄弟你救她一次，豈能救她百次、千次？此事務須愼而處之！」

李靖淡淡一笑，決然道：「小弟並無笑傲天虹大志，對生死也不甚看重，我只知道小菊姑娘身世可憐，且有恩於我，若她有難，小弟不去救援，豈非豬狗不如？莫道救她十次，百次，便千次，萬次，只要小弟知道了，便決不能坐視不救！」

徐茂公一聽，知李靖的牛脾氣又發作了，他的牛脾氣發作，便有十條大漢也扯他不動。

不由微微一笑，道：「兄弟對這小菊姑娘果然夢掛魂牽，但你那梅花妖女，兄弟便忘記了麼？若她有難，又將如何？」

李靖臉上一紅，冲口而出道：「若她有難，李靖自然捨命以赴！」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哎呀我的好兄弟，你到底有幾條命了？又能救得多少位有難的姑娘？」

李靖臉色脹紅，道：「有甚麼多少的？不外是梅花女和小菊兩位姑娘吧了！」

徐茂公目注李靖，呵呵一笑，道：「並非徐大哥有意取笑，李兄弟命帶桃花，日後尚不知有多少姑娘鍾情於你，屆時就看你如何處之了！」

徐茂公一言，把李靖弄得耳根亦紅了，他急道：「我，我豈是那等見色心喜的採花大盜？」

徐茂公樂得哈哈大笑，道：「命帶桃花，那是李兄弟你的艷福，又豈可與採花大盜相提並論？好，好，不說了，徐大哥且問你，兄弟日後有何打算？」

李靖想了想，不禁苦笑道：「小弟已被逐出師門，被武林正派視爲叛逆，江湖雖大，又何處可去！何處可容？小弟打算先設法救出小菊姑娘，若能夠的話，查清寡婦村男丁被害的秘密，還他們一個公道，從此便隱姓埋名，以醫道行走江湖，終此一生便了！」

徐茂公見李靖如此灰心，不由一怔，但隨即又悟道他飽受折磨，甫出絕谷，又遇此驚天變故，一時間難通世務，灰心洩氣，那原是人之常情，不必過於執着。徐茂公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兄弟雖被逐出師門，但我輩中人，行事處世，但求上無愧於天，下無負於地，中無違江湖朋友道義，也便是了，公道是非，後人自會評說，理它作甚？」

李靖心中一動，暗道是呵，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雖然被逐出師門，內力盡失，但在絕望之時，卻疊逢奇緣，先是有幸承納「無名大聖手」的醫道眞傳；誤陷絕谷，自忖必死無疑，卻又喜獲「后羿乾陽神功」心法，不但內力盡復，且看來大勝往昔，這便是絕處逢生，禍中有福的道理了，看來凡事不必過於執着，隨機應變，隨遇而安便了！

李靖飽歷苦難，疊遭奇遇，終於悟出在江湖如何行走處世的道理，再經徐茂公的從旁提點，便徹然而悟，一反往昔少年時代的執着。

＊　＊　＊

徐茂公見李靖默然不語，臉上忽紅忽白，知他正處心神交戰的境地，又知他悟性甚高，只須略加提點，便足以領悟。徐茂公於是微微一笑，也不去打擾他，獨自淺酌起千日醉美酒來。

就在此時，忽然一串說話聲傳進徐茂公的耳內，他不由凝神捕捉。

「老子騙你便是狗熊！老子的確親眼目睹那虬髯怪人，手中挾着一位少年人，竟向海心的船上凌空躍去！老天，那船距岸上竟達數百丈遠呵！」

說話之人，是一位粗眉大漢，面色黑紅，一望便知是一位久走海上生涯的漢子。

粗眉大漢身邊，坐着兩位勁裝男子，目中精光閃爍，不必細看，亦知是武林中人，而且身手不弱。勁裝男子一藍一灰，那灰色勁裝的男子一聽粗眉大漢的話，不由呵呵一笑，道：「蘇二！你綽號乃浪中蛟龍，久走海面，竟也相信，隔了數百丈，還挾着一人，從岸上凌空躍到船上，你那時必定是白日作夢，以夢境當眞了！」

粗眉大漢怒道：「老子那時清醒得很，如何是白日作夢了？」

藍色勁裝男子亦笑道：「休說他不信，你就殺了我的頭，我也不信！凌空飛渡數丈，那也不難，小弟自信亦勉強可達；飛渡數十丈，那已是武林絕頂高手，當世之中，只怕少之又少，若飛渡數百丈，那豈非成了騰雲駕霧的活神仙麼？那是決計難以相信的！」

那粗眉大漢蘇二歎了口氣，苦笑道：「當時我亦不信，只見那虬髯怪人挾着一人，向數百丈外的海心一躍，竟已達十數丈，這時他的身形一沉，他便向海水突拍一掌，海水登時沸騰起來，他的右足猛地一點浪花，藉着一點浪花的托力，竟又向前飛掠十丈！就這般連拍十數丈，連點十數浪，他的身形便已抵那海心之船不遠，此時他突然連拍數掌，海浪激湧，他竟然踏浪而行，猶如天兵神將現身海上，到得船邊，海浪突然升高，虬髯怪人便一步跨上船上甲板去了！我當時清醒得很，但也以爲自己在作夢，連忙狠狠的扭了一下大腿，大爲疼痛，顯然並非作夢了！」

那藍灰勁裝男子也聽得入了迷，忙道：「不錯！若見疼呵，那便並非作夢了！」

粗眉大漢蘇二卻又道：「但接着我又以爲自己在作夢了！因爲我只聽後面風聲乍響，扭頭一看，原來見一僧一俗兩位老人降臨海邊。那僧人一見，便搖頭苦笑，神色甚爲欽佩，那俗家打扮的老人卻恨得咬牙哇哇大叫，隨手向海中亂指，指風到處，岸邊巨石爲之斷裂，海水激騰而起，滋滋作響，猶如赤紅鐵棒射入海水中！想必是欲追那虬髯怪人，但隔了數百丈遠，顯然力有不逮，卻不甘心，藉海水洩憤！我一看，幾乎嚇得昏了，心道那指風若射到人的身上，那豈非立刻被燒穿數十個大焦洞麼！」

那粗眉大漢說到此處，似乎心有餘悸，突地曳然而止。那藍灰勁裝男子，也怔怔的發呆，猶如聽到活生鬼魅的出現。

此時徐茂公已知道那虬髯怪人是誰了！他正欲向李靖發話，李靖卻已扭過頭，微笑道：「前面逃的人必定是挾人劫珠的虬髯客！後面追的，除了達摩禪師和大龍潭老人，當世之中，只怕已沒人敢追那虬髯怪客了！」

徐茂公忙悄聲道：「李兄弟原來你也留意着麼？」

李靖笑道：「那三人的聲音直往小弟耳裏鑽，那是趕也趕不掉的。」

李靖並非說笑，因爲他此時內力，當時之中已無人可及，耳力之强，也非常人可以猜度，徐茂公雖因張靑奴的誤助，體內已有「圓月神功」潛伏，但「后羿神功」畢竟勝於「圓月神功」，因此徐茂公能聽到的，李靖雖不留意，但也聽得一淸二楚。但此事李靖並沒向徐茂公提及，因此他自然不知李靖有此奇遇。

徐茂公此時也無心與李靖說笑，他驀地站起來，便向粗眉大漢蘇二走過去。

他向蘇二作了一揖，低聲詢問了幾句，那蘇二似不大樂意，徐茂公便

忙從袋裏摸出占卦賺來的銀兩，放了一錠五兩在蘇二面前。蘇二這才哈哈一笑，低低的說了幾句甚麼，徐茂公凝神細聽。

末了，只聽那粗眉大漢蘇二道：「你好意請客，老子自是卻之不恭，因此知無不盡，都告知你了，豈料這驚人一幕，竟如此價值連城，就是說說，便值五兩銀子！但老子奉勸你一句，你打探只管打探，但若想去追截那怪人，那就當真是痴人說夢了！」

徐茂公笑笑，便走了回來。他也不及向李靖細說，趕快招呼店小二結了賬，便扯着李靖走出醉仙樓。

李靖不禁微笑道：「徐大哥打算下海去麼？」

徐茂公一聽，不由一怔，道：「兄弟你怎知道？」

李靖道：「剛才那粗眉大漢已把下海的路逕，向你細說了，你自然是急着下海追那虬髯怪客，不然，你打探得這般詳細幹麼？我還知道，那粗眉大漢道，租一艘船下海，起碼要二百兩銀，徐大哥哪來這大筆銀兩？」

徐茂公又驚又奇又喜，道：「好呵！李兄弟！原來你的耳力，竟比徐大哥還强多了！若蒙兄弟相助，這追尋之事，便方便多了！」

李靖笑笑，道：「小弟又並沒答應，與徐大哥你一道下海追踪！」

徐茂公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為甚麼？」

李靖道：「徐大哥下海，乃為追索龍晶珠和那甚麼真命天子，憑大哥之力，就算加上小弟，區區微力，欲在虬髯怪客手上奪回人和珠，那豈非真箇白日作夢麼？二來小弟並無大哥笑傲天虹的大志，就算那李姓少年人真的是真命天子，也與我無涉，犯不着去為他賣命！三來小菊姑娘已失踪一日一夜，若不盡快救她出來，只恐有甚不測，教小弟如何心安？因此，這下海之事，小弟是不會去的了！」

徐茂公一聽，歎道：「區區一位小菊姑娘，難道重於堂堂一位真命天子麼！」

李靖凜然道：「就算這位真命天子日後必為帝皇，那又怎樣？皇帝是人，難道草野民女便非人麼？若徐大哥要小弟趨炎附勢，那就恕小弟不從了！」

徐茂公一聽，這才知道自己情急之下，竟惹翻了他這位小兄弟的牛脾氣，心中不但不怒，反而暗暗喜道：「徐某果然沒瞧錯，此人委實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若能結集多幾位李兄弟般的人才，反隋大業便大有希望了！」徐茂公心中這般轉念，不由便微微一笑，道：「然則李兄弟如何才肯隨我下海？」

李靖想了想，道：「若把小菊姑娘救出來了，小弟雖不大樂意，但礙於徐大哥的顏面，無奈便隨大哥你走一遭便了！」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李兄弟剛才已聽清路逕，下海之途是否向西而行？」

李靖點點頭，道：「不錯！」

徐茂公微笑道：「假如我說，下海之途便是追尋小菊下落必走之路，兄弟你信不信？」

李靖一怔，道：「真的麼？徐大哥沒騙我麼？」

徐茂公呵呵一笑，悄聲道：「徐大哥問你，小菊姑娘的『菊』字，向哪面開口？」

李靖想了想，道：「上北下南，右東左西，『菊』東、南、北皆封閉，唯向西方有出口，這與救人有甚麼關係？」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東、南、北三面皆閉，即毫無出路之口，向西開口，西面即為『菊』字的出門，由此，李兄弟明白了麼？」

李靖略一沉吟，即恍然悟道：「徐大哥是說，向西而行可救出小菊姑娘！而下海的途徑又恰恰向西，救真命天子與救小菊的方向，竟不謀而合！」

徐茂公點點頭道：「李兄弟所言不差，但世事多變，何況天運？能否救出小菊姑娘，徐某委實並無多大把握。」

李靖一聽，喜道：「但有一線希望，小弟自然不會錯過！徐大哥原來計劃週詳，倒是小弟魯莽冲撞了！徐大哥休怪！」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不怪你，不怪你，只怪徐大哥剛才情急之下，未及細說。李兄弟既無異議，這便成行了！」徐茂公一頓，忽然又皺眉道：「此地西行，距海邊尚有百里，沿途使用花費不少，租船又需二百兩銀，尚不包船上食用，這使費銀兩，倒需事先籌謀。」

李靖笑笑道：「銀兩之事，不必徐大哥費神，小弟得物無所用，這便拿去救人便了！」李靖說着，在身邊摸出那張二千兩銀票，遞給徐茂公。

徐茂公一見銀票是二千兩，不由一怔，道：「李兄弟，不見兩年多，你竟變成富翁了？怎的如此闊綽，出手便是二千兩？」

李靖苦笑道：「此乃小菊所贈，今日用以救人，只怕連她自己也想不到。」他把小菊當玉鉅之事，向徐茂公說了。

徐茂公心中又驚又喜，不由道：「這玉鉅乃南朝後主宮中之物，莫非小菊與南朝陳後主有莫大牽連麼？這與徐某的測字，倒不謀而合了！而且這姑娘連家傳之寶亦肯慨贈，她對兄弟的用心良苦，已絕非普通朋友可比，兄弟你倒不能辜負了她一番心意！」

李靖苦笑道：「目下豈能想及其他？先把她救出來再說便了！」

徐茂公與李靖一道向西而去。路經鎮西的藥店時，李靖走上前去，買

了一套走方郎中用的道具。

徐茂公道：「兄弟買這些刀、針幹麼？」

李靖笑笑道：「沿途之中，但有人缺醫少藥，急待救援，小弟既有醫術在身，為甚麼不稍作效勞？」

徐茂公一聽，不禁呵呵一笑，道：「那好呵！你我二人，一為占卦先生，一為走方郎中，江湖的營生，倒被我等做盡了！」

天機玄妙 奇緣巧合

兩人說着，一直向西面而去，不久便出了田林鎮。

這一路向西行進，眼看已走了四五十里，但沿途多方打探，均沒有小菊姑娘的任何動靜，李靖不禁暗暗焦急起來，暗道，再向西行五十里，便是海邊，若一旦下了海，追尋那甚麼真命天子和龍晶珠，生死未卜，能否返回機會甚微，如此一來，小菊姑娘豈非長困絕境麼？

徐茂公見李靖漸而默默無言，似有滿腹心事，知他必因小菊之事焦急，卻也不去理他。

這天傍晚，兩人只顧趕路，當兩人走出一條大道時，卻見前面一片密林，密林廣佈近數十里，若要西行，勢必穿林而過。

徐茂公暗暗犯愁，心道此時已近天晚，入林未出，黑夜便已降臨，漆黑之中，處身密林，豈非兇險得很？

李靖一見密林，卻心中一喜，暗道我替小菊療傷便在密林，此時密林突現，莫非果然有她的踪跡出現？

李靖這般轉念，他的傻氣又來了，扯着徐茂公，便向密林走去。

徐茂公驚道：「漆黑之中，身處密林，若逢巨蟒猛獸出沒，我二人豈非成了彼等點心？」

李靖決然道：「是福躲不過，是禍逃不脫，怕怎的？走啊！」李靖說着，已大步向密林走了進去。

徐茂公被李靖扯着，身不由己便亦走進密林中去。李靖不經意中，手上已貫注二成「后羿乾陽真氣」，徐茂公如何掙脫得出李靖的手腕？

豈料李靖所握的，竟是徐茂公手腕的太淵穴，太淵穴屬太陰肺經，徐茂公體內潛藏的「圓月神功」恰恰亦屬「太陰神功」，因而徐茂公的太陰肺經真氣特別充沛，太淵穴則恰為太陰肺經的門戶，形如無底深淵，「陰吸陽」，李靖的「后羿乾陽真氣」屬剛陽之氣，他此時不經意貫注的，又只有二成真力，比徐茂公手腕上的太淵穴上潛藏太陰真氣稍弱，一强一弱，一陰一陽，李靖的「后羿乾陽真氣」竟被徐茂公的太陰真氣所吸，經太淵穴流向太陰經脈。

李靖但覺手腕一麻，不由自主，乾陽真氣便貫注四成，流向徐茂公太陰肺經的乾陽真氣因而更為猛烈，怔怔的竟說不出話來。

徐茂公手腕被李靖握着，那還掙脫得出？他歎了口氣，暗道：「李兄弟若把此決心勇氣投在反隋大業上，輔助真命天子，他日封王拜將，簡直易如反掌！可惜他只是投在一位姑娘的身上……」

徐茂公轉念未畢，就在此時，卻突感手腕一熱，有如火灼，熱氣騰騰上升，竟沿手臂，再入胸肺，只感熱氣攻心，難受之極，但手腕被握，卻越來越緊，掙脫不出，心中大駭之下，竟也口不能語。

李靖與徐茂公此時均身不由己，不知如何能脫，如此下去，不消一個時辰，李靖必然真氣洩盡，虛脫而死，徐茂公則如火爐入胸，登時爆裂而亡！

* * *

此時天色已漸暗黑，密林之中更已漆黑一片，伸手難辨。

兩人心中均仍清醒，皆暗道：怎的了？莫非這密林隱隱鬼魅，入林便皆中邪而死麼？徐茂公空有一身玄術，雖知中邪，此時卻難以施展，心中不由暗暗叫苦。

就在此時，在兩人對面的一棵樹上，一團黑影被驚動了，便向密林深處躍去，中途卻要飛越兩人頂部。黑影剛欲掠過，卻身不由己，掉了下來，恰恰落在李靖和徐茂公手腕相搭的中央！

原來此時兩人均處陰陽激戰交滙的生死關頭，陰陽兩股氣已漲漫四周，何等厲害，黑影毫無防備，便登時被扯跌下來。

黑影落在兩人手腕之間，陰陽兩股真氣登時反撞而起，砰的一聲，把黑影彈出三丈之外，落在地上，已一動不動！

徐茂公被黑影一撞，手腕突受反震，這才猛地鬆脫開來，站不穩，呼的一聲，撞退三尺，一跤摔在地上。

李靖怔怔的站在原地，不明所以，腦中一片茫然。

好一會，李靖才驚醒過來，暗道不好，這必定是自己體內的「后羿乾陽真氣」又闖禍了！便連忙一步向徐茂公掠到，急道：「徐大哥！你……你沒事麼？」

徐茂公一跤摔下，屁股受痛，也清醒過來，心中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當日張青奴救我時的怪事，不幸又發生了，若把李兄弟弄成廢人，卻如何是好？

他一見李靖掠近，便也忙道：「徐大哥害死兄弟你了……」

李靖一怔，道：「是小弟把你震開，並非徐大哥你害我！幸好徐大哥平安無恙……咦？是呵，徐大哥當時體內似有股强大吸力，竟令小弟無法收攝真氣，源源流洩！徐大哥這是甚麼怪功？」

徐茂公歎了口氣，把當日張青奴

救他一命的事說了，道：「她留在我體內的東西，必定厲害之極，不愼卻把兄弟你幾乎害死了！」

李靖一聽，他的醫道已然非常精湛，於人體經脈原理了然於胸，再一思索，便明其理，不禁微微一笑，道：「那怪女俠張青奴，必定把一種防身神功傳給你了，這種防身神功屬陰柔一類，以柔制剛，更厲害的內力發出，不但不能傷你，反而被你吸納，當眞玄妙之極，張女俠待你可好呵！」

徐茂公苦笑道：「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方才若非那黑物突然掉落，我必定被熱氣脹爆而死！李兄弟呵李兄弟，你到底練成甚麼驚人武功了？」

李靖一聽，未及答話，卻突然想起剛才掉落被震開的黑影，心中不由一驚，失聲道：「是呵！若非剛才那黑物掉下，我們早就當場命喪了，可憐那黑物卻成了我等替死鬼了。」李靖站着，便翻身向那黑物奔去。

徐茂公見了，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李兄弟這般柔軟心腸，卻如何去幹反隋驚天大事？

「徐大哥！你快來看，原來那黑物是一頭猴子呢！」

李靖在那面忽然大叫道。徐茂公怔了怔，便向李靖那面走去。

在黑暗中，只見李靖把那頭猴子靠樹放下，伸掌抓住猴子的胸口，竟以眞氣替猴子療傷！徐茂公不由失笑道：「哎呀我的李兄弟！普天下不幸而傷的人何止千萬，你又救得了多少？何況這不過是一頭頑猴！」

李靖卻道：「猴子也是生物呵，怎忍心眼瞧牠就此死去了？況且牠曾救了我等一命，我略耗氣力，救牠一救，也是應該的。」徐茂公一聽，登時作聲不得。

徐茂公眼看李靖不把猴子救治，是決不罷手了，便走到另一面，撿了一堆樹枝，抱回來放在地上，他身上帶了火種，便把樹枝燃着，徐茂公決定，無論如何不走了，先在此地歇宿一宵，待天明再作打算。

一會後，李靖終於把手掌收回，鬆了口氣，道：「猴子的體質果然與人不同，剛才牠受傷甚重，但小弟以眞氣輸入牠體內，助牠療傷，僅二個周天，牠的心脈便竟正常了！牠待會自會甦醒離去，不致白白枉死林中。」

徐茂公哭笑不得，道：「李兄弟呵李兄弟，你若非身逢大亂時世，倒眞是一位大聖醫，大藥師！仁心妙術，萬人尊崇！」

李靖苦笑道：「甚麼大聖醫大藥師？小弟不過是一名武林正派眼中的叛徒……咦，你這猴子怎的了？」

徐茂公聞聲一看，只見在火光下，那猴子甦醒過來，卻不離開，仍而一步一步向李靖走過來，猶似求人般跪了下去，口中吱吱的亂叫。

李靖奇道：「猴子呵猴子！你已平安無恙了，你還不離去？跪下幹麼？」

那猴子依然跪着，吱吱的亂叫亂嚷。

李靖不明所以，徐茂公不由呵呵一笑，道：「這猴兒見兄弟你心腸太好，似向你再有所求哩！」

李靖一聽，果然向猴子點點頭，道：「你有甚麼相求？只管細說便了……」李靖一想不對，猴子又怎會說話？不由笑道：「你不會說話，便打手勢吧了！」

那猴子一聽，果然伸出手爪，向自己的肚腹一指，又向腦袋一指，向李靖扮了一個鬼臉，似暗示因腹中之事，弄致頭痛不止，痛苦萬分。

李靖不由大奇，他向猴子走過去，伸手摸摸牠的肚腹，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猴子肚腹之內，果然生出一塊硬物，便如人體內的腫塊，豈有不頭痛欲裂？欲要根治，唯有除去腫塊，大可痊癒。

李靖轉念又暗道，自己雖精於醫道，但替人開刀切腹療傷，卻從未眞正動手施爲，若趁此熟習，治好猴子，倒也是好事一件。

這般轉念，李靖便向猴子俯身一揖，道：「猴子呵猴子！若要替你根治，便是替你切腹取物，但這是我第一次施爲，萬一有甚麼不測，你可莫抱怨呵！」

李靖說着，便把在藥店買來的刀針取了出來，湊近火堆，用火燒灼刀與針。

猴子眼見刀針銀光閃閃，嚇得吱吱亂叫，手爪亂搖。

李靖微笑道：「你不必驚慌，我這是替你開腹取物治病，並非殺你。」

李靖捏銀針，用手在猴子的臂部、腹部一摸，便微微笑，道：「這是止痛穴，我只須用針扎下，你便不覺痛苦了！」

李靖說着，手起針落，先向猴子的手臂天府穴扎下去，又向牠腹部的沖門穴扎下，猴子的經脈與人大致相同，李靖這兩針扎下，猴子的腹痛便立刻消失了。

猴子喜得吱吱大叫，居然平躺下去，任由李靖向牠的腹部下刀。原來李靖這兩針扎下，便是以針痲醉的驚人絕技，猴子嘗到甜頭，大爲信服。

李靖微微一笑，此時徐茂公已把銀刀遞了過來，徐茂公心中大奇，便自告奮勇，替李靖當起助手來了。

李靖接過銀刀，用手指向猴子的腹部一量，測準部位，便疾速一刀切下，登時把猴子的腹部切開。猴子居然無痛苦，甚至連血也沒流出來。

李靖伸手入腹內，在裏面仔細搜索一會，忽然面露驚疑，探手取出一塊並無血脈相連的腫塊，血淋淋的，甚是嚇人，李靖隨手把腫塊放在一旁，連忙吩咐徐茂公把藥物拿過來，撒在猴子的腹內。

李靖然後又用穿了貓腸子的銀針，一針一針的，猶如縫衣，把猴子的

腹部切口縫合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猴子身上的銀針一拔，拍了拍猴子的手掌，輕聲道：「好了，你從此便痛楚盡消了！」

猴子翻身躍起，以手爪按一下肚腹，果見完好如初，體內的疼痛卻無影無踪，歡喜得凌空打了個觔斗，呼的一聲跳走了。

徐茂公不由咬牙道：「這猴頭！人家替你醫好心腹大患，竟不多謝一聲，便跑了麼？」

李靖拾好針刀，笑道：「猴子心性好動，牠一歡喜，自然便不疊的跑跳走了。其實要謝的，倒是猴子。」

徐茂公道：「爲甚麼要謝牠？」

李靖道：「實不相瞞，針刺痲醉，切腹開刀，此等手術，小弟乃平生第一次，猴子對我信任，才任由我施爲，小弟從此便可熟習，這不該多謝牠麼？」

徐茂公一聽，不由哭笑不得，心道：你連一頭猴子也不肯埋怨，這心腸也未免太軟了。

就在此時，二團黑影突然又呼地降下，原來是剛才那頭猴子，另一頭卻是一頭母猴，兩頭猴子的手上均捧了一個碩大的桃子，雙雙跪在李靖面前，連叩三個響頭，放下手捧的桃子，這才又呼的跳走了。

徐茂公不由瞧得目瞪口呆，李靖不禁笑道：「這兩頭猴子，想必是一對夫妻，妻子眼見夫君康復，便結伴趕來獻桃多謝，果然甚有分寸。」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是極！是極！豈料猴輩之中，亦知感恩圖報，這比世上有等惡人，恩將仇報，顯然畜牲的心性比他們强多了！」

徐茂公拾起地上的兩個桃子，仔細一瞧，不由「咦」了一聲，道：「桃子上面，有人咬的破口，顯然這是那頭猴報恩心切，把人家嘴中的食物亦搶來了！」

李靖沒作聲，原來他此時卻仔細的端詳剛才取出的那塊腫物，竟怔怔的瞧得出了神。徐茂公不由苦笑道：「如此汚穢之物，兄弟你瞧怎的？」

李靖卻奇道：「不對呵！這並非體內長出的腫塊，因爲根本沒有血脈相連，倒似是被甚麼人惡作劇，把一包東西塞入猴子腹內似的！久而久之，這包東西才被血肉包裹住了！」

徐茂公不由一怔道：「有這等怪事？」

李靖取過銀刀，朝腫塊上面輕輕一刮，包住的果然是一層腐爛的血肉，刮開血肉，竟然是一個用油布包住的小包卷！

徐茂公大奇道：「是呵！這油布包卷顯然並非猴子腹中之物，必定有人與猴子開玩笑，放進去的了！」

李靖卻搖搖頭，道：「不對，若是開玩笑，何必花這麼大氣力，用如此精巧的油布包裹？這油布裏面，或許是甚麼驚天貴重之物，它的主人在危急之時，不欲被人奪走，但又不忍毀掉，便把它塞入猴子腹內，日後是誰得之，他便沒去細想了！」

李靖說着，用銀刀把油布劃破，油布包住的竟然是卷小書，油布密不透水，小書竟然保存得完好無缺，李靖把小書湊近火堆一瞧，不由驚奇的嚷道：「『尋龍大眞經』！這算是何門何派？何種驚天武功秘笈？」

李靖話音未落，原來不大留意的徐茂公忽一躍而起，大吃一驚，急道：「李兄弟，你說小書上面有甚麼尋龍字麼？」

李靖隨手翻了翻，也看不懂，便把小書遞給徐茂公，道：「小弟看不懂，徐大哥你自己瞧瞧好了！」

徐茂公把小書湊近火堆一看，但見小書扉頁上書五個略大的墨字，曰：「尋龍大眞經」，徐茂公不由心中突突狂跳，忙翻了開來，一頁一頁的瞧下去，他忽然把小書珍而重之的捧還李靖，道：「此乃不世奇學！李兄弟務請妥爲保存！」

李靖不接，笑道：「這小書我也看不懂，若徐大哥喜歡，便歸你所有好了！」

徐茂公鄭而重之的道：「此書價值連城，李兄弟這般輕易便贈人麼？」

李靖苦笑道：「就算它值十萬兩銀，亦買不到朋友間的情義，徐大哥怎的懷疑小弟了？」

徐茂公見李靖眞心誠意，不由歎了口氣，道：「並非徐某懷疑兄弟你，因爲這部小書，雖不足二兩，但卻重如千鈞，裏面所載，均是世人極欲知悉的驚世絕學，若弄精通了，朝貧夕富，今賤明貴，不外反掌之間而矣！兄弟你說，這是否價值連城？」

李靖呵呵一笑，道：「徐大哥怎的忽然如此見外？你既通此書有此神力，日後弄精通了，便用此神通，替天下貧窮苦困的百姓效勞，做一個萬人敬仰的救貧大師，小弟便叼光不少了！」

徐茂公這才鄭重的向李靖俯身一揖，道：「兄弟贈書之德，徐某無以爲報，先謹在此向兄弟你謝過了！」

李靖見徐茂公忽變得老氣橫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這小書裏面所載，小弟竟連半句不懂，到底有甚玄妙之處，徐大哥能略道其詳麼？反正夜漫長，說說也好打發時光。」

徐茂公點點頭，道：「李兄弟知道世上有一種絕技，乃專門替人尋龍點穴的麼？」

李靖點點頭，道：「這倒聽說過，因爲當日爹爹死時，娘親亦曾請了一位和尚回來，說是替爹爹擇一處好居所。當時小弟不明所以，如今看來，爹爹既已死了，他的居所自然就是葬他的墓穴呵！莫非和尚說的，便是尋龍點穴之術麼？但也不見得有甚好處，因爲爹爹死後下葬不到兩年，娘親便也去世了，獨剩小弟留在世上，所

受的苦楚卻也甚多。」

徐茂公一聽，心中一動，忙道：「此事容後再說……我問你，當日那和尚姓甚名誰？」

李靖一怔道：「當日小弟年僅四歲，那曉得大人之事？只知道那和尚來自崑崙，自號崑崙奴而已……」

徐茂公一聽，不由擊掌長歎，道：「世事當眞玄妙，果然是他！」

李靖奇道：「甚麼玄妙？他是誰？」

徐茂公道：「剛才那本小書有沒署名？」

李靖道：「沒有呵！」

徐茂公道：「起首那幾句詩你記得麼？」

李靖悟性奇高，過目不忘，剛才雖匆匆而閱，不甚明了，但起首那幾句卻也記住了，他一聽便點頭道：「記得……那是崑鵬欲展翅，崙峯不算高，若逢時勢好，甘作萬人奴……這四句，咦？是呵！這起首四句，豈非隱着『崑崙奴』這三字麼……莫非這部『尋龍大眞經』，便是當日那自號崑崙奴的和尚所著麼？世上竟有這等奇巧之事！」

徐茂公點點頭，又道：「李兄弟記得，當日在龍山之巔，全眞教掌門元眞子，曾詢及徐某的師承麼？」

李靖略一思索，便道：「當日徐大哥答道：莽莽崑崙喜邱公，術本神授御清風，一卷天機不洩漏，豈有奇兵出隴中……這四句。」

徐茂公微笑，道：「李兄弟悟性果然奇高，不但過目不忘，入耳亦三年不忘，實不相瞞，徐某的恩師便是崑崙山喜邱公，可惜自我離崑崙山後，再返回時，師傅他老人家已失其踪了！」

李靖一怔，道：「徐大哥原來師出崑崙喜邱公！小弟素聞喜邱公乃當世奇人，他雖處凡間，卻洞悉天機，窺透人世間吉兇禍福，徐大哥有幸拜他為師，果然學得一身神通！」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愚兄隨恩師僅得五年零三月，技藝低微，比之恩師的通天本領，恩師是一輪朗月，徐某是一點螢光吧了！豈敢自誇本領通天？但若與崑崙奴相較，恩師或有過之，但亦有不如！」

李靖大驚道：「喜邱公已跡近天人，崑崙奴竟可勝於他麼？」

徐茂公聳然動容道：「兩人皆源出崑崙的一代奇人，本是同胞孿生兄弟二人，崑崙奴略先出世一個時辰，因此排行老大，喜邱公屈居第二。其後二人均拜師祖崑崙客為師，因同日入門，按年齡排序，崑崙奴成了師兄，喜邱公做了師弟。但兩人心內均有不服氣，便各自精研一門絕藝，恩師精於天機吉兇之學，崑崙奴卻另闢一逕，於尋龍點穴學上終有大成……」

李靖奇道：「原來崑崙奴竟是徐大哥的師伯，你閒中自然向他請教，因此於尋龍點穴絕學上，終亦有大成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崑崙奴和喜邱公雖喜乃同胞孿生兄弟，但性子截然不同，喜邱公講一的，崑崙奴便必定說二，崑崙奴見邱公收了徒弟，他便決意不收，寧願把他的畢生絕學寫成秘卷，說是決不向外人洩露，死了便把秘卷埋入棺中……」

李靖恍然悟道：「但崑崙奴的秘卷卻終於落在徐大哥手中了！」

徐茂公喜愁交集道：「是呵！師伯他老人家果然不可思議！因為當日恩師曾以天機之兆斷言，他和崑崙奴的絕學，必歸授同一門徒，豈料師伯一聽，便怒道：『徒弟是你收的，關我屁事！』想不到，他為了與恩師的天機之兆爭一口氣，竟把他的畢生絕學塞入猴子的腹中，不肯服輸……」

李靖不由笑道：「你那師伯，自以為絕學已歸獸類，自然你師傅的預言便落空了，不料天機奇妙，天緣巧合，竟落入徐大哥手中，到頭來，他兩位的絕學，終究授於同一門徒！」

徐茂公長嘆一聲，道：「果然如此，由此可見，恩師的天機之學，已達天人合一境界，但師伯的尋龍點穴絕學，卻也是曠古鑠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惜兩位老人家終生鬥氣，各不相讓，兩大絕學終究不能合二為一！」

李靖道：「如今天機巧合，兩大絕學均歸徐大哥你，豈非可以滙合為一了麼？」

徐茂公苦笑道：「徐某豈敢如此狂大？但能領會其中一二，已極難能可貴了！」

李靖道：「尋龍點穴絕學，眞的這般玄妙麼？」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師伯當日已替你李家點下一穴，日後兄弟的成就如何，便足以驗證了，並非徐某信口開河，按兄弟你目下的形相所判，你家祖墳的龍氣，已漸入後人血脈，兄弟日後的成就，封侯拜將，僅咫尺之間的事了！」

李靖苦笑道：「甚麼封侯拜將？小弟於榮華富貴並無奢望，已不欲求，何施於身？」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人處運數，身不由己，運數如此，那是推也推不去的，是否如此，日後便有分曉。」

李靖聽徐茂公話漸深奧，便懶得再去理會，卻道：「崑崙奴所著的『尋龍大眞經』，裏面所寫，便是尋龍點穴的功夫麼？小弟怎的半點也瞧不懂？」

徐茂公微笑道：「李兄弟乃將門之材，並非玄學之士，自然難明其奧，不過愚兄亦僅略懂一二而矣！」

李靖道：「徐大哥可略為解說麼？」

徐茂公點點頭，翻開「尋龍大眞經」，略一沉吟，便道：「上面所列九九八十一個口訣，均為尋龍點穴的要

旨，例如雙龍貫脈，水內蓮花、衆星拱月、白馬鍊丹、金盆獻瑞、麒麟弄火、九鳳朝陽等等，均為龍穴的形格，得之而作祖墳，後人便足以榮華富貴，數代綿長。又例如五鬼運財、燕子入巢、上水鯉魚、金線引珠、蜻蜓點水、飛鷹擒蛇等等，卻是令人速富的訣要，此外帝王將相，亦源出不同龍穴，不同龍格，千變萬化，玄妙無方，不一而足！」

李靖一聽，仔細思之，畢竟深奧難明，便不再追索，呵呵一笑道：「此驚天秘笈，天生是徐大哥之物，小弟就算得之亦無大用，倒是其中口訣，竟與武功招式乾坤互通，若從中悟出一套武學招數，必是一套驚世武功！」

徐茂公一聽，心中一動，暗道李兄弟之言不錯，行走江湖，欲幹大事，若有一套護身武功，行事便從容多了！他心中這般轉念，除了精研其中的尋龍點穴精義，若然從中試行悟創一套「尋龍拳術招式」，但是否可行，便連徐茂公自己亦難下判斷。

兩人在林中說着，不覺天色已然放亮。李靖和徐茂公的內力均已極為深厚，因此一夜未睡，略為調息，也不覺疲勞。

兩人見天已放亮，便翻身躍起，重新上路。那猴子報恩的桃子，李靖捨不得吃，便留在衣袋，帶着上路。徐茂公那一個，他暗道這桃子竟然引來天大奇緣，更捨不得吃，小心奕奕的藏在包袱裏面，就算餓死渴死，他也是決不肯吃的了。

兩人沿密林中的小道，一直向西面走去。

李靖有點口渴，便隨手在路邊的小樹上，摘了一個野果，大嚼起來。

徐茂公亦跟着摘了一個，放進嘴裏，一咬之下，卻感酸澀難擋，不由道：「李兄弟！放着上佳甜桃不吃，為甚麼卻吃這酸果子？」

李靖笑笑道：「這酸果子名叫山檸檬，乃止渴佳品，很好吃呵！」

徐茂公又好氣又好笑，道：「並非山檸檬好吃，甜桃子不好吃，而是你不捨得吃，留着待小菊姑娘出現時，悄悄的討她歡喜！」

李靖面上一紅，道：「哪有這事……但徐大哥你又為何不吃！莫非亦留着給心上人吃麼？」

徐茂公苦笑道：「徐某浪跡江湖，哪有餘閒思想這等兒女之事……咦？前面那人從樹上摔下，莫非便摔死了？怎的一動不動？」

原來此時距李靖和徐茂公不到十丈遠處，從樹上呼的摔下一團灰影，似乎摔得極重，摔下來時便一動不動。

徐茂公深知江湖險詐，正欲勸李靖繞道而過！莫多管閒事，李靖眼尖，一眼看見，便已向那灰影跑了過去。徐茂公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李兄弟心腸這般柔軟，見一個救一個，卻如何到得了海島？

但李靖已跑了過去，徐茂公無奈，亦只好跟上前去。只見一位灰衣老者，橫躺在林中的路上，紋絲不動。

李靖俯下身去，用手一探老人的鼻息，便猛地怔住了。

「怎的了？」徐茂公見李靖模樣，吃了一驚，忙道。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死了！這老人家大概餓急了，上樹摘野果充餓，不愼失足摔下，竟一命嗚呼了……太可憐了！」

徐茂公點點頭，道：「目下暴政肆虐，民不聊生，這等無辜慘死的百姓，又何止千萬？李兄弟你說，如此暴政，如此暴君，還不該除去麼……」

李靖不答，卻「咦」了一聲，道：「不對呵！這樹上距地面不足二丈，且是泥地，碰撞力想必不太强烈，這老人家肌肉尚有彈性，按而不陷，未到油盡燈枯之期，怎的如此不經跌，摔下便死去了？莫非他僅是片刻窒息麼？」

李靖這般轉念，便伏在老人身上，以手指頭敲擊他的胸口，這是李靖從「無名大聖手」處學來的急救妙法，若是窒息，只須叩擊幾下，便會清醒過來。

但李靖連叩數十下，灰衣老人依然一動不動，直挺挺的躺着，心不跳，氣也沒出，顯然是死定了。

李靖無奈，只好爬起身來，向灰衣老人俯身一揖的，道：「無法送你回去，只好就近把你葬了，你老人家安息吧……」

「臭小子！老子尚未死透哩！你葬我怎的！」

李靖耳邊忽然傳入一絲微音，他不由嚇了一跳，放眼四望，除了徐茂公，他自己，灰衣老人的屍體，林中小路上鬼也不見一隻，心中大駭之下，不由失聲道：「你……甚麼說尚未死透？」

徐茂公見李靖失聲大叫，驚道：「兄弟，你瞎嚷甚麼？」

李靖不答，因為此時絲微聲音又在他耳內道：「臭小子！尚未死透便是陰魂不息呵！」

李靖一聽，忙道：「那……那你的陰魂如何方可安息？」

徐茂公一聽，心中更驚，連忙用手掌在李靖眼前晃了晃，失聲道：「李兄弟……你怎的了？甚麼陰魂息不息的？」

李靖渾然不覺，他耳內聽到的只是那微絲聲音，那微絲聲音又道：「臭小子，你袋裏不是藏着一個甜桃子？那是老子生前之物，被那惡猴奪走了！老子餓急了，才上樹摘野果，不幸摔死了，如何可以安息？你若教老子陰魂安息，除非你把甜桃子還老子，老子或許立刻便死得透徹了！」

李靖一聽，不由點頭苦笑道：「你老人家果然陰魂不息！在下身上果然

有那桃子，這……這是在下打算送給一位姑娘的，她過得很苦，權作安慰她吧了！不料因此累老人家一條生命，這桃子呵，在下還給你便了，你死便死了，莫再陰魂不息，四出害人呵！」

李靖說罷，果然在身上掏出那個甜桃子，輕輕的放在灰衣老人的屍體上面，又向他俯身一揖道：「如此，你老安息去吧！」

徐茂公耳中只聽到李靖的喃喃自語，手舞足蹈，此時又見他把心愛的桃子亦獻了出來，放在灰衣老人的屍體上，不由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咬牙跌足道：「老鬼！你死便死了，爲何把我這兄弟弄得瘋瘋癲癲的？你若不放過他，徐某管教你雖死而不得安息……哎喲，李兄弟，你瘋便瘋了，怎的打起人來了？」

徐茂公發狠說着時，忽然屁股被人一脚狠狠的踢了一下，嚇得連忙轉身，問李靖道。

李靖一怔，道：「我哪有打你來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地除你我兩個活人，難道還有第三者麼？不是你踢我，難道是我自己打自己麼？」

「臭道士！怎的只有兩個活人？老子難道不算數麼！」卻是徐茂公耳內聽到微絲聲音了！

徐茂公知道這並非李靖的聲音，而除了李靖和自己外，便只有那具灰衣屍體，心中不由大駭，暗道怎的了？光天白日，竟眞有陰魂出現麼？他倒不怕鬼魂等類之物，他自有辦法應付，但如這等人剛死去，鬼魂便立刻發聲，這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徐茂公大駭，亦不由失聲道：「你……你已死了，怎算活人？想必你生前必定吝嗇之極，氣不過我身上尚留了你一個桃子，心有不息，不肯盡死透徹！好，好，我還你便了！」

徐茂公說着，亦解開包袱，把桃子放回灰衣人屍體上面。他本來欲把桃子當作紀念，捨不得吃，但他深信鬼魂輪迴之道，唯恐灰衣老人的陰魂纏着他和李靖，無奈亦只好放棄了。

鬼魂出現並不足奇，但剛死了的人，他的陰魂竟可以說話、打人，這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由徐茂公不深信不疑。

徐茂公這時才知李靖並非瘋了，他不由苦笑道：「李兄弟，走吧，此人陰魂不息，生前想必威猛極了，莫惹他了！」

李靖猶豫道：「難道便任由他曝屍荒野？」

徐茂公苦笑道：「此人連兩個桃子亦從死裏追討，如此小性子，你亂動他的屍身，誰知他是否高興？走啦，再不走，你便連你那小菊姑娘亦救不了啦！」

李靖一怔道：「爲甚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他的陰魂如此猛烈，說不定死活把你纏住了，你如何去救小菊？」

李靖一想，徐茂公之言亦甚有道理，便把葬人的念頭作罷了。

兩人轉身跨過灰衣人的屍體，也不敢再去瞧他的面容，急急的向西面走去。

兩人走了不到半里，忽然呼的一聲，有一團白影在兩人身後掠過，兩人同時均覺得脖子一凉，立刻又聞到一陣甜桃子的香味，再一看掠過的那團白影，已遠在數里之外了。

這到底是人還是猴子？但猴類斷不會一掠而過，而是不停的縱跳；而若是人，此人身法之快，卻連猿猴亦望塵莫及，簡直不可思議，而且顯然連當日的虬髯客亦自歎不如！

李靖與徐茂公不由面面相覷，驚得目瞪口呆！

＊　＊　＊

就在此時，後面又呼的追上一個人來，哇哇的大叫道：「白老猿……你竟連死人的東西亦偷去！」

李靖與徐茂公扭頭一看，更驚駭萬分，原來大叫着追上來人，竟是剛才已摔死的灰衣人！

李靖大驚之下，不由伸出手去，把欲一掠而過的灰衣老人抓住了，灰衣老人哇哇叫着，欲拂袖而去，竟連掙三次，亦沒法掙脫。原來李靖情急失驚之下，「后羿乾陽眞氣」自然而激發，手腕上竟聚注了四成內力，因此灰衣老人竟掙不脫。

灰衣老人神色一凜，不由驚訝的「咦」了一聲，叫道：「臭小子！你打哪偷來這種古怪內力？」

李靖失聲叫道：「你……你不是死了麼？你是殭屍作祟麼？」

灰衣老人一聽，大怒道：「你這臭小子！連番咒我死了，老子尚未跟你算賬！怎的又咒老子是殭屍！殭屍的樣子好看麼？老人的模樣便不好看？」

李靖此時已確信灰衣老人是人並非鬼魂了，心中一鬆，道：「原來老人家方才只是詐死了？」

灰衣老人怒道：「是睡覺！老子正在睡覺！偏被你叫醒了！」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在下並非存心吵醒你老人家，只是老人家夢中發話，要討回那兩個甜桃子，在下一時驚慌，才以爲是老人家陰魂出現了！」

灰衣老人一聽，突然哎呀一聲，急道：「是呵！那甜桃子不幸落入那賊老猿手中，完了！甜桃子完了！他若再拿老子的桃子去獻那個她，討得她的歡心，豈非活活氣死老子……」

灰衣老人一急，被李靖扯住的手腕突然一抖，李靖但覺一股迴旋的內力撞了過來，身不由己，便陀螺般急轉起來！他抓住灰衣老人的手掌早就被逼鬆開了。

灰衣老人也不理會李靖，哇哇的大叫着，竟呼一聲掠了上去，發瘋般的追趕前面的白影去了。

李靖的身子呼呼的急轉，灰衣老人傳來的那種迴旋力委實厲害之極，李靖拚命欲停下，但體內的迴旋掌力卻形左實右，明前卻後，忽爾向南，忽爾向北，漸衝向上，隨又旋下，根本無從捉摸，欲制無從。

李靖身不由己，便隨之旋走起來，但見他手舞足蹈，猶如瘋子般團團飛舞，但是步法卻根本無從捉摸。

徐茂公早已驚得呆若木雞，但又無從施救，無奈之中，只好發聲替李靖指路，免他一步撞到樹幹，硬生撞死。

「哎呀！兄弟，那是巨石，你撞去怎的？咦？非也！非也！你怎的卻撞向大樹……」但不待一會，連徐茂公亦瞧得眼花撩亂，頭昏目眩，根本連李靖的身形亦瞧不清了！

徐茂公不由歎道：「李兄弟呵李兄弟！你今番只怕兇多吉少了！這般瘋狂旋走下去，便是神仙亦被累死了……」

「這臭小子好深的內力！那會輕易死去？嘿嘿！蘭陵鬼今日總算碰上一位不死的人了……」忽然有人在徐茂公身後發話道。

徐茂公駭然轉身，一看原來是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乞丐，不由又目瞪口呆，暗道今日這是怎的了？碰上的盡是形如鬼魅的老鬼？

「乞丐伯伯！我就要死了，如何不死？你老人家只怕看錯人了！」

李靖忽然大叫道，他在發瘋的旋走中，雖不能抑制脚步，但他內力原極深，就算轉上三日三夜，只怕亦旋他不死，但此時他大駭之下，心神慌亂，眞力便難以發揮，因此便漸露疲態。

老乞丐定睛一瞧，便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空有一身內力，怎的如此不濟？先就心怯起來了？你心怯便神亂，神智一亂，更强的內力亦發揮不出，你果然死定了！」

李靖急道：「如何可以不死？」

老乞丐道：「你怕不怕死？」

李靖道：「死倒不甚可怕，只是在下尚要救人，因此暫時不想死了！」

老乞丐大笑道：「你心急救人，便不想死，不想死便即怕死，你若怕死，便神仙難救！這樣吧，臭小子，你要救誰？說出來，老乞丐替你救了，你心無牽掛，便不怕死，若不怕死，便不會死了！」

李靖心道今日碰上的盡是不可理喻的怪物，這老乞丐必亦不例外，他不過拿自己消遣尋樂，便悶聲不响，不再答他。

徐茂公卻暗道，爲今之計，亦只好求助這位老乞丐了！他便道：「老前輩，實不相瞞，這位小兄弟欲救的是一位姑娘，這姑娘是一等一的好女子！身世可憐，悲慘之極，萬望老前輩大發善心，救她一救，等這位兄弟安心，或不會就此夭折！」徐茂公爲求老乞丐，拚命用話打動老乞丐，但小菊的模樣，他卻連面也沒見過。

豈料老乞丐一聽，嚇得跳了起來，拚命的搖手道：「不救！不救！不救！」

徐茂公一聽，登時心慌意亂，茫然道：「爲甚何不救……」

老乞丐咬牙道：「老乞丐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救女孩子！屆時那等嬌滴滴、悲悽悽，便嚇也把老乞丐嚇昏了，你這道士，存心不良，把這燙芋子拋給我，老乞丐豈會上當？要救便讓小子自己去救便了！這燙芋子老乞丐不吃了！」

老乞丐說着，目注李靖旋走的方位，忽然叫道：「臭小子，你內力如此深厚，怎會如此不濟？怕了蘭陵老鬼的禿龍旋？」

李靖一聽，便道：「老前輩，甚麼叫禿龍步？」

老乞丐道：「你見過天上禿尾龍攪起的旋風麼？」

李靖道：「見過呵！那是一種威力極强的旋風！就連屋宇、巨石，亦被捲上半空！」

老乞丐道：「你當時如何不被捲上半空？」

李靖道：「小子當時順着風勢，隨風而轉，與旋風渾然一體，因而可以抗住！」

老乞丐大笑道：「你既明此理，此時爲何不能破解這禿龍旋？」

李靖悟性奇高，他一聽，心中便不由一動，心道是呵，當日既可以隨風而轉之法，抗禦禿龍旋風，此時爲甚麼不可以隨力而移步，抵抗這見鬼的禿龍旋？

李靖心思一動，便果然試行隨力而移步，力左向左，力右向右，力上走上，力下墜下，漸漸他的步法已與禿龍旋力渾爲一體，但見他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形左實右，明上卻下，明前實退，明實卻虛，於人眼中，他的身法神秘莫測，飄幻無方，竟有如禿龍行空，攝魂奪目！

李靖走了一會，身形步法已可隨心而發，體內的禿龍旋力，也漸被他的「后羿乾陽眞功」取而代之，他走出來的，便完全是他自己隨意而出的步法了。他忽然長嘯一聲，身形突起，猶如禿龍橫空，姿態神妙威猛之極，向老乞丐和徐茂公這面旋來，然後一沉而降，穩穩的停在地上。

老乞丐不由失聲大叫道：「好小子！禿龍旋弄你不死，反而助你獨創了這套驚人的禿龍步！蘭陵老鬼若知道了，只怕連他亦自歎不如！」

李靖深知老乞丐其實已救了他一命，便忙向他俯身一揖，道：「多謝老前輩救命之德！」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又沒

動手，如何救了你？況且蘭陵老鬼的禿龍旋，連老乞丐見了亦溜之大吉，如何救得了你？」

李靖道：「老前輩見多識廣，雖未出手，但略一出口指點，便足令小子逃出困境，這救命之德，小子一定計要多謝的了！」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勝不驕，敗不餒，悟性奇高，甚對老乞丐的胃口！」

徐茂公見李靖安然無恙，聽老乞丐的口氣，似乎他亦甚爲喜歡他，這才鬆了口氣，走近來道：「老前輩，方才拍了李兄弟一掌的灰衣老人是誰？」

老乞丐愁眉苦臉道：「是誰？除了蘭陵老人，誰有禿龍旋風這等見鬼的獨門武功？」

徐茂公道：「原來他是傳聞中風塵八俠的蘭陵大俠！看來老前輩對這位蘭陵老人的禿龍神功亦甚爲忌憚。」

老乞丐哇哇叫道：「誰說老乞丐怕了他，老乞丐在他的禿龍旋風中大可脫身而去！只是……若如這位小兄弟因此獨創禿龍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老乞丐，呵呵，自問亦無法達到……喂，道士！你欲向老乞丐打探武林秘密麼？」

李靖一聽，忙接口道：「是呵！老前輩，可以麼？」

老乞丐呵呵大笑道：「好小子！你若開口向我老乞丐打探，算你找對人了……不過不對呵！你這小子，有一句話千萬別開口，萬萬不可求我去救你那女娃兒！」

李靖一聽，便不作聲。徐茂公忙道：「除了女娃兒事，別的便可以麼？」

老乞丐轉愁爲喜，道：「自然可以！不過老乞丐歷來有個規矩，誰要向老乞丐打探，誰就要在燒雞的手藝上勝過老乞丐！道士，你有這本事麼？」

徐茂公一怔道：「爲甚麼要勝於你？」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老乞丐炮製的『叫化雞』獨步天下，連皇帝老子亦大讚味道好之極了，但老乞丐卻吃膩了，老欲轉換口味，極欲打敗自己，可惜打遍天下無敵手，這『叫化雞』的口味，是無人勝過的了！因此老乞丐無奈之下，唯有自訂條件：但凡有人勝於『叫化雞』的口味，老乞丐不但不怒，反會大喜，一定要替他辦一件事，作爲獎品。你欲打探武林秘密，這容易極了……但道士你有這本事麼？」老乞丐滿臉希冀道。

徐茂公不由一怔，心道若真箇出自道廟，倒會炮製『神廟香雞』，可惜我卻是半路出家的假道士！這老乞丐千不挑萬不挑，偏挑了這古怪條件，看來是無法勝於他，也無法令他開口的了！他歎了口氣，無奈道：「貧道沒有這本事。」

老乞丐一聽，登時便洩了氣，滿臉失落，狠狠的瞪了徐茂公一眼，恨恨道：「那就白說了！嘿嘿，老乞丐沒空跟你兩個臭小子糾纏，這就立刻告辭，去找能夠打敗老乞丐的人去了！」老乞丐說走便走，身形便欲掠起。

李靖卻忽然接口道：「老前輩，我有這本事……」

李靖話音未落，老乞丐身形突轉，呼的掠到李靖身前，道：「是你麼？你有這本事？小子！」

李靖點點頭，道：「且試試便了！可惜此時那來雞隻？」

老乞丐一聽，目中精光一閃，似在思索尋雞隻的辦法。此地距村鎮尚達數十里，一時之間，難以尋着雞隻。

就在此時，密林上空忽然傳來兩聲鳥兒的叫聲，老乞丐眼神一亮，閃電般拾起兩粒石子，便向上面彈指一射，兩粒石子疾如箭矢，向林中上空激射，竟嘯嘯有聲，隨即傳來兩聲鳥兒的悲鳴。

老乞丐身形暴起，呼地穿出數丈密林，他降回來時，手上已多了兩隻肥大的鷓鴣。老乞丐把鷓鴣向李靖一揚，呵呵大笑道：「小子，你看！比賽的材料來了！」

李靖又驚又好笑，心道這老乞丐的功力已達超凡入聖境地，但以雀兒代替雞隻，的確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靖不由一笑，便伸手接過其中一隻鷓鴣。

老乞丐捏着另外一隻鷓鴣，早就喜氣洋洋的忙開了。他似乎苦苦找尋了大段日子，今日才有幸碰上一位肯與他作賽的對頭兒。

老乞丐隨身帶備炮製「叫化雞」的佐料，此時僅是名稱不同，不是「叫化雞」，而是「叫化雀」而矣。

老乞丐三幾下便拔去雀毛，又把雀兒剖腹開肚，塞進了一些佐料，然後用濕泥包住，升起火頭，炮製開來。老乞丐扭頭見李靖沒動靜，忙叫道：「小子！動手呵！一齊動手，這才有趣，否則便比不出高下了！」

徐茂公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低聲問李靖道：「李兄弟原來尚有炮製雀兒的絕藝！但千萬莫要與這怪人開玩笑！」

「李靖微微一笑，道：「放心！徐大哥只管放心瞧着好了！」

李靖在絕谷之中，所有能夠填肚子的食物亦炮製過，這等野外之食，自然難不倒他。他熟練的拔毛、剖腹，動作居然毫不遜於老乞丐，弄好後，李靖才向老乞丐道：「佐料不必勞煩老前輩，但能否借一點鹽來？」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拒，反而大喜道：「可以，可以，可以極了！你沒備鹽，這也難怪，若缺了鹽，味道再好亦大打折扣，便無法勝過『叫化雞』，不，『叫化雀』了！」

李靖取了一點鹽來，背轉身去，在身上掏出在田林鎮用剩的藥包，每樣沾了一點，混和了，連同鹽末塞入鷓鴣腹內，也不用泥包，卻去摘了五片果葉，包裹妥當，便放進火裏燒烤起來。那是一種叫「鳳眼果」的果葉，幾層包裹之下，果葉乾了，裏面的鷓鴣也烤熟了，竟如泥包的「叫化雀」一樣，無損內裏的皮肉。

不一會，李靖炮製的鷓鴣，便先行溢出一股奇特的，聞之欲醉的異香味。這香味向老乞丐那面飄過去，連他亦情不自禁的用鼻子深吸了幾口，目中神采大亮。

徐茂公見狀，便暗地鬆了口氣，因爲他深知這等武林怪傑的脾氣，他滿心盼望有人勝過他的「叫化雞」，不外是欲嚐另一種美味，你若勝於他，那就萬事好說，若被他自己勝了，他就會與你翻臉了！

徐茂公就算外行，此時亦已斷定，單憑香氣，李靖炮製的鷓鴣便勝於老乞丐了！

果然老乞丐猛吸了幾口香氣，先就按捺不住，也不管自家的「叫化雀」是否炮製熟了，手起一掌，把火堆拍熄，攫着泥包的雀兒，便向李靖這面一掠而至。

老乞丐定定的盯着李靖，似乎不敢在此關鍵時刻打擾他，但到底按捺不住，鼻孔猛吸幾下，小心奕奕的道：「小兄弟！你的香氣迷人極了！」

李靖微微一笑，也不去理會老乞丐，管自炮製好了，才把烤乾了的果葉抽了出來，向老乞丐微微笑道：「老前輩，可以上菜了麼？」

老乞丐樂得眉開眼笑，一疊連聲道：「可以！可以！可以極了……這股香味，再空聞下去，老乞丐只怕就被迷死了！」

徐茂公此時已砍了柄大芭蕉葉回來，放在地上，權充野外宴桌。

老乞丐滿心歡喜，滿臉希冀，先把自己泥封的「叫化雀」一手劈開了，露出裏面一隻烤熟了的鷓鴣，只見皮色黃澄澄的，倒也引人垂涎。

老乞丐把雀兒撕開了三片，自家一片，李靖、徐茂公各一片，呵呵一笑，道：「這是老乞丐的拿手好戲，先吃爲妙！呵呵，因爲光憑香氣，老乞丐委實比這小子先輸了一截！」

徐茂公是第一次吃這等江湖野味，入口但覺鬆軟香滑，味道甜美，果然不失爲上佳風味，心中可就不安起來，暗道李兄弟的香氣雖然濃烈，但若味道不如，亦是空有其表，這一仗，還是老乞丐勝了！

吃過老乞丐的「叫化雀」，便輪到李靖的了。李靖把烤乾了的鳳眼果葉拆開，登時一股濃烈之極的香氣撲了出來，徐茂公內力稍弱，忍不住便打了個噗嗤，幾乎就此醉了！

老乞丐的雙目亦變得火般灼熱，盯着香氣撲鼻的鷓鴣，目中的熱火幾乎跳出來了！

李靖微微一笑，把鷓鴣撕開了，先遞了一邊給老乞丐，剩下的一邊，才與徐茂公分吃了。

豈料老乞丐手中的半邊鷓鴣剛往嘴裏一送，呼嚕一聲，便吞了進去，不見了！他怔怔的盯着徐茂公手上揑的一片，猛吞口涎，拚命按捺，終於還是忍不住了，娃娃般側着頭，求道：「好道士！你這一片，就讓給老乞丐了？」

徐茂公笑道：「但尚未分出勝負呵，這一片怎可給你？不然，我這裁判便顯得不公正了！」

老乞丐吞了一口唾涎，苦笑道：「老乞丐平生第一次嘗到這……見鬼的美味，委實忍不住了！就算這小子勝出了，這可以了麼？只怪老乞丐一時情急，沒有嘗真這……見鬼的美味！」

老乞丐的神情，若再吃不上一片，只怕他就要放聲大哭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果然便把手中未吃的一片遞給老乞丐。老乞丐今回慢慢的嚼了，但見他神彩飛揚，猶如眞命天子終於登上皇帝的龍座似的！

李靖見狀一笑，便也把自己的一片塞到老乞丐手裏，老乞丐樂得連多謝也忘記說了。

終於，老乞丐把整整一隻鷓鴣都吃進肚子裏，但卻怔怔的盯着李靖，猶如渴奶的娃兒，見了奶汁豐富的娘親似的！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貧道半片也沒吃，這裁判如何當呵？」

老乞丐眼一瞪，道：「誰要你當裁判了？」

徐茂公笑道：「若不裁判，這優勝劣敗便分不出了！」

老乞丐怒道：「誰說分不出了？」

徐茂公微笑道：「那必定是老前輩你自負勝出了！」

老乞丐嘆了口氣，道：「錯了！」

徐茂公道：「那是老前輩輸了？但千萬莫生氣，勝敗乃兵家常事。」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生氣，反而樂得哈哈大笑，道：「不錯，老乞丐自認輸了，而且輸得心服口服，高興極了！」

徐茂公道：「老前輩輸了，爲甚麼反而高興？」

老乞丐道：「老乞丐今日總算被人打敗了，這口味便終於可以轉換了，爲甚麼不高興極了？」老乞丐一頓，不再理會徐茂公，轉向李靖道：「喂，好小子，你這鷓鴣到底是如何炮製的？老乞丐吃出癮來了，你若不告知，老乞丐必定饞死了，死了也會纏住你！」

李靖笑笑，道：「其實也沒甚麼秘密，老前輩的叫化雀，用的是泥封，雖可存氣，但泥土本沒香氣，因此在下便改用鳳眼果葉，另外，自然加了一點點佐料。」

老乞丐涎臉道：「是甚麼佐料？」

李靖正欲坦白道出，徐茂公卻連忙道：「老前輩已答應，若李兄弟勝了，老前輩你輸了，便任由我等發問，

對麼？」

老乞丐一怔，無奈點頭道：「是呵！」

徐茂公道：「若李兄弟先把佐料的秘密說了，老前輩反悔一走溜之，我等武功低微，如何阻得住老前輩你？」

老乞丐怒道：「誰說我要一走溜之？老乞丐等了二十年，今日才終於被小子打敗了，你就用刀劍架着老乞丐，也決不走的了！好歹吃夠這……見鬼的美味再說！最多老乞丐不向他打探佐料的秘密便了！」

李靖見老乞丐孩子似的，不由便很喜歡上他，他坦然道：「其實也沒甚麼秘密，在下身邊湊巧有乳香、沒藥等香料，便加了一點點進去，湊巧裏面又混了一點點麝香的氣味，因此吃起來便令人未吃先醉了……」

豈料李靖話音未落，老乞丐卻早把耳朵用手指塞起，大叫道：「不聽！不聽，老子不聽！」

徐茂公大奇道：「李兄弟說的乃是所用佐料的秘密，老前輩為甚麼不聽？」

老乞丐道：「他手藝奇妙，老乞丐絕對學不會的了，要吃這隻見鬼的美味，便只好求他動手了，若然老乞丐聽了炮製之法，他豈非有藉口推辭？因此老乞丐不聽！」

徐茂公一聽，不由哭笑不得，心道這些江湖怪傑當真不可思議，為了吃一頓美味，便甚麼手段也使出來了，若被他苦苦的纏着，定要李兄弟動手炮製那見鬼的「鳳眼雀」，待他吃膩了，只怕那救人救珠之事，就不必想了！

徐茂公不由苦笑道：「若李兄弟不答應呢？」

老乞丐道：「他為甚麼不答應？老乞丐武功蓋世，若跟在他身邊，便沒人敢欺負他了！再不成，嘿嘿，老乞丐無奈答應替他跑腿辦事便了！」

徐茂公道：「他若要你救他那女娃兒呢？」

老乞丐一聽，嚇了一跳，道：「他敢？他明知老乞丐最怕與女娃兒糾纏！」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他有甚麼不敢？並非貧道嚇你，李兄弟命帶桃花，日後要救的女娃兒多着呢！」

老乞丐的臉色一變，欲轉身就溜，但到底難以抵受「鳳眼雀」的美味誘惑，猛吞了幾口唾涎，終於無奈道：「這……這老乞丐最多把臉蒙起來去救她便了！不然，老乞丐便把一身本領傳授於他，那時他比老乞丐還强，自然不必老乞丐出手去救了！呵呵，你這道士，存心不良，欲嚇走老乞丐，老乞丐豈會上當！」

李靖不由一笑，道：「老前輩放心，在下怎敢勉强老前輩！」

老乞丐得意洋洋的瞪了徐茂公一眼，道：「如何？還是這小子心眼好極了，豈會難為老乞丐？但無論如何，老乞丐這身本領，一定要傳授於他！」

李靖苦笑道：「我不求老前輩救人便是了！你何必定要傳授武功於我？」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小子雖然心眼兒好，但你那道士卻奸猾得很，萬一你被他挑動，忍不住開口求我，我如何是好？但既然我的武功已傳授於你，你出手便是老乞丐出手，這趟苦差老乞丐自然可以推掉了！而且，你這小子很合老乞丐胃口，老乞丐便破例違誓，傳武功給你便了！」

徐茂公道：「老前輩曾發甚麼誓願了？」

老乞丐道：「老乞丐神功蓋世，自然不能輕易傳授，因此立下誓言，除非有人肯三跪九叩，拜求到老乞丐心動了，才肯傳授。如今這小子不但並沒求我，反要老乞丐先巴巴的開口，求他接受，你說，老乞丐豈非大違誓願？豈非吃了大虧？但為了那……見鬼的鳳眼雀，老乞丐只好自認倒霉一次！」

徐茂公一聽，便知老乞丐已然深喜李靖，不要說肯拜他為師，就算肯與他結拜為兄弟，他也樂意之極了。

老乞丐說罷，見李靖竟無動於衷，不由大奇道：「你見我肯答應傳授武功於你，你還不歡喜得趕忙叩頭？連稱多謝師傅大恩大德，小子三生有幸、沒齒難忘、終生牢記？」

李靖苦笑道：「我不說。」

老乞丐道：「你為甚麼不說？」

李靖道：「因為我根本不打算求老前輩你傳授！」

老乞丐不由一怔，道：「小子你已拜了師傅麼？」

李靖一想自己已被逐出師門，便道：「我沒拜！但曾有一位老前輩，也强逼我接納他的招式，這不知是否算師傅？」

老乞丐一聽，氣得哇哇大叫，道：「誰敢强逼你接受？老乞丐趕去一掌把他劈了！」

李靖苦笑道：「我也不知他到底是誰？我只知他武功源出大龍潭，因此他自號大龍潭老人。」

老乞丐一聽，不但不怒了，反而喜得手舞足蹈，大笑道：「好！好極了！既然連大龍潭老怪物巴巴的逼着收你為徒，可知老乞丐果然眼光銳利，到底沒瞧走了眼！好小子，那你知道老乞丐是誰麼？」

李靖苦笑道：「我哪會知道？大概是徐大哥一類的大俠吧！」

老乞丐道：「徐大哥是誰？」

李靖道：「他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徐大哥曾關照過我，我還沒來得及去多謝他。」

老乞丐一聽，不由失笑道：「原來你認得徐正天這小子！那你知道徐大哥見了老乞丐，會叫甚麼？」

李靖道：「老前輩年齡比他大，他自會叫一聲老前輩了。」

老乞丐道：「錯了！」

李靖奇道：「那莫非老前輩是徐大哥師傅麼？」

老乞丐道：「老乞丐從未收徒，何來徒弟，而且，徐正天也還不配當我徒弟！」

李靖道：「那到底稱老前輩甚麼？」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師伯祖！連徐正天的師祖亦要尊我一聲師兄，那你知道我是誰了麼？」

李靖未及有所表示，徐茂公忽然聳然動容道：「那老前輩你定是傳聞中，已失踪多年的風塵八俠之首，大乞俠任願老前輩了！」

老乞丐一聽，這才微一點頭，道：「算你這道士尚有點江湖閱歷，居然還記得多年前任某的大乞俠名頭！」他自然不知，徐茂公為反隋大業，結集武林精英，對武林中的各種傳聞，豈會放過？但「風塵八俠」的名頭，他亦僅是聽聞而已。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那剛才拍了李兄弟一掌的，自然是風塵八俠的老二蘭陵老人了，但未知搶走蘭陵老人甜桃子的白影是誰？兩人又向誰爭着獻甜桃子？」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道士心思果然縝密，蘭陵老二的行藏居然亦被你瞧穿一點……嘿嘿，那白影呵，便是江湖巨富聞之喪膽的千手大俠空空兒！但他仍需尊我一聲大哥，我只需叫他一聲五弟！他兩人為了爭討八妹聶鳳仙的歡心，已整整鬥了六十年，又把凡與八妹說話的男人都殺了，八妹一氣之下，發誓世上男人誰也不嫁，還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聶隱娘，以絕二弟和五弟的死心。豈料兩人一怒之下，亦發誓終生不娶。哎，一個終生不嫁，二個終生不娶，這三個鬥氣寃家難纏透了！你千萬莫惹上他們！倒是八妹近日不知為何，竟破例收了一位嬌滴滴的女娃兒為徒，這女娃兒有個稀奇古怪的名字，叫甚麼紅拂女，聰明絕頂，難纏之極，老乞丐見了，亦只好望風而逃！」

老乞丐——大乞俠任願，滔滔不絕，便把一段武林秘辛抖了出來。

風塵八俠的名頭，李靖在玄天劍門時，亦曾聽師傅包小峯提過，只道八俠均武功蓋世，可惜已歸隱了二十多年，若有幸遇上一位，傳授一招半式，那就當世無敵手了，豈料今日卻一連碰上三位，而且八俠中的老大俠活生生的現身眼前，居然還巴巴的求他接受他的全身本領！

李靖不由又好笑又好奇，他向大乞俠任願作了一揖，道：「原來是任願老前輩，小子剛才那雀兒，便當向老前輩問候的見面禮，老前輩不必放在心的。小子與徐大哥趕着要去救人，這便辭了！」

大乞俠任願一聽，大驚失色道：「小兄弟！你這便捨老乞丐而去？不肯再炮製鳳眼雀？存心要活活饞死老乞丐麼？」

李靖又好氣又好笑，道：「任老前輩要吃，那也要等在下先去救人呵！」

任願搖頭道：「不行！不行！你這小子內力雖然驚人，又剛剛創了一套禿龍步，但毫無攻防的招數，若去救人，少不了要拚鬥撕殺，你如此不濟，萬一被人殺了，那乞丐公公豈非活生生饞死了？這萬萬行不得也，我的好哥哥！」任願說着，竟有懇求的意思了。

李靖見任願倒是一片眞誠，並無半點虛偽造作，又想起他在武林中何等身份地位，卻傻氣得如此可愛，不由停步，無奈道：「依任老前輩之意，卻如何是好？」

大乞俠任願歎了口氣，道：「救女娃娃我是不去的了！你又不肯接納乞丐我的武功，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徐茂公忽然微微一笑，道：「任老前輩，貧道倒有一個主意，未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任願眼一瞪，道：「你這道士，甚麼意下意上？若有主意，乾脆道出便是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救人老前輩是決不去的了，但你又擔心李兄弟去救人會被人殺死，是麼？」

任願怒道：「是呵！這還用你說麼？」

徐茂公呵呵一笑，道：「那任老前輩只須與我等一同上路，隨時隨地保護住李兄弟便是了！他若不死，鳳眼雀兒的美味自然跑不了！」

任願猛吞了一口唾涎，三番數次欲想拒絕，但又尋不到其他更好的法子，終於無奈道：「你這道士，鬼心眼兒，欲把老乞丐作護身符！但誰叫我抵受不住那見鬼美味誘惑，無奈只好答應隨你等上路！但有個條件，你等一定要答應，否則，老乞丐說不得亦要用强把你等留下，作我老乞丐的私人厨子！」

徐茂公深知憑任願的本領，他眞要如此，當世之中，只怕無人阻得了他，無奈只好道：「任老前輩有甚麼條件？」

任願道：「第一，老乞丐決不出手救人，亦決不參與任何救人的鬼主意！第二，老乞丐要保住的只是這小子的生命，別的任何事是決不理會的！」

徐茂公笑道：「若李兄弟救人時，對頭厲害之極，定要置李兄弟於死地，任老前輩是否出手先殺那對頭？」

任願決然道：「不殺！但也不能讓這小子被他殺了！」

徐茂公又好氣又好笑。道：「那對頭定要殺人滅口，你不殺他，他就殺李兄弟了，貧道委實想不出屆時老前輩有甚麼妙法處之！」

任願呵呵一笑，道：「老乞丐說不出手，便決不會出手殺人，但不殺人

，便不能逃麼？老乞丐屆時挾這小子溜之大吉，只怕亦無人阻得了去路！」

徐茂公一聽，心道他這話倒半點不假，憑他那一飛衝天的絕世輕功，只怕就連虬髯怪客亦阻不了他！他一且救走了李靖，其餘的事他便大可撒手不理了！因此他雖然跟隨上路，但對於救人一事，其實並無多大助力。徐茂公心下這般轉念，不由怔住了。

「走呵！呆子似的站着幹麼？」大乞俠任願不耐煩道。

徐茂公苦笑道：「上哪去呵！老前輩！」

任願眼一瞪，道：「你等去救人！老乞丐跟隨着袖手旁觀！說好了就是這樣，婆婆媽媽，成何樣子！」

徐茂公與李靖互視一眼，均覺無奈，這大乞俠決定了的主意，當今世上，誰阻得了他？兩人沒法，只好動身上路。兩人默默無言，但任願卻與高采烈，大概因為自己的兩全其美法子而沾沾大喜。

走了一段，已走出密林，再向西行十數里，便是滇桂兩州下海的必經之地臨海鎮了。

距臨海鎮尚有五里，大乞俠任願的眉頭便忽然一擰，道：「你兩個小子！竟敢騙老乞丐下海去麼？」

任願功力奇高，雖隔了十里八里，便已聽到海浪的驚濤聲。徐茂公不敢作聲，只管低頭向臨海鎮急走，他深知只要李靖肯隨他走，那大乞俠這老怪物就絕不會落後。

但李靖內力深厚，亦已聽到濤聲了，他不由歎了口氣，道：「按那蘇二的說法，前面便是下海必經的臨海鎮了，怎的尚沒小菊姑娘的訊息？若下了海，她的踪跡就更渺茫了！莫非徐大哥你的測字不準麼？」

徐茂公一聽，暗道聽李靖的口氣，若不能救出小菊姑娘，他是不肯下海的了！心下不由一慌，無奈道：「是否靈驗，稍後便知，貧道無十分把握，一切只能隨緣便了！」

李靖心中牽掛小菊的安危，便默不作聲。

大乞俠任願耳尖，早把二人的對答聽入耳中，不由一怔，怪笑道：「甚麼測字？甚麼準不準靈驗不靈驗？難道你這道士尚會替人測字相命麼？」

徐茂公苦笑道：「在任老前輩面前，豈敢班門弄斧？」

任願笑道：「班門弄斧亦好，魯門弄班亦好，老乞丐久欲知道一事，你能代我測一測麼？」

徐茂公無奈道：「任老前輩欲測何事？」

任願忽然歎了口氣，道：「這是老乞丐二十多年前的風流事了！說出來亦感面紅了！老乞丐當日尚壯年，不幸成了南朝陳後主的座上客，老乞丐貪一時口福，竟答應那陳後主，向他的妃嬪傳授武功！更不幸又與當時宮中的一位公子乳娘相遇，做出了那個……不可告人之事，陳後主一怒之下，把老乞丐打入天牢，老乞丐雖大可逃走，但自知理虧，便呆在牢中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以了結這段孽緣。不料那乳娘卻偷入天牢，以她乳汁哺我！她又說已懷有我的骨肉，着我趕快逃走，以便日後孩子有爹爹照應……老天，老乞丐怎敢不逃？」

徐茂公一聽，這才明白任願為甚麼提起女娃兒便愁眉苦臉，原來卻有這段風流孽緣！他不由同情的道：「老前輩逃了之後又如何了？」

任願歎了口氣，道：「老乞丐這一逃，便是二十多年，朝代翻天覆地，陳後主的江山也完了，那乳娘據說也慘遭不幸，老乞丐知道這消息後，便心灰意冷，發誓今後絕不再理會朝廷之事……但卻忘不了乳娘臨別那句話，她曾說懷了我的孩子呵！因此，我……我欲請道士你替老乞丐算算，我那孩子尚在人世麼？」

徐茂公同情的歎了口氣，默默的注視了任願一會，心道任老前輩原來卻有一段悽酸的往事。李靖一聽，亦點頭道：「在下亦算半個孤兒，深知孤兒的苦處，任老前輩委實應該尋回你那苦命的孩兒！」

徐茂公默默的注視了任願一會，忽然臉有喜色，道：「任老前輩眉似臥蠶，骨格肅殺，眼帶魚尾，當主終生無妻！尚幸面上光聚而不散，眉上蠶眉下垂，尚有子女之緣，且逢走甲子，如貧道所推不差，任老前輩不日便可與子相聚！」

任願一聽，不由大喜道：「當眞麼？如此說，我那苦命孩兒尚在人世，只是苦了孩兒了！」他一頓，忽然又歎了口氣，愁眉苦臉道：「但老丐二十多年來，連孩子的模樣如何亦未見過，卻如何可與之團聚？你這道士莫非以好言騙我麼？」

徐茂公正容道：「貧道平生不道虛妄之言，是否如此，任老前輩日後自然明白！」

任願見徐茂公認眞鄭重，不由呵呵一笑，道：「是與不是，那也不要緊，但能安慰老乞丐片刻歡心，也是好意！況且你又沒收老乞丐相金，老乞丐倒該先說一聲有勞了！」

徐茂公深知這等江湖名宿，脾性古怪，便不再多言，向前面的臨海鎮走了過去。

臨海鎮果然是滇桂兩州下海必經之途，鎮上酒館街道，與田林鎮大同小異，唯一不同之處，是鎮上甚多海商漁夫，經營船務生意的店舖觸目皆是，各式魚類亦特別豐富。

李靖進了臨海鎮，一直悶悶不樂。徐茂公知他心事，他急着要救的是小菊姑娘而非眞命天子，在未知小菊確實訊息前，要他一同下海赴扶余島，那是決辦不到的了！因此徐茂公雖然心焦，但亦無奈，只好一切隨緣而動。

大乞俠任願卻根本不理會徐茂公的任何打算，他只知跟在李靖的身邊，其餘的他不去理會。

三人在臨海鎮週遭逛蕩，就如閒散的遊客，毫無目的，也毫無方向，徐茂公眼見已在臨海鎮呆了大半天，天色亦已近傍晚，不由心中歎氣，暗道：如此下去，只怕三天半月，也決難以下海去了！

就在此時，鎮中的行人忽然雞飛狗走，亂紛紛在徐茂公三人身邊擦過，皆道：「玄天劍叛徒李靖，正在鎮中蓬萊酒館大鬧，說要殺盡普天下的武林名門正派！那酒館的老板不幸是崆峒派的弟子，因此特別選了他來首先開刀！」

李靖一聽，不由哭笑不得，苦笑道：「玄天劍叛徒只得李靖一個，又何處鑽出第二個李靖來了？」

徐茂公急道：「這必定是李兄弟你的仇家，盜用你的名頭四處行兇，這樣一來，你在江湖中就更難立足！你還不趕去看看？」

李靖原欲不去理會，但一想被人如此欺弄，到底心有不甘，無奈只好向鎮中蓬萊館急步趕去。

距蓬萊館老遠，便聽到裏面傳來一陣殺猪似的叫聲，大概是那見鬼的「玄天劍叛徒李靖」正在裏面肆虐。

徐茂公搶先奔入館內，不由一怔，但見酒館裏面，一位年輕男子，身穿土布土衣，模樣果然與李靖有幾分相似，正以腳踏住酒館的老板，把他臉上的鬍子一條一條拔了下來！他身邊另有一位少年男子，手執利劍，雖沒動手，但格格的拍手笑着，想必瞧得十分開心！

那年輕男子拔一條鬍子，便大罵一聲道：「這是崆峒派！這是全眞教！這是少林派，這是玄天門！這是峨嵋派！這是乞丐幫！甚麼武林正派？欺世盜名，偽君子，假惺惺！利欲熏心，一派胡言……」這人伶牙俐齒，盡數六大門派的短處，罵得痛快淋漓，然後又格格大笑，道：「我便是玄天劍叛徒李靖！當日被你等名門正派欺負，逐出師門，今日報仇雪恨，吐氣揚眉來了！」

李靖又驚又氣，向那拔鬍子的年輕男子一掠而至，他在驚急中，不覺便使出了剛悟創的禿龍步，猶如禿龍行空，那是決無人阻得住的，他疾伸出手去，握住那男子的手腕，「后羿乾陽眞氣」已貫注四成，那男子登時「哎喲」一聲，那鬍子再拔不下去了。

李靖怒道：「我與你素不相識，更無仇怨，你為甚麼如此害我？」

那年輕男子手腕被握，只感劇痛難擋，但拚命忍住，故作輕鬆的格格一笑，道：「我如何害你？」

李靖道：「你冒我之名，肆虐行兇，令我於武林中更難立足，這不是害我麼？」

那年輕男子道：「嘿，原來你便是玄天劍叛徒李靖……那等名門正派，把你害得死去活來，本少爺好心替你出氣，你不領情，反而說我害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呆小子！」

李靖見這人伶牙俐齒的一駁，便不知如何應對，倒似那人滿有道理，他卻理虧啞口無言。他心中又氣又急，手上的內力不覺又加重了一層，四成多的「后羿乾陽眞氣」，那年輕男子如何抵受得住？但見他渾身發抖，搖搖欲墜，竟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就在此時，李靖身邊卻忽然聽到一聲極感親切的呼叫：「靖哥哥……手下留情！」

李靖一聽，不由向側面那持劍少年定睛一看，登時目瞪口呆，原來發聲的持劍少年，正是女扮男裝的小菊姑娘！因為「靖哥哥」這親昵的稱呼，普天下的女子中只有小菊姑娘！

李靖的手依然握着那年輕男子，卻失聲道：「你……你是小菊姑娘！你怎會在此地出現，你……你不是被人綁走了麼？」

小菊臉上迅速掠過一絲猶豫，但一閃即逝，隨即格格一笑，道：「是啊！當日我的確被蒙面黑影綁走，後來幸虧四小姐趕到，把我救了……我……我為了尋你，才與四小姐一道想出這個法子，逼你現身出來。」

李靖一聽，不禁又一呆，急道：「她……她便是四小姐陳玉鳳……」手臂便不由一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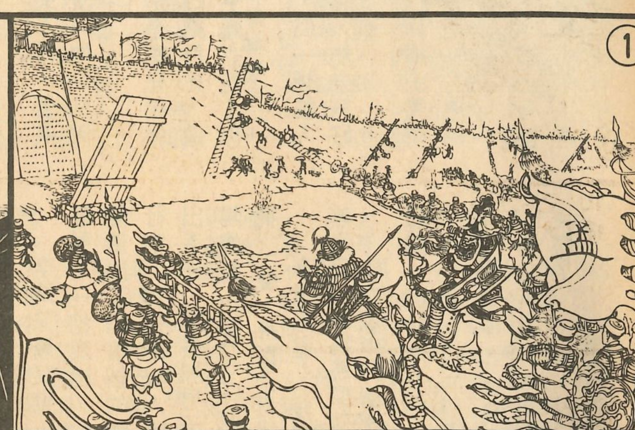
李靖心中卻仍如墮夢中，暗道這是怎的了？我甫離絕谷，怎地碰上的，盡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這故事到此告一段落，欲知後事如何，請讀續篇「潛龍迷踪」。

三國演義之卌四

諸葛亮渡瀘水（一）

徐正・編繪



1　蜀國益州南面，有一個部落，酋長名叫孟獲，經常侵略邊境，擄掠人畜。蜀漢建興三年，孟獲率領三洞元帥，大起十萬兵丁，攻陷了建寧、牂柯、越嶲三郡，包圍了永昌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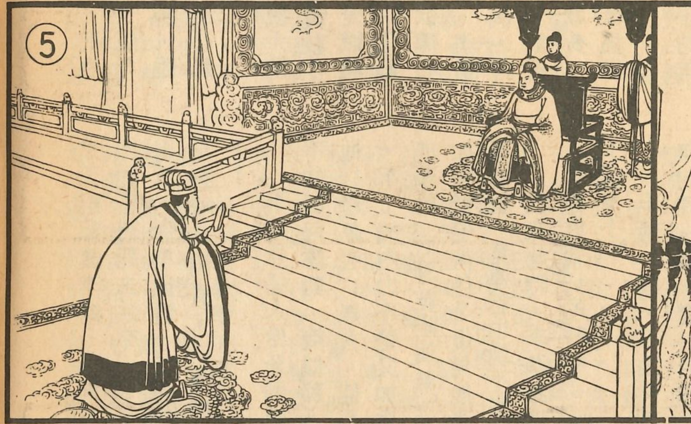
2　邊境四郡失了三郡，永昌兵微將寡，抵不住孟獲的猛攻，太守王伉十分驚慌，準備棄城退走。功曹呂凱諫道：「永昌是益州門戶，門戶失守，全局震動，必須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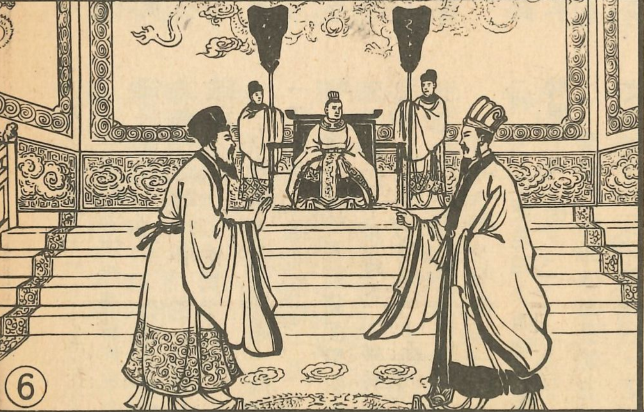
3　呂凱造了防守器械，會集全城百姓守城。又寫了告急文書，派遣勇士偷出城關，向成都求救。



4　孔明正在準備北伐中原，接到告急文書，知道孟獲又來犯境，不禁微微沉吟。暗想，孟獲不服，牽制北伐的軍事，只有先把孟獲降服，才能進取中原。



5　他帶了文書來朝見後主，要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只怕孔明出征以後，吳、魏乘虛來攻。孔明說：「我已安排好了，李嚴把守白帝城防東吳、馬超坐鎮漢中防曹丕，萬無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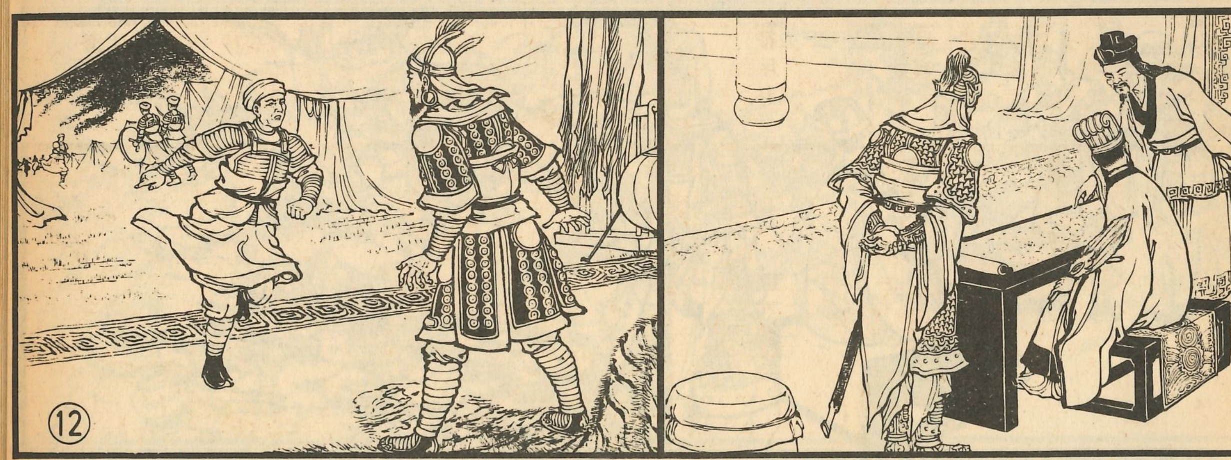
6　後主正在猶豫，諫議大夫王連道：「孟獲犯境，可派大將征討，丞相不必親去。」孔明道：「南方路途遙遠，孟獲屢次進犯，只有我親自前去，隨機應付，收服孟獲，才能解除北伐的後顧之憂。」



7　後主准奏，孔明調動五十萬大軍，用趙雲、魏延爲大將，蔣琬爲參軍，一齊向南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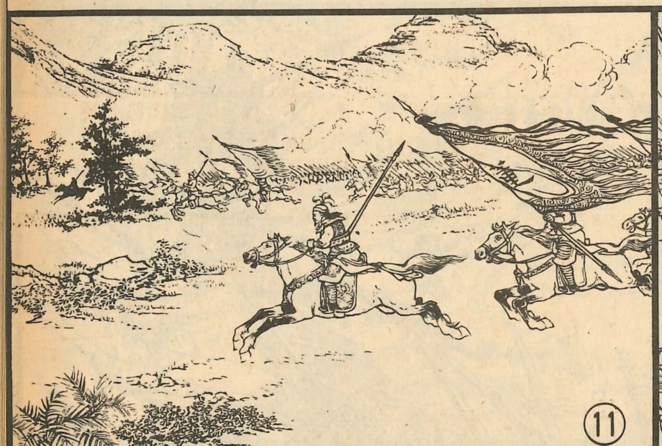
8　大軍到達永昌城外，和孟獲打了一仗，解了永昌的圍。王伉出城迎接，孔明慰勞道：「不是太守忠勇，孤城保不了！」王伉說：「要是沒有呂凱，這城已經不保了。」便把呂凱的事情說了一遍。



9　孔明進了城，向呂凱請教平定孟獲的方略，呂凱拿出一幅地圖，圖上畫着南方的山川形勢，在可以屯兵設伏的地方，都畫着記號，名叫「平南指掌圖」。孔明大喜，用他爲行軍教授，隨着大軍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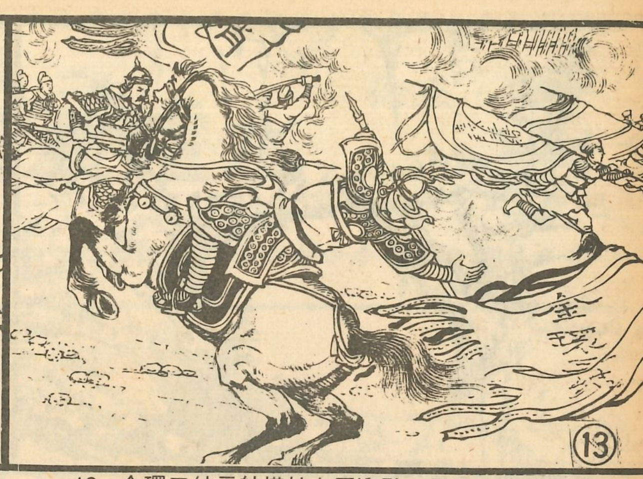


10　孔明分兵擊敗三洞元帥，收復了邊境三郡，便提了大兵，翻山越嶺，向南方追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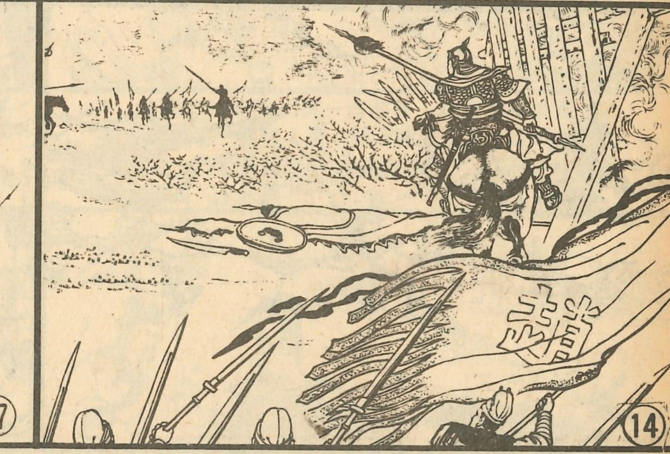


11　那三洞元帥會在一起，一面派人飛報孟獲，一面整頓殘兵，來戰蜀軍。不料蜀軍把後隊改作前隊，一齊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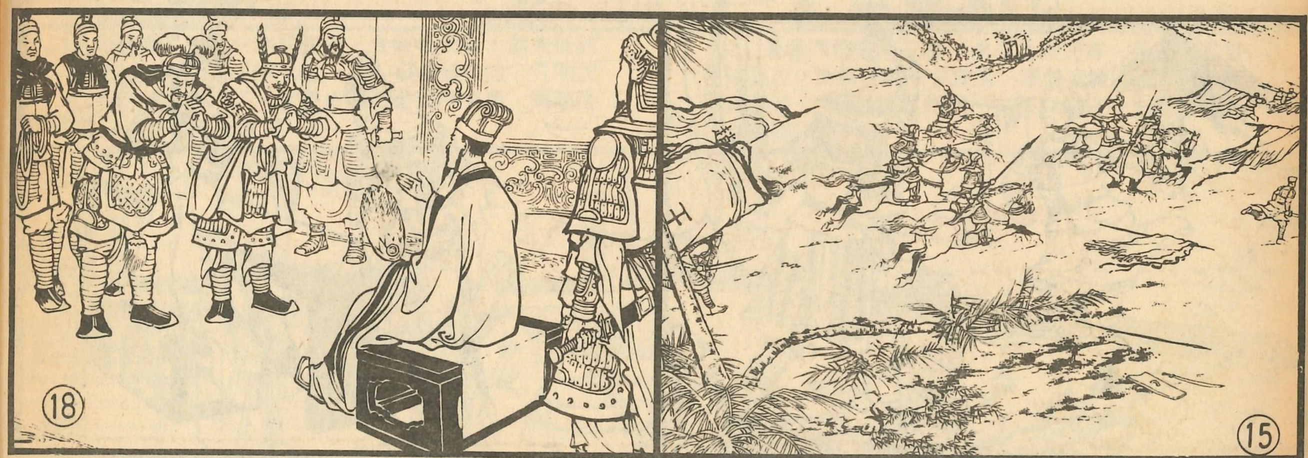
12　三洞元帥追了一陣，眼看天色向晚，便在山口分頭下寨。四更時分，忽聽得鼓聲大震，有兩路蜀兵殺進了第一洞金環三結元帥寨中。



13　金環三結元帥慌忙上馬迎敵，只見一將飛馬過來，大喝道：「趙雲在此！」槍隨聲到，金環三結元帥不及招架，被趙雲刺下馬來。



14　金環三結元帥部下四散奔逃。蜀兵鼓噪道：「投降免死！」忽然，寨外火光照耀，殺聲震天，有無數兵馬殺到。原來第二洞董荼那元帥、第三洞阿會喃元帥都領兵救應來了。



15　趙雲和兩洞元帥正殺得難解難分，王平、馬忠領兵趕到，三路夾攻，殺敗兩洞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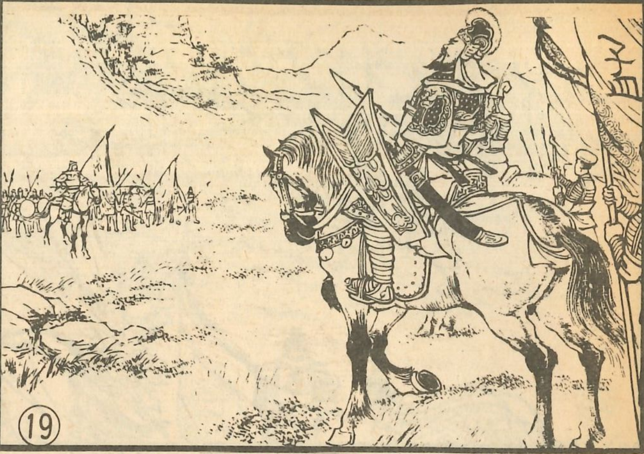


16　四面蜀兵像潮湧般冲來。董荼那與阿會喃棄了人馬，竄進山路，向南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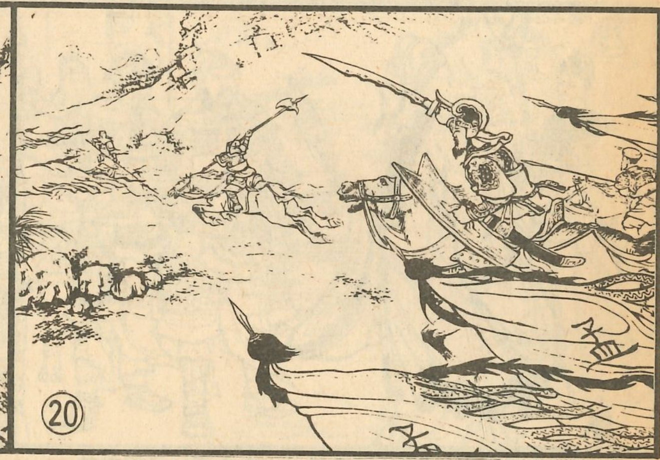


17　走出山路，撞見一支蜀軍。大將張翼當前厲聲喝道：「敗將怎不投降？」兩洞元帥赤手空拳，走投無路，只得上前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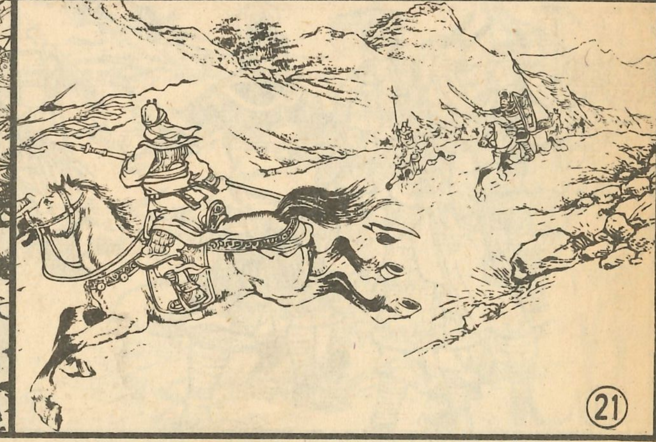
18　張翼把他們解進大寨，孔明好言勸導了一番，叫他們不要再幫孟獲侵略邊境，便下令釋放。



19　再說，孟獲接到敗報，怒氣衝天，親自領兵進發，半路上有一支蜀軍攔路。孟獲看去，只見隊伍不整，旌旗歪斜，不禁笑道：「人家都說諸葛亮能用兵，今日見了，原來如此！」



20　他喝一聲：「誰敢去擒蜀將，立下頭功？」副將忙牙長應聲出馬。蜀將王平迎着，戰了三合，撥馬便走。



21　孟獲驅兵大進，追了一陣，蜀軍中關索出來，戰不數合又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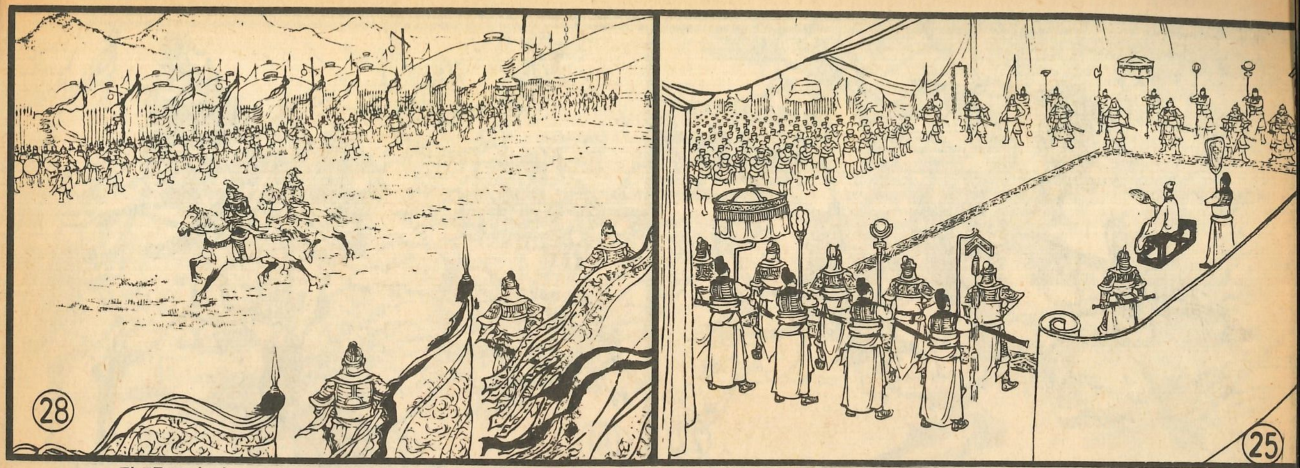
22　孟獲趕了二十餘里，後面喊聲大起。張嶷、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孟獲退路，王平、關索又引兵殺回，前後夾攻。



23　孟獲大敗，帶殘兵衝出重圍，半路上又被趙雲一陣衝殺，只剩下十多騎，向錦帶山拼命奔逃。



24　孟獲棄了馬，奔進山路。忽然山谷中一聲鼓响，魏延領兵殺出，殺散殘兵，活捉了孟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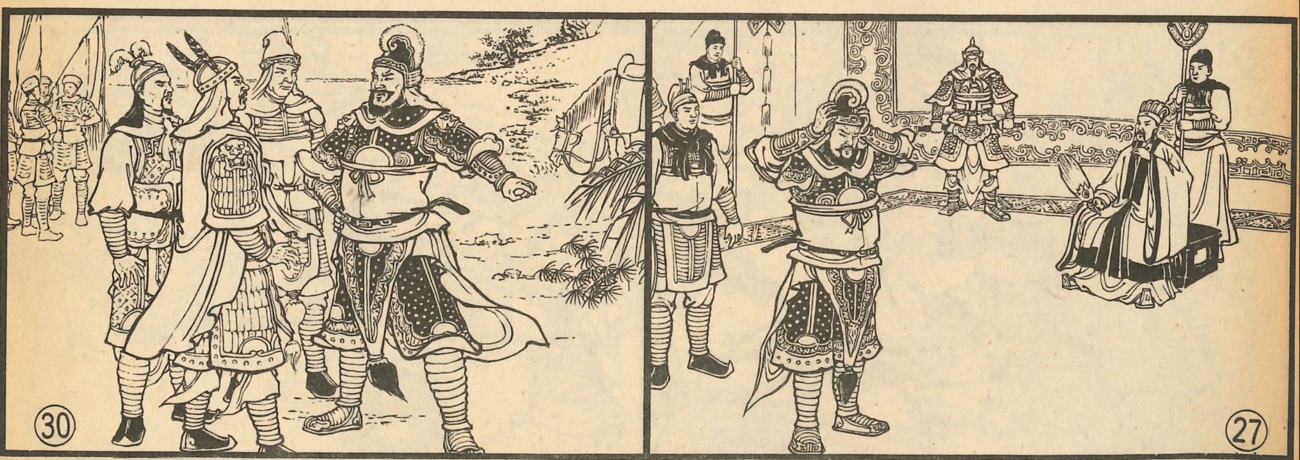
25　這時蜀軍大寨排開丞相儀仗、幾千俘虜，站在帳外。孔明端坐大帳，對俘虜們道：「你們都是好百姓，被孟獲騙來，受了驚嚇，家裏的父母妻子都爲你們擔心，現在我放你們回去，合家團聚。」

28　孔明又拿來酒肉，讓他飽餐一頓，然後發還鞍馬，差人送出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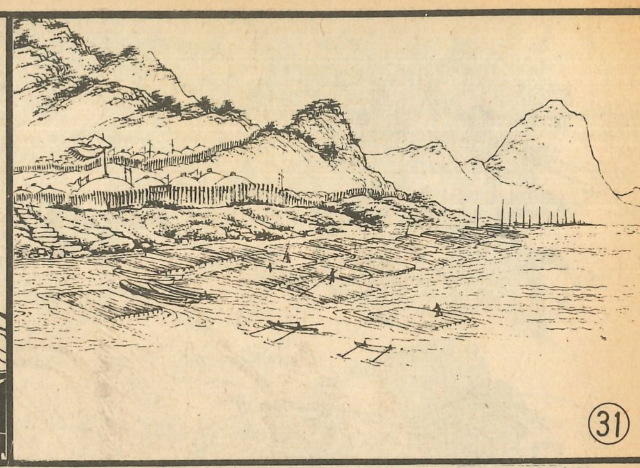
26　孔明下令，把他們全部釋放，然後吩咐押孟獲進帳。孔明道：「你自以爲能，常常侵略邊境，如今被我捉了，服也不服？」孟獲大聲道：「我只是中了埋伏，又不曾好好打仗，怎麼肯服！」

29　衆將都說：「捉住了孟獲，大事定了，丞相爲甚麼把他釋放？」孔明笑道：「要平定南方，必須使他們心悅誠服；捉住孟獲，人心不服，還是無用。」衆將聽了，半信半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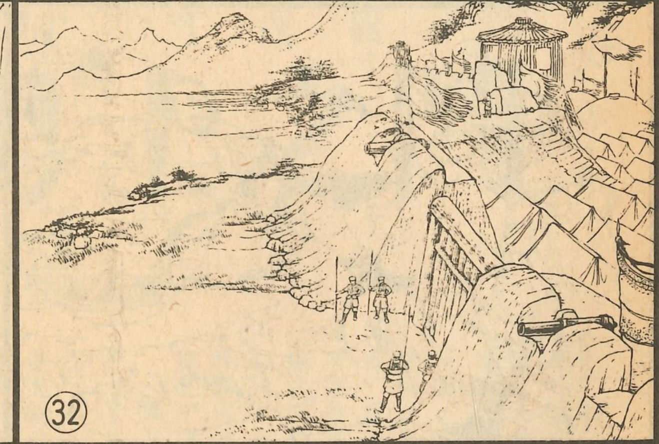


27　孔明笑道：「既然不服，我放你回去可好？」孟獲道：「果真放我回去，我便重整軍馬，與你決一死戰。你再能捉住我，我才心服。」孔明教人給他鬆了綁，把盔甲都還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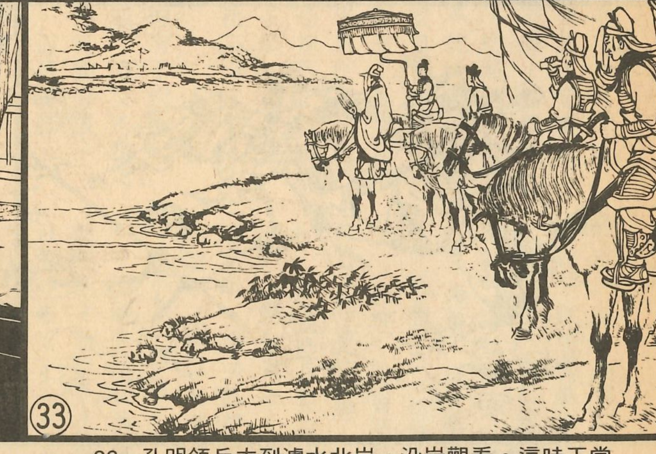
30　再說，孟獲走到瀘水邊，正遇部下殘兵，問他如何回來的。孟獲說了情形，決定整頓軍馬，再與蜀軍決戰。



31　孟獲渡過瀘水，會集各部酋長，又招集了被放回的兵丁，在瀘水南岸下寨。把北岸的船筏都拘到南岸停泊。



32　又在南岸築起土城，依山傍岸，高豎敵樓，樓上備下了弓弩炮石，準備堅守。要等孔明糧盡退兵的時候，出兵追擊。



33　孔明領兵來到瀘水北岸，沿岸觀看。這時正當五月，天氣炎熱，人馬都十分疲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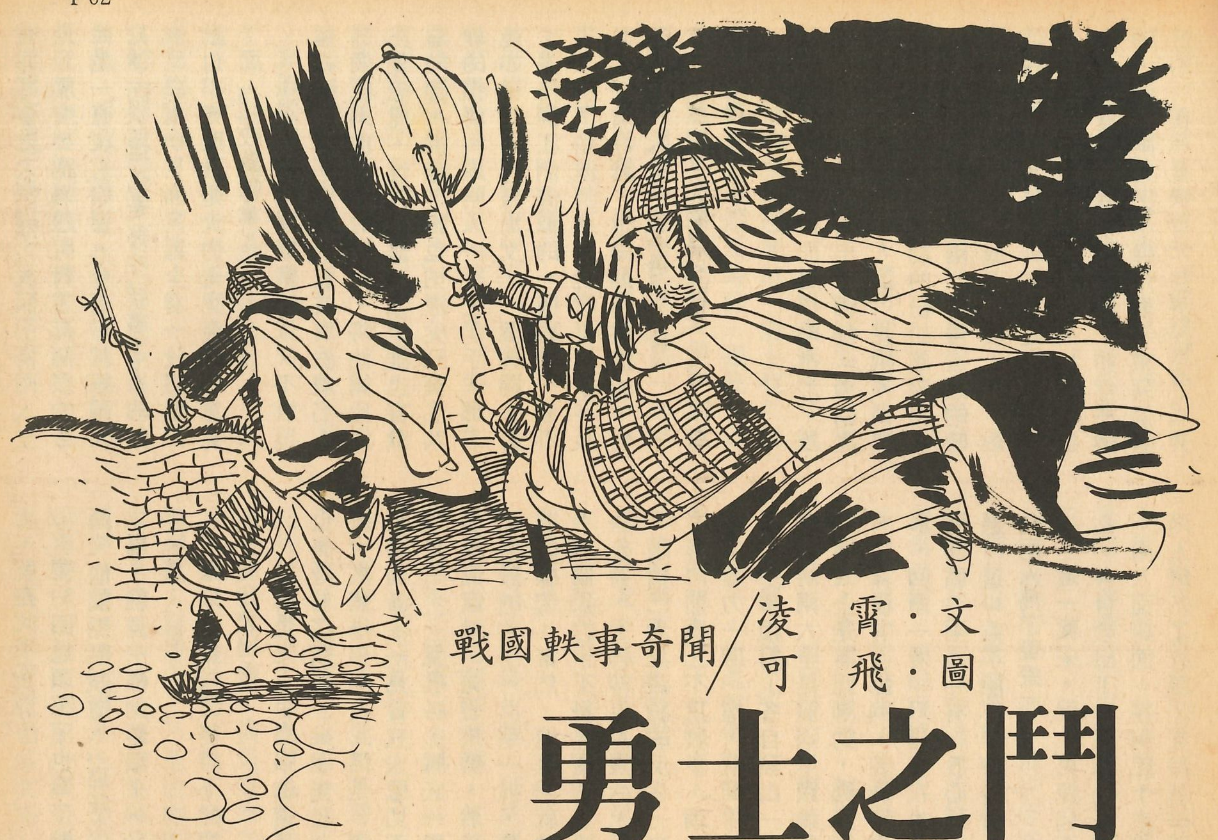
34　孔明回到營中，看了「平南指掌圖」，便令呂凱挑選林木茂盛的地方，依山傍樹，紮下四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休息人馬。



35　參軍蔣琬問道：「倘然孟獲偷渡瀘水，施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道：「參軍放心，我自有計破他！」



36　正在議論，馬岱解來了軍糧和解暑藥品。孔明喚馬岱進帳，命他帶本部三千人馬，悄悄地從下游渡過瀘水，去截斷孟獲的糧路。



戰國軼事奇聞／凌霄·文 可飛·圖

勇士之鬥

兩虎相鬥 聲勢凌厲

絳州城中亂哄哄，鬧成一片，在那挑酒帘的酒家之中，傳出了喧嘩之聲，人是聚了一大堆，不過，你擠我擁的，在那兒找空檔子，想看個清楚究竟，不過，走近些，不就能看得清楚嗎？爲甚麼要躲得這麼遠，却又不肯不看的，這不是有些奇怪！莫非是有甚麼深山大野人？或者是出了甚麼虎豹大蟲，這些人們就是抱着了好奇心理，而想看又怕給傷了似的，才這樣躲得遠遠的，怕看又捨不得走的，擠在一塊兒。

難道這酒鋪中，眞的有了深山大野人？或者虎豹猛獸不成？這又不像呀，至少，一陣陣粗獷的笑聲傳來，還夾雜幾句吵架的口胳，這是人話，能說人話的，一定不是野獸，這可以斷定，就算深山大野人也不能說人話來的，是不是？那麼，爲甚麼這麼多的人，躲得這麼遠，又想看的，可眞有些奇怪。

「這一下子，這兩隻老虎鬥起來了！」

「嗯！就不知誰勝誰敗？」

這羣人中有人低聲的談說，一個年在五十開外，有些老態的傢伙，一手捋住他的山羊鬍子，一面則點頭擺腦的說了句：「兩虎相爭，看來必有一傷……」

人羣中聽了此君這句話，就稍稍靜了一陣子，那邊，却「吧」的一聲响，雖說聲浪不大刺耳，可是離得也眞遠了一些，推想起來，在當地，這一聲响，就能震聾你的耳朵，一聲响後，就傳出一聲巨吼，連下來是聲震屋瓦的叫嘯：「裴大，這就走！」

「慢着，這斤半的牛肉，才吃了幾片，就是要打，也得吃飽了肚子！」

「好好，俺督戎就等你嚼牛肉，我可是不想多吃甚麼。」

「忙甚麼？督戎？你就似個蠻子那樣的，要打架麼！那麼豎眉瞪眼，嘩嘩亂叫，濟得甚麼事？反正，咱們是約定了，總該有個交代，是不是？遲早還不是一個樣？」

酒鋪中比較清靜了一些，這些瞧熱鬧的，看得見在那酒舖店堂之中，只有一張桌子上有客人，是兩個形容古怪的大漢，一個是身子挺直，一隻脚踏在條几上，一手就支着膝頭，兩隻眼睛睜得如兩個小燈籠，「虎視眈眈」這四個字，對他眞是個好形容，只見他狠狠的盯住了一個傢伙，這傢伙席地而坐，一手抓住了幾片牛肉，往他的大口中送，一面也與這傢伙看了個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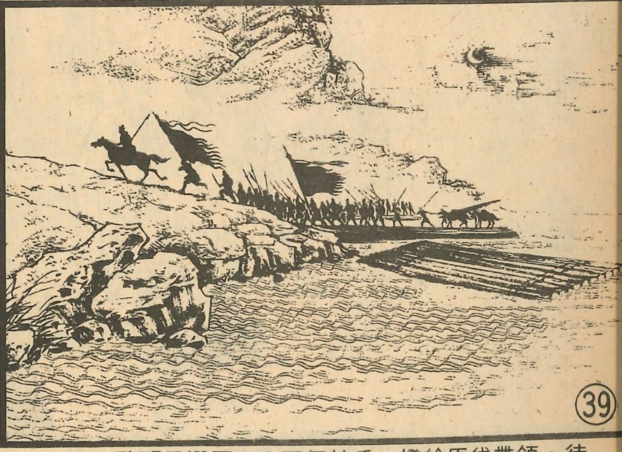
人羣中有不少人認識這兩個人，一個是姓裴名豹，字乃晋——春秋之晋——大夫屠岸賈手下驍將裴成之子，還有一人乃是督戎，是當地著名力士。裴豹是個力氣大得沒處使的傢伙，而督戎也是個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的莽丈夫，兩個大力士，就像是兩個寃家一樣，本來，誰也不知誰，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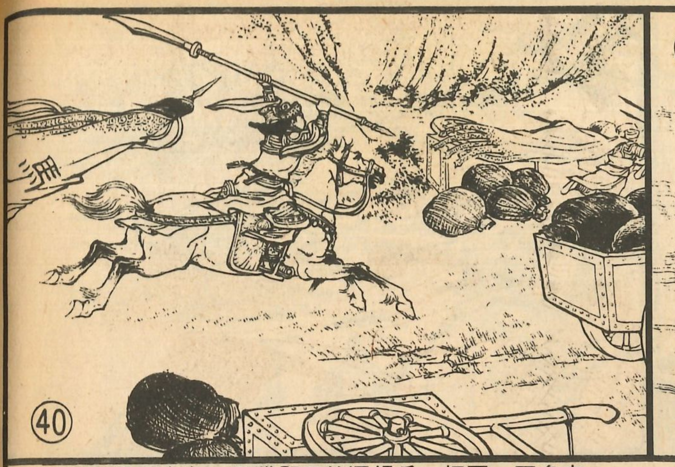
37 馬岱領軍到了瀘水下游，紮筏渡水。軍士們看見水淺，大半跳下筏來，涉水過去。不料走到半渡，忽然紛紛跌倒。急急救到筏上，搖回北岸，已經口鼻出血，死了。



38 馬岱大驚，連夜來報告孔明，孔明忙向土人詢問原因。原來瀘水有毒，日間天熱，毒氣蒸發，須待夜靜水冷，毒氣消散，方可過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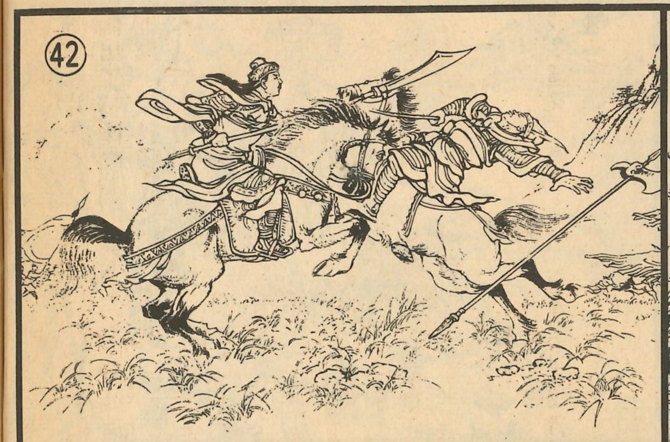
39 孔明又選了五六百個精兵，撥給馬岱帶領。待到半夜，安然渡過瀘水，來到夾山峪。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只容一人一騎通過。馬岱分撥兵士，就在路口立起寨柵。



40 過不多久，孟獲部下的運糧兵，押了一百多車軍糧到來，被馬岱截住。蜀兵殺散了運糧兵，奪下了糧車。



41 敗軍報到孟獲寨中。孟獲正因蜀軍安營避暑，不曾出兵攻擊，十分安心，每天在寨中開懷暢飲。接到敗報，忙令副將忙牙長帶三千人馬，去把糧草奪回。



42 忙牙長來到夾山峪，蜀陣中馬岱出陣。交戰只一合，馬岱斬了忙牙長。（待續）

有些好事之人擺弄，故而引得兩人全是牙癢癢，誰也想與對方打個狠的，但是一直沒有機會，今天，卻讓兩人見了面，這也是那些好事之人的傑作。二人一見面，都全有一股怒氣，誰也不肯服誰是大力士，今天總算見了面，該較量較量。

怪不得這些看好戲的傢伙不敢逗留在酒鋪中，這兩人實在有些威名，那個說兩虎相爭的傢伙，將他倆比作兩隻老虎，也算恰當，人，誰也喜歡看熱鬧，但是，誰也怕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損傷，這兩人一交上了手，那不能如平常人那麼斯文，一個脚踢拳打，弄得翻江倒海似的，旁觀者一個不巧，受了些波及，這就吃不消了，故而，想看好戲，也得站得遠遠的，怕受了些無妄之災，這是犯不着。

突然間，又聞得一聲大叫道：「督戎，這就走了！」

「好！」

就見兩條高大而魁梧的身形，雄赳赳，氣昂昂的踏出了酒鋪，橫衝直撞的向左側走去，人羣一見兩人出門，全發聲高喊，自動的紛紛讓開出一條路來，然後，當兩人走得遠遠的時候，才見他們又形成了一股人潮，跟隨在這兩人身後，一齊的走，好在，這個時期，都是有閒工夫，故而，這些人是沒有一個中場退出，亦步亦趨的，隨了兩人出了絳州城，來到個曠野的所在，督戎首先一聲怒吼道：「裴大，就在此地如何？」

裴豹回過頭來，也看了看四方八面，他就點點頭道：「也好！」他語聲才畢，就見一條勁影竄來，又聞一聲怒吼道：「着！」

原來這督戎已等得不耐煩了，就此先向裴大出手了。

這就是先下手為强的道理，督戎也眞是有些頭腦，來個先發制人，給裴大來個措手不及。但是，裴豹也不是個弱者，一見督戎人已切入，他也是來了，一聲吼叫，脚底一用力，來個橫側竄跳，先避來勢，然後是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反手一抓，是想抓督戎的腰帶，當然，他也想就勢先將對手摔個狠的，不料，這個督戎性格有些魯莽，手脚却也算靈活，一撲落空，眼梢已看見裴豹的反手刁來，他是身形向前衝，不克收步，因此，揮起左手奮力一回一擋，就聞得一聲響，兩人手掌相對，各自發出一掌，這一震，將兩人全是震退了跟蹌數步，好在兩人全是有此脚勁，雖然衝出幾步，總算沒有人翻倒，裴豹努力穩住身形，回頭一看，只見督戎也是剛好收勢回頭，兩人存有一股心折之感，不過，這口氣不能下，旁邊看的人，却為兩人喝了聲采。

這一聲采，就此更撩起兩人的雄心，各自發出了一聲怒吼，可是一竄，兩人面對面，在相距十來步之地方兩人彎下了身腰，互睜着一對兇睛，狠狠的互相注視對方，雙手則左右移動，一步一步的向前謹愼的跨前。

突然，又是一聲巨响，看的人只覺眼前一陣變動，兩條人影就此扭結在一起，一個雙手抓緊對方的後腰帶，一個則扣住對手的肩頭，互相拚神力，都想扭翻對手，但是，兩個都是天生神力，都有一股勁支持身軀的平衡，這就形成了死糾結一般，你推我擁的，間中有發出一二聲悶吼，在拚命的掙扎。

督戎是左腿一踢，就勢一個背翻，想將裴豹翻倒，但是，裴豹却是一個虎立，身子一挺一直，雙手一用力，抓緊督戎身軀，穩住重心，順勢一絞，他也想將督戎絞了一個大翻身，但是，督戎一招不能見功，他的雙腿立即一曲一彎，一個馬步——這時，根本不懂有甚麼馬步法則，不過，乃是就勢的一坐，這個架式，都是符合了這「馬步」的原則——身形一挫，雙手用力一按裴豹之雙肩，將裴豹之後力無形中化去，只用了一下力，兩人都已是有了些乏力，互相氣喘喘的，死纏死拚，再也不敢輕易用甚麼法則來對付，只是面對面的，兇睛互相怒突，盯緊對方。

大概是鬆了一口氣，精神又恢復了，就見幾個翻騰，地面上的沙土也捲起了不少，虎吼連聲中，兩條人影摔出，各自摔翻在地，「吧」的兩聲巨响，看的人不由目瞪口呆，原來這兩人摔翻在地，這地面為兩人的身形陷下了一個不淺的坑，這才見兩人相互又是一聲怒吼，翻身而起，雙雙再行撲在一堆，打了個難解難分之勢。

一陣車輪聲响，又見塵頭飛起，馬蹄聲急如密雨一般的傳來，看熱鬧的人羣全都是發聲喊，紛紛散開，而督戎與裴豹雖說鬥得性起，也為這一股聲勢所懾，不得不各自放開雙手，跳了開去，一輛輛車騎過處，宛如風馳電掣般的迅速，一面錦綉大旗，迎風飄揚，看得清楚，有一個斗大的「欒」字。

人們全是竊竊私議道：「原來是欒公子的車輛，看來又是在外射獵，才行回府……」

裴豹與督戎本想再打，因為天色也有些晚了，打也打得太吃力，互相狠視了一眼，道聲明天再見，也沒有訂定下次的約會及地方，各自回去！

督戎邊走邊不忿，這個裴豹可眞有幾手，自己如不是有些勁力，怕不為其一個絞力，摔了個狠的，這傢伙的臂力確是有勁，也只有自己懂得以力支力，還可以支持，否則，只有捱摔的份……想着想的，突的回頭，拔步就跑，為甚麼？他想追上那個裴豹，與他說個明白，沒有訂了約，明天打甚麼？當其來到原處之時，只見一片曠野，已不見甚麼人跡了。他想追入城中，耳邊却聞一陣車輪軋軋之聲，他不由一怔，往左一看，只見那邊

一面大旗飄揚中，一輛極精緻的戰車上，有一個貌相英俊的少年公子，兀立在上，對督戎看了一眼，有些微笑之意，督戎心中兀突。

「尊駕好大的氣力！」這少年公子劈口就說了這一句。

督戎却氣呼呼的道：「沒有工夫與你閒扯。」

督戎語聲才畢，往斜刺裡就走，不料，一聲弓弦响，察的一聲，一支長箭在他面前射落，直插在地，將他一阻，督戎本是想進城，追上裴豹與他訂個約會之地點及時間，因此，他就不理這少年公子的說話，想不到這支長箭，將他勾起了怒火，他一回頭，看了看四週，只見在那少年公子身後，又來了幾輛車，一個也極年輕的少年將軍，一手張弓，對他微帶笑容，而弓上，又搭上了另一支長箭，督戎幾時受過這個氣，他不由一聲怒吼道：「算是甚麼來的？」

執弓的少年，笑容未斂道：「你怕了？」

「怕甚麼？老子沒有兵刃在手，這又算甚麼本領？」

「哈哈，我也不想取你性命，只是阻住你，不想你走得這麼快而已，若是要你性命，老實說，也不必再發第二箭，你就得送了命！」後面也轟的一聲道：「兀那傢伙，我那公子的神箭，絳州城中誰不聞名，他若要你命，也不能讓你還在此時開口說話！」

督戎一聲冷笑道：「我怕甚麼？有本領，一對一，見個高下，角力，比兵刃，都可以，用這些鳥箭嚇人，不服……」

「颼」的一聲响，這少年將軍又是一箭射出，督戎是動也不動，看住這支箭由他的左肩竄過，他的面色變得更為猙獰，而眼睜得老大，氣呼呼的看住了這放箭的公子，雙手握拳，握得挺緊，看他的樣子，眞恨不能撲過去，揍他一個狠狠的出那一口氣，此時，又聞一聲清叱。

原來，正是那個為首的公子，他對放箭的人看了一眼道：「此人乃是個眞正的勇士，不可戲弄！」

在這少年公子身後，突然有兩個人連聲吼叫道：「甚麼勇士？敢不敢與我比試？」

這公子回頭一看，只見兩個身材魁梧之士，已躍下車輛，並有突擊之意，他笑了笑道：「周卓、邢朋，不得無禮！」他還想與督戎致意之時，這督戎一見有人叫陣，竟然不理那少年公子，破口大罵道：「老早說過，角力、比兵刃都可以，誰又怕了你兩個？」

這一聲叫喝，眞是聲雄氣壯，這少年公子乃是晉國有名大夫之後，姓欒名盈，射箭的，乃是他的族人，也可算是欒氏中第一個箭手戰將，名叫欒樂；而叫陣的兩壯士乃是欒盈手下的勇士，周卓、邢朋，乃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曾隨晉侯伐齊，擒齊名將殖卓、郭最，在晉國眞是婦孺皆知名的勇將。督戎的叫陣却也引起了欒盈的興趣，就命令兩人，要公平的決鬥，以一對一，然後，又傳下命令，將車從退後數里，圍成個大圓圈，靜觀這一場龍爭虎鬥。

督戎是萬分的憤恨，他赤手空拳兀立一邊，虎視眈眈的看住了周卓的行動，邢朋是守住一旁，當周卓向前一撲時，就見督戎一個轉身，讓過來勢，伸出右手，想扣周卓的腰帶，可是，當督戎一爪抓住周卓腰帶之時，突覺一陣大力，向前竄去，使他不能抓緊，由此可見，這周卓之神力驚人。不料，督戎心中因有恨氣難出，而且又有怒火無法發洩之恨，故而一定要將這叫陣的傢伙狠狠揍一頓，方洩心頭之恨，他一聲怒吼，就勢一個翻身，人就隨之向他一撲，右手本已抓緊了周卓，立即出手一推，周卓早已發覺，自己一撲落空，身後腰帶又被抓住，他本想翻身反扣督戎之手，不料一陣大力推來，使他脚步全亂，脚下重心本失，為這一推之力，身子就此跟跟蹌蹌的直摔出去，暗叫一聲不妙；可是，後面又有勁風襲來，原來，這督戎却是得勢不饒人，立即一個箭步，狠狠的迫住了周卓。

周卓目下是身形重心全失，本就該一跤摔翻在地，也是督戎一時好勝，想就勢揪住他身軀，飽以老拳，這周卓乃是個極善摔撲之人，立即一個合撲，突地一個翻身，雙腿一個絞式，督戎是趕得太急，不提防突來飛腿，為這一阻，雙脚被其一腿所扳，身子也就無法穩住，更想不到這周卓再來一個迴絞，雙腿一迸一翻，督戎身軀就此遭其一絞而摔了一跤，周卓立即借力起身，一個翻騰，想將他掀住之時，可是，督戎人雖落地，但是氣力不失，一揚手，就此穿出，剛好周卓身子前衝，眼前一花，被督戎一掌抵住面門，剛叫喝一聲，而督戎右手支地，身子一起，左手也就幫了個忙，為他這一把，扣住了咽喉，周卓要穴被制，再也無法能逞强，除了雙脚亂蹬亂踢，雙手拚命亂抓亂撈，希望能反敗為勝之外，就沒有其他取勝之道。

督戎這一招奏效，雙手一用力，將周卓立即掀翻在地，自己身子一騰空，就此將周卓當為馬騎，這就有了個空，騰出雙手，握着拳頭重重的擂下。周卓當然沒有老實的捱打，拚命的翻騰掙扎，希望能脫出督戎的糾纏。但是，兩個全是大力氣的傢伙，這就不得不有了個極狠厲的翻折。不過，督戎到底是以上臨下，佔了個極大的優勢，周卓雖勇，也難以擺脫這個力大如牛的督戎之壓迫，若不是好友邢朋飛奔而出，硬將他扳起，這周卓眞會被督戎扼打而死；現在，命是沒送，却也吃了極大的虧，督戎一起——這是被邢朋拖拉而起——反手

就是一拳，勾擊邢朋，此君却很乖巧，一縮頭，督戎一拳打空，「吧」的一聲，督戎腰下一痛，原來，這邢朋却是偷空擊了他一下狠的，督戎怒吼一聲，雙手一收，右手一個撐肘，邢朋冷不防這一下，被他打了個昏天黑地。

本來，三人還想打下去，但是，欒盈早已看出形勢不佳，連忙下車，飛奔趕來，大聲叫喊道：「這位勇士，不可動手，住手！」

欒盈也眞有些貴介公子的威風，這一喊果然有力，邢朋首先停住了手，周卓業已起身，本想加入一起動手，也爲這欒盈一陣叫喊而收住了式，督戎一見如此情形，他本已打了一架，也知道這兩個傢伙的力氣也不小，就算他是個莽漢也能看出這場打鬥，對自己沒有甚麼好處，既然有人來叫住手，透口氣，抖下精神，要動手，再來也不遲，因此他自動的停了手。

欒盈叫周卓及邢朋兩人退下，然後對督戎作了個揖，萬分誠懇向督戎請教來歷，並且自我介紹，報了姓名，欒盈公子之名在絳州城中是出了名的，好客樂善，且喜結交朋友，督戎就算是個不太知禮教的粗漢，耳邊也聽說過此君的大名，有這樣的貴公子對他如此尊敬，他未免有些感動，臉色難堪的說了一句：「您是貴公子，我是個粗人，不知禮數，眞是對不起了。」

「壯士說那裡話來，如果不嫌欒盈不才，請上車去，我們敘敘。」

督戎本不好意思答應，可是，這欒公子誠意殷殷，他本來就是不善於辭令，推又推不來，只能很難爲情的，爲欒盈挽上了車，向城中馳去，進入了欒府。

從此以後，督戎就成了欒盈的心腹驍將。而在欒盈府上，欒盈更清楚了督戎之天生神力，非但如此，且對刺戟一道，也有極深的造詣，想督戎力大無窮，能力舉千鈞，而且具有刺戟之技，他那刺戟之技是，雙手各執短戟一支，環身週圍數十步之內，他發戟刺人，無不中的，並且舞動雙戟之時，如瘋魔一般，驍勇狠厲，在其周圍十步，簡直無法能近得了身，不是中了他的鐵戟，就是爲無比勁風抖得無法站得住脚。

因此成爲欒盈手下第一位勇士，其他的如周卓、邢朋、黃淵、箕遺雖然在欒盈門下多年，也不得不讓督戎後來居上。

本來，勇士相處，難免有爭鬥之意，尚幸欒盈待人有禮，並且也具權謀，因此，這幾個勇士在欒盈的週旋下，非但沒有磨擦，反而相處得極好，而欒氏一家在晉是個著名的縉紳之家，自欒氏先祖以來，至於欒盈，七代卿相，貴盛無比，晉朝文武半出其門，半屬姻親，再加上欒盈的謙恭下士，散財結客，聲勢更爲顯赫，照理應能長保富貴。不想世道之理，竟是物極必反，欒氏一族却已潛下了滅族之根，這大概是盛極必衰，遭人嫉忌吧，欒氏竟爲晉朝文武合計所逐。

欒盈在晉國無法能存身，只能逃出晉地，那些壯士全是一力的護衛，一齊出奔。如督戎、周卓、邢朋、箕遺、辛俞等；族人如欒樂、欒彙、欒魴等全向齊國進發，托庇在齊侯之麾下。

這一次的計逐欒氏，乃是由欒氏的姻親范邙與其子范鞅爲主，其他如中行氏、荀氏、韓氏、趙氏、魏氏全有參與。

欒盈當然心有不甘，爲了要報仇，竟然乘晉侯與吳王聯姻之時，與齊合兵，從曲沃進兵，長驅而入絳州城，范邙得訊，連忙奉晉平公入固宮拒敵。

這一仗，欒盈仗了督戎之力，攻破絳州城門，發兵直撲固宮，在欒樂、欒魴的力戰之下，又加上督戎之神力驚人，將個固宮，圍得密不透風，這一來，使范邙驚得六神無主。

幸好固宮只有前後兩門，俱是重關，范邙使趙武、荀吳兩家軍馬，協守南關二重，韓無忌、韓起協守北關二重，其他如祁午、智朔、單右赤、張孟躍等人周圍巡視，范邙與范鞅則守護晉平公左右。

而欒盈已派遣督戎行軍來攻固宮。當下守固宮的兵卒，見督戎手提雙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宛如一位黑煞神下凡一般，全是心驚膽戰。

督戎所攻之地乃是南關，這地方是由趙武所守，一見這樣威風的驍將，也是嘖嘖讚歎，不想這一來，却惱了趙武手下兩員驍將，這兩人乃是兄弟，名叫解雍、解肅，軍中有名的神槍將軍，因見主將誇讚對方，一齊搶步而出，對趙武道：「督戎雖猛，難道他有三頭六臂不成？末將兄弟不服此人，願求一支軍兵下山，定要活捉此人，與將軍慶功！」

趙武對解氏兄弟看了一眼，再三叮囑道：「還須仔細考慮，不可輕敵，切記切記。」

解氏兄弟應了一聲，早已紮束停當，手中各握一條鐵槍，駕車出關而來，此時督戎正在命軍中士兵負石塡溝，預備衝殺過去。解氏兄弟出車而來，解雍當先大喝一聲道：「督戎，枉你如此英勇，不想作了叛臣家奴，速速早降，還可有個活命，否則，留神作了本將軍的槍下亡魂！」

督戎聞言不由大怒，一聲怒吼，他利用雙戟插地，一個飛身就飛過濠溝，口中吼叫連連，與解氏弟兄交上了手。

解雍一車向右，解肅則飛車向左，解雍先到，手起一槍，向督戎面門刺到，好個督戎，一個閃身，避過來槍，就手一戟，已聞一聲慘嘶。

原來，解雍的駕車馬匹，被其一

戟打死了一匹，神力眞個驚人；這匹馬被其一戟打成兩段，馬一死，車子無法行走，而解肅的車已到，他的車馬也被這個變化嚇得驚叫亂跳。

解雍車馬雖然無法轉動，仍欺督戎單身一人，自是首先躍下車來，且再向督戎之身後刺了一槍，督戎喝聲來得好，反手一戟，錚的一聲巨响，解雍被其一震之力，差點無法握緊手中鐵槍，雙臂直覺痠疼難忍，這就驚得解雍心魂俱喪，這傢伙有這麼大的力？

那邊的解肅也看出情形不妙，早已跳下車來，一見老兄不對勁，他一咬牙，發出一槍，攢刺督戎，可是這傢伙眞是個力士，一個轉身，抖起左手一戟，「嗆」的一聲响，槍尖被戟耳鎖住，督戎立即一反手，「吧」的一聲响，解肅的鐵槍就這樣被督戎一戟折成兩段，解肅不由一驚，連忙鬆手，拋下斷鐵槍，一個騰步，竄逃而走；解雍正在六神無主、目瞪口呆之時，却被督戎反手一戟，將解雍一戟刺倒。

督戎一戟刺倒解雍，回身想追解肅，解肅善逃，老早已逃到關下，早有人放下長繩，解肅急急忙忙有如喪家之狗，抓住繩索爬了上去。督戎見此情形，哈哈一笑，再回頭，想以一戟刺死解雍時，不想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解雍已被手下救走了。

督戎手彈雙戟，仰天一陣長笑，威風凜凜的說道：「有本領的，可多着幾人來斷殺，省得多費手脚！」

趙武一見兩將失利，早已驚慌，關上士兵全是見到了他的神勇，誰也不想去送死，因此，督戎這一聲喝叫，關上人就啞了一般，沒個人敢出聲應戰。

督戎守了一會兒，他見無人來會戰，再見天色將晚，便回到自己營中，預備休息一夜，明日打點攻打之策。

至於關上，趙武是眼見手下兩員驍將受挫，當夜又得訊息，解雍傷重而死，趙武不由一陣難過，解肅是不服這一口氣，他還想鼓其餘勇，明日再行與督戎決一死戰，以報兄長之仇，正在此時，荀吳來訪，對趙武道：「我部下有老將牟登，他有二子，牟剛，牟勁，這兩人俱有千斤之力，驍勇善戰，現在晉侯麾下當侍衛，待我使牟登叫他兩人來到，明日與解肅三人戰一個，難道再不能勝得這個督戎？」

趙武聞言，不由大爲贊成，當下，就由荀吳叫來牟登，吩咐了一陣，以備次日斷殺。

次早，果然牟登與二子趕到，這牟剛、牟勁兩人，生得相貌威武，身材魁梧，站在當地，威風凜凜，趙武一見，暗暗高興，立命三將下關，與督戎交手，其時，督戎已駕車在關外等候斷殺，一見三將出來，他是大吼一聲道：「不怕死的，多來幾個……」

他一邊吼叫，一邊已舞起手中雙戟，殺奔前來。牟氏兄弟與解肅，一個是手持鐵槍，牟氏兄弟各手持一柄大刀，聲勢洶洶合圍而上，督戎是雙戟揮動，舞得呼呼作响，這三人的兵器，與他相交，自被震得雙臂發麻，那督戎殺得性起，竟然跳下車來，徒步撲擊。

督戎的氣力大得驚人，何況他又是盡力的打擊，三將雖說也是驍勇善戰，却是難抵抗這般神力，又加上督戎殺得性起，出手敏捷，三人全在車上，這一來，照顧得車馬，顧不得了身軀，忙了這面，不得不忽略了那邊，此時更爲督戎一戟，打斷了車軸，這一來，車子無法行動，牟勁發聲喊，跳下車來，不料督戎早已趕到，手起一戟，連環進招，牟勁是人在半空，就讓督戎一戟擊中，這一來，却是苦矣，牟勁爲督戎一戟打得稀爛，一聲不響，就此嗚呼哀哉。

牟剛不由暴怒，還想回車出手，可是督戎却越殺越勇，雙戟舞動如風，使他們連個回手的機會也沒有。牟登一見如此情形，就知不妙，他大喝一聲且住，立即引兵出關，一陣亂箭射出，來射督戎一人，一面喝回了牟剛及解肅。

督戎爲亂箭所阻，他是抖動大戟，亂箭爲戟風所擋，紛紛散開，他還想就勢衝入關門，不想關門已閉，關上發下亂箭如雨，督戎率衆士兵攻城。

不料，趙武已命手下神箭營拚命放箭，將督戎手下之兵卒射翻了好幾個，祇有督戎，雙戟舞動，勁箭紛紛散落，眞是厲害非常。趙武等人看了，也是暗暗心驚，連忙將情形告知范邙。

范邙得訊，心中不由萬分焦急，對趙武、荀吳道：「一個督戎也不能勝得，看來欒氏之亂，是難平的了。」

三人聚談了一會，毫無結果，趙、荀兩將還得守護關門，不能多待，告辭回去。范邙是悶悶不樂，秉燭獨坐，突然，有一隸卒走上前來，對范老叩了一個頭道：「元帥心懷不樂，莫非爲督戎之事否！」

范邙一見此人，不由一怔，原來此人乃是屠岸賈手下驍將裴成之子裴豹也。裴豹因父親乃是屠岸賈手下，屠岸賈又爲陷害趙武一家，爲晉文公所誅，裴成也受牽累，一併入罪，裴豹則被沒官，編爲奴隸，裴豹與督戎相撲時，深知此人能耐，他當然也不懼他，祇是身爲官奴無法出頭，現見范邙愁悶，他却想起，自己若能建立這一次功勞，就可能脫出罪籍，因此，他就向范老進言。

范邙一見裴豹，又聽他如此說話，就知事有蹺蹊，立即正色問道：「莫非你有除督戎之力？若眞有此能，定當重重有賞！」

裴豹道：「小人名在丹書，枉有冲

天之志，却無出頭之日，元帥若將小人之名，從丹書上除去，小人就當誅殺督戎，以報元帥之德。」

范卭道：「當眞能殺督戎，我就請於晋侯，將丹書盡行焚棄，並收你爲中軍守將。」

「元帥不可失信！」

「老夫如有失信，有如紅日，但不知你須用車從多少？」

「小人與督戎，在絳城相識，以角力賭勝，此人性好獨鬥，人多反而不妙！」

范卭一聽其言，心中沉吟，半晌才道：「莫非你想去而不返？」

「小人家有老母妻兒，那肯罪上加罪，小人此去不返，亦當如紅日……」

范卭大喜，立即賜予一副衣甲，命裴豹明日出戰。

次日，裴豹穿甲於內，外加練袍，頭戴皮帽，足穿蔴鞋，腰帶利器，手提一五十二斤重銅鎚，來到南關，見過趙武，並說明來意，然後，獨立關上。正是督戎在指揮兵士攻關，裴豹大喝一聲道：「督戎，你可還認得我裴大否？」

督戎一見裴豹，不由大笑道：「我祗道你死了，不想還活在世上，今日你可敢再與我一決生死之戰？」

裴豹也笑了笑道：「別人怕你，我却不怕，你且退後兵車，我單人出來，與你在地下，雙手對雙手，兵器鬥兵器，拚個你死我活，也好使個英名留後世，你看如何？」

督戎點點頭道：「此論正合我意，你且下來！」

這面督戎示意叫退兵車，而關上也放了個裴豹下來，與督戎搏鬥。

裴豹一上場，就提手上銅鎚，向督戎迎頭擊下，督戎是一舉雙戟祗一架，雙臂用力一駢，架開來勢，右手戟一個橫掃，向裴豹擊到，裴豹身形一動，用手中銅鎚架住，然後一個騰步，竄到督戎之背後，反手一鎚擊出，督戎左手戟一架，右手戟立即擊下，裴豹也是身巧，身法早動，一個閃身，就此令督戎擊了個空。

兩個人全是大力氣，直打得山動地搖，在關上那些將士看了，均揑了一把汗，暗暗吃驚，而督戎殺得性起，雙戟舞動如風，將個裴豹狠狠的阻止退回十步之外，但是，那裴豹好在身形靈活，也就竄東跳西，覓隙尋縫，與他撲擊，一瞬時，兩人打了二十來個回合，却是不分勝負。

裴豹却突的叫住道：「且慢動手，我一時內急，稍停再來！」

言聲未畢，裴豹是早已看準地形，見在西邊有一堵短墻，他是一個騰步，向那邊撲去，督戎一見，以爲裴豹打不過自己想走，那肯放過，怒吼一聲道：「你往那裡去……」緊緊的追上去。

不料，裴豹早已越過短牆，督戎也眞是莽得可以，一挺雙戟，毫不防範的，一個虎跳，立即穿墻而過，抬眼看去，不見人影，他正在奇怪之時，背後勁風突來，他發覺不妙，回頭想看，眞個是說時遲那時快，督戎後腦已爲一銅鎚擊中，一陣劇痛，他不克支持，督戎是一聲怒吼，撲地便倒，兀自右腿飛起，「吧」的一聲，給他踢飛了一點東西，可憐督戎，已是腦漿迸裂，死於非命的了。

原來，這是裴豹隱身在短牆之後，一棵大樹背側，督戎一到，他就順勢一鎚擊下，可是，督戎人雖死，神力猶在，一飛腿就將他的練袍，踢去一大塊，尚幸裴豹避得快，否則，也是難保存性命，裴豹擊斃督戎，立即抽出腰刀，將督戎稀爛頭顱割下，然後翻墻而出，晋軍一見裴豹成功，不由歡聲雷動。

欒氏方面，主將已死，軍心大亂，關上立即有軍馬衝下，牟剛、解肅等配合了裴豹，將督戎帶來軍卒亂砍亂殺，有部份是逃去了，有部份則投降了，有部份被殺傷了。總之，全軍盡墨。

欒盈得信息，不由驚惶失措，再想重振其威，却是不及，齊國借兵，也是大事難成，紛紛散了。

欒氏家族，則保住了欒盈，還作孤注一擲之奮鬥，可惜，依然沒法成功，結果，欒盈重傷被殺，欒樂也爲裴豹擊斃，這一次的戰爭，將欒氏全部誅滅。祗有一個欒魴，出走宋國，可憐欒氏七代爲晋大臣，却是落了個這樣的收場。

這是春秋時代的一則故事，比較冷門，不過，敷衍成文，也可以作一則短篇歷史小說讀。當然，關於欒氏之誅滅，還有其他的勾結鬥爭，不過，爲了趣味起見，祗能用略述的方法，因爲，作者的主要用意，是描寫督戎與裴豹而已——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完）

上文提要：齊雲高帶走雲尚志後，在林中遇上血骷髏匪幫，原來他們因爲齊雲高對他們態度有異，特前來詢問，並願意聽命於他，齊雲高有感金、宋合攻遼，正是滅遼的好時機，乃欲帶領血骷髏衆人助宋兵攻遼，途中巧救其徒余顧南，他因阻擋遼兵追殺宋軍而身受重傷，暈倒路上，經大夥商議後，決定潛入燕京去偷襲，實行圍魏救趙之策，逼使遼帥耶律大石回師救駕……



烽火大俠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仇人倏現又兔脫　未能手刃嘆可惜

可是射來的箭，越來越多，終還是將余顧南迫落地上。

那些遼兵見他落地，又蜂擁而上，余顧南早已殺紅了眼，見人便殺，刀掌腿齊施，擋者披靡，幾個照面又讓他殺死了六七名遼兵。

遼兵稍退，他立即迫進，他一前進，遼兵又迅即圍上前，停停打打，進進退退，余顧南雖殺了不少人，但始終沒法迫近遼軍主帥。

喊殺之聲越來越响，附近之遼兵不斷在他身旁奔過，追殺宋軍去了，余顧南心如火焚，眼看遼軍主帥及大纛，也在移動，他猛地一聲大喝，左手一抄，抓住一杆長槍，再用力一拉，那遼兵抵不住他的神力，向前蹬了幾步，余顧南左腿順勢飛起，正中其胸膛。

「蓬！」那遼兵人如斷線風箏般往後倒飛，人在半空，一口鮮血衝天噴出。余顧南左手反握長槍，向後一刺，又中一名遼兵大腿，再一掄，槍尖向前，用力拋去。

那杆長槍就像流星一般，向遼軍主帥射去，與此同時，他右手寶刀也沒空閑着，劈下一顆腦袋，這幾招當真威風凜凜，氣蓋山河。

那杆長槍一出手，遼兵已高呼起來，那舉遼字大纛的遼兵，自恃膂力過人，揮動大旗來捲長槍，不料那槍注滿內力，力貫千鈞，旗幟不但捲不開長槍，反被長槍貫穿一個洞，槍尖已透進那旗手的胸膛。

「砰！」那旗手連人帶纛跌倒塵埃，敵陣引起一陣慌亂，蓋纛毀人倒乃軍中不吉之兆也！

那主帥耶律大石臉色微微一變，喝道：「蕭軍，給本帥舉起旗來，不許亂我軍心，不許讓這南蠻衝過來。」

一個百夫長道：「元帥，他是余顧南……」

話音未落，已被斥道：「本帥怎不知道，正因爲是他，是故更不能放他過來，宋國只有他一個人可怕。」

說話時，余顧南又殺了四名遼兵，再標前一丈，但遼兵雖然怕他，亦害怕違軍令，仍緊緊將他圍住。余顧南恐誤了戎機，左掌運上內勁，遙空擊斃一名百夫長，其他人見狀，心頭更悸，一見他舉掌，便忙不迭退開。

余顧南輕嘯一聲，橫掠迫向耶律大石。但耶律大石此際已向前進，驅軍追殺宋軍，余顧南再發一記劈空掌，又將一名百夫長擊飛離馬鞍，不過如此打法甚耗內力，加上已惡鬥了好一陣，氣力逐漸不繼，亦漸覺壓力加重，不過余顧南此際已不將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但求宋軍能盡量逃過遼兵的追殺。

他由中午殺至下午，左衝右突，也不知殺了多少個遼兵，他自己身上亦受了幾處槍傷，幸好不是要害，影响不大。他幾番衝近耶律大石，大寒敵膽，饒得耶律大石久經戰陣，亦難

免心驚。

眼看宋軍逐漸走遠，耶律大石突然下令退兵。號角聲此起彼落，大軍緩緩後退。但耶律大石仍然下令：「誰能殺死余顧南賞黃金十斤，白銀千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人留下來圍攻余顧南，遼軍得以安全後退。一位千夫長騎馬在附近縱橫，忽然想到一個辦法，高聲下令：「弓箭手準備，圍攻的人，緩緩後退。」

外圍的弓箭手立即拉弓搭箭，圍攻他的人亦慢慢退開，此刻方是最危險的時候，余顧南當機立斷，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南衝殺過去，遼兵乖巧，見狀連忙閃開，殺那間，百箭齊飛。

好個余顧南，急提一口氣，左掌發出掌風，右手寶刀左右揮舞，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刀網，邊又後退。倏地後背一陣疼痛，他手上不禁一慢，又一枝長箭突破刀網，直釘在其左肩下。

這一箭入肉頗深，余顧南只覺痛入心脾，怪叫一聲，强提一口氣向前急掠。他一躍兩丈五，再一躍又是二丈餘，前面那些弓箭手，見狀大駭，不約而同散開。

余顧南寶刀向後一磕，撥開幾枝長箭，再一掠，又是二丈五，脚尖一點，躍上一匹戰馬，雙腿力挾，催馬前進。

神箭手第三輪箭又射出，余顧南反身騎馬，揮刀磕箭，可是他坐在馬背上，顧得了上面，顧不了下面，馬臂下中了兩箭，那馬悲嘶一聲，奔跑更快，眨眼間已脫離弓箭的射程。

一個遼兵問是否追趕，那千夫長輕嘆一聲：「余顧南實是大宋的好男兒，宋國多幾個這樣的人，焉能打得敗！」低頭一望，只見地上躺着數不清之同袍的屍體，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道：「回城繳令！」

* * *

樓師逵豎起拇指，讚道：「余大俠，你眞是咱大宋的好男兒！那童貫及蔡攸只要有你一分膽量，今日也不會吃敗仗！可惜……」

辜行難問道：「余大俠，後來你怎會倒在草叢後？」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續道：「那馬兒雖然神駿，但奔跑了一陣，因失血過多，是故倒斃路上。在下下馬步行，方知自己渾身受了不少傷，每走一步，都牽動傷口……適才在生死搏鬥中猶不發覺，此際方知自己其實是撿回了一條生命。要我就這樣死去，實不甘心，因此展開輕功急馳，希望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歇歇，誰知後來聽到馬蹄聲，以爲是前頭追殺宋軍的遼兵折回來，連忙匿在草叢後，不料一坐下去，但覺一陣暈眩，便不省人事了……」

樓師逵道：「我知道了，那必是老大他們乘馬趕來的，而你誤會是遼兵……」

余顧南頷首，薛滿地接口道：「其實咱們也聽到一陣步履聲，是故後來下馬循聲尋去，却發現草叢後躺着一個血人，也幸虧章小弟曾經見過余大俠，否則薛某也不會停下來……」

余顧南忙道：「說來慚愧，在下尚未答謝諸位救命之恩哩！」言畢要下床，却被辜行難按住。

樓師逵哈哈笑道：「也許余大俠知道咱們是甚麼人之後，要翻臉哩！」

薛滿地見他說話口沒遮攔，瞪了他一眼。余顧南却道：「諸位是家師的朋友，在下尚有甚麼不放心的，因何會翻臉！」

樓師逵這才正容地道：「因爲咱們是『血骷髏』！咱弟兄們這幾年臭名昭彰，料余大俠也有所聞！」

余顧南的確聞過其臭名，是以不由一怔。齊雲高忙道：「江湖上的傳聞焉能作準？老夫已調查過，其實他們都是些熱血的漢子，手段雖然毒辣一點，但絕非沒有理由！」

余顧南雖已三十多歲，但仍視師父若神明，聞言即道：「如此是在下膚淺，誤信傳言了！」

薛滿地聽後大悅，哈哈笑道：「有大俠此言，吾等弟兄死可瞑目矣！其實咱們亦做過不少錯事，實不敢當令師之盛讚！」

「人孰無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薛滿地神色一黯，低聲嘆息道：「但有的錯鑄成之後，是不能補救的！」

樓師逵聽了他的話後，心中詫異，用奇怪的目光望着薛滿地。

就在此刻，岑家家丁跑進來報告：「莊主已回來，如今在房內更衣，請諸位出廳相見！」羣豪大喜，紛紛告辭，齊雲高却不讓愛徒出廳。

衆人在廳內坐了一會，便見岑英臉帶疲態地出來。「累諸位擔憂了。」

辜行難忙道：「不敢，岑兄爲我大宋奔波，才教人佩服，可曾探到甚麼好消息？」

岑英捧起茶盅，呷了一口，清一清喉嚨方道：「在下已打聽清楚，耶律大石率八萬兵奔殺雄州，此際城內只剩兩萬兵，另外圍尚有幾萬兵。」

他話未說畢，樓師逵已急不及待地道：「重要的是咱們能否混進城內去，雄州城失陷了否？」

岑英微笑道：「樓兄性子好急，按脚程計算，耶律大石大軍尚未到雄州城，雄州城自然不會失陷！」一頓又道：「敝友蕭洛斯要四日後才輪到他守城，他答應小弟，第五天大家由南城門進去，他將盡量給予方便，但要咱們分批進城，而且請擔柴進去，乾柴上面還須鋪着青菜，作爲識別暗記。」

「第五天？曠日持久，說不定童貫和蔡攸那兩廝已守不住雄州城了。」

岑英笑容不改，「儘管雄州城失守，耶律大石亦不敢深入宋境，一者他士兵不多；二者恐金兵攻燕京！再說雄州城十分鞏固，除非有內奸，否則最少非十天八天攻不下來！」

齊雲高噓了一口氣，道：「說得有理，咱們還是聽岑莊主的安排，這兩天諸位可以趁機休息一下，養精蓄銳，屆時方可大展身手。」衆人閒談了一陣，齊雲高乃返回客房，只見余顧南盤膝在床上運功，頭頂上冒出裊裊白烟。他心中暗喜：「想不到雁兒已有此功力，眞乃我『鐘鼎門』之幸！」

他坐在床前默默地望着愛徒，就像慈父對着遊子般，說不出的滿足。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見余顧南緩緩醒來。「師父，你老人家不是跟他們商量大事麼？」

齊雲高不答反問：「雁兒，你覺得如何？」

「徒兒覺得好多了，再休息幾天，便能下床行動。」

齊雲高問道：「雁兒，你去過燕京否？城內的情況你熟悉麼？」

余顧南道：「雁兒去過兩次，情況還略知一二，咦，師父你老人家想混進去？好，待徒兒當响導。」

「不是爲師一人要混進去，而連血骷髏的數十個人。你可知道耶律大石揮兵去攻打雄州？童貫和蔡攸必非其敵，是以咱們欲施圍魏救趙之策，迫耶律大石收兵。不過你傷未癒，不宜勞動，免得傷口迸裂，在龍潭虎穴之中，那是極端危險的。」

「圍魏救趙是個好辦法，但城內兵力不弱，你們數十個人若地形不熟，甚是危險。萬一遼兵關起四門，便猶如甕中捉鱉。至於雁兒的傷並不礙事，有師父在旁，還用得着雁兒動手？」

齊雲高瞪了他一眼。「你少拍馬屁，岑莊主對燕京一草一木瞭如指掌，即使他不親自出馬，派個人也比你强多了，而且他已約好了人接應。」

余顧南問道：「甚麼時候動手？」

「四天之後。」

余顧南喜道：「四日之後？雁兒早已傷疲盡除。」

「你無受內傷，爲師倒不擔心，只怕你傷口未合攏，再經激戰，必然再迸裂，斯時再醫治便困難多了。你還是乖乖給爲師窩在莊內養傷吧！」

余顧南應了一聲是，心中另有打算；齊雲高忽然改了個話題。「雲尚志曾經你指撥武功？」

「雁兒與他父親結義，最近幾年跑了幾趟西京，被他纏得難過，是以授他幾招『神龍刀法』，可惜他資質不高，只勝在好學及勤快。」

「這小子曾拿你的徒弟這塊招牌，招搖撞騙。以後你可得謹愼，免得毀了本門聲譽。」

余顧南眉頭一揚，喟然道：「雁兒已告誡過他，想不到他竟然抗令。」

「爲師已斥過其非，諒他日後不敢再犯，你亦無須再怪責他。不過你年紀已不少，有機會可得爲本門收個傳人。」

余顧南微微一怔，道：「師父，弟子如今有如鴻雁，忽南忽北，何來工夫教徒，不如你多收一位，讓雁兒有個師弟。」

「爲師正要你替我添一個徒孫。你沒工夫教不打緊，爲師可以點撥他。嘿嘿，爲師年紀漸大，獨自一人生活，也很枯躁，否則怎會跑出來逛！人總要做點事，日子才好過。」

「雁兒了解，只是要找一個資質俱佳的人也不容易，以其隨便找，倒不如慢慢等機會，教好一個徒弟，比找一個濫竽充數的人好多了。」

齊雲高也同意其看法，不由默然。半晌方道：「那你平日可得留意點！」師徒倆又拉起往事。「雁兒，你可見過你那信叔叔？」

「他在杭州靈隱寺出家，弟子也已十多年沒見過他了，師父有他的消息？」

「他不在寺裡了，聽說到處化緣去了，倒是『北虎』趙魏漢死啦！」

「活該！若非他，信叔叔又怎會幾乎喪命！」

齊雲高道：「西方那邊之高手反而人材濟濟：翦仲台、拓跋齊天、青木上人及金砵法王，反觀中原人材凋零，眞沒多大意思！」

余顧南笑道：「那也未必，說不定有許多不出世的高手，咱不知道。這些年來，師父隱世不出，徒兒又東奔西跑，武林中的事根本不理，連『血骷髏』也不甚了了，遑論其他！」辜行難聞後不禁莞爾。

眨眼已是第四天，岑英將數十人全召集到大廳，等候出發，他每人派了一套衣裳。

樓師逵拿了那套衣裳看了幾下，問道：「非換不可麼？」

薛滿地道：「當然，否則如何像樵夫！你們的武器也得小心收藏，一人露出馬脚，其他人也都有危險！」他威信很高，平日少開口，但每一句話其手下都如奉綸音，包括辜行難及樓師逵，亦不例外。

待衆人換了衣服出來，院子裡已擺滿了一擔擔的乾柴，上面還舖着幾斤青菜。「諸位分批由南城門進去，記住必須在日落之前進城，還有午時是蕭洛斯休息時間，最好避開，今日南城門由他負責，但請諸位莫令他爲難。說眞的，此人生父其實是漢人，此事本來只有三個人知道，一是其生母，一是他，另一個便是在下，是故請諸位守秘，將來尚用得着他。」

齊雲高道：「此去凶吉難卜，說不定鬧起事來，很可能會連累到他！」

岑英含笑道：「在下已有所佈置，萬一有事，他一家人便會被接出城外，諸位但可放心，甚至寒舍亦會有所準備。諸位先走一步，在下在日落之

前，必到城內，在昇平客棧東四號房等諸位。」

樓師逵問道：「昇平客棧在何處？」

「靠近南城區，在朝南路上，旺中帶靜，是老字號的客棧，隨便一問便知道。」衆人再無疑問，分批離開，最後一批是在午飯後出發的。

岑英稍後換了衣裳，亦要離家，他離家前，心頭一動，跑進余顧南的客房，準備交代幾句，不料房內空空如也，那有影踪？而且被褥折叠得十分整齊，証明他已離開。

岑英呆了一呆，他估計余顧南必是不顧後果潛進燕京，是以不敢怠慢，立即進城。

當他到南城門時，那些守衛的遼兵與他都很熟，熱情地打招呼。隊長蕭洛斯悄悄向他遞了個眼色，岑英不慌不忙地告辭，向昇平客棧走去。

城內的遼兵比往昔疏落，那自然是耶律大石帶着大軍去攻打宋國的原因，不過岑英一早已跟遼軍搞好「關係」，亦不怕有人會懷疑他進城的目的。

當他到昇平客棧，未見有「血骷髏」的人來打招呼，直到他進房之後，薛滿地等人方湧了進來。岑英打量一下，問道：「齊掌門呢？」

辜行難道：「衆弟兄都平安順利進城，絕大部份都住在昇平，齊掌門却認爲如此太過危險，因此拉了十來個弟兄住進多喜客棧。」

岑英眉頭一皺，道：「那客棧很簡陋，他們住得慣麼？有一件事，岑某要跟諸位商量的……嗯，不如過去把齊掌門請過來。」

薛滿地立即派了個精細乖巧的弟兄去。過了頓飯工夫，便見齊雲高及樓師逵推門而入，讓坐一番，樓師逵已忍不住問道：「岑莊主，你到底有甚麼事要商量，速速說出來，免得蹩死人！」

羣豪都忍不住笑了起來，辜行難笑罵道：「老三這火急脾氣不改，他日必嚇壞媳婦兒。徐老大，外面有人佈防吧？」

徐山河道：「放心，有十位弟兄匿在各處放哨。」

衆人轉頭望着岑英。岑英清一清喉嚨方道：「蕭洛斯有個要求，希望咱們且押後一兩天方行動，免得影响他，在下不敢作主，因此請大家議決。」

樓師逵瞪了他一眼。「你不是說已準備將他家小調出燕京麼？如此他還有甚麼顧忌？」羣豪都贊成樓師逵，表示大事不可因私情而廢。

岑英從容地道：「岑某絕對服從，待會兒便去準備。」

齊雲高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待咱們行動後才將他送走。岑莊主，老朽問你幾件事，一是官府糧倉在何處？二是耶律淳住在何處？」

岑英道：「這兩處在下都知道。」他拿出一幅白布來，攤開在桌上，却是燕京地圖，然後指着兩個地方，「這是糧倉，這是皇宮，耶律淳如今已住在皇宮內。」

樓師逵興奮地道：「咱們兵分兩路，分襲這兩處地方，教耶律大石得不償失，也教咱漢人威風一次！」

岑英道：「不過這兩處都駐紮了重兵，咱們盡力攻一處已嫌力量不足，若再分開，恐怕難以討好的。」

樓師逵不悅地道：「你做事畏首畏尾，怎能成事？反正咱們又不用你動手，您便少開尊口吧！」

齊雲高忙道：「岑莊主說得有理，咱們實不宜分散實力，今夜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其看法，不可懷有成見。」一頓轉頭問岑英。「岑莊主，你認爲咱們從何處動手較好？」

岑英沉吟道：「那得視咱們此行之目的。若爲有效地迫耶律大石調軍回來，在下建議攻打糧倉。因爲皇宮那裡的遼兵太多了，而且弓矢鐵騎層層佈防，不易衝得破。」

齊雲高吸了一口氣，道：「咱們的目的正是如此，是故老夫提議全力攻打糧倉，若不能打開倉庫濟民，便索性放火燒之，耶律大石得訊，不趕回來才奇。」

辜行難興奮地道：「若他匆促揮軍回防，宋軍如能乘機追殺，必有輝煌戰果。」

齊雲高道：「如今咱們先商量如何攻打糧倉，需要甚麼物品。」

岑英道：「火器較易買，但弓箭城內全沒，不過在下却早已備了十二副弓箭，只怕不夠應用。」

薛滿地信心十足地道：「十二副弓箭恰恰好，咱們就有十二名神箭手。不過還須分一部份人力進行堵截遼兵增援。請大家望着地圖。」岑英便指出幾個遼兵支援的可能路綫，於是氣氛立即熱烈起來，出謀獻策，你一言我一語，總結一下，居然頗多均是可行之策。

齊雲高問道：「籌備這些東西要多久時日？」

辜行難望着岑英，道：「按說這些東西非三五天不能辦齊，但救兵如救火，這個可得請岑兄來估計了。」

岑英咬咬牙道：「在下在城內培植了好些死黨志士，稍後岑某便去請他們代辦，明晚咱們便開始行動。明晚晚飯後，大家再來此處聚首，岑某再交代一下，萬一發生危險的逃亡路線。」

樓師逵喜得一把將他抱住。「好人，俺老樓錯怪你了！」羣豪都忍不住笑了起來。當下岑英匆匆交代幾句便離開，其餘諸人再聊了一陣，也各自回房休息了。

* * *

岑英一整天不見，羣豪都有點擔心，齊雲高却放心得很，帶着雲尚志

到附近溜了一圈。城內平靜得很，料蕭洛斯並無出賣朋友。

岑英一直至亥時方出現，樓師逵又埋怨道：「喂，你去了哪裏？急死俺了。」

岑英雙眼佈滿紅絲，一臉憔悴，顯然未曾休息過。「諸位過來。」他又攤開地圖，詳細解說。石頭放在那裡，弓箭藏在何處。出現危險有人支援，如何撤退，最後取了三枚煙花交給齊雲高。「紅色的表示動手、綠色的表示需要支援、黃色的表示撤退。這烟花除了通知在場的弟兄之外，尚是跟在下等人聯絡。」

齊雲高問道：「諸位若還有疑問的，請速提出，否則便分批去糧倉那裡集合待命，老夫放出紅色煙花，便一齊動手。」

岑英見沒人提議，便首先告辭。「諸位，稍後在戰場上見。」薛滿地將人分成四隊，血骷髏三頭子，各自帶領一隊，齊雲高則率領神箭手，分批前進。

齊雲高率的神箭手又分開三隊，到了東二巷那裡，他打了個手勢，三個輕功較佳的便躍上屋頂，果見那裡放着十二副弓、十二匣長箭。

血骷髏的神箭手取得了弓箭之後，躡手躡脚來至糧倉附近，齊雲高先去探清楚了情況之後回來佈置，將神箭手佈在糧倉的四周，各人均匿在屋頂上，等候時機。

齊雲高仗着自己武功超卓，到處聯絡各隊。主攻的有兩隊，由薛滿地及樓師逵負責，辜行難那一隊則負責堵截援軍及後援，人手明顯不足，但此刻也顧不得那許多。齊雲高見各隊人馬已到齊，立即點燃煙花。

只見一朵鮮艷血紅的烟花在夜空中綻開，絢燦奪目。烟花一綻開，下面的官兵都十分詫異，緊接着，前方及左右兩方都有長箭射至。遼兵沒有準備，登時被射殺了數個。

齊雲高長嘯一聲，左右兩隊血骷髏弟兄如猛虎出柙，又如兩把鋒利的鋼刀，向遼兵射去。遼兵雖然驍勇，但馬上功夫方是其所長，短兵相觸，又如何是血骷髏等高手之敵手？甫一接觸，便被殺了七八個人。

守衛糧倉的一名百夫長，立即下令吹起號角。守衛糧倉的有一千名士兵，分五班防守，每班兩百名，一百名匿在糧倉內，另一百名守在外面。

齊雲高在人叢中縱橫捭闔，一口氣殺了五六名遼兵，他目光銳利，在黑暗中仍能找到百夫長，輕嘯一聲，提氣射箭，有如駿馬急馳，幾個起落，已至那百夫長身前。

百夫長兩名衛兵已揮刀搶前，攔在百夫長馬前，齊雲高喝道：「擋我者死！」左掌一揚，發出一股掌風，那兩名遼兵，幾時遇過這種陣仗？如風中垂柳般，雙脚站立不穩，搖搖擺擺，拿不住楯。齊雲高眼明手快，右手一翻，五指如鈎，向一名遼兵抓去。

那遼兵手腕被扣，半邊身子都痲痺了，齊雲高左手奪下其鋼刀，右腿一飛，將他踢飛。

他左手交右手，一刀在手，如虎添翼，雖然又來了兩名遼兵，但他手起刀落，已將一人斬斃。

百夫長十分驍勇，居然不退，拉弓搭箭，向齊雲高發射暗箭。

齊雲高眼明手快，身子一偏，左掌一落，抓住箭杆，同時右手鋼刀用力一盪，將一名遼兵連人帶槍撞開，左手將長箭拋出。

那長箭是齊雲高以甩手箭手法拋出的，注滿了其內力，疾逾星火，黑暗之中看不眞切，待百夫長聞得風聲，急忙中舉弓擋架。

「喀嗤」一聲，那硬弓亦受不住長箭之力，竟被射斷，長箭去勢未遏，「得」地一聲，釘在百夫長的手臂上，痛得他怪叫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高左掌將另一名衛兵擊斃，人如大鵬般撲前，只一個起落，已竄至百夫長身前。不料那百夫長悍不畏死，大叫一聲，單臂持槍急刺。

齊雲高冷笑一聲：「找死！」身子一偏，左手抓住槍桿，運力向前一送。那百夫長膂力再强，也敵不過齊雲高數十年苦修之內力，讓槍尾撞進胸膛，入肉二寸，一口鮮血脫口噴出，身子打了個旋，砰地一聲倒地斷氣。

齊雲高在遼兵叢中縱橫捭闔，見人便殺，那些遼兵也乖巧，見到他人一到，便撒腿而逃。齊雲高高呼道：「快撞開大門，須快！」

與此同時，號角聲四起，駐紮的遼兵已聞訊召集，樓師逵首先衝至大門外，用力擂打，不能動之分毫，急得他破口大罵：「操他娘的，有沒有斧頭？」

血骷髏當中是有人使用斧頭，當下有人上前砍剁，奈何效果不大，樓師逵急得抓耳，嚷道：「找根木柱來撞！」誰不知道此理？奈何此刻去何處找？

猛聽齊雲高厲嘯一聲，身子拔空而起，人在半空，袖管拂在牆壁上，再借力提升，人穩穩當當地落在四丈半高的糧倉屋頂。

居高臨下，只見遠處遼兵蜂湧而來，急道：「小心，遼兵援軍已至！」

雲尚志連忙拾起大量的弓箭，拋給屋頂上的神箭手，樓師逵高聲呼道：「老二，快想辦法阻擋一下！」

齊雲高運勁於左腿，倏地一脚用力踩下，但聞「嘩啦啦」一陣响，屋頂上破了一個洞，由於建築牢固，洞口只有尺半方圓。

齊雲高再走開丈餘，依樣劃葫蘆，又踩穿了一個洞，俄頃下面突然飛上幾枝長茅來，幸好齊雲高已走開，他對下面的人呼道：「快把火種拋上

來！」

樓師逵問道：「不是說最好是打開倉庫麼？索性跳進裏面，打開大門，咱們湧進去，不是省事得多麼？」

齊雲高道：「裡面有很多官兵，老夫一個人進去，也不知何時方能打得開大門！快，援軍快到！」

樓師逵道：「咱們拋不上去，還是請您下來！」齊雲高一想有道理，也就躍了下來，把火種及乾草帶在身上，再度依法躍上去。

齊雲高把乾草紮成四枝火把，先引火燃了三把，然後倏地一脚踩下去，踏穿一個洞口，把下面的官兵吸引過來，却將火把向另外兩個洞拋下去！

下面傳來一陣驚呼聲，齊雲高再將第三根火把自第三個洞口拋下去！然後又連續再踩爛兩個小洞，最後把一個洞弄大，下面有人呼道：「小心奸細要跳下來！」

下面情況不明，老實說齊雲高武功雖高，但貿貿然跳下去，還有顧忌！他首先拾了幾根長茅，甩手向下拋射！洞口不見有白烟冒出來，估計下面的遼兵很多，火把一落地，便被撲熄，人不下去的話，根本難以成事。

再往下看，已有部分遼兵，突破防線，向糧倉這邊奔來，齊雲高咬咬牙，抽出鋼刀來，倏地往下躍落，凌空一個折腰，頭下脚上，把鋼刀舞得風雨不透！

「噹噹」幾聲响，擊落五六枝長箭，人將落地，再一折腰，又一個沒頭觔斗翻下，雙脚已穩穩站落地上！

齊雲高不讓對方圍上來，轉身便向大門衝去，猛喝一聲：「擋我者死！」左掌右刀齊施，一路砍殺過去，連斃七八個遼兵！

那些遼兵嘰呱大叫，不斷自後面擠上來，幸好糧倉內堆滿了一袋袋的糧食，甬道又窄又小，對齊雲高甚是有利，只是前面的遼兵殺盡，後面的不斷湧上來，使他空不出手來拉開門閂！

雙方僵持着，倒下的遼兵越來越多，而齊雲高亦已衝到大門邊緣，情況仍然改變不了！齊雲高知道不施霹靂手段不行，乃運勁於左掌，倏地一掌推出，一股狂飈陡生，在甬道中廻旋，威力倍增，前面那個遼兵，被劈空掌擊得倒飛，把後面幾名同僚撞倒！

齊雲高爭取到一點時限，急忙轉身用力拉動門閂，可惜只拉了一半，背後便傳來風聲，他偏身一讓，「篤篤」兩聲，兩根長箭已釘在門板上！

他再運勁連發兩掌，然後反手去拉門閂，右手鋼刀洒下一片刀網，嚴密護住身體，如此雖然費勁一點，但終於將門閂拉開，左手再用力把門拉開，喝道：「樓老三，快派人進來！」

話未說畢，他已拔身而起，落在糧袋上，取出火摺子來，倏地伏下身，將火引燃，待火旺之後，方將火把拋出，落在另一堆糧袋上！

火把剛落下，他又洒了一把硫磺，再將火摺子拋到對面那一堆糧袋，身子隨之飛掠過去，再洒下一把硫磺，火勢便已形成！

他站在糧袋上，不讓遼兵接近，長箭射至，又被他以刀磕飛，與此同時，樓師逵已帶着幾名弟兄，渾身浴血地衝了進來，呼道：「掌門，遼兵越來越多，好幾名弟兄已經受傷了！」

齊雲高也急了起來，提起糧袋往下亂拋，秩序登時大亂！

樓師逵雙手提刀，奮勇凶猛，見人就殺。「掌門請出去主持大局！」但齊雲高又怕他離開時，火會被撲滅，因爲對面那堆已開始熄滅，最後那堆火一定要保護！否則便功虧一簣！

「你們還有沒有火種！」

樓師逵隨口道：「沒工夫引火了！」他和四個弟兄被困在甬道裡，形勢的確十分危急！齊雲高沒奈何，只好不斷拋下糧袋襲擊，一轉頭，見幾口糧袋都已着火，仍冒險拋起一口帶火的糧袋，將之拋到對面去！他一口氣拋了三口糧袋，製造了三處火頭，使遼兵大亂，忙分兵撲救！

齊雲高凌空橫掠，躍到對面那一堆，飛腿把幾名遼兵踢掉，保護新的火種！不一刻，糧倉內已充滿了濃烟，有人開始嗆咳起來。

齊雲高看看火勢已形成，厲嘯一聲，飛落地上，連打帶踢，殺出倉庫，將一枚黃色的烟花放上半空！火光下，但見外面人頭鑽動，也不知有多少個遼兵，不由大吃一驚，忖道：「遼軍調兵如此神速，難怪宋軍屢戰屢敗！」

當下呼道：「快派兩三個進糧倉，再放火！」他揮刀撲進人叢中，施展渾身解數，一口氣殺了十來個遼兵，抬頭一望，一名百夫長坐在馬上，耀武揚威地指揮着，乃急提一口氣，躍起橫掠，鋼刀撥下三枝長箭，落地之後，再殺三人，再次迫前，距離那百夫長不過兩丈！

那百夫長在馬上用契丹語道：「快圍住這南蠻子！」

齊雲高大喝一聲：「擋我者死！」他拚起老命來，出招更加狠辣，一口氣又殺了三四名遼兵，向百夫長再迫近六七尺，那百夫長再也英勇不起來，雙腿挾馬腹，催馬退開，齊雲高心急之下，脫手將鋼刀拋出！

一道凌厲的破空之聲，攝人魂魄，那百夫長轉頭一望，鋼刀已射到，正想不顧一切滾落地去，已覺後背一陣刺心的疼痛，緊接着四肢痲痺，被拋下馬去！

齊雲高失去鋼刀，但以掌袖作兵刃，威力更大，只是消耗內力太甚，是以他在擊飛一名遼兵之後，急躍兩次，追近馬匹，雙脚一頓，凌空飛起

，穩穩當當地坐在馬背上！

說時遲，那時快！一柄長槍自旁刺來，齊雲高大喝一聲，雙掌十指一落，牢牢地抓住槍杆，用力一掄，那遼兵被拽起半空，齊雲高手腕一抖，遼兵水牛般大小的軀體如斷線風箏般跌出，驚呼聲劃破了夜空！

齊雲高一槍在手，策馬縱橫，遠挑近刺，被他殺開一條血路，救了不少血骷髏的弟兄！

與此同時，只見章小弟跑了過來，道：「掌門，南路那裡的遼兵極多，咱們抵擋不住，請你定奪！聽說他們還在調動軍隊！」

雲尚志隨之跑來道：「前輩，神箭手的箭已用罄……」

齊雲高喝道：「箭用光人未死，叫他們全下來廝殺吧！」回頭又對章小弟道：「且候！」他撥轉馬首，又向糧倉衝去。

他一路殺到糧倉外，只見樓師逵等人已被裡面的遼兵迫了出來。樓師逵叫道：「掌門，他們已撲熄了幾處火！」

齊雲高喝道：「隨我來！」反手一槍刺在馬臀上，那馬發瘋似的衝了進去！齊雲高掌槍齊施，遼兵們亂成一片，幾名遼兵跌倒地上，馬蹄踩過，發出撕心裂肺的叫聲！

齊雲高再在馬臀上戳了一記，然後提氣飛上一堆糧袋，長槍急刺，把幾個撲火的遼兵迫下去，再把着了火的糧袋到處亂拋，嚷道：「誰有硫磺的，快亂撒！」

隨他殺進去的血骷髏弟兄身上都有火種乾草硫磺，當下空出幾個人引火，齊雲高躍下取了一些硫磺，再躍上去亂洒，火勢再起，這次比上次更旺，糧倉內充滿了濃烟，遼兵們猛烈地嗆咳着，也知道撲救不了，逃生要緊，紛紛奪門而出！

齊雲高道：「咱們也退！」

樓師逵呼嘯一聲，首先撤退，齊雲高持槍押後，但見外面都是遼兵，黑壓壓的，數不清有多少個人！又聞薛滿地高聲呼道：「弟兄們會集在一起，不可分散！」

齊雲高舉目一望，連辜行難也退了回來，深知情況嚴重，放火的目的已達到，如今最大的目的是如何逃生！

當下放了最後一枚烟花，綠色的烟花升起半空，綻開了就像一棵蒼翠欲滴的松樹，齊雲高又奪了一把鋼刀，辨別了一下方向，問道：「人都到齊了沒有？」

薛滿地一身是血，也分不清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沙着聲道：「未死的基本上都已到齊！」

齊雲高道：「老夫開路，你跟樓老三殿後，辜老二在中間策應！」他揮刀向倉庫後方殺去。儘管他武功超卓，奈何對方人多，且遼兵軍令森嚴，當眞有殺不勝殺之感！好不容易才前進了十多丈，但又丟了幾條命！

齊雲高望着前面那些數不清的遼兵，也沒了主意，只能道：「今夜看來難以活着離開，大家拚命吧，能多殺一個便有賺了！」

後面有人慷慨激昂地道：「咱們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就算死也不能丟了咱們宋人的骨氣！」

一片喝采聲起，鬥志更加激昂，人人不畏死，亡命廝殺，又讓他們衝前三四十丈。然而這只是憑一股血氣、血肉之軀，氣力到底有限，羣豪廝殺了兩個時辰，已成强弩之末，要殺出血路，離開燕京，談何容易？

連齊雲高也只能盡盡人事，忽然遠處的遼兵騷亂起來，齊雲高目光銳利，見兩旁屋頂有許多人，在往下拋茅頭、暗器的！他精神一振，呼道：「弟兄們，咱們的援軍到了！殺！」

殺聲震天，血流成河！忽又聞號角聲此起彼落，遠處的遼兵有調後之跡象，齊雲高甚是奇怪，却又燃起一絲希望。

太陽越來越圓大，也越來越紅，就似要自西天墮下去，但熱氣却明顯地降低，城門外已有點凉快。守城的遼兵已準備關門，但這時候却有一名老漢慢慢地走過去。

衛兵喝道：「老頭，你到底進不進城？」

那老頭道：「不進城老夫來作甚？」他稍爲加快走前，一位衛兵立即上前搜索，老漢大方地任其施爲。

「咦，你怎地帶刀？這刀好重！一定是南蠻的奸細！」

「胡說八道，甚麼叫奸細？老夫可是大大方方地進城，不是偷偷摸摸！」

隊長蕭洛斯看出蹊蹺，乃上前問道：「你是幹甚麼營生的？難道不知道進城不許帶兵刃？」

老頭呵呵笑道：「老夫以前是你們郡主的老師，路經此處來探望她倆！」

蕭洛斯用懷疑的目光望着老頭，老頭不慌不忙地從身上掏出一封信來，上面寫着一行字，耶律玉郡主親啓。「你把這封信交給她，她便知道！」

這件事可大可小，蕭洛斯沉吟了一下，先着人把城門關好，又着人看住他，自己親自策馬遞信。憑他蕭洛斯的地位，肯定沒法見到耶律玉，因此他只是將信遞給上司，再輾轉傳送上去。

蕭洛斯返回城門口，見那老頭仍然站着與其手下交談甚歡，放心不少，乃問道：「老爺子教了咱們郡主多少年書？」

老頭呵呵笑道：「老夫還指點過太子的兵法哩！咳咳，如今他們身份比前更加尊貴了，老夫也不知有些話該不該說！」

蕭洛斯瞿然一驚，忙道：「老爺子不必答！在下只是隨口問問！哈哈，您的契丹語講得可不錯哇！」兩人一搭接一搭地聊着，過了兩頓飯工夫，只

見一輛馬車疾馳而至，蕭洛斯連忙迎前。

駕車的漢子十分慓悍，高聲道：「郡主請老師上車！」

「呵呵，老漢先走啦，改天出城再跟您聊。」老頭也不客氣，爬上馬車，大刺刺地道：「開車吧！」馬車調了頭，急馳而去。

「小郡主如今住在何處？」

車把式似乎不大喜歡說話，淡淡地道：「在駙馬府。」車行甚速，老頭掀起窗帘觀看兩旁的街道，默默認路。

忽然老漢見到一家成衣店有個人，立即喝道：「漢子，請您停車，老夫有急事！」車把式出發之前，已知小郡主很器重這位糟老頭，當下不敢怠慢，立即把馬拉停，老漢揚起車簾，一閃身，便自車把式身旁躍下去，大步向成衣店走去。他動作俐落、矯捷，與適才之老態龍鍾，全不一樣，車把式雖然奇怪，却不敢多問。

老漢走到成衣店，但見店內的三位顧客一位是自己要找的人，是以上前問掌櫃：「掌櫃，剛才那位穿天藍色衣褲的漢子呢？」

「剛才他自後門離開，老爺子，你認識他？」

「相識多年，稱得上莫逆。」老漢道：「在下有急事找他，請問……」

掌櫃的一臉笑容，令人心生好感。「他人已走啦，在下愛莫能助，您老挑一套衣服吧？挺便宜的！」

老漢衝至後堂，只見後門掩着，他一把將門推開，外面是一條短短的小巷，只有一位披髮婦人蹲在水溝旁洗衣裳，不見餘人，老漢衝出小巷，外面是一條繁盛的大街，人來人往的，那裡還有那穿天藍色衣服的漢子的影踪？

老漢返回小巷問那婦人：「大嫂，請問一聲，可否見到一位穿天藍色衣裳的漢子由此經過？」

話未說畢，那婦人倏地自木盆中摸出一把鋒利的短刃，向老漢的胸膛扎去！

這一記又疾又狠，事先又毫無預兆！但那老漢反應極快，身子突如紙張般往後飄飛，後背都貼在牆壁上！

那婦人一仰頭，第二刀又向老漢的心窩扎去！可是這次老漢已有準備，左掌在牆上一拍，身子向上斜飛而起，右掌在對面屋簷一按，凌空再轉換方位，穩穩當當地落在巷中！

那婦人一轉身，本擬再撲前，見老漢已站穩陣脚，倏地改變主意，轉身欲逃！也就在此刻，老漢也看清楚了他的臉孔，脫口呼道：「嚴謹之，我找得你好苦！」

原來那婦人是大魔頭嚴敬重的大子嚴謹之所喬裝，嚴敬重被齊雲高率羣豪殲滅時，他兩個兒子謹之愼之，僥倖逃過大難，並擄走了余顧南的女友方菱！而眼前這老漢，便是余顧南喬裝的！

嚴謹之以前已非余顧南之對手，加上他自知不能容於武林，是以一見到余顧南，不由自主便轉身逃去。余顧南喝道：「那裡逃！」提氣追前。

嚴謹之突然由一扇後門衝了進去，緊接着傳來「砰」地一聲响。余顧南一躍而前，一掌擊開木門，迎面飛來一陣暗器！

余顧南未及抽刀擋格，急切間，雙脚一頓，向後倒飛，避過暗器，再進入那屋子，只見廳內坐着一位老婆婆，一位少婦，滿臉驚慌。

「剛才那男扮女裝的漢子呢？」

少婦伸手指指屋頂，余顧南跳落天井，拔身躍起上屋頂，但甚麼人也不見。余顧南躍落地上，問道：「兩位跟剛才那個是甚麼關係？」

少婦忙道：「咱們不認識他的，我在外面洗衣服，他突然衝了過來，將我拖進屋，搶了一套衣服，又令咱們不許張叫。」

余顧南見她倆的表情，心知所言不虛，是以推開前門走出去，那輛馬車仍停在成衣店外面。余顧南上了馬車，道：「走吧！」他覺得傷口有點疼痛，遂閉起雙眼。

嚴謹之反應因何這麼快？在成衣店好好的，因何突然離開？又因何不立即遠去而假扮婦人暗襲自己，他一直匿在燕京？

余顧南心念電轉，突然又喝道：「停車！」

車把式道：「大爺，小郡主久候啦，您……」

「老漢很快便回來。」余顧南再度到成衣店，已不見了掌櫃，只見一位伙記在店裡，便問道：「你們掌櫃呢？」

「剛才有朋友找他……在內堂說話！」

「可否請他出來一下？老漢有急事找他！」

「對不起，掌櫃交代過，任何人找他都得等候！」

余顧南冷哼一聲：「難道駙馬府的人找他，他還敢端架子？」那伙記一聽是駙馬府的人，吃了一驚，連忙帶他進內堂，却見掌櫃伏在廳內几上。余顧南隱覺不妙，快步竄前，拉起掌櫃一看，經已斷氣！

伙記不大相信掌櫃已死，不斷呼叫着。余顧南頓足道：「還是來遲了！他是被人以重手法震斷心脈而死的！我問你，適才是誰找他？」

「是馬大爺，他跟掌櫃很熟絡，也常來光顧敝店。」

「馬大爺，可是剛才那位穿天藍色衣裳、在貴店挑選衣服的漢子？」

「是……是，但他一定不是凶手……他跟掌櫃似是多年好友……」

「不是他殺的，還有誰！這馬大爺到底是甚麼人？他還有沒有兄弟？你們掌櫃叫甚麼名？」

（未完．三）

廢園刀聲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爲求探眞兇　匿住廢園中

順天城東大街的順天當舖，門坎兒往上瞧到門楣，頂多只有六尺高，進門一丈遠便是個小櫃枱，櫃枱雖小，却只比門框矮兩寸——五尺八寸高下，櫃枱正中央開了個半圓形小窗洞，也只能伸進大半個腦袋。

如果眞有人往小窗內伸腦袋，準會被裡面的伙計用大手推出來。

此刻就有個年輕人的頭被裡面的管帳先生往外推。

「喂，你這年輕人眞夠囉嗦，嫌少就到別家去當呀，別盡在我這兒磨菇，去，去，去！」

「帳房先生，你們朝奉該知道，我這玉珮眞的呀！」

管帳的自鼻樑上摘下一副老花眼鏡，搔搔鬍子一瞪眼，叱道：「眞的才當你五兩銀子，假的一文也不值。」

年輕人手握那塊雕鳳玉珮，道：「若非遇上困難，便一百兩銀子也不會當，如今我只當二十兩，你就方便一下嘛！」

管帳的有些不耐煩，叱道：「忞也囉嗦了，走！」

年輕人眸芒閃過一絲忿怒，正要回頭走，便在這時，後房門帘掀起，一個山羊鬍子半百老者手托水煙袋走出來，他的雙目好凌厲，隔着小窗望向年輕人：「等一等！」

這人正是順天當舖朝奉，他匆匆的走到櫃枱，又道：「年輕人，你要當的東西拿來，讓我評評。」

年輕人立刻又折回小窗外，把手上握的玉珮遞過去，一邊還解釋的道：「我有急用，否則怎會只當二十兩？」

朝奉接過玉珮，只瞄了一眼，便道：「好，收當，二十兩銀子，日利一錢，一月爲期，你以爲如何？」

年輕人喜孜孜的點頭，道：「好，你老開當單吧！」

管帳的見朝奉如此說，便只得開出當單，外帶白銀二十兩，一齊塞到小窗外。

年輕人收起四錠銀子，小心的連同當單塞入舊得快要破了的上衣袋中，回頭便走。

年輕人走得眞快，眨眼之間便不見了。

那朝奉的動作相當快，但當他追出順天當舖的大門外，那裡還有年輕人的影子。

「終於出現了，嘿嘿！」

聽不懂朝奉的話，但從他的眼神看，那模樣怪嚇人的。

* * *

年輕人的肩上扛着一斗米，左脅下挾着一床棉被，眞也難爲他，左手還提着一斤蛋，匆忙的出了順天府城往東行五里多一點，便是一片竹林子。

年輕人穿入竹林之後，還往後面仔細觀看一陣子，便立刻往林深處走去。

深入竹林二十丈，先是一個不算小的廣場，廣場上荒草兩尺深，有一半已枯黃了。

年輕人不走廣場，沿着場邊繞過去，迎面好大一片莊院，從兩丈高的圍墻缺口望進去，三進大院的中庭是樓房，樓簷四角有風鈴，冷風吹過，還發出叮鈴响聲。

如果仔細看，院內的花與荒草長得一樣高。

如果有人站在大門口喊一聲，院子裡的野鳥便會飛上半天空。

吹，現在就有七隻老鴉落在大廳前面的梅樹上聒噪着。

* * *

年輕人繞着墻邊到了後院，他再一次往身後看，那模樣就好像怕身後有鬼跟來。

他從後大廳的後面走進去，經過廳上的時候，便習慣的側頭看看那個高大又長的條桌上，上面神位仍在，却也封滿了蛛網塵灰。

原來這是一座廢園，只因爲五年前這兒曾死過上百口人，至今沒有人敢來住，便平日裡也少有人從此經過。

* * *

年輕人往角門走着：「娘，我回來了。」

角門邊有間小廂房，小窗小門關得緊，這時候從小廂房傳來一聲輕咳：「十郎，咳……」

年輕人推開門，側着身子走進去：「娘，妳先蓋上這棉被，我再煮碗蛋花稀飯妳暖暖身。」

年輕人把棉被爲床上的半百婦人蓋上身，一邊就有鍋灶水桶，他手脚十分俐落的煮起稀飯了。

床上的婦人挺了一下上身，抖着一頭灰髮，道：「十郎，你遇上甚麼人了？這些……」

年輕人笑笑，道：「娘，在順天府，我不認識人的。」

「那……這些棉被米呀……」

「娘，妳老放心，湯家祖訓我沒忘，偷搶騙絕不幹！」

床上的婦人喃喃的道：「十郎，咱們人生地不熟的，有誰會幫助咱們？」

年輕的湯十郎攪拌着鍋裡的稀飯，回頭對床上的老娘，咧嘴一笑，道：「娘，妳老別操心，一切由我安排。」

床上的湯大娘又平躺下來，道：「十郎呀，你要是不說清楚，娘便是這棉被也不蓋了！」

她眞的把棉被往一邊拉着。

湯十郎忙奔過去，道：「娘，別這樣，我便告訴娘妳知道，是我把我的玉珮送進當舖押了。」

湯大娘一把拉住湯十郎，急問：「你把你的玉珮當了？」

湯十郎道：「玉珮對我已經不重要了，娘的身子要緊。」

湯大娘叱道：「你胡說，你十歲這玉珮已掛在身上，算算已有十多年，我對你說過多少次，它對你太重要了。」

湯十郎道：「再重要也比不上生命重要。」

湯大娘道：「無論如何，你得盡快把玉珮贖回來。」

湯十郎用力擠出笑容，道：「娘，妳放心，我會的。」

湯十郎把一碗熱呼呼的蛋花稀飯端給湯大娘，碗裡還放了一塊豆腐乾。

初冬的天氣，日落之後便刮來一股子寒意，湯大娘裹緊棉被喝稀飯。

湯十郎很安慰，至少這兩個月的生活不用愁。

湯大娘的稀飯喝一半，忽然一瞪眼，道：「十郎，可有眉目？」

湯十郎搖搖頭，道：「順天府城再也沒有人提起那件血案。」

湯大娘帶着失望的樣子，道：「都五年了，怕是被人遺忘了。」

湯十郎道：「娘，便是這座大宅子也似乎被人們當成一座孤墳似的，沒有人敢接近。」

湯大娘喝完稀飯，嘆口氣，道：「是的，咱們來此快半年了，由夏至冬，未見有人來過，倒是梅樹與白楊樹上的喜鵲變烏鴉，十郎呀，這個寒冬怕是要在這兒過了。」

湯十郎也喝稀飯，喝他娘吃剩的。

他吃得很快，快得就好像是喝涼水一樣，抹抹嘴巴笑了一下，道：「娘，左老爺子的幾處仇家都去過，咱們也都未發現甚麼，如今來到順天府，好歹咱們也要把眞兇查出來。」

他看看窗外，又道：「娘，天黑了，妳睡吧！」

湯大娘道：「十郎，收拾收拾，你睡我脚頭吧！」

湯十郎道：「娘，妳就別爲我操心了，睡吧！」

湯大娘似乎想到甚麼，她嘆息着，道：「倒是忘了，今天還沒上香。」

湯十郎連忙上前按住他老娘，道：「娘，今天妳別下去了，妳身子抱恙，下面又陰慘慘的，妳不適合再下去，等妳身子好了再下去吧！」

湯大娘道：「十郎，你要小心點，下去多叩個頭。」

湯十郎重重的點頭道：「會的，娘，妳睡吧！」

湯大娘伸手撫摸湯十郎的面頰，灰暗中她帶着幾分顫抖的道：「十郎，如果你爹他們都在，日子就不一樣了，你應該出入有車馬的人了。」

湯十郎淡淡的道：「娘，咱們拍着胸膛往前走，別回頭看過去，天底下沒有幾個人會不失望，但那於事無補。」

湯大娘道：「可是，天底下又有幾個人會忘了過去？尤其忘不了過去那種轟轟烈烈的日子。」

湯十郎的雙目一亮，細長的鼻子下面，兩個鼻孔噏動了幾下，道：「娘，睡吧，我下去了。」

他把湯大娘扶躺下去，又把棉被掖了幾下，轉身燃了一個小油燈便轉出門外了。

* * *

從屋頂壓下來的冷風，幾次未把湯十郎手中的油燈吹熄，湯十郎用左手護着燈火，偏着頭走到這座大廳的後面，迴廊也蔓生了雜草，湯十郎走過去，便蹭得雜草沙沙的響。

湯十郎在進入大廳前，還抬頭看東邊的天，天上的月亮就好像女人的眉毛一樣彎彎細細的，在這種夜晚，有月亮反而更增添幾許凄涼與恐怖。

湯十郎似乎痲木，他對於這樣的月夜，看得好像很平常，只是頓了一下，便低頭走進大廳的破屏風後面。

左家廢園的大宅子，到處佈滿了蛛網灰土，唯獨這座屏風附近沒有，湯十郎在牆角的壁上用力一推，二尺寬的假牆便被推開了。

湯十郎舉着手上油燈先是低頭往一個方形口下面看了一下，再看看脚下的九層石梯，這才一步一站的往地下室中落下去。

沒有陰風刮來，但那股子陰森着實令湯十郎不自在，然而，他似乎已成習慣了，只不過把上身抖了幾下，就好像已把一身鷄皮疙瘩抖掉似的。

這座地下室很大，上面大廳有多大，地室就有多大，四根大柱子分別成四方形的分佈在四個室角，最裡面的一個角落處，斷裂的桌椅板櫈堆放着，便在這些斷裂破損的桌櫈前面，用被單覆蓋着的，乃是一堆骷骨，這些骷骨中，很難找出一具完整的，近百顆大小頭壳胡亂的堆在一起，頭壳的下面，便是無數根長短粗細的骨頭。

當然，這些骨頭都是人的骨頭。

湯十郎站在這些骷骨前面，習慣似的把三張被單拉整齊，就好像被單下面蓋的是活人似的，然後，他在牆邊取過一根香燃上，十分恭敬的打躬轉了三下，便把香插在石柱邊的洞縫內。

那兒已插了近百炷香了，香燒完了，上面留下的是一把竹籤。

湯十郎把香插好了，他緩緩的抬起頭，口中喃喃的，雙目直直的，也不知他咕噥些甚麼，只不過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發現，他是在注視着這些斷頭缺手掉腿的殘缺枯骨，湯十郎沒有悲哀，但却也難掩他的忿慨。

他的牙齒就在挫响不已。

有時候一個人的忿怒，是會掩去他內心的恐懼感，湯十郎便是這樣。

他站起來，面對着那麼一堆枯骨，他至少站了一盞熱茶之久，方才緩緩的轉身。

湯十郎舉着油燈拾級而上，到了出口尚且回頭低低的看了一下，就好像他還帶着依依不捨的樣子。

出了後大廳，來到轉角小廂屋，湯十郎把廂門緊緊關起來。

「十郎，上過香了？」

「娘，上過了。」

「唉，何時才能入土為安呢？」

「娘，這光景，咱們只有盡人事，走一步算一步了。」

「十郎呀，這是個千斤重擔，擱在你的肩上了，為娘的就指望你了。」

湯十郎安慰的道：「娘，妳老少煩心，我自有主張。」

「睡吧，二更天已過，趕天明，你再進城去走走。」

湯十郎便在湯大娘的脚頭，拉起棉被一角，覆在他的肚子上。

母子二人似乎是睡了，因為二人均未出聲。

其實二人的眼睛睜得比白天還大，只不過誰也未開口說話。

* * *

第二天一大早，湯十郎把稀飯燒好，還為他娘煮了兩個蛋，便挾着一把油傘走了。

湯十郎剛剛走過那大片竹林子，天上便落下霏霏細雨，雨雖不大，但秋末冬初的涼風還是寒人的。

湯十郎就打了個噴嚏，他抖擻着雙肩，匆匆的往順天府城中走去。

* * *

湯十郎走了一大半的路，前面的木橋上，只見冒雨過來兩個人。

這是兩個女人，看樣子是母女吧！

那年輕的用一塊印花布巾包頭，左臂彎勾着一個小包袱，右臂攙扶着一個五十左右的老太太，一頂芭蕉葉帽子就頂在老太太的頭頂上。

雨似乎下得大了，木橋上有些滑，但這母女二人走得快，五塊橋板轉眼到了橋這面，正與湯十郎碰個正面。

那年輕的未抬頭，但老太太却看了湯十郎一眼，她的眼神帶着些許凌厲，就彷彿她認為湯十郎是個壞人。

這母女二人匆匆的往前走去，湯十郎心中有些惆悵與不安，他看看手中的油紙傘。

如果他把雨傘借給那位姑娘用，也許他就不會有這種不安的心理了。

湯十郎怔忡的站在橋頭，他沒有立刻走過河。

他癡癡的看着這一對母女直到看不見。

* * *

老天似乎在跟湯十郎開玩笑，因為湯十郎剛過了木橋，那原本是霏霏細雨，突然間雨點加大，雨打在他的油紙傘上就好像戲台上敲邊鼓似的「叭叭」响，利時間來了一陣怪風，湯十郎的褲子也濕了一半。

湯十郎急急抬頭看，只見西北方好大一片黑雲壓過來，雲端還偶爾一道雷電掣閃。

湯十郎不趕路了，他往一處林子跑去，因為那兒有一座房子，兩大間帶一小間，屋前一個小場子，五七隻鷄鴨正躲在屋簷下。

湯十郎奔到屋前面，發覺門窗關得甚緊，再看那些鷄鴨，有兩隻鴨子把頭壓在翅膀裡，對於湯十郎的到來，便一點也不見驚慌。

湯十郎站在屋簷下，正欲抖落兩足雨水，忽聞屋內傳來怪異的聲音。

他本來準備拍開門進去的，如今那種怪聲傳來，倒令他產生好奇之心，於是……

湯十郎把耳朵貼緊門縫仔細傾聽之。

「啊……」

「唷……」

聲音很細，也很柔，而且聽起來全是女子的聲音。

湯十郎心中奇怪，難道屋裡有人生病了？

但當他再細聽，却又不像，那聲音中也充滿了歡愉的味道。

湯十郎再看看天色，好像快天黑似的，顯然這是一場暴雨。

他又想去拍門，却忽然又傳來怪聲。

「唔……啊……」

「唷……哈……啊……」

湯十郎便又把拍門的手縮回來，他輕悄悄的轉到那窗子附近，於是，聲音便更清楚了。

那果然是兩個女子發出來的聲音，湯十郎戳破窗上糊的花紙，瞇起眼睛望進去。

裡面有張大床，大棉被覆在兩個女人身上，只見這兩個女子相互緊緊擁抱，便頸子也扭結在一起了。

湯十郎看傻了，這是幹甚麼？

床上的被子似波浪一般的掀動着，兩個女子的聲音很淫浪，偶爾有一女子還張口咬向對方。

於是，湯十郎不看了。

他打算立刻走，却又發現床上的女子突然面對窗戶一瞪眼。

湯十郎不加思索的撐起雨傘便走，這時候他也聽到屋內傳來叱喝聲：「誰？」

湯十郎當然不回答，急急忙忙的往大雨中奔去。

他已經奔出一里多了，回頭，只見一條人影在雨中往他這邊飛一般的撲來了。

如此大的雨，這女子還追他，實在令湯十郎的心頭一緊，難道就為了自己偷看到她們在床上的事？

嘩啦啦大雨，掩去了足音，湯十郎一錯身間，便把身子轉入一片荒林中，他再從暗中偷窺，只見一個綠衣女子的手上倒提着一把尖刀，她的模樣是嬌美的，但被雨水淋得她的面色泛白，便秀髮也有些散亂。

這女子奔上坡道又回頭，然後又在荒林邊站了一陣子，忽然一聲冷笑，轉身便又回去了。

* * *

湯十郎等了一陣子才走出荒林，他不去順天城了，如此大的雨，再加上他的褲子已濕，只好再回去吧。

於是，湯十郎又繞道往河那面走。

他只走了半里，便又發現那女的提刀向他奔來了，雙方相距不過十幾丈了，湯十郎吃驚的在想。「怎麼這女子沒回去，反而躲在暗中等他。」

湯十郎一看拔腿就跑，那女子邊跑邊尖聲的叫：「站住，你跑不了啦。」

湯十郎當然不會站住，他匆忙的往河邊跑，他甚至還把雨傘也收起來了。

這時候湯十郎大吃一驚，因為他發現河水暴漲，那木橋也似在晃動了。

一個箭步奔上橋，湯十郎又回頭看看，那女的還在身後十丈遠，於是，他提腿往橋上走，好像怕掉下河裡似的，他走得很慢。

就在他走到正中間一塊橋板上的時間，他站了一下，也把右足在橋板上踩了幾下，似乎是很無奈的才轉身匆匆往河的對岸奔去。

湯十郎過了河，他在河岸邊又回頭看。

他發現那女子已上了橋面，只不過那女子快走到橋中央的時候，橋移動了，中間的橋板忽然塌了，那女子大駭，立刻又折回岸上。

她好像不甘心的戟指對岸尖聲叫：「喂，你是幹甚麼的？過路避雨，怎麼不進門呀！」

湯十郎不回答，他能說些甚麼？

那女子又叫：「說呀，難道你是啞巴？」

湯十郎仍然不開口，他把雨傘撐起來了，因為這一場暴雨越下越大了。

那女子伸手在臉上抹了一把雨水，又叫道：「喂，你到底是甚麼人呀？」

湯十郎只是木然的隔河望着，然後，他轉過身徐徐的往小道上走着。

他不擔心那女子再追來了，因為河水正在暴漲，橋已經快完全不見了。

他也聽到那女子的叫罵聲，但他却不放在心上。

等到他走出半里遠，他才回頭看，河岸上已沒有那女子的影子了。

湯十郎心中不是滋味，他相信那女子一定會對他出刀，湯十郎却不會對一個女子無禮，所以他必需跑開。

如果他不想那女的追上他，那女的永遠也追他不上。

湯十郎心中也想着曾經遇到的那母女二人，這麼大的雨，那母女一定被雨淋慘了。

於是，湯十郎又回到左家廢園

了。

＊　＊　＊

湯十郎仍然深入竹林，繞到左家廢園後面進去，從後大廳再回到邊廂小門。

湯十郎剛出現，就見湯大娘手上捧着一大碗稀飯走出來，湯大娘的另一手上還有兩個煮熟了的雞蛋，她見湯十郎冒雨回來，忙叫住，道：「這麼大的雨，想你該回來了，快把這稀飯送到前院去。」

湯十郎吃一驚，道：「有人來了？誰？」

湯大娘道：「別多問了，快送到門樓下，唉，可憐吶，是一對母女……」

「母女？」湯十郎頓時想到在橋頭遇見的兩個女子，難道她母女找上這兒來了？

湯十郎接過碗，湯大娘立刻又把兩個雞蛋遞過去，道：「快送去，回來把濕衣換下，別受寒了！」

湯十郎點點頭，匆忙的往前面走着，湯十郎的眉頭緊皺，只因爲他心中有疑團，這母女二人怎麼會找到左家廢園來了？

三進大院，湯十郎一直走到大門下，門樓分左右兩大間，當年乃是長工伙計們住的地方，門樓內相當簡陋，裡面只不過擱置着桌椅兩張而已，還有一張破板小床靠裡牆放着。

門樓關着，但却傳來幾聲咳嗽，一聽便知是老的。

湯十郎伸手拍拍門，門從裡面拉開一條縫，那姑娘鳳目望向湯十郎，她怔忡的未開口。

湯十郎開口了：「姑娘，這是我娘叫我送過來的，妳們淋了雨，喝這熱稀飯袪袪寒意。」

那姑娘伸出手，接過碗，也接過兩個鷄蛋，然後又把門關上了。

她連一聲「謝謝」也不說，湯十郎却不以爲意的站了一會兒，見裡面沒動靜，便又轉身走了。

湯十郎回到後面轉角小廂房，急忙走進去，只見湯大娘已找出衣褲擱在床邊上。

「快，換過衣服，小心着凉。」

湯十郎換過衣褲，再看看外面傾盆大雨，便向湯大娘道：「這母女二人是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湯大娘道：「你走後不久，天下大雨，我擔心你過不了河，才起來往前面看看。」

「娘還有病……」

「所以我只站在前廳廊下看着外面，初時還以爲你回來了，但竹林子裡冒出兩個人，這才發覺是一對母女找到這裏來避雨，那姑娘一身濕衣裳，凍得……」

湯十郎道：「娘就把她母女引進來了？」

湯大娘道：「那種情況下，能不管嗎？」

湯十郎道：「兒子多少有些擔心。」

湯大娘搖搖頭，道：「我想天只一放晴，她母女二人就會離去的。」

湯十郎看看外面，外面的天色更加黑了。

湯大娘也爲兒子裝了一碗稀飯，湯十郎只喝了一半，他突然住口不喝，道：「娘，門樓裡沒有東西蓋，她們一定會着凉的。」

湯大娘怔了一下，道：「你不說我還忘了，十郎呀，這該怎麼辦呀？」

湯十郎無奈的道：「咱們這兒一共才兩條被子，一條舖的，另一條咱們要蓋，雨天夜裡凉，娘的身子……」

湯大娘道：「要是沒辦法，咱們只有省出一條給她母女二人蓋了。」

湯十郎拍着腦袋，道：「娘，我想去把下面那三條被單暫時取來，讓她母女二人蓋，等過了今夜，她們走了以後，我再把被單拿去蓋起來。」

湯大娘一瞪眼，道：「可以嗎？」

湯十郎道：「我想可以的，只用一夜嘛。」

湯大娘道：「也只有這樣子了，你下去，上炷香，多多叩個頭，要禱告呀！」

湯十郎把腰帶緊了一下，抹抹嘴巴道：「娘，我這就下去了。」

他匆匆的走了。

湯十郎還拿着油燈，在地道口他才把燈燃上。

那堵假墻被推開了，湯十郎舉着燈緩緩的走下石梯，一股子陰寒之氣襲來，不由令他一哆嗦。

雨聲夾雜着悶雷，帶着一種奇異的恐怖，如果此人的膽子小，是不敢往地室中走下去的。

湯十郎走下去了。

他仍然先看看那一大堆人的骷髏，然後把油燈擱在地上，取過一根香燃上，湯十郎口中唸唸有詞。

然後，他很小心的把覆蓋在枯骨上面的被單子一條一條的拉起來，立刻就見到許多骷髏出現眼前，有些好像直向湯十郎怒視。

湯十郎一揖到地，又是唸唸有詞，之後，還伏在地上叩了三個頭。

湯十郎剛剛往石梯上走，身後突然「嘩啦」一聲响。

湯十郎立刻回頭望，他甚麼也沒看到，但他心中明白，那絕不是錯覺，太清晰了。

湯十郎反而不走了，他左手挾着三條被單，又走到那堆枯骨前面，只不過他甚麼也沒有發現。

他以爲，如果是一隻老鼠甚麼的，那也足以叫他釋懷，然而他很清楚，這個地室是石塊舖的。

石板舖的地面是不會有老鼠的。

湯十郎再細看，仍然毫無發現，便緩緩的轉身往石梯上走着。

他在快接近地面時候，又特別舉着油燈往地室中再看一遍。

走出地室，經過假墻，湯十郎急匆匆的把油燈放在一邊，用力的抖動着三條被單上的灰塵。

湯大娘來此沒多久，便命兒子買來三條被單子，把那些枯骨覆蓋在被單下面，快半年了，被單上面當然盡是積聚的塵灰。

湯十郎把三條被單疊好，先回到他住的小廂房，這時湯大娘已躺在床上了。

湯大娘見兒子走進來，便指指前面，道：「十郎呀，快送去吧，她們正用得着哩。」

湯十郎點點頭，道：「娘，我這就去，只是暫時借用一下吧，她們走了，我再拿回去。」

他把油燈擱下，見外面大雨不停的下，便把脖子一縮，匆匆的往前面走去。

湯十郎邊走，邊還不時用鼻子嗅着手上的被單，就怕被單上有怪味道。

現在，他又站在門樓向小門外面了，他伸手輕輕的叩着門，門又啓開一道縫，又見那姑娘向外探視。

姑娘未開口，只把個大碗遞出來。

湯十郎接過碗，再把三條被單塞過去。

那姑娘只是稍稍遲疑的看了湯十郎一眼，便伸手又接過被單，然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她仍然連個「謝謝」都不說，但湯十郎依然不在意。

只要姑娘把被單接過去，他就心滿意足了，因爲他再一次看清楚，這姑娘長得眞美。

如果說她似花一般的美麗，那一點也不爲過，但如果美貌中帶點冷酷，那似乎也是另一種令男人顚倒的表現，湯十郎就覺得這姑娘夠味道。

他見門又掩上，一句話也不說，搓搓臉蛋便又轉身往後面走去。

湯十郎看看那個大碗，很乾淨，但看得出那不是用水洗過的。

那是用舌頭舔過的，「乾」而淨，湯十郎笑笑。

他笑着，把碗往屋簷下方一送，便見一溜雨水冲入碗中，他把碗洗淨，便返回小廂中去。

推開門，湯大娘擁被在床上，道：「送去了？」

「娘，送過去了。」

「劈些乾柴吧，過午多煮些稀飯，怪可憐的。」

湯十郎道：「所幸買了米回來，要不，連咱們也要挨餓了。」

他取過一把大刀，匆忙的劈了一堆乾柴。

這兒有的是木頭，倒塌的樑柱，弄上一根就能燒上半個月了。

湯大娘坐在床上，道：「十郎呀，休忘了你的玉珮還在當舖，你打算如何去贖它回來呀？」

湯十郎道：「這事我清楚，娘又何必煩心呢？」

湯大娘道：「娘能不煩心嗎？那鳳珮對你可是再重要不過了。」

笑笑，湯十郎道：「就是重要，總不能餓着肚子不吃東西吧！」

湯大娘有點生氣的樣子，道：「餓死不當當，屈死不告狀，一月到期，去把鳳珮贖回來。」

湯十郎道：「是，娘。」

空氣有些窒息，湯大娘又開口了：「前面母女二人你問過她們沒有？」

湯十郎道：「問甚麼？」

湯大娘道：「她們姓甚麼呀，從那兒來，要去甚麼地方，這些你都不問？」

湯十郎搖頭一笑，道：「沒有。」

湯大娘道：「也眞是的，下次送東西去，要問問，這也是禮貌。」

湯十郎的大眼一瞪，覺得怪委曲的。

＊　＊　＊

又見那幾隻烏鴉聒噪着落在二道院的樓簷上，院子的梅花樹上也落了兩三隻，湯十郎拉開小廂門，伸頭先往院子裡看了一下，便把兩碗稀飯端起來。

「娘，天快黑了，我送稀飯去了。」

「順便問一問她們貴姓，要去甚麼地方？」

湯十郎道：「娘，我以爲咱們又不圖回報，問不問也沒甚麼關係嘛。」

湯大娘道：「禮貌呀，問問沒甚麼。」

湯十郎端着稀飯走了。

他走過兩院迴廊，繞過前大廳，穿過滿院雜草，走到門樓下。

湯十郎站在門樓的小邊門，他低聲道：「姑娘，天快黑了，喝點稀飯吧。」

於是，小門拉開一尺寬，又見那姑娘伸出手來，她不看湯十郎，却很快的把兩碗稀飯接過去。

門外面的湯十郎，習慣地搓了一下面頰，他正要開口問姑娘貴姓，却不料小門「砰」的一聲又關起來了。

湯十郎乾乾一笑，他明白這笑容一定很不好看，因爲他也覺得笑得不是時候，更笑得好不自然。

但湯十郎還是開口，道：「姑娘，喝完了就把碗放着，等一等我再來拿回去。」

屋內沒回應，湯十郎只好往後院走，而且走的脚步聲很大。

他是故意發出聲音來的，因爲他要樓下住的母女二人也聽得到。

湯十郎很奇怪，他覺得這一對母女十分怪異。

越是這樣怪，湯十郎便越好奇，他又看清楚這姑娘了，那姑娘美得就像大院中早已盛開的梅花，冷傲中帶着無比的嬌艷，美麗中又有幾分尊貴，她是個令人不敢高攀的姑娘。

往後院走着，湯十郎也發覺大雨

漸漸的小了，便在這時候，斜刺裡一頭黃狼從草叢中躍出來，湯十郎面有喜色，只見他衣袖猛抖，一點寒芒激射而出。

「啾！」黃鼠狼只叫了一聲，淒厲的一聲，便軟叭叭的倒在草叢中不動了。

湯十郎跑上去，伸手抓起黃鼠狼，眞準，只見一支鋒利無匹的大半尺長三稜利箭，已貫穿黃鼠狼的脖子，鮮血正一滴滴的往地上流。

湯十郎急步往後面走去。

「娘，娘。」

小廂中傳來湯大娘的聲音，道：「十郎，你問了她們嗎？她們往甚麼地方去？」

湯十郎推開門，擧起手中黃鼠狼，道：「娘，妳看，我弄了一頭黃鼠狼子，剝了皮足可以熬上一鍋嫩肉吃。」

湯大娘只看了一下，便又問：「前面的……」

湯十郎道：「人家門關上了，我沒有問。」

湯大娘道：「你這孩子……」

湯十郎却不以爲然，他取出一把尖刀，剝皮去內臟，又剁成塊，和上香料下鍋便煮起來了。

湯大娘本來在床上躺着，聞到肉香，她坐起來了。

湯十郎道：「眞香！」

湯大娘道：「熬熟了送上一碗前面去，可要問一問她們貴姓名……」

湯十郎道：「碗沒有了，我用盤子送上一些吧。」

黃鼠狼肉與兔子肉是差不多的，如果火候夠，那是相當可口的。

湯十郎烹調得也算差强人意了，他吃了一塊點着頭道：「娘，可以吃了。」

湯大娘道：「先弄上一盤送過去吧，等你把碗拿回來了，咱們再吃。」

湯十郎果然盛了一盤子，他還把肉湯也舀了許多，便雙手端着往前面走去。

越過迴廊，湯十郎走到大院中，他還高興的叫着：「姑娘，姑娘，開門啦！」

門樓下的小門拉開半尺長，姑娘把兩隻大碗遞出外面。

那姑娘仍然不開口，好像就要把門關上了。

湯十郎一手接碗，一手又把一盤熱騰騰的肉遞進去，笑笑道：「姑娘，這是我剛捉到的黃鼠狼肉，你們也嚐嚐，肉很嫩的。」

門內，姑娘似乎遲疑一下，但還是把一盤黃鼠狼肉接過去了。

湯十郎很高興，他再一次的習慣地把面頰搓揉幾下，冲着關起來的門笑笑。

這一回，他自覺笑得自然多了。

但當他剛剛走下台階，却立刻又轉過身來。

他還未開口問這一對母女的姓名、何方人氏。

就在他又站到門外伸手去拍門的時候，他又把伸出的手縮回來了。

湯十郎心想，如果姑娘不理他，那多沒面子。

再一次笑笑，湯十郎回身便」，而且又是以沉重的足音離去。

雖然，他仍然未問出這對母女的來歷，但湯十郎相信他總會有機會問出來的。

* * *

他拿着兩隻大碗又回到小廂中了，湯大娘立刻問道：「十郎，她們姓甚麼？」

湯十郎道：「娘，我沒有問。」

他把黃鼠狼肉盛入碗裡，端給湯大娘，道：「娘，吃吧，管她們姓甚麼的，天不落雨，她們就走了，咱們又何必問呢？」

湯大娘接過碗，吃了一口，點頭道：「眞香，又沒有腥味了，眞也饞人啊。」

湯十郎道：「娘就多吃一些吧。」

然而，湯大娘却突然不吃了。

她放下碗，對湯十郎道：「快，你盛一大碗送下去，也多時未用牲畜祭了，快去。」

湯十郎不反對，他點點頭。

湯十郎端了一盤黃鼠狼肉，擧着油燈又下了地室，他把燈放在石梯上，煮熟的肉擱在那堆枯骨前方，順手抽出一根香燃上，畢恭畢敬的上香行禮。

他口中唸唸有詞，只不知他叨唸的是甚麼。

便在這時候，那堆枯骨中發出「咯咯」聲，湯十郎一瞪眼，直不楞的看過去，沒有移動，但他確實聽到「咯咯」聲。

「各位叔叔伯伯大爺、兄弟阿姨甚麼的，我叫湯十郎，湯百里的兒子，都是一家人，別嚇我……」

他的聲音很低沉，却又帶着一絲怯意。

任何人到了這時候，都會害怕。

湯十郎敢於每天下來，且與娘親住在這裡，那是因爲這些死人中有他的父親湯百里。

* * *

「咯咯咯，轟……」

這聲音很沉悶，好像隔了幾堵墻，湯十郎慌忙走近那堆枯骨另一邊查看，因爲他也自恃膽子大。

這光景若換了別人，早被這聲音嚇跑了。

湯十郎沒有跑，反而往發聲的地方找，只不過他失望了，因爲他甚麼也未找到，甚至那聲音再也沒有發出了。

枯骨依然，陰氣仍重，湯十郎看了一陣子，便拾起地上供的肉，緩緩往上面走着。

他還回過頭往下看，那堆枯骨上面，頭壳的眼孔好像都在瞪視着他。

湯十郎道：「那對母女走後，我馬上把各位的被單再拿回來，實在對不起。」

湯十郎匆匆走回小廂屋，床上的湯大娘道：「供好了嗎？」

湯十郎道：「重新上香拜過了。」

湯大娘乾咳幾聲，道：「十郎呀，你要盡快把那玉珮贖回來，不然，娘總是放不下心的。」

「娘，別操心了，過不多久，我會去贖的了。」

「那玉珮十分重要，而且……」

湯十郎張口吹熄了油燈，道：「娘，早早睡吧，明天不下雨，我去順天府城碰碰運氣。」

湯大娘嘆口氣，道：「一個錢能逼死英雄漢，二十兩銀子，這在當年又算得了甚麼，便二百兩銀子也用不到你去把玉珮當掉。」

湯十郎不接口了。

他明白，他若接口，他娘的話就更多了。

湯十郎不開口，但心中在想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剛才他明明聽見有聲音，那聲音是怎麼發生的？

他實在想不通，於是他翻來覆去的沒睡着。

就在湯十郎剛要睡着的時候，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

湯十郎挺身坐起來，只見湯大娘也迎面而坐。「至少在一里外。」

湯十郎點頭，道：「娘，我去瞧瞧。」

湯大娘道：「多加小心，記住，不可輕易露面。」

湯十郎的動作眞快，他的腰帶尚未結好，人已越過兩丈高的圍墻躍在七丈外了。

湯十郎只作稍停，他聽出那聲音在西方。

西方是往順天府去的方向，湯十郎心想，五里地就是那條小河，難道這麼快，已經有人把橋再搭好了？

他看看天空，烏雲飄如飛，只不過雨似乎停了。

湯十郎拔腿往發出聲音的地方奔去，果然，一里不到，只見兩條人影追逐。

湯十郎大感奇怪，這二人是幹甚麼的？

灰暗的遠方，那條小河洪水滾滾，只見前面被追的人奔到河邊，竟然毫不遲疑的縱身躍入河中。

那後面追的人就在河邊只看了一下，再回過頭來，立刻拔身往大片竹林中躍去。

這人的身材不高，手上明晃晃的一把刀，湯十郎遠遠的便看到了。

但當這條人影往竹林中投進去的時候，湯十郎大吃一驚，因爲竹林後面不遠處，便是左家廢園。

湯十郎立刻斜刺裡撲過去了。

他的身法十分快，但當他快要追到那個大廣場的時候，竟然沒有追上那人。

他甚至也未看清那人是男是女，往甚麼地方去了。

湯十郎心下暗自吃驚，如果這人是仇家，實在可怕。

他一躍進入廢園，先是奔到小廂房。

小廂房中傳來湯大娘聲音：「十郎嗎？」

「娘，是我。」

「剛才是刀聲？」

「是的，娘。」

「可知是甚麼人物？」

「沒看清楚，因爲一個人投入河中遁走了。」

「那另一個人呢？」

湯十郎道：「另一個穿進竹林就不見了。」

湯大娘道：「快，前面去看看那一對母女，或許是她們出了問題。」

湯十郎道：「娘，你要小心點。」

湯大娘道：「快去看看吧！」

湯十郎回身便走，走得比回來時候更快。

現在，他站在門樓下面了。

「姑娘。」

門未開，但裡面傳來一陣咳聲，想是那老婦人已經醒過來了。

「姑娘，請開門。」

「呀」的一聲，門被拉開半尺寬，只見姑娘露出一對美而懾人的大眼睛，順勢把個盤子遞出來。

湯十郎接過盤子一笑，道：「姑娘，外面好像有壞人，門要關牢呀！」

姑娘不開口，甚至頭也未點一下。

湯十郎懷疑，她是不是個啞巴？便是啞巴，也會點頭吧。

姑娘沒反應，湯十郎有些訕訕的樣子，又道：「我回去了，有事妳叫一聲，我立刻過來。」

姑娘仍然看着他，就好像嫌他多事似的。

湯十郎也自覺多事，他再訕訕一笑。

當他走下台階的時候，他指指天空，又道：「姑娘，雨停了啦！」

「砰！」門關上了，震得湯十郎一楞。

* * *

湯十郎又回到小廂屋，他剛把房門關上，湯大娘又問道：「刀聲？」

湯十郎道：「是的，娘，距離河邊不遠處，兩個人對殺，但我還未趕到，其中一人躍入河中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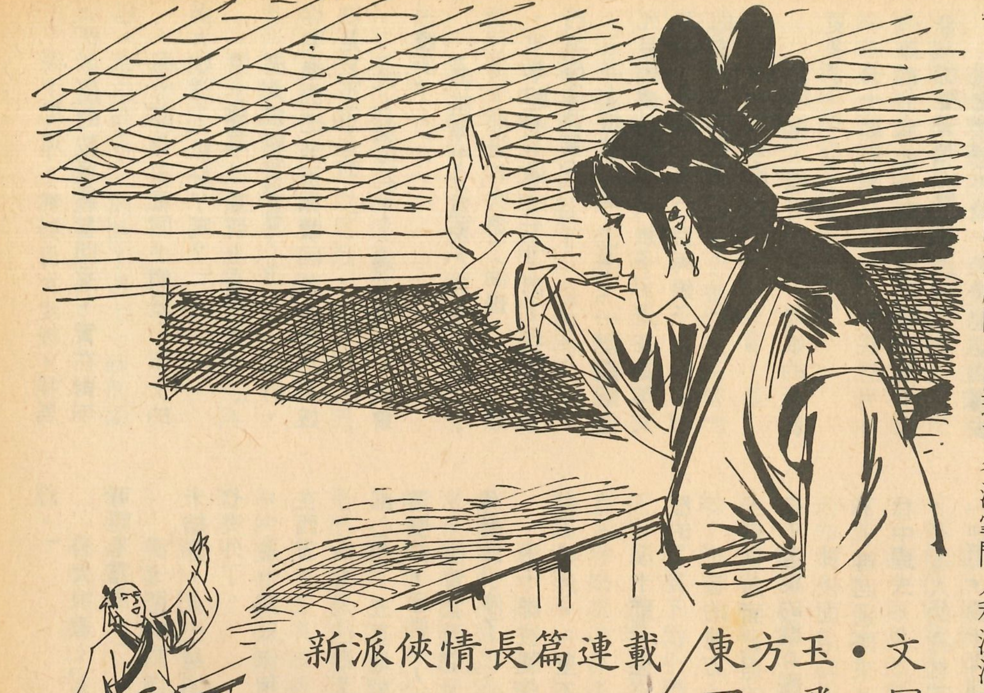
湯大娘道：「那個人一定受了傷。」

湯十郎道：「那個跳入河中的人也一定是水中高手。」他頓了一下，又道：「河水高漲，浪濤滾滾而下，這人如果水中功夫平常，是不敢貿然跳入水中的。」

湯大娘道：「那另外一個人呢？」

（未完・一）

上文提要：程明山從大佛寺出來，備了賀禮再到九里堡，冒充是荊一鳳的表哥，為堡主賀壽，見到荊一鳳便將在寺中所遇到的向她告知，二人對林家姐妹很懷疑，又猜不出她們的動機，似是打探九里堡的事而來。晚上暖壽，勞總管請表少爺、表小姐陪堡主、老神仙到大廳會客，程明山偷看戚堡主極像劉二疤子，二人異少同多，這時大廳門口出現了各派掌門人和江湖名宿……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盟主猝然暈倒　毒針殺人滅口

稍後一位是冷若冰霜的年輕女道士，看去不過二十三、四，卻居然和這些一派掌門人走在一起，使得全體來賓暗暗納罕不止！

也有人知道那美貌年輕的女道士原來是九華青蓮庵獨目老道姑的門下，叫做阮清音。

說起獨目道姑，就是九大門派掌門人，也莫不肅然起敬，但江湖上卻沒有一個人說得出她的來歷，如論輩份，當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算來都該尊她一聲「老前輩」，阮清音是她獨一無二的門人，自然可以和各大門派掌門人平起平坐了。

還有就是雙環鏢局的總鏢頭晏長江，江湖上鏢局之多，何止數十百家，到九里堡來拜壽的總鏢頭，何止上百？但惟有晏長江被招待到東花廳，此時又和各大門派掌門人走在一起，這為什麼？

一來是晏長江名動大江南北，在武林中名頭甚響，二來他同在徐州，據說和九里堡主菩薩私交甚篤，才被延到東花廳的。

最後一人，則是一身青衫的清癯老者，他是堡主的內親荊雲台，也就是荊一鳳的爹。他出身峨嵋，還是開諦大師的關門徒弟，和當今峨嵋掌教靈根大師是師兄弟。

此刻，他是以半個主人的身份，陪同這些貴賓進入大廳來的。

品字形的席位，這些貴賓相互謙讓了一番，才依次入席，坐了左右兩席。（中間一席是壽星的）

這時只聽有人叫道：「郝真人來了。」

「啊！他就是老神仙！」

老神仙滿臉紅光，由林秀娟攙扶着步入大廳。

上首兩桌貴賓席上的人立時全都站了起來，貴賓站起來了，其他來賓自然也紛紛起立。

「不敢當，諸位快快請坐，請坐。」老神仙聲若洪鐘，偌大一座大廳，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哈哈，萬盟主、諸位掌門人，久違，久違！」

荊雲台迎上兩步，拱拱手道：「老神仙請上坐。」

「不敢，不敢。」老神仙稽首道：「那是壽星席，貧道怎好上坐？」

荊雲台含笑道：「席次早已擺定了的，就是要老神仙和壽星同席。」

老神仙哈哈一笑道：「荊施主，你真好福氣，令嬡出落得像花朵一般，好不令人羨煞？」

荊雲台道：「老神仙誇獎，小女淘氣得很，還要老神仙多加教誨才好。」

「那裏，那裏！」老神仙口中說着，又向盟主萬春霖和各大門派的人一一打招呼，才指着林秀娟含笑道：「這是貧道關門弟子林秀娟，也要請盟主和各位掌門人多多指教。」

林秀娟朝大家福了福，登時引起了滿堂掌聲。

掌聲中，老神仙就在中間壽星席右首一把椅子坐下，一面說道：「徒兒，妳也坐下來吧！」

林秀娟果然靠着老神仙的下首坐下。

過沒多久，從屏後走出總管勞乃通，提高聲音說道：「各位來賓，敝主人出來了。」

他此話甫出，一片交談之聲，立時靜了下來。

只見壽星九里堡堡主菩薩由一對少年男女扶持着從屏後走出，大廳上的來賓登時全體起立，紛紛鼓掌。

勞乃通跟在程明山邊上，悄聲道：「表少爺，待會你要跟來賓說幾句話，報告莊主開刀的經過，好讓大家知道。」

程明山點點頭。

這兩句話的工夫，程明山、荊一鳳已扶着菩薩在中間站定。

菩薩臉上並沒有甚麼表情，只是上身微晃，張口說了句：「謝謝，謝謝。」

他聲音說得十分低沉，來賓們相距稍遠的就無法聽到了。

勞乃通忙道：「表少爺，現在該你說了。那個站在前面，面貌白晰的是萬盟主，其餘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

程明山點點頭，立刻輕咳一聲，發出清朗的聲音說道：「萬盟主、各位掌門人、各位貴賓，大家請坐，母舅五十晉九誕辰，辱承遠道寵臨，母舅內心至為感紉……」

他口齒清晰，聲音清朗，人又長得溫文俊逸，瀟洒出衆，因此他說到這裏，廳上來賓，就紛紛鼓起掌來。

只有荊雲台是菩薩的內弟，聽程明山稱菩薩「母舅」，心中止不住暗暗詫異，不禁抬眼朝女兒望去。

荊一鳳冰雪聰明，爹的眼光朝她望去，她自然立時就明白了，不覺粉臉微酡，朝爹嫣然一笑。

知女莫若父，女兒粉頰發赧，低首一笑，他立時就明白過來，一手摸着黑鬚，也不覺會心的笑了。

只聽程明山續道：「近年來，母舅經常患頭風，時好時發，中間經過許多名醫診治，始終不見生效，三天前，勞山通天觀老神仙忽然蒞止，聽說母舅患了頭風，為了根治宿疾，由老神仙替母舅開刀……」

人叢中有人「啊」了一聲，問道：「老神仙也和華佗一樣，替菩薩剖開腦袋，取出風涎麼？」

程明山道：「是的，老神仙因母舅壽辰在即，當晚開刀，預期三天即可康復……」

來賓聽到這裏，不覺又紛紛鼓起掌來。

老神仙坐在席上，一張嬰兒般的臉上微含笑容，朝大家頷首答謝。

程明山續道：「老神仙的本意，母舅只是頭風小疾，只要取出風涎，用藥水清洗，即可無事，那知打開腦袋，才發現母舅腦中長了榧子大一顆惡瘤，非割除不可。但施過刀圭之後，須得七天靜養，方可完全復原，如今才只三天，但今晚是母舅的暖壽宴，又有這許多親朋好友遠道蒞臨，不得不親自出來，向諸位貴賓致謝，只是母舅還未十分康復，話聲很輕，也不能飲酒，因此囑咐在下向諸位貴賓說明原委，要請諸位多多原諒。」

總管勞乃通命一個青衣使女手托銀盤，盤中放着酒壺酒杯，已在邊上伺候。

勞乃通低低的道：「表少爺，你代莊主敬來賓三杯酒吧！」

到了此時，程明山不好不點頭。

青衣使女立時替他斟滿了一杯酒。

程明山取過酒杯，一面朗聲說道：「母舅病體未復，不能喝酒，在下謹代表母舅向諸位貴賓敬酒三杯，聊伸謝意。」

說罷，伸手從盤中取起酒杯一飲而盡。

青衣使女又替他斟了一杯，他又一口喝乾。

荊一鳳低低的道：「表哥，你不會喝得慢些麼？」

青衣使女斟了第三杯，程明山又一飲而盡。

全廳來賓也紛紛起立，和他乾了一杯，大家又紛紛鼓掌。

菩薩又晃動了下身軀，口中說着：「謝謝，謝謝。」程明山站在菩薩身邊，他忽然看到老神仙面向菩薩，似乎嘴唇微動，他嘴唇微動之後，菩薩才晃動身子，說着：「謝謝。」

這就使程明山起了懷疑，暗自忖道：「難道菩薩說話之前，還得有人提醒他麼？」

程明山、荊一鳳扶着菩薩在中間坐下，程明山、荊一鳳自然也在他一左一右坐了下來。

老神仙朝勞乃通招招手道：「勞總管，你也坐下來。」

勞乃通拱手道：「莊主和老神仙在座，那有在下的座位？」

老神仙哈哈一笑道：「勞總管追隨堡主二十年，一向是堡主的左右手，堡主一向待你如同手足，自然該坐下來陪陪堡主才是。」

過了一會，才聽菩薩點頭道：「勞總管，你就坐下來吧！」

荊一鳳道：「勞總管，舅舅叫你坐下來呢，再說，你確該坐下來才對，待會，還要由你代表舅舅給大家去敬酒呢！」

她眼看程明山喝了三杯酒，已經俊臉通紅，這話就是怕等一會敬酒之時，又要他去代表舅舅，大廳上有這許多賓客，挨次敬去，不把他喝得爛醉如泥才怪，所以趁機把這敬酒的差事推到勞乃通頭上去，要他去代勞了。

老神仙笑道：「對，對，方才表少

爺已經代堡主喝過三杯了，他人頭不熟，待會向各席來賓敬酒，自該由你總管代表了，不用多說，快坐下來吧！」

勞乃通拱拱手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說着就在下首的位子上坐了下來。

這時二十幾名莊丁川流送上菜餚。

老神仙忽然回首朝林秀娟問道：「徒兒妳那妹子呢？怎麼不見？」

林秀娟靦覥一笑道：「今晚廳上，都是各地來的貴賓，我妹子她……」

老神仙沒待她說完，就搖着手道：「不對，不對，難道貧道徒弟的妹子還算不得來賓，勞總管，快打發人去把她請來。」

勞乃通連聲應「是」，就近朝一個送菜的莊丁招了招手，低聲的說了幾句。

那莊丁躬身領命，匆匆而去。

不消多時，錢子艮領着林秀宜來了。

她依然穿着那一套青布衣裙，但却特別顯出她的淡雅宜人，樸而不華。

勞乃通已經站起身含笑道：「林姑娘，快來見過壽星莊主。」

林秀宜靦覥的朝菩薩福了道：「小女子林秀宜拜見莊主。」

菩薩坐在上首，身子沒動，只是口裏說着：「好，好。」

程明山這回特別留神，果然又見到老神仙嘴皮微動，心中暗忖：「果然是他以『傳音入密』教菩薩說話的了。」

勞乃通轉而一指老神仙道：「林姑娘，這位老神仙，令姐今天已經拜在老神仙的門下，妳大概還不知道呢！」

林秀宜又朝老神仙福了福。

老神仙目不轉睛望着她，哈哈笑道：「果然是一對姐妹花，哈哈，好，好，妳姐姐拜在貧道門下，已經是貧道的關門弟子，可惜貧道已經關了門，不然倒可以再收一個。」

勞乃通諂笑道：「老神仙垂青，多收一個門人，又有甚麼要緊？」

「不成！」老神仙拍着林秀娟的肩，笑道：「貧道本來連這個門徒都不收的，是她懇求貧道收錄，貧道答應她已經是關門徒弟了，以後決不再收。」

林秀娟接口道：「是呀，師父親口說過，不再收徒了，就是妹子想拜師也已經遲了呢。」接着拉過林秀宜的手，低聲道：「妹子，這位是表少爺，這位表小姐妳是見過的。」

林秀宜又朝程明山、荊一鳳福了福，才坐到她姐姐下首，她只是低着頭，連看都不敢看程明山一眼。

這時武林盟主萬春霖已經站了起來，說道：「今晚是槐翁五十晋九華誕，大家站起來，敬槐翁一杯……」

他這一說，全廳來賓果然全都站了起來。

程明山、荊一鳳也趕忙攙扶着壽星站起。

萬春霖首先舉杯道：「咱們恭祝槐翁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說完，一飲而盡。大家都乾了杯。

菩薩低沉的道：「不敢當，不敢當。」

勞乃通低低的道：「表少爺，這一杯還是由你代表莊主乾了。」

程明山不好推辭，只得舉杯道：「多謝各位來賓，母舅不能飲酒，這一杯還是小生代乾了。」

他舉杯喝了。

荊一鳳看着他，低聲道：「表哥，你不能再喝了。」

這時，萬春霖又舉杯道：「郝眞人是當今的活神仙，大家平日難得一見，今晚能在壽筵上看到老神仙，這是天大的福份，何況今天老神仙又收了一個關門的女弟子，這是盛事，彌足慶賀，大家也來敬他一杯。」

他首先舉杯乾了。

大家果然也乾了一杯。

老神仙連連搖手道：「萬盟主這不是折煞貧道了麼？貧道萬萬不敢當，貧道敬萬盟主，敬在座的諸位來賓。」

雙手舉杯和大家對乾了一杯。

於是總管勞乃通站了起來，一名使女不待吩咐，立即手捧銀壺跟了過來，他由第一席開始，代表菩薩挨席敬酒。

江湖上人個個都是好酒量，佳餚川流不息的端上來，美酒也不停的湧進了各位賓客的肚子裏。

大廳前面，鑼鼓喧天，暖壽彩排已經開演，更平添了許多熱鬧氣氛。

整座大廳都在一片歡笑敬酒之聲。

菩薩坐在上首，他對來賓的歡笑似乎無動於衷，既不言語，也不飲食，只是像木偶般坐着。

不說話，這是老神仙關照的，說話傷神，他手術初癒，自以不說話爲宜。

不飲食，也沒錯，桌上都是大魚大肉，油膩太重，對身體還沒康復的人是不適宜的。

但程明山暗中留神，發現他除了不言不動，連眼神都呆滯失神，使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心中感到有些不大對勁，他拏眼望望荊一鳳，她似乎一點也沒有感覺出來。

勞乃通已經敬酒回來，坐在下首，忽然含笑起立，舉杯道：「表少爺、表小姐，二位是莊主的至親，也是今晚壽筵上的一對璧人，在下借花獻佛，敬二位一杯。」

說完，一飲而盡。

程明山、荊一鳳給他當着許多賓客，敬兩人的酒，豈非另有含意，兩人的臉都被他說紅了。

程明山站起身道：「勞總管是舅舅的左右手，小生應該敬你才是。」

舉杯和他乾了。

荊一鳳也只好站了起來，她暈紅着臉，但心裏却是甜蜜的，含羞道：「勞總管，我不會喝酒，謝謝你……」

舉杯略一沾唇。

就在此時，左首第一席上突然有人倒了下去，同席的人口中發出了驚啊之聲，有不少人迅快的站起，圍了上去。

這左首第一席乃是貴賓席，坐的是武林盟主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一時之間不知這猝然倒下去是甚麼人？

勞乃通急忙起身趕去。

這倒下去的人竟然會是武林盟主萬春霖，他臉色通紅，雙目緊閉，口中吐着白沫，業已不省人事。

華山派掌門人華鳳藻、衡山派掌門人魯元增正好坐在他下首，看他無故倒地，急忙雙雙離席，華鳳藻精於醫道，伸手抓起萬春霖左手，按着他脈門。

少林方丈慧通大師問道：「華掌門人，萬盟主怎麼了？」

華鳳藻攢攢眉道：「心脈跳得很快，但脈象微弱，可能是飲酒過量……」

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道：「萬盟主一向海量，今晚他喝得並不算多，照理不至昏倒。」

勞乃通急急問道：「萬盟主怎麼了？」

魯元增道：「目前還不清楚。」

勞乃通道：「老神仙在此，還是請老神仙來看看吧！」一面回頭道：「老神仙，萬盟主昏倒了，請老神仙快來瞧瞧。」

老神仙意外的「哦」了一聲，說道：「會是萬盟主，好，且讓貧道來瞧瞧。」

說完，很快站起身，三脚二步的奔了過去。

程明山眼看這是機會，急忙朝菩薩耳邊說道：「舅舅，昏倒過去的是萬盟主。」

照說，菩薩只是動過手術，身體沒有完全康復，說話聲音較弱，但神志應該是清爽的，縱使程明山不說，他看到了，聽到了，也該問的。

但程明山告訴了他昏倒的是萬盟主，他依然木然而坐，一聲不作，連看也沒朝程明山看上一眼。

程明山心頭暗暗一楞，忖道：「果然不出所料，他說話必須有人授意才行。」

此時一見老神仙和勞乃通二人均已離席，就趁機站起身道：「表妹，我過去看看。」

他從林秀娟身邊走過，故意放緩脚步，低聲道：「字寫了，回信只有一個字，正大光明的正字。」

林秀娟沒有回過頭來，只是口中低低的說了聲：「謝謝你。」

老神仙走到萬春霖身邊，蹲下身，也和華鳳藻一樣，先抓起萬春霖的左手，切了切脈，兩道白眉忽然微微攢動，沒有作聲。

武當派掌門人一寧道長問道：「道長，萬盟主究是……」

「唔！」老神仙「唔」了一聲，又停了停，才微微搖頭道：「萬盟主心臟一向衰弱，酒是大忌……」

又伸手在萬春霖胸口摸了摸，搖着頭，站起身來。

勞乃通急道：「老神仙、萬盟主他……」

老神仙神色微黯，低沉的道：「他心脉衰竭已久，剛才多喝了幾杯，不勝酒力，才致猝然發作，勞總管，你趕緊派人護送他回轉黃山，據貧道預計，萬盟主最多也只能苟延三天了。」

「阿彌陀佛！」慧通大師合掌道：「這麼說，萬盟主已是無救了？」

老神仙道：「一個人心臟衰竭，是無藥可救的。」

勞乃通道：「萬盟主關係武林安危，老神仙總得想想辦法才是。」

老神仙微微搖頭道：「辦法是有，但這辦法行不通。」

勞乃通喜道：「老神仙既有辦法，不妨說出來聽聽。」

老神仙道：「唯一的辦法，就是換心，萬盟主的心臟已經衰竭，換一個強壯的心，他就可無事，但爲了救人，總不能去活生生的殺一個人，挖出心來替萬盟主更換吧？」

慧通大師望望昏迷不醒的萬春霖，只是口誦佛號。

華鳳藻一聲不作，又去抓起萬春霖的左手，仔細切了一會脉，眉峯微斂，沒有作聲。

勞乃通已要管事周新亭率領兩名莊丁用軟榻抬起萬盟主，往外行去。

副總管金奇急步走入，朝勞乃通垂手道：「總管有何吩咐？」

勞乃通吩咐道：「萬盟主酒後中風，連老神仙都無法施救，你趕快備馬，護送萬盟主回轉黃山，連夜起程，向萬家詳說原委，據老神仙預測，萬盟主已只有三天時光，務請萬夫人節哀順變，替他準備壽事，不可躭誤了。」

金奇點頭道：「屬下省得。」

勞乃通一揮手道：「你快去吧。」

金奇應了聲「是」，匆匆退下。

勞乃通轉身走至菩薩身邊，低低的道：「啓稟莊主，萬盟主中風猝發，據老神仙切脉之後，認爲萬盟主心臟衰竭，只怕已難挨得過三天，屬下已要金奇連夜護送回轉黃山。」

菩薩上身晃動，點着頭，低沉的道：「好，這眞是意外之事，就這麼辦吧！」

程明山心頭暗暗嘀咕，萬盟主自己雖然不熟，但看他不過四十五六歲，一個練武的人，如果心脉早已衰弱，焉會事前毫不察覺，尤其無巧不巧會在今晚猝然中風，這難道和菩薩的神色呆滯，形同木偶，有着關連不成？

眞要如此，那麼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大家因萬盟主猝然中風，各大門派掌門人心頭自極沉重，再也無興喝酒。

勞乃通悄聲道：「表少爺、表小姐，莊主身體尚未復原，二位先扶他進去休息吧！」

一面起身道：「各位來賓，敝上身子尚未復原，要先行退席了，諸位請再多飲一杯吧！」

程明山、荊一鳳已攙扶着菩薩站了起來。大廳上所有賓客，也紛紛站起。

菩薩又晃動着上身，連聲說着：「謝謝。」

老神仙道：「勞總管，堡主回去休息，這裏就由你多照顧一會吧，貧道還得回去給堡主調配服藥，也要先行告退了。」

林秀娟跟著站起，朝她妹道：「妹子，妳先回去，我送師父回東院去。」

林秀宜點點頭。

於是程明山、荊一鳳攙扶着菩薩，身後跟着兩名丫鬟，林秀娟扶着老神仙一起退入廳後，折入長廊，回轉東院。

程明山、荊一鳳把菩薩送到仰星樓，然後由兩名丫鬟攙扶上樓，就和老神仙告辭，退了出來。

此時夜霧雖濃，但東院幾條主要通路上，却懸掛起風燈，把花樹亭台，照得通明。

兩人並肩走了一段路，荊一鳳首微抬，側着臉道：「表哥，時間還早，你要不要到我那裏去坐一會呢？」

程明山低笑道：「表妹一個人無聊，我就陪你去聊聊也好。」

荊一鳳披披咀道：「難道你一個人不無聊？」

程明山道：「是，是，我一個人當然也無聊，能陪表妹聊聊，我是求之不得的事。」

荊一鳳舉手理鬢髮，一甩頭道：「少討厭。」

兩人跨進涵青閣。春雲迎着上來，說道：「表小姐回來了，外面堂會剛開鑼，聽說很熱鬧呢！」

荊一鳳道：「妳要去看戲，替我們泡兩盅茶來，妳只顧去好了。」

春雲應了聲「是」。

荊一鳳引着程明山上樓，兩人在起居間落坐，一面說道：「累死了，你累不累？」

程明山道：「還好。」

荊一鳳看了他一眼，粉臉飛紅，說道：「爹也看到你了。」

程明山道：「妳怎不給我引見呢？」

荊一鳳道：「爹陪着各大門派掌門人說話，他老人家還朝我笑呢！」

程明山道：「朝妳笑作甚？」

說話之時，春雲已端着兩盞茶送上。

荊一鳳道：「妳可以去看戲了。」

春雲道：「小婢不敢，給周管事看到了，會駡小婢的。」

荊一鳳道：「不要緊，妳就說我要妳去的就是了。」

春雲喜道：「多謝表小姐，小婢那就去了。」

喜孜孜的退下樓去。

程明山站起身，走到她身邊的一把椅子坐下。

荊一鳳嗔道：「你這是做甚麼？」

程明山低低的道：「我和表妹坐得近一些，說起話來就方便得多了。」

荊一鳳白了他一眼道：「你坐在對面，就不方便麼？」

程明山低低的道：「我是和妳說正經話。」

荊一鳳抿抿咀，笑道：「我沒說你不正經呀！」

程明山道：「妳看舅舅有甚麼不對麼？」

荊一鳳問道：「有甚麼不對？」

程明山道：「甚麼不對，我也說不出來，我總覺得他神情呆滯，舉動遲鈍，好像自己一點沒有主見。」

荊一鳳道：「那是剛開過刀，身子還沒有復原咯！」

「不！」程明山道：「他好像連話都不會說。」

荊一鳳看了他一眼，說道：「舅舅只是不能多說話，他方才不是說過好幾句話麼？」

程明山搖搖頭，湊過臉去，低低的道：「他說話，都是老神仙教的，妳方才沒有注意，但我一直注意着，在他說話之前，老神仙一定咀皮微動，以『傳音入密』教他該說甚麼話，他才開口。」

荊一鳳一怔道：「會有這種事？」

程明山道：「我覺得有些可疑，因此我等到老神仙去看萬盟主的時候，故意和他說話，他就恍如不聞，連理也沒理。」

荊一鳳懷疑的道：「你這話是說老神仙沒有把舅舅的頭風醫好，或者是醫壞了？」

「都不是。」程明山接着壓低聲音道：「我總覺得他可能不是妳舅舅了。」

荊一鳳睜大雙目道：「那會是甚麼人？」

程明山道：「我也只是猜想，他可能就是我失蹤的朋友、賣狗皮膏的劉二痲子。」

荊一鳳道：「這有可能麼？」

「有。」程明山道：「第一，就是我前天晚上看到樓上躺卧的那人，他脚下穿的明明就是劉二痲子脚上那雙鞋，而且鞋幫上還沾有黃河底特有的黃泥巴。」

荊一鳳問道：「還有呢？」

程明山道：「第二，他和劉二痲子面孔、身材都十分相似，只是劉二痲子臉黑，他皮膚比較白晰，劉二痲子

是連鬢蒼鬚，他是花白鬍子。」

荊一鳳道：「也許臉型有些像，那也是常有之事。」

「還有。」程明山道：「劉二痲子是苦力出身，臂膀比較粗，而且肌肉上有虬筋，我想舅舅一直處尊養優，就算練武，臂膀也不會太粗，更不應該有虬筋的。」

荊一鳳一呆道：「這倒不錯，我方才扶着舅舅，就覺得舅舅上臂肌肉甚是結實，他老人家從前好像不是這樣的……」

「還有。」程明山接着道：「方才萬盟主突然昏厥過去，只怕也大有蹊蹺。」

荊一鳳道：「老神仙不是說他心臟早已衰竭了麼？」

程明山問道：「妳相信？」

荊一鳳怔道：「難道不對？」

程明山道：「我也說不出甚麼不對，只是太湊巧了些。」

荊一鳳道：「那麼依你看呢？」

程明山道：「這很難說，如果眞有蹊蹺，那就不尋常了。」

荊一鳳問道：「你認爲和老神仙有關？」

程明山道：「我也沒有具體的事實，但我總覺得這中間，好似有一件很大的秘密，牽連着很多人，而且正在醞釀之中。」

荊一鳳道：「不知爹知不知道？明天，我抽個時間，和爹說去，看看他老人家的意見。」

說到這裏，忍不住悄聲問道：「你到徐州來，究竟有甚麼事呢？」

程明山道：「我是奉家師之命，到徐州來的，家師也沒指明要我做甚麼，他老人家平常也不大肯多說，好像要做甚麼，讓我自己去找，做應該做的事，所以我也弄不清楚此來的目的。」

荊一鳳低聲的道：「無名道長學究天人，他要你來，說不定就是我們目前遇上的事了。」

程明山道：「也許是的。」

荊一鳳道：「你該回去了，如果他們眞有甚麼陰謀，一定會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你在樓上躭久了，人家就會起疑。」

程明山點點頭，站起身，說道：「那我就走了。」

荊一鳳也跟着站了起來。

程明山一把把她擁入懷裏。

荊一鳳嗯道：「表哥，不……」

她「要」字還沒出口，兩片櫻唇已被他的咀唇吻住了。她沒有掙扎，也緊緊的抱住他。

過了好一回，他們才從溫馨中醒來，她離開他的懷抱站住，幽幽的道：「以後不要這樣，讓人家看見了，多不好意思？」

程明山滿足的微微一笑，拉着她的手不放，道：「這裏會有甚麼人看見。」

「好了，你可以走了。」

荊一鳳飛紅着臉，輕輕甩脫了他的手。程明山瀟洒舉步往樓下走去。

荊一鳳跟着下樓，一直送到門口，嬌聲道：「表哥，明天見。」

程明山回頭道：「妳上去吧，時間不早，也該休息了。」

他踏着方磚舖的花林小徑，回到涵香閣，推門而入，門只是虛掩着，也不見春蘭的影子，連一點燈光也沒有。

他只當春蘭到前面看戲去了，反正自己也不需甚麼人服伺，這就舉步上樓，推開房門，走了進去，正待打火點燈！

只聽身後一個森冷的聲音說道：「表少爺，不用點燈，你坐下來，咱們這樣談談就好。」

一件尖銳的東西，抵住了後腰。

程明山心頭暗暗一驚，問道：「你是甚麼人？」

只聽另一個人聲音道：「你不用問咱們是誰，到櫈上坐下，好好回答咱們的話。」

程明山因對方有利武器抵着腰部，只好朝前走了兩步，在一張木櫈上坐下，問道：「二位要問甚麼呢？」

那人利器依然抵住他腰後，問道：「說！你是甚麼人？」

程明山心中已經有數，不覺笑道：「你們不是叫我表少爺麼？我是甚麼人，何用再問？」

另一個人道：「咱們問你叫甚麼名字？」

程明山道：「我叫程明山。」

身後那人道：「這是你的眞字姓名？」

程明山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更姓，我何用說假的？」

另一個人道：「你眞是菩薩的外甥？」

程明山笑這：「這能假得了麼？你們倒似在懷疑我的身份，這是誰支使你們來的？」

另一個人道：「咱們已經跟了你幾天，還用得着有人支使麼？」

身後那人道：「你爹叫甚名字，家在那裏？」

程明山忽然轉過身去，笑道：「二位問得很多了，現在也該讓我問問二位了吧？」

他這一轉身，身後那人手中的匕首，已經到了程明山的手上。

那漢子駭然後退，但邊上另一個漢子迅快閃身而上，一下到了程明山身邊，手中匕首一下朝腰間插來，他這一手已經快到無以復加，那知匕首插下之時，忽然插了個空，身邊那有程明山的影子？

原來程明山早已跨上一步，到了先前那個漢子面前，微笑道：「朋友大概有些不大服氣，認爲小生奪下你這柄小刀，是投機取巧，那好，小生還給你就是了。」

兩個指頭夾着刀尖，果然把刀柄朝那漢子遞去。

那漢子還有些猶豫，不敢伸手去接。

程明山伸出去的手，依然夾着刀尖沒動，含笑道：「你只管接過去，再來一次。」

那漢子看他這麼說，果然一探手，把匕首接了過去。

另一個漢子卻趁他說話之時，輕若狸貓，一下欺到程明山身後，這回覷準了下手，又是一匕首朝他後心刺下。

程明山就像背後長着眼睛，連身也沒回，只是右手往後彎去，五指一攏，又把另一個漢子手中匕首奪了過來，交到了右手，同樣用兩個指頭夾着刀尖，彎手往後面送去，口中笑道：「這記不算，你也把小刀子接過去，好好的要幾招給小生瞧瞧。」

另一個漢子看他連身子也沒轉，就把自己匕首奪了過去，心頭方自一驚，又看他把匕首往後遞來，急忙劈手搶了過去。

這兩人身手原也不弱，要是弱手，也不會被派出來對付程明山了。

如今自己兩人幾乎連手也沒交上，就被人家奪下匕首，又交還過來，這口氣自然嚥不下去。

不，如此窩囊就退却的話，也沒法子向上面交差。

兩人心意相同，人家既已遞還匕首，這機會豈能錯過？自非全力施爲，放手一搏不可！

兩人口中同時發出一聲叱喝，一個在程明山前面，一個在程明山身後，立時發動攻勢。

他們經過方才匕首一照面，就被奪走的經驗，心知程明山是個扎手人物，這回當然加倍小心，不但出手奇快，變招也神速無比！就在他們一欺而上，叱喝聲中，兩柄匕首一前一後，寒芒飛閃，各人已經一連攻出了五六招之多！

這五六招可不簡單，前面一個刀尖所指，就幾乎籠罩了程明山胸腹間七八處要穴。

後面一個更絕，他手臂連揮，防範程明山向兩邊閃躲，因此這五六招，幾乎把他可能從邊閃出的路子全封死了，不論你向左或是向右閃出，都非挨上他一刀不可！

那知程明山既不前進，也不後退，更不作左右閃避，他雙脚站在原處，根本一動不動，只是隨着此去彼來，動作雖快，只是貼着他衣衫而過，不但沒刺到他身上，就是連鈕扣也沒挑下一顆來。

這好像同門師兄弟在練武場上操練匕首，你刺來刺去，有一定的路數，他躲閃也有一定的身法，本來就刺不到的，只是讓圍觀的人緊張刺激而已！

兩個漢子越是刺不着，就越是不肯甘休，手上也越刺越快，有時兩柄匕首一前一後，刺到一個部位，就會匕首擊上匕首，發出「叮」「叮」交鳴聲響！

就因爲他們越刺越急，這「叮」「叮」之聲，也不時可聞！

這一路匕首，兩人少說也已經刺了五六十下之多，打到後來，就因爲程明山閃得太快了，閃動的人影，漸漸由淡而薄，成了透明的人影！（不信你拿一根木棍向空揮舞，舞得快了，木棍影子不是成爲透明的了麼？這可不是神話）

兩個漢子眼看程明山始終不會還手，膽子也大了，管他刺得中，刺不中，把一柄匕首運轉如飛，當初師傅怎麼教的，他就怎麼使出來。

反正你既然不還手，老子手中總是一把鋒利得可以卸下你胳膊來的匕首，一百下中間，就算九十九下沒有刺上你，但只要有一下刺中了，保你前後對穿！

因此他們並不理會程明山如何躲閃，只是悶聲不響，猛刺不休。

方才兩柄匕首還是偶而碰上，才發出「叮」「叮」之聲，現在程明山的人影漸漸模糊，兩柄匕首竟然面對面的碰上了，一時但聽「叮」「叮」「噹」「噹」之聲，突然大作，幾乎變成了兩個人對打了。

就在這一陣兵刃互相交擊聲中，響起了一個清朗的笑聲，說道：「二位自己人，怎麼認起眞來了，快快住手，小生已經等了好一會，你們打好了，小生還要問問二位呢！」

兩人聽到程明山的話聲，不由猛吃一驚，急忙住手，回頭看去，程明山背負雙手，站在自己兩人右首三尺來遠的地方，根本不知他何時閃出去的？

原來程明山早就閃出去了，因爲房中沒有點燈，光線較暗，他上身東閃西閃，影子模糊不清，故而他已經閃出去了，兩人依然一無所覺，還在那裏掄着匕首猛刺不休。

這會兩人都已警覺憑自己這點能耐，和人家差得太遠了。

既然不是人家對手，三十六着，自然走爲上着。

程明山話聲甫落，兩人倏地一分，一個轉身直向門口掠去，一個背後就是窗戶，身子一個輕旋，點足朝窗口穿出。

程明山輕笑一聲道：「二位一點交代也沒有，就這樣走了麼？」

左手一探，就抓住了穿窗漢子的一條後腿，一抖手，砰然一聲把他擲到地板上。

這時另一個漢子已經掠出房門，正待朝樓梯躍下。

程明山一個箭步，已經跟蹤到了他身後，一把抓住他後心，提了起來，說道：「朋友要走，也得和小生打個招呼，小生還沒點頭，你們如何能走？」

一手提着漢子，回入房中，然後五指一鬆，把他放到地上，自顧自點起一盞白瓷油燈，在椅上坐下，目光一抬，說道：「你就先說吧，你叫甚麼名字，是誰支使你來的？」

那漢子手中還握着匕首，額上已經綻出汗來，但身子兀是動彈不得。

那是程明山在鬆開五指之時，已經使了截脈手法，口中發出嘿的一聲冷笑，說道：「你認爲老子會說麼？」

程明山笑道：「朋友已經落到我手上了，你想不說成麼？」

那漢子道：「小子，咱們既然栽在你手裏，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程明山搖頭笑道：「你錯了，小生不會殺你的，因爲你只是受人支使，並非正主，殺了你也於事無補，小生只要你說出主使的人是誰，我立時就可釋放你回去。」

那漢子道：「你縱然釋放了我，但我若說出來了，這條命也是保不住的了……」

剛說到這裏，程明山突然回頭喝道：「窗外是甚麼人？」

喝聲未落，突見三點寒星朝後腦激射而來。（他背窗而坐）

程明山跟酒仙游一瓢練的「迴風子」，是暗器中最難練的一種方法，練暗器的人，最先要練接暗器，程明山對這一套可說是大行家了。

別人接暗器，大半都是用手接的，但他却是左手一揮，衣袖飛捲，就把三點寒星接了下來，那是三枚銅錢。

暗器堪堪接住，人已快若輕煙，一下穿窗而出，目光凝處，那裏還有人影？

程明山暗暗驚愣，此人好快的身法，這東院之中，到處都是花木樹林，此人只要隱入樹叢，深夜之中，是不易發現的。當下也就不再追尋，轉身仍由窗口回入屋中。

那漢子因爲被截脈手法所制，無法逃跑，依然木立原地。

程明山回到椅上坐下，說道：「朋友還是……」

他話還沒說完，忽然發現那漢子臉色有異，雙眼也緩緩閉了下來，不覺問道：「你怎麼了？」

那漢子沒有作聲。

程明山站起身，在他身上輕輕拍了一下道：「你……」

那漢子經他一拍，身子突然一歪，「砰」的一聲倒了下去，嘴角登時流出黑血來。

血，竟然比墨還黑。

程明山心中暗暗驚異，急忙俯身看去，才發現他喉頭有一點黑色血珠，分明是中了飛針、一類餵毒暗器無疑。

這種暗器，見血封喉，敢情早已死了，只是他被截脈手法所制，身子不動，是不會倒下去的。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是自己追出去的時候，有人用暗器殺了他。」

「不，他面向前窗，毒針射中咽喉，那應該是從正面射來的，哦！這賊人果然狡猾得很，他方才打出三枚制錢，只是引自己注意而已，暗中却夾了一支毒針，射向他咽喉，這要怪自己經驗不足，才上了他的惡當。」

他忽然想到此人中了毒手，還有一個不知是否也中了毒手？想到這裏，急忙直起身，朝另一個漢子身邊走去，目光一瞥，不由使得程明山怒從心起，猛一頓足，沉哼道：「好個賊子，竟然當着小生的面，殺人滅口，總有一天我會把你找出來的。」

原來這個漢子也經程明山把他摔到樓板上的時候，以截脈手法制住了他的經穴，是以躺着不能動彈。

此時目光一注，發現他後腦赫然釘着一支細如牛毛的毒針，當然也已死去多時了。

只是他躺臥之處，已經靠近後窗，程明山登時想到飛針乃是細小之物，不可能射得太遠，那一定是自己從前窗追出之時，那人已經躲到後面窗下，這支飛針，是從窗外射進來的了。

這又怪自己江湖經驗不足，不曾防到這一着，當時如果到後窗去瞧瞧，準可發現賊人蹤影，也許可以把他一齊留下了。

他想到賊人如此狡獪，那麼自己回來之後，始終不曾看到春蘭，連樓上動手，和兩個漢子砰然倒在樓板上，發出的兩聲巨響，依然沒把春蘭驚醒，莫要也中了賊人毒手？

一念及此，立即匆匆下樓，找到小客廳的後面，那是下人的卧房，他推門而入，目光一注，果然發現春蘭和身撲在床上，只要看她情形，分明是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就走近過去，伸手在春蘭身上，輕輕拍了兩掌。

春蘭口中「啊」了一聲，直起身來，揉揉眼睛，發現身後站着一個大男人，她因房中沒有燈火，看不清人影，口中驚啊一聲，尖叫道：「你……是甚麼人，要……做甚麼……」

程明山道：「春蘭，是我。」

春蘭又啊了一聲，說道：「是……表少爺，你……你……」

她一張粉臉，飛起兩朵紅雲，羞澀得說不出話來，她只當表少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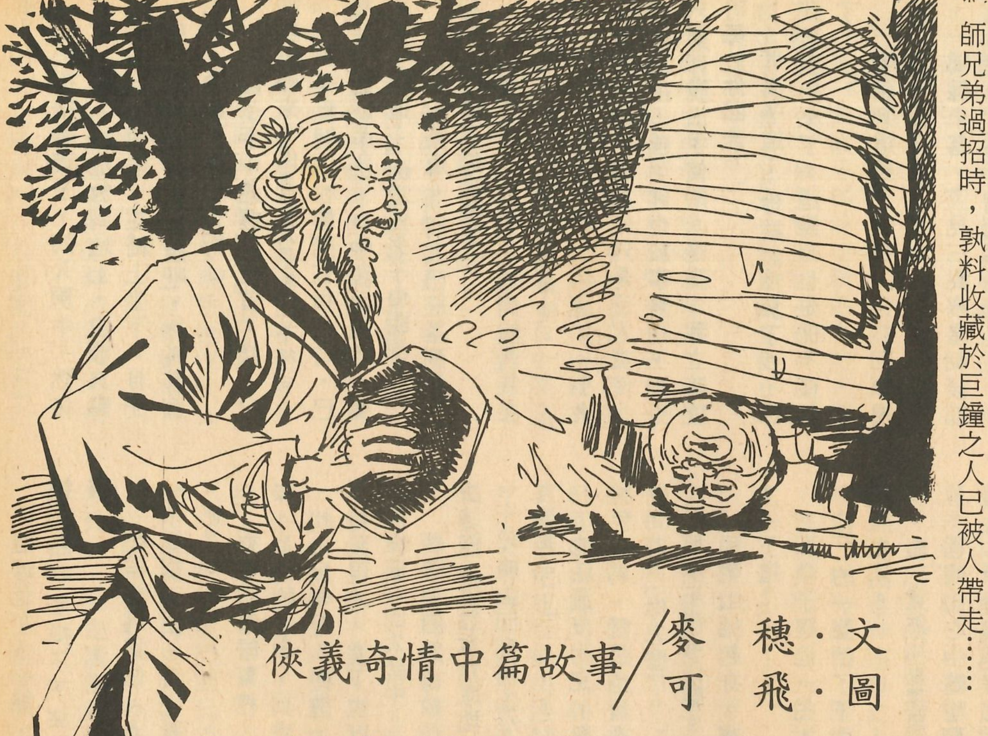
程明山道：「妳是被甚麼人點了穴道，還記得麼？」

春蘭定了定神，才道：「方才……表少爺還沒回來，闖進來了兩個黑衣人，沒待小婢開口，就點了小婢穴道，以後，小婢就不知道了。」

程明山道：「這兩個賊人，現在樓上，已被人用毒針所殺，妳快去找周管事來。」

（未完・七）

上文提要：伍家黑小子給夢夢、卿卿放走後，陰伯和冷鋒惦掛他的安危，先約定地方會合再分頭找他。陰伯朝岳陽城並專往一些廟宇、寺庵等地方打聽，最後陰伯來到古鐘寺，他因好奇用手指敲打及試圖移動寺中那口巨鐘時，發現巨鐘覆蓋下藏有人，原來這古鐘寺的住持是兩個大魔頭，陰伯認出他們的身份，與他們師兄弟過招時，孰料收藏於巨鐘之人已被人帶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白馬素衣小溫侯

獲知毒丸由來　揭發當年眞相

這招眞靈，三隻手道：「不錯，是我。」

「你認識那俠名在外，裡面却是無惡不作的李震甫？人稱素衣白馬小溫侯的李震甫？」

「認識。」

「這次他可是交給你三粒奇毒無比的毒丸？」

「是的，有這回事。」

「你用了？」

「嗯……這個……這個……」

老陰伯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二指凌虛一彈，大家都聽十分清楚，是斷骨脆响聲，接着老毛猴像殺猪般的叫聲，狂號起來。

「老頭子不希望你胡說，也不喜歡聽這鬼哭狼號的聲音，不許叫，開口答我問話。」

「還……還沒有用！」

「你很聰明，剛才你們答對，我隔坐有心聽了個清清楚楚，是你說個時限還早，那當然還沒有向人下手，既沒有下手，藥當然還在，藥呢？」

「這……嘛……」老陰伯手指微動，老猴兒話鋒頓變，道：「藥我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處。」

老陰伯道：「你老實話？」

老毛猴道：「實實在在老老實實。」

「好，李震甫要你去毒死三個人，對嗎？」

「不錯，是三個。」

「是誰，要說清楚這三個人的出身姓名。快！」

「是！老爺子，說出來你也不認識……」

「住口，答我的問話，再要拖延時間，這次敲斷你的二隻手！」

手，是老毛猴伕以吃飯的傢伙，手被敲碎了那是死路一條，講吧！道：「是姓侯的弟兄三個，住在江蘇，是土豪。」

「這也是老實話？」

「老老實實。」老毛猴有了機會，對銀龍三友道：「三位就這樣眼看着我老毛猴當孫子，連句話都不說？」

老陰伯並沒有阻止老毛猴問話，祇是冷冷的一哼。

老毛猴喘了口氣，向老陰伯道：「這位老人家，先不管你是爲了甚麼這樣的對付我老毛猴，一句話，請賜個姓名……」

「可以，不過我老頭子的名聲不大好，也多年沒有用了，昔日人家叫我『野叟』，是最順耳的一個名字，另外一個叫『斷骨抽筋還活着』，我老頭子姓陰。」

「啊！」老毛猴幾乎昏倒，銀龍三友也目定口呆，乖乖，三十年前這位「野叟」才是雲貴兩地的「大家長」，不論黑白兩道，那一行，祇要有此老一句話，敢說你放心大膽的走吧！別說碰釘子遇意外，連一根草也找不到你身上，不過此老處治起那些該死的人

來，可狠過乃弟五指魔多多了，特殊的手法，敲斷你全身的骨頭，抽斷你三五條大筋，還保證你死不了，所以人稱「斷骨抽筋還活着」──三友今朝怎會想到碰到此老。

老毛猴駭叫一聲便昏倒，老陰伯一脚就把他踢醒，道：「三隻手，今天麻煩到我老頭子照顧你，怎麼樣，不丟人吧？」

「老爺子，你行行好，我老毛猴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得罪你了，你老說明，然後你叫我怎樣死，我就怎樣死，你看，這樣好不好？」

「不好，我不要你死，非留下你不可！」

「是是，那我就不死，不過你老……」

「硬的軟的對我全沒用，答話，答我所問的話就行了。」

「你老請問，請問。」

「哼！你心裡有數，已經欠我老頭子兩根指頭了！」

「喲，老爺子，你可別這麼說……」

「李震甫要你殺的，眞是甚麼侯姓土豪？」

「不是，侯姓土豪是小的放狗屁。」

「對！三個土豪有多大氣候，還用得着花那麼大的本錢，買『銀龍三友』的毒丸，再叫你去下手，講，李震甫要你去毒殺那三個是甚麼人？」

「老爺子，這問題小的準講，祇是能不能求你老爺子開開恩，換個地方……」

「不行，就在這裡講，必須當着證人柴一飛，和『銀龍三友』弟兄講！」

老毛猴被稱作「猴」，除掉行動快捷配合他那三隻手外，人很精明也是原因之一，他似乎已經有些明白老陰伯的用心了，期期艾艾的說道：「聽來好似你老早已明白內情……」

「不錯，所以你說大話是沒有用，白白賠上手指頭。」

「可是，老爺子，我說出來豈不是一條死路？」

「你罪不至死，放心吧。」

「老爺子，姓李的殺人手不沾血，還會管你是不是有罪？」

「也許，不過你還可以逃，可以躲，若是不說的話，現在祇怕就會喪命，並且我老頭子和你賭賭東道，你無處躲也無處逃！」

「小的不止怕那將來的下場，目前的也怕了！」

「我老頭子已然說過，你罪不至死，說出來之後，誰敢動你一根汗毛，我就折他的骨！」

「你老敢保證？」

「敢，講吧！」

老毛猴突然抬頭看着銀龍三友，搖搖頭，嘆口氣，最後才十分尷尬的緩緩的說道：「三位，可別動氣，李震甫要殺的是你們三兄弟三個啊！」

銀龍三友眞的傻了，目瞪口呆了好半天，連個哼哈也沒有，他們兄弟被這個消息震駭了，不知所以！

老陰伯哼了一聲道：「這種奇毒之藥，世上無人解，你似乎不必三粒同時用上吧？」

老猴兒竟然低下頭道：「小的不敢說謊，全用了。」

老陰伯道：「有這種的必要？」

老毛猴無可奈何的說道：「這毒丸雖毒，當年配成這玩意的人，手段道地，四個人用三粒丸是正好……」

柴一飛臉色變了，接口叱道：「你連我也算上？」

老毛猴的頭垂得更低，道：「柴爺你別怪我，我不敢留下證人。」

銀龍老大這時沉靜下來，怒聲道：「藥是下在酒裡的嗎？」

老毛猴點點頭，柴一飛嘿嘿笑道：「難怪你第一盞斟給自己，藥入酒中尚未溶化……」

老陰伯冷冷的接口道：「別自作聰明，他在倒酒時才作手脚，小指微曲挾着毒丸，酒滿刹那捧過雙目時，微伸小指毒丸落下。」

柴一飛瞠目道：「那豈不是需要四顆毒丸才夠？」

老陰伯冷笑出聲道：「你酒中的毒藥，與銀龍兄弟的不一樣，有救，只是要來得及才行。」

話鋒一頓，厲聲轉向老毛猴道：「我說得可對？」

老毛猴嘆了一聲道：「老爺子你全都看見了，小的還有甚麼話說呢？」

「我老頭子還有一點沒有弄清楚，同桌五人，四位都中了毒，你又怎能脫身？」

「柴爺的毒要二個時辰後才發作。」

其他的話不必說了，他能以任何藉口離席而去，甚或僞裝善人，和柴老送三友就醫，再經往返轉時，等待柴老毒發而死，則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了。

銀龍三友眞不愧是心直腸直的好漢子，老大怒道：「老毛猴，咱們可也是老朋友了，我們哥兒三個敢說沒有得罪過你，你這是圖些甚麼？」

老毛猴苦笑道：「甚麼企圖也沒有，我要救自己的孫女而已。」

「甚麼？」銀龍老二道：「小鈴子怎麼啦？」

「給李震甫那狗娘養的擄走了，他說過，只要賢兄弟的死訊傳到，不但放了小鈴子，並且用一百兩黃金壓驚！」

「壓你娘的驚！」老陰伯怒叱道：「你他媽的還配叫老毛猴，簡直是條笨死豬，我問你，姓李的爲了甚麼要殺銀龍三兄弟及柴老四個人？」

「他說避免常遭勒詐。」

「放狗屁！」銀龍老二一拍桌子道：「老子兄弟甚麼時候敲詐過他？他是個受人敲詐的嗎？」

「二爺，請別動氣，我老毛猴是實傳實說。」

「好，現在你給老子閉上嘴，靜待發落！」老陰伯喝止了老毛猴，突然轉對銀龍三友道：「現在該輪到你們三個混賬小子了，你們怎麼說？」

「老爺子，救命之恩說空話有甚麼用，我們三兄弟我老大說了就算，老爺子你說吧，要我三兄弟幹些甚麼？」

「幹甚麼？還幹你們買賣毒葯的生意多麼好，總有一天用自己的毒藥毒死自己！」

「老爺子，我們回去就把所有的毒丸全部毀去，再作個天打雷劈重誓！」

「不必等天打雷劈，有人會折了你們哥兒三個！」

「老爺子，那位是誰？有甚麼過不去的仇恨？」

「那人姓冷，冷先生的愛子，你們當年賣毒藥給李震甫，他換了靈丹借刀殺人，殺了天毒老人而嫁禍給冷先生。」

「老爺子能否給咱們哥兒化解化解？我們哥兒三個是冤枉的。」

「化解不難，只是你們也要多出些力才行。」

「老爺子吩咐，你老怎麼說，我兄弟是怎麼做。」

「好，那就乖乖的坐下來聽吩咐！」

銀龍三友恭敬從命而坐，老陰伯出手拍開了老毛猴的穴道，一指身旁座位道：「你也坐吧，想活命的就得聽我老頭子的話。」

老毛猴坐下了，但他一顆心七上八落猛跳不已，凶吉禍福仍不知道。

老陰伯命令各人湊近些，人人壓低聲調，六顆頭顱幾乎碰在一堆，嘰嘰咕咕了大半天，最後是皆大歡喜，人人臉上帶着歡欣的笑容，可見老陰伯主意定是極之高明。

會賬的是銀龍三友，先走的是老毛猴，他手裡提了件行李，雖然不太大，但却是鼓鼓囊囊的見角見稜，裡面不知放的是甚麼東西。

老毛猴頭也不回的走出東門，往直的走去。剛剛出城拐向小路，背後已傳來輕巧快步的音响，他不禁暗暗佩服陰伯，眞是算無遺策。

行又數里，已是僻靜所在，背後追踪人已現身攔路，老毛猴認得正是「小溫侯」李震甫的總管，姓叢名容人，人稱「從容先生」，老毛猴未語先笑道：「總管來了，就是只有你一位？」

從容先生不愧從容，聽出話鋒不對仍是未有變色，道：「怎麼？你已知道我會來三湘？」

「我老毛猴沒有這個本事！」

「啊！是誰能猜到我來？」

「一位老前輩，他老人家說，李震甫這個狗娘養的，心腸比毒蝎子還要毒，必然暗派監視我的人，我若失手，那人就會殺我滅口，我老毛猴不信，於是打了東道，賭你會不會現身，這場賭博，我是輸了，但是整個說來，我是贏了！」

「那人是誰？現在何處？」

「是我老頭子，現正在你身後。」

老陰伯在從容先生的背後答上話了。

從容先生這次不從容了，矮身旋步出掌甩擊向身後，掌走空，人已轉了方向，身後連個鬼影子也沒有了。

他立飛縱前逃，不再猶豫，從容先生經驗老練。

凡經陰伯看中的人物，誰能逃得脫了，從容先生剛剛縱起，後頸一緊，頭一昏，人事不省了。

老毛猴嘻嘻一笑，邁開大步走了個之乎者也，自此沒有了消息。

突然在江湖斷無消息，不止他一個人，銀龍三友也沒有了消息，柴一飛也失踪了，李震甫悄悄派出去高手從容先生，不但應該回來的沒有回來，連個信息也沒有了，他實在忍不住了，素衣白馬於是便急急的離開了家鄉，風塵僕僕直下三湘，要摸清楚事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金湯」成氏府上，來了個不速之客，老陰伯帶着七分像鬼三分人樣的從容先生，後隨老毛猴、柴一飛和銀龍三友。

他們來得巧，冷鋒昨晚才到，大家見了面，老陰伯看到了冷鋒身後的姓伍黑小子，吼了起來，道：「好啊，你這個小東西，古鐘寺是你開我的小玩笑。」

冷鋒搖搖頭道：「我那有這份功力，是姥姥！」

姥姥，現在「金湯」成府的一家之主，冷先生的岳母大人，輩份高過老陰伯，功力更勝上兩三倍，老陰伯沒有說話。

談及來意，老陰伯提供一干人證，冷鋒着實感激這位道義前輩，再商行止，有決定了，先去「天毒冥府」，以人證口供交給了「天毒娘子」，取得天毒娘子的保証，使所有失性的「不死殺手」恢復神智，然後合力一路問罪「昆明」的白馬堡，非要素衣白馬小溫侯李震甫說個道理還個公道不可！

成姥姥成大娘，昔日在武林中是個頂尖兒高手中的一等人物，生平除了和金頂半痴和尚的恩師，聖僧天印及當時成府主人成人美交成莫逆，互相尊重之外，功力技藝不作第二人想，她最愛小女兒，兼及女婿「獨叟」冷毅，冷毅突遭不幸消息，愛女哀思成疾而終，她恨透了富貴舫，有好幾次想率領成氏弟子親臨洞庭，瓦解富貴舫活捉七娘子，全被小外孫冷鋒勸止，冷鋒說得好，冷家的恩怨必須他冷家子孫親自了斷，不想靠人成事，尤其是那一句「以姥姥身份之尊，降臨洞庭，太過份看重風月七娘子那個賤婦」，姥姥被這句話打消了去意，但私心却無時無刻爲自己丈夫成人美，秘密創立了一個特殊組織，專爲對付武林江湖或官家公卿極惡之徒，事情極爲

隱秘，因此雖已任俠多年，更已名震天下，但罕有人知這是由成府主理的組織，從天印西去了，成人美謝世，這艱難苦毅的責任，全落在姥姥一人身上，所以當冷鋒藝成行道，查訪嚴父下落時，姥姥順理成章的一手將整個責任交給了冷鋒，那就是爲天下人敬仰的「鬼船」、「仁義鬼船」。

老陰伯胞弟失踪，他認定與富貴舫有關，他改變了形貌，一連多次登上富貴舫，偵知不少寶貴的事情，冷鋒也扮作賭客，三探富貴舫，有心人遇有心人，又經姥姥使人調查清楚老陰伯的爲人，於是冷鋒交上了老陰伯，兩人主理着這艘仁義鬼船，並討商如何對付富貴舫的辦法，終於成了今天這個局面。

談及天毒冥府，姥姥恨怒由四方八面的湧來，天毒老人服藥身亡，固然是冷先生有難免疏忽之責，天毒冥府所有陰謀毒計都是過份陰毒狠辣。何況死者尚知冷先生的德行和品格，遺諭不得向冷先生報復，並切實的調查內情，天毒娘子不但未有遵老人遺諭，只是一心對付冷先生，中人一石二鳥借刀殺人計，使親者痛而仇者快。

誤取毒丸作靈藥的是冷先生，天毒娘子若只是對付冷先生下手，姥姥就算憤怒悲傷亦難奈何，天毒府竟借此而以富貴舫行惡謀，意圖建立一支猶勝天毒冥府多多的「不死殺手」軍，用意不問則明，姥姥又怎能容忍。

如今老陰伯又巧獲李震甫盜藥內情，傳令下去，立刻要見老陰伯、冷鋒、銀龍三友、柴一飛和老毛猴，當然也少不了那位「白馬堡」的總管「從容先生」。

姥姥的嚴諭，使冷鋒立刻皺眉，無可奈何大家去了後廳，姥姥問明了一切之後，首先笑對柴一飛道：「柴大俠是否認爲陰大俠的辦法對，暫藏身使李賊忐忑而不得其因？」

柴一飛恭敬的答道：「晚輩認爲陰大俠的辦法很好！」

姥姥一笑道：「好是很好，只是太委屈了柴大俠，再說李震甫消息靈通，若是一個不愼，可能是前功盡廢，因此隱身的地方不但要嚴緊秘密，並且要有不容人侮的實力才行，柴大俠認爲可對？」

「是的，這是必要的。」柴一飛實話實答道。

「柴大俠心目中，可有這種地方嗎？」姥姥的用意是十分明顯了。

柴一飛是老江湖，略加思慮道：「論實力、論隱秘，晚輩認爲莫過前輩這金湯成府了！」

姥姥這時眞正的欣欣而笑了，道：「這算是柴大俠捧我老婆子了吧！不過，寒家既被武林中人稱爲『金湯成府』，自然是有些不容輕侮的實力，既然柴大俠挑選了寒家，老婆子恭敬從命！」

冷鋒不能不接話道：「老人家，還有銀龍三友在旁，似乎是該問問人家才對。」

那知姥姥哼了一聲道：「他們沒有資格選擇，若非陰大俠解釋得好，我又看出他們兄弟的是直性漢子，單憑是做販賣毒丸生意，已是死罪了！」

銀龍三友垂首無言，姥姥的話入情入理，販賣毒丸總不是個正當生意。

事情決定了，柴一飛、老毛猴及銀龍三友居於「金湯成府」的賓館，從容先生叢容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姥姥沒有問他，却令諭府中總管「桑二姑娘」追問，主要是要問出「白馬堡」一切虛實，有何高手，包括房舍建造圖樣等等，桑二姑娘是當年成人美在世時，慈親桑夫人娘家的嫡親侄女兒，年輕時是個大美人，可惜命薄，未等嫁出男家就大病不起，二姑娘悲傷欲絕，爲桑老太召到成府，由於桑老太時代二姑娘就主理一半家務，到了今天，桑二姑娘是姥姥的好姊妹，輩份最高最尊的人物，主理金湯成府事宜，有時二姑娘說過算，連姥姥都只有承諾是「算」的了，可見這位桑二姑娘有多大的權勢。

話儘管如此說，二姑娘人緣却是好得很，從來沒有擺過成府總管的架子，遇上晚輩偶而作錯了事，除一再慰勸之外，多是許其帶罪立功，很少報告給姥姥知道，但是若有惡毒陰狠的敵人，落在她手上，那可就有得你看了，若不乖乖地把生平惡行一一吐出，那就等着受比剝皮抽筋還使你膽寒的活罪吧！

就因爲桑二姑娘身世堪憐，桑老太不惜將一身功力傳授，再加上成府按級按規每日必須進修的技藝，多年下來，桑二姑娘已成爲成府無上的高手，據說只怕不比主家的姥姥差多少，如此則桑二姑娘在武林江湖上，已是罕有的敵手了。

姥姥下令將從容先生交給桑二姑娘問供，從容先生只去了一盞茶的工夫，所供已寫成了二十一條，「從容」變作「毛包」，去時有些胖嘟嘟，回來已死了一半，瘦了不少。

有這二十一條，未進軍白馬堡，已是有勝無敗，姥姥交代，她的事現在已告一段落，臨退席時，却給了冷鋒一個難題，前往天毒冥府，只准下書不盡議事，書由金湯成府和天南冷氏雙雙具名，相待天毒娘子定時定地雙方一會而解往怨。

冷鋒太知道這位姥姥的脾性，心中已有了打算，在晚飯過後，冷鋒悄悄的向姥姥獻上妙策，他認爲天毒冥府固然可惡，但富貴舫已毀，七娘子功力盡失，「不死殺手」也落入自己掌握，只要天毒娘子肯獻出解藥，使殺手們恢復神智，不妨網開一面，至少天毒老人還不失爲一位正直人物。

姥姥搖搖頭，她認爲李震甫自是

該死該殺，但那是僅僅李、冷兩家私仇、私事！天毒娘子借爲父復仇之名，行荼毒天下之實，迷人本性取人技藝爲已用，是個十惡不赦的死罪！

冷鋒推斷天毒娘子怕是無比狠毒陰謀，暗中必然另有慫恿之輩，甚或幕後人物，打蛇取七寸，對天毒娘子應該稍留情份，幕後者却必須擒而誅之。

姥姥仍不相讓，桑二姑娘打了圓場，在探明果然幕後另有主持惡徒時，對天毒娘子網開一面，不加誅之。

冷鋒再進一步談及投帖約鬥事宜，認爲是多此一舉，反正已由七娘子所供，知道天毒冥府所在地，是四川境的「鬼門關」口，而「白馬堡」位於昆明，大可就此整軍，分作數隊，各加掩飾直撲白馬堡，沿途分出一隊人馬，兼及天毒冥府，如此不但行動快捷，也可以早之了斷李、冷二家的一段公案。

桑二姑娘首先贊成，姥姥笑笑，說冷鋒是找好了靠山，再向自己稟陳，十分取巧，桑二姑娘不否認，只說一切都是姥姥作主，孩子們提出的事情如是有道理，她才肯相幫進言，否則決不多口。

事情談妥，人馬分作兩隊三撥，第一隊是老陰伯、冷鋒、伍家黑小子、柴一飛、銀龍三友及成府六位執事。

第二隊，由姥姥親領成府二十四高手，押着叢容，有老毛猴作伴。

桑二姑娘領率府中十二女傑爲前後隊的接應，兼掃除沿途障礙。

第一隊扮作鏢局行鏢大隊，冷鋒和老陰伯是趟子手，六位執事是六大鏢頭，柴一飛陪銀龍三友坐在雙馬轎車中，暫充鏢貨及隨鏢老客，臨時由金湯成府，調借「信義鏢局」的鏢旗，一行各跨千里駿馬，直撲巴蜀。

桑二姑娘這一撥，走在第二，她們不用怎麼樣扮飾，只以本來面目動身，各乘一色的「桃花馬」，桑二姑娘獨跨白龍駒，十二女將清一色玫瑰勁衣杏色披風，好俊，遠在十幾里外，都能夠看得分明。

姥姥乘坐馬轎，都是以兩匹駿馬平置轎座，又快又穩，從容功力已盡失，並點封啞穴，交由扮作長隨的老毛猴照管，兩名侍女各乘桃花馬，緊隨姥姥馬轎左右，別小看這二名年才二八的美侍女，那是已經深受姥姥愛護的寶貝兒，只聽名字就知道不同平常，一叫潔兒，一叫瑩兒，功力技藝已勝過其他十二女傑二十四高手。

姥姥以本來面目卒衆而出，並且揚言，目的地是「鬼門關」的「天毒冥府」。

第一隊沒有人注意，保鏢的太多了，天天見，沒有甚麼奇處，也沒有甚麼礙眼的地方，一路疾行平平安安。

桑二姑娘這一撥，惹來的羨妒不少，不過平常人看上了兩眼之後，最多讚一句姑娘們一個美過一個，心頭有個倩影子，腦海起些綺念緋思，沒甚麼。久走江湖或有些來頭的人物，看過之後都能避則避，不錯，武林中知道有這位桑二姑娘的人不多，只是看到這清一色的玫瑰勁裝俊美姑娘，一色紅的衣，馬、和領率人物的特殊，不是傻子瞎子全都會明白了這一隊人馬必有來頭，定然難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站遠點是上上大吉。

第一天，桑二姑娘在黃昏時候已追上過了「信義鏢局」雙馬轎車，初更天，她們這一撥歇在「童家集」。

信義鏢局也歇在童家集，住的同是一家店房，出出進進互不相識，矯作到天衣無縫的地步。

快二更天了，姥姥才率隊而至，沒停下，更沒有打尖，人馬很快的馳過童家集，又趕了三十里路，才找了個小樹林裡安紮起帳幕歇息下來。

天剛亮，鏢車先行，三十里外經過樹林，照例高喊「威武」，等於「鷄鳴五鼓」，叫醒了姥姥這隊人馬。

約隔一個時辰，一片紅雲襯着一點白影，拖着長長的一道「紅龍」，馳過小樹林，直追鏢車後路，這是桑二姑娘的一撥。

又是一個時辰，姥姥大隊才不慌不忙的收拾好一切上馬順轎而行，一登程，馬如龍人似虎，續捲起漫天塵霧一口氣趕了六十里，遠遠已能看到紅雲的影子。

這也是冷鋒的安排，前後呼應各不誤程，因爲金湯成府名望太大，稍以失愼爲人所乘，則威望盛名瓦解無存，如此雖當代高手雲集圍攻，結果亦必有敗無勝。

行程迅捷，不日已經踏上蜀境，金湯成府百勝雄師壓境，而臨天毒冥府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非只四川境同道，包括雲貴各方武林江湖中人，皆已不請自到，紛紛撲向「鬼門關」口去。

有的是曾受成府恩澤，想出份人力，有的是要湊湊熱鬧，探個究竟，也有的早就恨怨金湯成府不敗，希望這次能目睹成府鎩羽而私心大快。

不管他們是抱那一種居心而來，當相隔姥姥尚有一段路程時，都已接獲不知由何方何時送來的柬帖，帖上具名的是冷鋒，代謀代發代執全權的是成府姥姥，帖上寫得清楚，此行爲謀與天毒娘子一會，解決往昔一段舊案，未必是敵或能成友，所以敢請各方同道，遠避鬼門關十里停下，言下之意，雖未說明有人若不理會時如何，但接柬人心裡有數，後果自是凶多吉少，於是紛紛下馬緩行，各有各的打算，當相隔鬼門關十里時，再停騎留步，看個順逆然後再定行止不遲。

鬼門關近了，再有兩天路程就到了地頭。

這天中午，信義鏢局的鏢車，由大道上岔口向左側小徑，看上去他們目的地是偏西的「天坪鎭」，那還要走上三天，今天只怕連打尖的地方也找不到了，因爲偏行小徑，五十里內無鎭無村，連家野店都沒有了，若是趕快些，初更能到「費家山窪」住店，已是上上大吉。

紅雲白影大灰龍，早已越過鏢車，順大道遠去了三十里了，然後雙騎雙騎，各距離百丈而行，探路斷後以奇特九音白羽箭傳書，於是紅雲成了十二位紅馬女傑，白影自然是桑二姑娘，大灰龍早已緩緩沉落，接着馬摘環鈴，蹄包皮套，悄沒聲响，不起點塵的向大岔路疾馳，太陽剛剛偏西，已佔據了離「費家山窪」十里的高崗，十二女傑加速進餐，杏色披風玫瑰衣，快捷的脫落，換了一色青色的勁衣鈎靴，兵刃暗器早已妥善揹跨，只等一聲令下。

成姥姥的大隊仍順大路直行，黃昏前到了「十字坡」打尖住店不走，包下十字坡的「安家棧」，棧外前後半里之內，設下明卡，阻止任何武林江湖同道欺近，因此，誰也偵查不出成姥姥在安家棧的事情。

信義鏢局終於在黃昏前趕到了「費家山窪」，再五里就能入鎭時，數匹快馬由鎭中馳出了，迎上鏢車。

走在最前面的冷鋒和老陰伯，各騎一匹看來並不起眼的「烏斑馬」，實則故以塵土遮掩龍駒本質，遠見數騎飛至，老陰伯對冷鋒一擠眼，說道：「看來，咱們是動了人家的賊筋，大黑子，瞧你的了！」

伍仇，伍剛之子，這個「仇」字是自己改的，成姥姥認爲改得好，時正馬馳如飛的一步搶到，正好看到老陰伯的臉色，於是馬鞍轎上伸手拔出鏢旗，舌綻春雷般一聲吆喝：「威——武。」

老陰伯與冷鋒笑了，索性捧人到家，各自以不同的高昂調子揚聲叫道：「威——武——威——武！」

三聲鏢趟按規矩叫過，迎面數騎也正好馳到兩丈開外停下，一共七匹馬，自然也是七個人。

按鏢行走鏢的規矩，逢山過寨，遇林進鎭，必先三聲威武，這有兩個意義，其一明叫鏢趟表示同仁拜山拜寨禮數盡了，再者是光明磊落並無所怕，鏢趟叫過，冷鋒根本就不管來騎橫排路上的事，揚旗催馬蹄聲得得，一直前行。

老陰伯亦不甘後人，伍仇更是有心從後面趕上來的，於是各催一馬成了三騎並進的勇往直前。

雙方相隔總共二丈多遠，自然是剎那間便對了馬頭，老陰伯寒着一張臉先開了口，字僅兩個，連說兩遍——借光，借光！

七匹馬正中的是位老者，年約五旬，黃臉膛掃帚眉，三角眼橫肉滿面，一股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德性，歪着一張嘴，暗含冷笑，沒有開口，似乎要看信義鏢局這三名趟子手，用甚麼辦法過關。

老者身旁右邊馬上，一個瘦削得皮包骨的漢子嘿嘿的獰獰兩聲，冷笑開口道：「沒長眼睛呀，七匹馬攔滿了路，還想過去？」

老陰伯先開口，他本就寒着臉，現在更是罩上了寒霜，冷哼一聲，道：「你們劫鏢？」

這次多說了兩個字，不過聽來還是乾凍如冰擲地有聲！

那個皮包骨的漢子似是那老者的親信，敢講話，道：「瞎了狗眼的東西，就算把你們小小的一間鏢局，全搬來送人，這些爺們也不會正眼看一看它……」

横肉滿面的老頭接上了話：「那有這麼多的廢話跟個趟子手嘮嘛？叫他們喊過這次押鏢的鏢頭來，我跟他說話。」

「是，」皮包骨的漢子恭敬應聲，轉對老陰伯叱聲道：「還嘮嘛甚麼？快去叫你們的鏢頭來答話！」

老陰伯掃了皮包骨的漢子一眼，和伍仇、冷鋒彼此面對面的望了一眼，三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久久不停。

皮包骨被笑惱了火，大吼一聲道：「住口，誰再笑老子就敲碎他的狗牙！」

唬嚇沒有發生任何效力，反而更惹得三人狂笑再起，滿面横肉的老者冷哼一聲，飛身下馬大步上前，突然出手，抓住老陰伯的右手腕，厲聲道：「老夫手下的話，你沒有聽到麼？」

老陰伯的笑聲忽止，驟然飄身下馬，伍、冷二人也急飛身下了馬鞍，老陰伯不理睬橫肉滿面老者，反而向伍、冷二人道：「喂！伙計，人家問啦，剛才說的話聽到了沒有？」

伍仇一步跨到了老陰伯身邊道：「當然是聽到了！」

滿面橫肉的老者獰哼一聲，道：「既然聽到了，還不趕快去辦？笑個屁？」

老陰伯搖搖頭道：「不是笑屁，是笑你！」

橫肉滿面老者不是傻子，當然聽得出老陰伯是有心侮辱，於是五指加上三分力，沉聲道：「你這老兒八成找死？」

那知力道用上之後，突然感覺五指如握寒冰，一陣透骨冰涼之氣傳佈滿身，再看老陰伯，正嬉皮笑臉看着自己，大驚之下急忙鬆手已然不及，根本就沒有看清楚老陰伯是用的甚麼手法，已反將自己的手腕握住於掌中。

老陰伯突然用五成力道，横肉滿面老者變成了怪模樣，那麼大的一個人，竟然平空矮了半截，半酸半麻痛得直咬牙流汗，老陰伯冷哼一聲道：「老小子，憑你這種膿包也想學人劫鏢

，光天白日就敢在『費家山窪』動手，就算是沒有把我們信義鏢局放在眼內，難道不怕『天毒』門的好朋友？」

橫肉老者也是一塊老薑，可惜是上來就錯了步數，受制之下痛疼失去平日的機智，未多思索已揚聲說道：「朋友，我們不是劫鏢而來的，正是『天毒』門下……」

「放屁！」老陰伯還想要知道多一點，沉聲道：「當眞是『天毒』門下，豈有不知我鏢局和天毒掌門人天毒娘子關係的道理……」

「是這樣的，本門最近接獲密報，金湯成府成姥姥率衆而來，似有不利本門之意，在下只派第一線上……」

「更是放屁的話了！天毒冥府名義是在『鬼門關』內，其實總府在『費家山窪』過去的『黑石獄』頭，第一線怎麼會設在此地？」老陰伯又加了一成力道。

「哎喲……請手下留情，本門爲了應付強敵，已在費家山窪內佈置了臨時的號令站，所以……」

機密已得，老陰伯手一鬆，道：「那麼你們阻住敝鏢局通過費家山窪，是甚麼居心？」

橫肉滿面老者甩手不已的道：「上面曾有交代，這幾天不得放行任何企圖渡過山窪的朋友們。」

老陰伯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我們是誤會了，請教還有甚麼路能繞過山窪轉向大道？」

橫肉滿面老者搖頭道：「沒有第二條路，貴局只好回程……」

「唉！」老陰伯嘆了口氣，道：「這次鏢期有限，誤了時和中途失鏢相同的嚴重，所以我們鏢頭才想走近路穿過山窪早到半天，這樣好不，請貴方負責人來和我們談談！」

「第一線就我們幾位，老朽正是負責人！」

「這麼說就對不住了，必須請各位躺下休息休息！」

「躺下」二字出口，老陰伯已突然出手點昏了橫肉滿面老者，伍仇和冷鋒也不慢，人影閃飛六個大漢紛紛落馬，尤妙的是伍仇迴旋身把七匹馬全掌握手下，於是天毒冥府的第一線，瓦解冰消。

老陰伯一揮手，車伕快捷無聲的進了右邊小樹林，老陰伯吩咐將天毒門下各封穴道，置於林木深處，六位執事不待吩咐，已分守各地，盞茶工夫過後，成姥姥輕車簡從已到達樹林中來。

原來老陰伯已由風月七娘子口中，問明天毒冥府的所在，成姥姥故作不知，明撲「鬼門關」，中途悄悄將西端守望及追躡的敵手擒獲，突變行程，疾馳到費家山窪，和負責掃清障礙的第一隊相聚。

姥姥關心桑二姑娘，才待令人由桑二姑娘沿途所留暗記前往聯絡，消息已到，桑二姑娘眞有一手，此時已在費家山窪和黑石獄之間埋伏，一阻山窪敵兵退路，一斷黑石獄通外消息，以斷其外援。

成姥姥好開心，一面誇讚桑二妹子能幹，一面遣兵調將瓦解、毒冥府在費家山窪的種種埋伏。

仍是由信義鏢局出面，大隊人馬如同天降，忽然出現在山窪鎮的鎮中心，人馬全擁到「童家店」！

童家店正是天毒冥府開設的，老陰伯自然知道的，更進一步的推斷出，此店必是天毒冥府費家山窪的中樞，他已經和冷、伍及六位執事說好，入店之後，立刻分散開來動手，必須很快很快的制住每一個人，不使他們有機會將消息送到黑石獄去！

童家店負責人，那胖嘟嘟的童掌櫃，沒有辦法瞞得過陰老伯的眼去，他竟是當年在江湖上出名的惡毒陰狠的「人屠戶」李丹陽。

老陰伯樂了，他想找這個以殺人爲樂，淫人滅口的死賊已有多年，今天碰上了，於是悄悄對冷鋒道：「胖掌櫃留給我，你們盡快動手吧！」

李丹陽突見信義鏢局人馬轎車突現街頭，已知守於山窪路上的第一線出了毛病，他藝高人膽大，只囑咐手下準備好信鴿，待令發放，自己卻仍以店掌櫃姿態出迎老陰伯等人，他要憑個人的狡智功力，把老陰伯等人全部留在童家店中，事若成功，天毒娘子怕不刮目相看才怪啦！

他一張笑臉迎上老陰伯，嘴巴裡連聲說道：「請請，老客們快請裡面坐！」

老陰伯衝着他直點頭笑，他有些看出笑的邪模樣，可沒有想到機密早洩殺星照命，又連聲催速手下道：「手腳俐落點，動作快，先接馬，唉！老王頭，你先去倒茶，小陸立即去拿手巾吧！快快快！」

連聲催快，老陰伯已到了他前面，一拱手道：「胖掌櫃咱們很久沒有見啦，這兩年你更發福囉！」

李丹陽只當這是普通人客應酬的習慣話，人家拱手他也不能失禮，也是雙手抱拳道：「可不是，你老這多年……」

只講到「年」，雙腕已被老陰伯握住，寸關穴一酸，啞穴痲穴頓時被封住，方知不好，老陰伯已嘻嘻笑壓低聲音道：「人屠戶，這兩年我老頭子找得你好苦呀，咱們雖不認識，但你卻欠我一筆朋友債，今天該還了，跟我老頭子走！」

一聲「走！」帶着李丹陽活似知心朋友般親親熱熱的直往後進奔，誰也沒有看出已經有了毛病。

老陰伯動上了手，伍仇、冷鋒及六執事誰也沒有閒住，統共喘了三五口氣的工夫，童家店成了眞空，上上下下十餘人，一個也沒有少，全部躺在大睡房的地上，只有李丹陽一個人的待遇好，在高高的地方，被老陰伯剝光了，高高的吊在房樑上。

人屠戶當年殺過老陰伯一位忘年友，並且包括他這位朋友的美麗夫人，他那朋友死得很慘，是自己咬舌而死，一個男子漢無論多沒用，都是有點人味，誰也無法眼睜睜看着淫賊當面侮辱自己的妻女，所幸那朋友咬舌而死，也萬幸人屠戶當時祇顧快活，才能巧留遺書，寫成「人屠戶萬死」五個字。

憑現場的情狀，憑那「人屠戶萬死」的五個字，老陰伯仍然沒有敢肯定是李丹陽幹的，老陰伯作事乾脆，他揚言江湖，說明要見李丹陽，等他姓李的三年，每年的六月四日，夜初更，在那已死的忘年朋友的廢宅中，目的要問李丹陽一句話，就是那已死朋友遇難的夜晚，李丹陽人在何處。有人証，有物証，經查訪，李丹陽話若屬實，老陰伯說得好，決不叫他李丹陽白擔心白跑腿，如果三年仍沒有見到他姓李的人。話是一句，不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若碰上他姓李的，老陰伯要親手抽他李丹陽的兩條筋，然後高高吊起，「活點天打」。

老陰伯找人，這消息沒有多少天敢說已遍傳天下，自從江湖盛傳老陰伯要找人屠戶後，人屠戶李丹陽就像吹散了烟雲，沒有了踪影，可不是嘛，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又說兩座山一世難以相碰，兩人恰巧遇到一起，哪，這一天來了，就是現在！

李丹陽被吊到樑上，一身功力全失，其餘的手下，一個沒有逃脫，全部乖乖的向「鬼門關」前掛號了，這並非冷鋒狠，而是狠窩裡找不到好種來，不殺白不殺，反而給世上留下禍根來。

先公後私，老陰伯以特殊手法，逼問出有關天毒門的一切，李丹陽吃不得這種苦，有問必答，問話的問到已無可再問，答話的說到毫不保留，老陰伯才問冷鋒道：「怎麼說黑小子，還有事嗎？」

冷鋒頭一搖道：「沒有了，只等姥姥駕臨。」

老陰伯一笑道：「痲煩你黑小子送信吧！我老頭子和這個姓李的，還有點私人恩怨要清理，沒有事的，請去活動活動，讓個地方。」

誰都可以聽得懂這話的意思，大家亦知道人屠戶當年的行爲，尤其是冷鋒，更是嫉惡如仇，頭一點，道：「我們前面等你，快點，別等姥姥到了放他的生！」

老陰伯會心點頭時，其他的人已退向店堂，李丹陽要精靈有多精靈，早知道自己是有死無生，不過在必死之下，卻希望能明白老陰伯姓名的，和所謂「私怨」何來，所以當衆人退出以後，看來十分光棍的說道：「老朋友，姓李的認了命，不求活，何況一身功力盡失，活下去還不如死了好，不過俗語有云，死要死個明白，又說殺人不過頭點地，老朋友，我李丹陽要請教咱們是甚麼怨恨私仇？閣下叫甚麼名字？再者請求給李某死一個痛快！」

「痛快？那是你作夢，你問的問題，老子可以答覆你，其實你祇要知道老子是那一個，別的就不用問了！」

「好，請教閣下大名？」

「姓陰，人稱『野叟』，多年前曾傳言江湖之上，找你一會限期三年，你老小子沒有忘記吧？」

李丹陽在明知必死下，仍然是變了臉色，無言回答，老陰伯一聲冷哼道：「只求個痛快嗎？」

李丹陽長嘆出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道：「動手吧，是李某的報應，不過閣下若能仁厚些，也是行善，善有善報！」

「善報？你人屠戶也明白這個？呸！老陰伯寧願叫人殘斷四肢而死，今朝也要遵行所發誓言，抽你兩條筋，點你個『朝天燈』。」

老陰伯說着話走了出去，再回來，赫！一手挽着大木桶，滿桶的花生油，另一手挾着不少喜慶宴上鋪桌子的大紅桌布，肩上橫掛着一條手指粗的長鐵鍊，腰上斜插上一柄薄片長條的鋒利無比的「片肉刀」，這不怪老陰伯會找傢伙，只是這店戶，甚麼都齊全現成的。

李丹陽的肌肉全揪在一塊兒，眞發戰發抖，戰慄着聲音道：「前輩，陰大俠，你……你老當眞……當眞是抽筋……」

「不假，生生的抽你兩條筋，少一條我就對不住那死去的朋友！」

「陰帝，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知錯了……」

「等我抽完你兩條筋，點好天燈之後，假如我也有些認爲可能過份的話，我也認錯了！」

「我操你娘親帶你妹子，李老子好話說盡，又沒有玩你老婆，也沒有摔死你孩子，你個老王八蛋……」

「罵得好，陰老子年紀活了這麼大，吃米吃麵難道還吃不了你這狗種的兩句話，你想激怒老子一生氣殺了你，李丹陽，活狗蛋，那是白費心機了！」

於是老陰伯手伸出，抖動繩索，李丹陽被摔了下地來，砰的一聲，左腿足踝生生折斷，痛得直叫！

「現在就叫痛，早啦姓李的，你眼睛睜大一點，看看陰老子這種神刀仙技的抽筋手法！」

老陰伯抄起片肉刀，刀尖一挺，李丹陽那條好好的右腿就動彈不得，刀鋒微偏，找上腿踝骨右外側半寸地方，尖兒一挑，嘶嘶响聲，褲管兒一划中分由腿踝直裂到大腿根上！

別看僅僅是褲管子撕裂聲响，李丹陽已經狂喊「哎喲媽！」不止，除了那條不聽使喚的左腿外，全身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哆哆抖戰！

老陰伯下刀了，眞狠，刀尖兒輕探，入肉三分，刷！自膝下到足踝，皮裂肉綻鮮血崩流！

怪！李丹陽竟毫無痛楚的感覺，只是目睹血流如泉心寒膽戰！

老陰伯笑了，說道：「不痛是嗎？嘿嘿！」

兩聲嘿嘿，老陰伯刀把兒猛敲關穴，壞了。

李丹陽頓時恢復了左腿的知覺，奇痛如刺狂號連聲！

老陰伯刀把兒又敲，李丹陽腰間知覺頓失，於是他因爲腰部關係，全身都似是癱散了，似是無法活動，但痛非但未減，反而痛到了入心入肺！

「李丹陽，你叫人屠戶，可見慣以殺人爲樂，不過老陰子相信你還不會抽人筋，來！不要眨眼睛看看學學，學會了說不定到了閻老王那裡，可以仗以爲生！」

老陰伯說話時，已下了手，用刀尖部份的背面挑進肉中，很慢很慢，那下面的刀鋒旋、側、轉，划的小腿肉，像專門收買牛鎖骨、胯骨的小販，在以牛耳尖刀挑剔骨肉般，散碎作一團一塊的掉落下來，痛得李丹陽亂叫祖宗爺的狂嗥不止，老陰伯却像個「割骨」名醫，正在診治重病人而行刀術似的，眉頭不皺，聚精會神，一點一滴的有板有眼的割划挖開了連筋的肉，刹那，血筋已現，正索索直抖！

李丹陽狂吼一聲昏死過去，老陰伯把刀猛敲又把他敲醒過來，這次老陰伯用了手，左手拇指二指由碎肉中揑住了血筋，薄刀在指後三分的地方一削，血筋中斷，立即收縮，整個的人竟也跟着弓縮起來了！

老陰伯二指以六成內力夾緊，硬生生的拉着，血筋由本來的尺長，拉成了二尺有餘，李丹陽凄慘痛疼中外帶酸麻，號叫悲呼狂哭如原始猛獸的嘶吼，傳入店堂中，令人羣不禁毛髮直豎！

薄刀又移到了膝下寸許地方，鋒刃一旋，血筋削斷，李丹陽全身猛彈起，一聲鬼號般的怪叫，昏死摔倒地上。

老陰伯刀把順處，又點醒了李丹陽，李丹陽上氣難接下氣，痛汗如雨淋洒，吐聲像臨終呻吟道：「陰……陰爺爺……一刀……給我一刀，你是……是我親……親爹，一刀，一刀……一刀啊！」

「不錯，你還欠我那朋友的一刀，這一刀的照顧你的左臂！」

老陰伯眞挑選的好，右腿配左臂，不偏誰也不害誰。

他說着話又動了手，人影一閃，冷鋒到了面前，老陰伯一抬頭，已知冷鋒來意和要說的話，立即肅色道：「黑小子你不用開口，免得我老頭子和你翻面，你不忍了，那號叫聲太過凄慘，喔！哼，你閉上眼想一想，我的好朋友，是可以過命的好朋友，被綑在床腳下，床上心愛的妻子正狂叫着自己去解救她！免遭淫賊的侮辱，但，終於淫賊得手，那得意的淫笑聲，那喘息聲，妻子的哼咳呻吟扎掙聲，聲聲入耳……」

人影已失，冷鋒又回到店堂上，也不知那裡來的火氣，也不知道他對誰發的脾氣，厲吼道：「誰不忍聽，聽不慣的，用驢毛堵上耳朵去！」

誰也沒有來得及眞的堵耳朵，那慘嗥之聲又起，別人不說，銀龍三友幾乎被嚇得飛魂散魄，柴一飛也不禁戰抖不已，他們是眞的由心底往上直冒冷氣！

慘號之聲總算是停了，半天仍沒有見老陰伯出來，隔了兩三盞茶工夫，出來了，老陰伯出來了，好像伙，一條紅布扭成一條長油繩，拖着個以紅布裡包了三層、外又三層除頭臉外，裹得緊緊的一個油人，包紮人的紅布，輕按一下都能按出油來，長繩亦然。

拖人的是老陰伯，被拖的自然是李丹陽，李丹陽沒有死，也沒有昏，十分清醒，老陰伯拖到店前，不必現打樁，有現成的竹竿，丈八長，有碗口粗大，吊起一個人來是無問題的，老陰伯把紅油布人頭上腳下的吊上竹竿頭，拴了個結結實實，油繩一大圈又大圈的間隔盤放地上，冷着一張臉，走進去拿出來燃燒着的火把。

這時，姥姥率衆駕到，一看這個樣兒心裡有了數，召過老陰伯道：「殺了這個東西豈不省事，天燈一點，十里以外都能看到火烟，天毒門下在黑石獄的峯頭瞭望站，豈有看不見之理，有經驗的或身藏『指南』的高手，很容易推算出來方向地區，這樣勢必打草驚蛇，使強敵有備而誤我大事！」

老陰伯笑着搖頭道：「姥姥，我用上人頭保証，天毒門下非但發現烟火後不會礙我大事，並將無心助我成事！」

姥姥哦了一聲道：「你已有安排？」

「是有了計算，」老陰伯壓低聲音道：「自此地直搗黑石獄，路爲十一里多些，這些紅油繩索，要燒到半個時辰之後才能波及天燈，那時我們早已到達目的地，天毒門下看到突起烟火，定然一面派人查看，一面飛報天毒娘子，我則尾隨其人之後，正可乘虛而入！」

老陰伯說得有理，冷鋒接話道：「最好還是留下一位，晚上片刻再點油索更好。」

老陰伯點頭道：「這自然是萬無一失，此事我當仁不讓，姥姥妳儘管率衆先行，我會急急趕上來的。」

成姥姥穩坐雙馬轎中，沉思刹那，說道：「還不忙，等桑二姑娘消息傳來再去不遲！」

話鋒一頓，肅色面對陰伯道：「陰大俠，到達黑石獄，請以公事爲重。」

老陰伯點首爲應，成姥姥手揮處，潔、瑩二女及二十四高手飛身離鞍，迅速相助動手弄好吃食及水，打過尖，忽聽雲空金鈴聲動，抬頭望，一點黑影如星丸般直投而下，落於成姥姥轎前橫桿上面，是一頭異種金鷹，也正是桑二姑娘調教訓練好的「九鷹之首」，桑二姑娘叫牠「金鷹王」，是隻雄鷹。

金鷹王並沒有帶來任何消息，可是成姥姥却已知道金鷹王飛來的用意，一聲令下，紛紛上馬，仍以冷鋒這一隊爲前鋒，撤去信義鏢局的一切，先行而下，費家山窪童家店，只剩下老陰伯一個人。

老陰伯怒滿胸膛之下，仍未忘記應有的享受，厨下有的現成酒菜，動手煎炒，醬味切盤，自飲自斟，他算計得巧妙，壺中酒乾，盤中內空，正是時候，是點天燈的時候。

壺中酒將盡，打尖客上門，一位望之道貌岸然的老者，黑鬚飄胸，腰佩玉鎖金穗古斑的紅鞘劍，劍長及寬超乎常規，一襲月白長衫，一條紫紅銀玉的寬帶，顯得威嚴富貴，左手按於劍柄之上，右手牽着一匹雪白玉駒，蹄揚赤霞，通紅，好馬，好一匹世間難得一見的「火雲玉龍」。

老陰伯並沒有注意人，却被直進店堂的馬蹄聲所驚，微斜目，心神懼凜，人，他不認識，從未見過，但這匹馬，他太熟了，熟到他比對兒孫還要熟上幾分，人驚凜，色自變，牽馬直入店堂的老者，看得分明，也許是讀書人涵養深，神色不變。

店堂裡祇老陰伯一個人，老者牽馬目注老陰伯，未語先笑，點首爲禮道：「看來童家店要關門了。」

老陰伯答乾脆，道：「不知道。」

「閣下桌上的酒肉……」

「後面多得很！」

「若是無主之物，閣下先到就是物主，在下飢渴難忍，可能也到後面尋些吃食水酒？」

「請便。」

老者再次點頭爲禮，馬兒拴在店堂柱上，緩踱向後進，步履剛剛踏上入後進的甬道，老陰伯突然開口說道：「好馬！」

老者並未停步，但不失禮，答了聲「承讚。」

老陰伯暗哼了一聲，霍地的站起，重新燃點火把，遙隔數丈投向油索，刹那間，油索着火，燃燒並不甚快，緩緩的燒個不停。

老陰伯鋼牙一咬，目光移向後進，略以沉思，十分鄭重的自靴筒裡，拔出來他已很久沒有使用的「旱烟袋鍋」兒。

拔出旱烟袋，順手輕輕一抖，叭叭兩聲，長僅半尺的旱烟袋，變作了四尺，那大似「胖肥」桃兒般的烟鍋兒沒有變，老陰伯神情肅穆至極，他，臨富貴舫獨力支持大厦時，也未曾如此愼重過，眞不知道他是爲了甚麼。

別看這枝旱烟袋已很久沒有用，但烟鍋兒仍然擦得雪亮，紫銅的，厚有五分，就這樣空檔中間仍有「銀杏」般大，他的烟絲現成，拿出來壓緊烟鍋內，使烟袋恢復尺半長短，火現成，點上烟一蹺二郎腿，緩緩的吞吐起來。

老者回來了，用木盤托着一壺酒，兩碟菜，筷盃在內，放置隔間老陰伯坐處丈遠的一副座頭上，又對老陰伯一笑道：「閣下有興緻共飲幾杯？」

老陰伯答話乾脆，道：「沒有這個興緻。」

老者一笑道：「閣下似乎盛怒未消，打人該九九，莫非還意猶未盡？」

老陰伯冷哼一聲，突然道：「你要去天毒冥府？」

老者笑了笑，道：「像嗎？閣下幻想太多了！」

「也許，但看到的總是不假！」

「看到的？閣下看到了些甚麼？」

「此時此地，我看到了你！」

「又怎樣？」

「這是山窪，前面是石獄，窮山僻地，十里無人，可是你却來了，巧的又是在今天，難道不是有所爲嗎？」

「是，又怎麼樣？」

老陰伯道：「那只怕要報個姓名，說個來歷了！」

「憑甚麼？」

「你來時已經說過了，此地那個先來就是主人，老夫來早了一步，就憑這個要問個明明白白。」

「有道理，老夫是來查案的，姓米，你滿意了嗎？」

「不滿意，老夫從來未聽說過有姓米的官差，你騙不過人的。」

「閣下要查，去成都府，要直接問到『布政使司』，他會告訴你老夫的一切！」

「你這樣似乎是可以相信了，祇可惜成都太遠了，布政使司的官太大；而你的話，哈哈……太假！」

「假？哼，米某身畔有可以証明身份的証件捕文！」

「更假了朋友，第一，你對那位衣食父母的布政使司，在稱呼上忘記了尊卑主奴，第二，既然整個布政使司轄區，除通天一人外，別無人知道你是名捕，朋友，你又何須身懷甚麼憑証捕文，光棍一點，說老實話吧，或許有個商量！」

「厲害！哈……朋友你眞夠厲害！」老者被老陰伯拆穿了西洋鏡，半點不現愧羞，反而侃侃說道：「不錯，成都府沒有米姓名捕，所以老夫並不姓米，因爲閣下也非官役，則老夫沒有這份義務必須回答那些話！」

話鋒停後，不待老陰伯接口，卡簧輕响，巨劍出鞘，如一池碧水，寒光電虹，劍尖遙指老陰伯，人未動，劍未展，劍芒煞氣業已籠罩老陰伯頭頂之上。

（未完．五）

上文提要：紅鬚道人與祁連女妖七寶大士相繼離去後，黑衣幫十大天王中的五人又至，與司徒昌明等五名名宿過招，方玉琪眼看前輩漸呈敗象，連忙拔劍上陣，待扳回優勢後，他才掠回寺內協助己方繼續殲敵，憑着「大羅天劍」，方玉琪把黑衣幫殺得大敗而逃，結束了這場劇戰；經過一夜勞頓，衆人全感腹中飢餓，此時天已大亮，遂往精舍享用早點，席上，鍾二先生擔心江湖將有一場浩劫……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廣邀邪派高手　殲滅五大門派

瓢浮子微微一笑道：「這倒不必擔心，許天君和祁連門下雖在少室同時出現，但這兩方互有因果，也許可以互相牽制。可慮的還是玄黃敎，昨晚除了令師叔匆匆來去，主腦人物一個未見，已把咱們困擾了一個晚上，黑衣幫的十大天王無非好大喜功，只是前來探探虛實之人，其中恐怕另有高手。」

青師太道：「道兄是說關外的黑衣幫幫主？」

瓢浮子點點頭，又搖頭道：「這也只是貧衲推測之見，十大天王既到中原，黑衣幫幫主親自趕來也在意中。不過貧道認爲可能其中還有一個和玄黃敎九陰妖婦沆瀣一氣的魔頭，似乎在玄黃敎開壇之前，會向四處邀約幫手。」

鍾二先生道：「這又會是誰？」

瓢浮子道：「貧道只是有此感覺，因爲像令師叔許天君、像關外的黑衣幫，一個是數十年沒有出山的人物，一批是從不踏入關中一步的神秘組織，這些人却不約而同的趕來，豈非玄黃敎正有人四處邀約能人來？」

靜因師太憤怒的道：「這可能就是先師兄的逆徒龍步青所爲。」

瓢浮子搖頭道：「這倒和龍步青無關。」

方玉琪奇道：「那麼老前輩說的是誰？」

瓢浮子雙手一攤道：「這個老道就無法知道了，不過照情形看來，九陰妖婦猶自坐鎭玄黃敎總壇，既未出馬，這些幾十年不出的魔頭，決非九陰妖婦門下一個總壇主龍步青所能請得動，那麼顯然四處邀人的另有其人，而且此人在過去的身份地位，也決不會低於九陰妖婦之下，是可斷言。」

鍾二先生捋長鬚，沉吟道：「這又奇了，道友猜測的人，江湖上還有這樣一個人嗎？」

大家的目光都瞧着瓢浮子，於是瓢浮子又補充道：「其實九陰妖婦也只是近幾個月才出現的，從前又有誰知道江湖上有九陰夫人其人？但這個人能夠把像令師叔許天君、祁連女妖七寶大士以及黑衣幫的人拉出來，不但聲望地位不會低過九陰妖婦，容或還凌駕九陰妖婦之上。」

鍾二先生抬頭道：「如此說來，這人可能和敝師叔是同一代的人，這……還有誰？倒眞令人難以想得出來。」

樊秋雲突然插口道：「諸位老前輩，晚輩猜想，這人一定是七指煞君。」

「七指煞君？」鍾二先生重覆說了一遍，他心中早已懷疑替九陰妖婦奔走約人的，除了七指煞君，實在想不出第二個人來，但因方玉琪說過此人被蓮峯老人禁閉在黃山五十年，不准他再和五大門派爲仇，是以未便開口。

「唔！」瓢浮子似乎也有同感，輕唔了聲。

方玉琪心中也不禁動搖起來，自然不好再說。

大家沉默有頃，忽見一個灰衣僧人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向廣明大師躬身道：「啓稟方丈，方才據前往山前換班的師兄們來報，昨晚值崗寺前左右兩側林中的二十四位師兄，已悉數遭敵人暗算。」

廣明大師濃眉一剔，問道：「當時他們可有求援信號？」

灰衲僧人搖頭道：「師兄們因方丈有諭，如果敵人不闖入設伏範圍之內，不得露出形迹，昨晚第九、第十兩段林中沒有動靜。」

廣明大師又道：「他們中了何種暗算，可有查明？」

灰衲僧人道：「値班師兄們已把二十四位師兄的法體運回，是被敵人用重手法擊斃的。」

廣明大師臉罩寒霜，揮手道：「你傳諭輪値弟子，趕速返崗，嚴密戒備，殉難弟子暫交法事堂辦理善後。」

灰衣僧人領命退出。

早晨的陽光和煦而清新地照入窗櫺，但每一個人的臉上却都籠罩着凝重之色。

尤其是崑崙名宿鍾二先生，此時身爲五大門派的領袖，眼看五大門派的人已全在這裏，其中還包括了五大門派以外的高手，如神州一劍、蓑衣丈人、青師太、樊太婆、瓢浮子等人。

但對方連正主還沒出現，就把少林寺擾得鷄犬不寧，而且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動了的魔頭，像師叔許天君，像祁連女妖，像關外的黑衣幫，竟都接二連三而來。

沒有出面的，還不知被勾引出了多少，道消魔長，羣魔亂舞。三日之後也好，端午之後也好，自己這邊除非發生奇蹟，否則當眞不堪設想……

就在大家沒有作聲的當兒，驀地空中連續響起「噹」「噹」鐘聲。

這鐘聲清越遼遠，聲聞全山，還是從少林寺前殿傳出。

鐘聲乍起，廣明大師臉上神色倏忽變幻，凝神傾聽。

少林寺鳴鐘次數，平日都有一定規定，早晚功課，三聲即止，普通集會五響，七響是掌門人臨時召集全寺僧侶之用，九響有貴賓蒞止，十三響發現敵蹤、全寺戒備，十五響强敵入侵，羣起攔擊的信號。

如今五大門派集會少林，已把早晚功課、普通集會的鐘聲臨時取消，掌門人既沒有召集全寺僧侶，除了貴賓賁臨，就是發現敵蹤。

鐘聲還在連續響着，噹噹不停。

廣明大師數過九響，臉色更是顯得凝重，倏然站起，沉聲道：「諸位道長，目前本寺已發現敵蹤了。」

話聲未落，鐘聲已敲到十五響，倏然停止。

鍾二先生臉凝重霜，點頭道：「咱們還是各按分配職司，分頭行事，司徒老哥，走，咱們正面迎敵去。」

大家全都紛紛站起，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恭敬地朝方玉琪躬身道：「師叔請。」

此時精舍外面又匆匆奔進一灰衲僧人來，臉色惶急，氣咻咻地朝廣明大師雙掌合什，躬身道：「啓稟方丈，本寺已有强敵壓境。」

廣明大師問道：「敵人從那一方向來的？」

灰衲僧人道：「由前山大路而來。」

鍾二先生問道：「大師傅，前山一共來了多少敵人？」

灰衲僧人道：「據輪値山門的師兄傳報，好像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鍾二先生微微一楞，沉吟不語。

神州一劍朗聲一笑：「大師傅可知來的是何等樣人？」

灰衲僧人張目搖頭，囁嚅的道：「據說來人武功極高，身法快速，從前山飛馳而來，路旁値崗的師兄們，沒有人能夠攔截得住他，此刻恐怕已抵寺前。」

廣明大師沉聲道：「巡山弟子可有人負傷？」

灰衲僧人道：「師兄們只是攔截不住，沒有人受傷。」

鍾二先生自然知道目前少室北麓，從山脚直到寺前，一路上都有少林僧侶的明崗暗卡和巡山弟子，來人一路如飛，連闖關卡，無人能夠攔截得住，這份功力就不同尋常，這就接口道：「老夫前去瞧瞧到底是甚麼人物，膽敢獨闖少林。」

廣明大師雙目冒火，沉聲道：「傳諭守護山門的十八個弟子立即移出山門，務必把敵人困住。」

大家正待往門外走去，院中又傳來一陣急促步聲，另一個灰衣僧人已急匆匆的趕入。

瞧到廣明大師，那人來不及行禮，就已急急的說道：「啓稟方丈，方才輪値山前的師兄傳報，那敵人從大路一路闖過第四段之後，忽然口發長笑，身影衝天直上，踏着樹梢而行，瞬倏不見，不知隱匿林中，還是業已退走？目前各處師兄們都已結陣戒備，是否須要搜索全山，特來請示。」

廣明大師還沒答話，忽聽左方不遠響起一陣「叮」「叮」淸磬。

廣明大師雙眼一睜，喝道：「伽藍殿有警，敵人已經身入陣中。」

話聲一落，立即向武當元眞子合什道：「請道友和方少俠幾位在此稍候，貧衲倒要去見識見識這個能夠直闖少林重關的到底是誰？」

他不等元眞子答話，僧袍一撩，提起禪杖，縱身往外掠去。

鍾二先生知道廣明大師因少林寺一再被人闖入，動了眞怒，這就微微一笑，向大家說道：「目前本寺只發現

一個敵人，咱們無須全體出動，諸位道友還是在這裡略事休息，老夫出去瞧瞧就是。」

瓢浮子接口道：「貧道陪鍾前輩一行如何？」

方玉琪站起身子道：「晚輩也想出去走走。」

鍾二先生點頭道：「好好，咱們三人一起去也好。」

自從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知道方玉琪是他師叔之後，一向狂傲自大的性格已斂迹不少，此時一見三人起身走出，也就含笑坐了下來。

＊　＊　＊

却說廣明大師滿腔怒火，手提禪杖，縱上屋脊，遠遠望去，只見伽藍殿屋頂果然人影錯落，一個敵人已被寺中十來個弟子團團圍住。不！伽藍殿四週也圍了不少僧侶，目光掠過，立即接連幾個起落，身如電射，往伽藍殿趕去。

那知就在廣明大師要到未到之際，驀聽一聲長笑，身形沖天飛起，一下從衆弟子頭上掠過，宛若一頭巨鷹，直向後院飛去，口中大聲說道：「你們方丈究在何處？」

廣明大師猛提一口眞氣，雙脚一點，身子跟着縱起，半空中往那人迎去，厲聲喝道：「少林方丈就是貧衲。」

「哈哈，老朽找得好不容易。」

那人一聽少林方丈現身迎來，立即身形飄落，在屋瓦上站定。

廣明大師也同時趕到，手拄禪杖，沉聲喝道：「檀樾何方高人，膽敢擅闖少林寺？」

他這一掠近，業已瞧清來人是一個身穿藍袍、頦蓄山羊鬍子的老頭——「四惡」中的生死筆獨孤握。

此時獨孤握一張瘦削臉上滿是汗水，他舉起大袖拭了下，正待開口，廣明大師瞧清來人，微微一愣，依然沉聲道：「想不到駕臨敝寺的竟然是獨孤老檀樾，無怪少林門下弟子莫想阻攔得了，不知老檀樾要找貧衲，有何賜教？」

他顯然因獨孤握連闖關卡，心頭不豫。

廣明大師話聲才落，刷刷刷的又是三條人影，浮空急掠而至，正是鍾二先生、瓢浮子和方玉琪三人。

方玉琪一見來的是獨孤握，趕緊上前行禮，喜道：「原來是獨孤老前輩駕到。」

獨孤握只匆匆和方玉琪點了個頭，道：「方老弟也在這裡。」一面又向鍾二先生、瓢浮子兩人略一抱拳，便朝廣明大師笑道：「老朽匆匆趕來，不及通報，大師請恕老朽擅闖貴寺之罪。」

瓢浮子自然聽得出獨孤握口氣，但因廣明大師臉色不快，怕雙方引起誤會，連忙哈哈笑道：「獨孤老哥巴巴的趕來，想必有甚麼驚人的消息見告？」

廣明大師聽得臉上一紅，獨孤握點頭道：「不錯，老朽昨晚聽到一件極關重要之事，才漏夜急趕，總算趕到這兒，就是要找鍾前輩和大師而來。」

廣明大師聽說人家連夜急趕，是有重要消息見告，心中更覺歉然，急忙合掌道：「貧衲適才失禮之處，老檀樾多多海涵。」

獨孤握慌忙還禮道：「大師好說，老朽不待通報，擅闖貴寺，雖係急事，也確有不對之處。」

鍾二先生接口道：「大家全非外人，倒不必客氣，只是獨孤老哥連夜急趕，就可想見事非尋常，這裡不是說話之處，請到裡面詳談吧。」

廣明大師向四下少林弟子揮手道：「這裡沒有你們的事了，各回崗位去吧！」

一衆僧侶立即施了一禮，紛紛退走。

鍾二先生一行也引着獨孤握步入精舍。

神州一劍、蓑衣丈人、青師太、靜因師太、元眞子等正在精舍裡靜候消息，一見鍾二先生、瓢浮子、廣明大師、方玉琪四人陪着生死筆獨孤握進來，大家全都一怔。

好在大家都是熟人，讓坐之後，青師太首先向廣明大師問道：「大師，敵人是否業已退走？」

瓢浮子聳肩笑道：「來人不但沒有退走，反而登堂入室來了。」

獨孤握慌忙抱拳道：「老朽趕上黃山準提菴，適逢師太外出，不想也已在這裡了。」

青師太詫異的道：「獨孤大俠趕去黃山，不知有甚麼見教？」

獨孤握道：「這項消息，目前已不算重要，而且方老弟業已在此，諸位想來早已聽他說過，老朽昨晚連夜攢程，趕來少室，却是另有一項驚人消息想向諸位報告。」

大家見他說得鄭重，所有目光不禁全都向他瞧去。

青師太笑道：「獨孤大俠遊遍天下，消息倒眞不少。」

廣明大師搔着肥胖腦袋，問道：「老檀樾所得消息，不知是那一方面的？」

獨孤握道：「老朽風聞玄黃教因五大門派集會嵩山，是以陰謀在端午之前，如能把五大門派一舉殲滅，那麼他們開壇之日，就可使江湖震動，穩爲武林霸主……」

他說到這裡，略爲一頓，又道：「他們也知道五大門派在黃山之役，雖然元氣大傷，但五派聯合，實力還是不可輕侮，而且還怕五大門派爲了湔仇雪耻，定然暗中也在四出邀請能手。諸如不在五大門派以內的青城、邛崍、終南，屆時定會加盟，一劍、雙拐、三奇，自然也站在五大門派一邊。因此他們不得不四出邀約臭味相

投的高手，來作萬全準備，同時先發制人……」

鍾二先生聽得連連點頭，一邊撚鬚道：「獨孤老哥分析敵情，可謂精闢之至，青城鐵肩道友也已接到玄黃教請柬，答應在端午之前到此會齊；終南派皓首神龍龐老哥也是屆時必到，只有邛崍哭廣居士，派去連繫的人並未遇上，不知是否能來？」

獨孤握等他說完，繼續說道：「玄黃教這次邀約的人物非同小可，已有七十年未履江湖的許天君，擔任了玄黃教總護法之職，還有苗山披麻教、長白黑衣幫，全都應邀遠來中原。」

鍾二先生苦笑道：「許師叔和黑衣幫的十大天王，昨晚先後全已來過。」

獨孤握吃驚的道：「許天君已經來過了？」

鍾二先生簡扼地把昨晚之事說了一遍。

獨孤握道：「這麼說來，連七寶大士也有再次出山之意了。」接着又道：「這些消息雖足驚人，但還有更厲害的人物替玄黃教撑上了腰……」

「還有更厲害的人物？」鍾二先生聽得心頭大凜，普天之下，比自己還高出一輩的人物，正派中早已凋零盡淨，就是邪魔外道中，除了當年叛離崑崙的師叔許天君和祁連女妖七寶大士之外，那裡還數得出人來？

神州一劍和瓢浮子也同聲問道：「那又是誰？」

獨孤握伸出兩個指頭，道：「據說『南箕北斗』也答應了玄黃教，替他們主持開壇大典。」

鍾二先生驚奇的瞧了瓢浮子一眼，道：「當年號稱『武林三逸』的『南箕北斗』？這兩位老前輩尚在人世？他們怎會答應替玄黃教主持典禮的？」

要知「南箕北斗」，當年和瓢浮子的師傅南山野叟，合稱「武林三逸」。即使早在數十年前，也從不過問江湖之事，人也極其正派，眞是武林中的隱逸一流，這回不知怎的竟然答應玄黃教主持起開壇大典來。

瓢浮子也皺了皺雙眉，答不出所以然來。

獨孤握又道：「這個消息，雖然足可震撼武林，但那是玄黃教開壇那天的事，目下來說，還早了一點，用不着老朽漏夜急趕。」

青師太道：「難道獨孤大俠還有驚人消息？」

獨孤握點頭道：「不錯，老朽是……」

他話聲還沒出口，突然聽到精舍外面響起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

這脚步聲雖然並不算重，但在座之人全都數得上是武林一流高手，尤其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時，還以爲外面又有甚麼緊急情況，是以衆目一轉，全向門外望去。

只見急匆匆進來的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道人，縮着一頭亂髮的腦袋，手捧藥箱，身子佝僂。

他才一跨入精舍，兩顆眼珠骨碌碌一轉，立即開口嚷道：「大家全在這裡？你們倒好生舒服，這時候居然還在圍坐品茗，天南地北的閑扯淡。」

瓢浮子一見來人，立即站起身子，叫了聲：「大師兄。」

原來來人正是百草仙翁葛長庚，因他和少林寺已故掌門古月大師乃是多年至交，寺中僧侶全都認識他，故而不須通報就走了進來。

他把藥箱往桌上一放，便朝鍾二先生和神州一劍道：「你們可知道玄黃教要在三日之內，大舉犯山？而且準備只要和五大門派互相勾結過的，都雞犬不留……」

鍾二先生突然霜眉一豎，憤然道：「玄黃教眞欺人太甚。」

葛長庚搖頭道：「一點也不甚！你道這回他們請來了些甚麼人物？」

鍾二先生道：「方才獨孤老哥已經說過一個大概，玄黃教居然把『南箕北斗』兩位都請出來了。」

葛長庚翻着眼道：「雖然這兩位老前輩答應屆時觀禮，但以他們兩人的身份，不可能會幫着玄黃教親自出手。嘿嘿！我說的是三日之內，來殲滅咱們這些人的人，喏，你瞧我這假牛鼻跑得一身臭汗，就是爲了這批牛鬼蛇神，他們着實不易對付，咱們得趕早準備才好。」

獨孤握大笑道：「老朽也是爲了得到玄黃教要在三日之後大舉掃蕩少林的消息，才漏夜趕來。」

葛仙翁雙目一睜，奇道：「獨孤老兒，你也聽到了？」

獨孤握點頭道：「老朽風聞這次來犯的敵人共有三撥，第一撥是由玄黃教總壇主龍步青率領的教中高手；第二撥是苗山披麻教；第三撥是長白黑衣教，他們號稱三教聯盟，和中原各大門派一見眞章。」

葛仙翁大拇指一翹，道：「獨孤老兒果然是順風耳，這消息，我假牛鼻還當是獨得之秘哩。」

說到這裡，他朝廣明大師笑了笑，又道：「不過目下又加了一撥來接收少林寺的人。」

廣明大師奇道：「仙翁說的是那一撥人，要來接收敝寺？」

葛仙翁縮了縮肩道：「枯骨寺。」

「枯骨寺？」廣明大師聽得臉色驟變。

葛仙翁又補充道：「聽說枯骨如來還邀了他同門師弟十萬大山伏獸尊者助陣。」

鍾二先生咨嗟道：「這些八荒兇人怎會同時出現？唉，道消魔長，這是羣魔亂舞的天下了。」

葛仙翁冷冷的道：「那還不是金楓令主替玄黃教九陰妖婦出的主意。」

瓢浮子瞠目道：「大師兄，金楓令主是誰？他能請得到這些人物？」

大家從沒聽到過江湖上還有「金楓

令主」這號人物，不由全都向他瞧去。

目前江湖上對熟悉武林掌故的人，首推百草仙翁葛長庚了，他既說出「金楓令主」來，定然知道此人的出身來歷。

葛仙翁得意的打了個哈哈道：「你們總知道當年在六紹山舉行羣魔大會的羣魔盟主是誰吧？」

鍾二先生哦道：「你是說黑星君桑無天？」

葛仙翁瞇着眼道：「黑星君桑無天比勾漏雙魔早死了十餘年，他惡貫滿盈，是在五大門派掃蕩羣魔之際，喪生在少林大悲禪師的『光明拳』下。」

廣明大師無限感慨的喟然嘆道：「當年五大門派掃蕩羣魔之日，五大門派何等聲勢，可惜後來正當幾位老掌門人去世不久又出現了勾漏雙魔，咱們五大門派的先人在這一仗上傷亡殆盡，以致許多高深武學因而失傳，即如我佛如來留傳下來的『光明拳』，也就是從那時起才失傳的。」

葛長庚却自顧自的繼續往下說道：「金楓令主就是當年黑星君的後人桑驚。」

鍾二先生哦了一聲，葛長庚又道：「他在二十年前投奔九陰夫人，當上了九陰谷總管，九陰夫人有意創立玄黃教，就要他出任該教總護法金楓令主，輔佐總壇主龍步青，他為了賣力起見，又拉出商山四異擔任了玄黃教護法。

「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目前情形又有了不同，因為五大門派集會嵩山，江湖上盛傳青城、邛崍、終南三派也有聯盟對付玄黃教之說，同時一劍、雙拐、三奇中人也全到了少林寺。玄黃教因諸位這一聯合，聲勢甚盛，於是金楓令主又自告奮勇替九陰夫人四出邀人，同時還建議九陰夫人提高護法地位，不僅不受教主節制，而且還高過教主，成為玄黃教教主上賓，職備咨詢，以便延攬羣魔，同時請出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動的許天君擔任了總護法的職務。」

「哦！」大家聽他這麼一說，方始明白像關外黑衣幫、苗山披麻教，甚至像許天君這一類人物，原來都是金楓令主桑驚請出來的。

瓢浮子聽大師兄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九陰夫人一再向方玉琪叮囑的那一番話，不由心中一動，但因此時有多人在座，未便出口，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青師太瞧了大家一眼，沉聲道：「玄黃教既然大舉發動，分成四撥來犯，古人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以咱們目下的人手，還不見得輸過人家，鍾前輩領導羣倫，何不把人手略予調整，也分作四撥迎敵？」

葛長庚搖手道：「老師太，妳別急，我假牛鼻還有話沒說完哩。」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笑道：「你和獨孤老哥當眞有這許多消息？」

葛長庚哈哈笑道：「這個自然，壞消息說了，還有好消息也值得一提，最近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個天地教，這批人行蹤神秘，誰也摸不清他們的路數，不過江湖上却流行了兩句話，叫做『天地一出，玄黃失色』，他們似乎擺明向玄黃教挑戰。」

瓢浮子立即把自己和方玉琪目覩天地教開壇之事，向葛長庚說了一遍。

葛長庚搔搔頭皮，笑道：「這倒好，雪山瓊宮也捲入了這場漩渦，可大有熱鬧瞧哩！」

鍾二先生沉吟半晌，才道：「天地教和咱們雖然為友的成份多過為敵，但咱們總不能仰賴別人，青師太說得不錯，目前情勢不同，確有重新分配人手的需要，大家不妨各抒高見，釐訂應付之道。」

蓑衣丈人接口道：「據老朽所知，苗山披麻教在苗疆一帶，素以妖言惑蠱愚夫愚婦，平日善於用蠱，如讓他們逼近少室峯下，傷人必多，老朽自問還差可勝任，只要大師撥上一隊貴寺的『羅漢陣』，或可把他們阻擋山下。」

鍾二先生點頭道：「谷老哥久走苗疆，自然深諳制蠱之道，不知還有那幾位願意協同谷老哥攔阻披麻教的？」

他此話一出，峨嵋白雲子起身向鍾二先生討令，鍾二先生略為頷首。

靜因師太也起身道：「方才葛仙翁曾說玄黃教第一撥人既由先師兄門下叛徒龍步青所率領，貧道之意，這一撥人就交由貧道和敝師侄方玉琪去會會他吧！」

青師太也道：「貧尼師徒就討個便宜，迎戰鎩羽而去的黑衣幫就是。」

神州一劍笑道：「老夫也有此意，咱們就做個一路也好。」

鍾二先生還沒開口，樊太婆起身道：「老身和枯骨寺尚有一段樑子……」

廣明大師連忙合什道：「阿彌陀佛，枯骨寺這批孽障衝着敝寺而來，貧僧倒要見識他們有點甚麼門道，要想接收敝寺？」

鍾二先生搖手道：「枯骨如來的武功入化，何況還有他師弟伏獸天尊同來，可說是四撥人中最難鬥的一路。老夫之意，廣明大師身為一寺之主，就統領少林寺僧侶會合元眞道友武當門下弟子，帶同小徒傅青圭、峨嵋門下邱玉奇、公孫瑤仙，負責阻擋犯山猛獸。老朽和瓢浮子道友、獨孤老哥、樊太婆祖孫對付枯骨如來，較為妥當。」

葛仙翁見只剩自己一人，還沒分配工作，不由急道：「那末你要我假牛鼻幹甚麼？」

鍾二先生笑道：「葛老哥遊戲風塵，濟人為懷，不宜和敵人對敵。」

葛長庚憤然道：「鍾老兒，你這算甚麼話，難道瞧不起我這假牛鼻子？」

鍾二先生道：「咱們幾十年交情，怎會瞧不起你？只是還有一項重大責任，倒想請老哥偏勞。」

葛長庚瞪目道：「你說，你說！」

鍾二先生笑了笑道：「葛老哥深得南山老前輩眞傳，不但醫術神通，輕功一道尤為儕輩之冠……」

葛長庚笑叱道：「你別給我假牛鼻戴高帽子。」

鍾二先生續道：「葛老哥在江湖上，素有好好先生之名，無論黑白兩道身患重傷，你總是一視同仁，無不悉予治療……」

葛仙翁道：「這是醫者有割股之心。」

鍾二先生道：「因此葛老哥在江湖上沒有一個仇家……」

葛仙翁點頭道：「這倒是事實。」

鍾二先生又道：「這次玄黃教勾結許多魔頭，大舉進犯少林，意圖消滅咱們在場之人，葛老哥可能並不在內。」

葛仙翁臉色一沉，道：「難道我假牛鼻是貪生怕死的人？」

鍾二先生道：「非也，他們既有一舉殲滅五大門派之心，嵩山數十里方圓可能派有人扼守，以覘我方動靜，甚至隱伏高手，不讓咱們的人有一個漏網，葛老哥不在他們預計的名單之內，自然不會引起他們注意。老夫推想青城鐵肩道友和終南皓首神龍龐老哥可能已在趕來嵩山的路上，務請葛老哥迎上他們，要他們千萬留意偷襲，免被賊人們個別下手，如能趕來嵩山會合，自然更好。」

葛長庚亂蓬蓬的腦袋一縮，哈哈笑道：「原來你繞着大圈子，是要假牛鼻替你賣命，討救兵去的，好，假牛鼻這就跑一趟，可是來犯強敵所帶的猛獸極多，各位千萬輕敵不得，假牛鼻告辭了。」

語言一落，抱起桌上那隻朱紅藥箱，咚地一聲，身形如箭，已激射而起。

大家怔怔望着百草仙翁葛長庚淡煙般身形在精舍外消失。

鍾二先生回頭道：「諸位既已重新分配了任務，昨晚一宵未睡，此時正好各自休息，賊人們雖有三日之言，但也有可能在今晚來犯，咱們寧可多加小心的好。」

衆人紛紛起座，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走到方玉琪面前，兜頭一揖道：「方師叔可否把『大羅天劍』賜演一遍，讓弟子得能一窺全豹？」

他詞色極為懇切，滿露希冀。

方玉琪知他數十年來，立誓要探索這套劍法，才會改名司徒昌明。一時不好峻拒，只得含笑站起，點頭道：「方某初學乍練，尚有許多不能領悟之處，大家正好互相切磋。」

神州一劍聽方玉琪已經答應，不由大喜過望，一面惶恐的道：「弟子只憑先師一招劍法，研練四十年，苦無門徑可循，師叔能惠允演繹，實是弟子多年不敢妄想之事，互相切磋，如何敢當？」

他說得詞色恭順，口口聲聲的「師叔」「弟子」，直叫得方玉琪一張俊臉紅透。

大家因方玉琪的武功只有數月不見已突飛猛進，高到令人驚奇，此刻聽說他要表演一套「大羅天劍」，也全都精神抖擻，睜大目光，準備一開眼界。

其中尤以姜青霓、樊秋雲、谷飛鶯三位姑娘更是興高彩烈，妙目流注，一霎不霎地瞧着心上人。

方玉琪緩緩抽出寒光如銀、劍身細長的銀練劍，走下中庭，向大家抱劍作揖，說了聲：「諸位老前輩，請恕晚輩獻醜。」

光看他青衫飄忽，足不揚塵地從容走落庭前，已是瀟洒無比，引起大家一陣掌聲。

話聲一落，俊臉雖然含着笑容，但已可看出他正心誠意，凝神沉氣，流露出如玉瑩光。

接着兩手向上一抱，星目微仰，左手劍訣斜向上引，右手銀練劍劍尖朝天，使出「大羅天劍」的起手式「遙叩天闕」。

衆人目光全集中到方玉琪劍上，只覺光憑這一起手式，便可看出這套劍法果然光明正大，氣勢磅礴，使人有博大精深之感。

方玉琪劍式乍展，右腕一振，劍尖「嗡」然有聲，立時漾起無數劍影，劍光流動，宛若天機雲錦，絢麗繽紛，誰也沒看清他這一劍是如何發出來的。

不！從這一劍開始，接連下去，誰也分不清他的發劍招式，只覺一片劍影縱橫交織，一柄銀練劍化作縷縷精練，由一而十，由十而百，漫天盤旋，當眞像一縷銀絲織成的網羅，懸空長掛。

這時大家眼前已看不清方玉琪的身形，因為在日光之下，耀眼劍光，實在太過强烈。

但如果低下頭去，漫天劍網在日光照射之下，却可清晰地看到一幅細密的網影，斜斜印在地上。

這片網影之中，正有一條淡淡黑影在騰躍飛翔。

五大門派中，崑崙、峨嵋、崆峒，全以劍法出名，青師太也是用劍高手，但此時瞧着方玉琪的「大羅天劍」，竟會瞪目結舌，看不出半點頭緒，不由回頭向身側的靜因師太低聲嘆道：「我們枉自練了一輩子的劍，像這種劍法，眞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

靜因師太心頭雖是無限驚喜，但方玉琪終究是自己師侄，青師太固然是出自內心的老實話，自己却不得不客氣的道：「師太好說，這套劍法雖出異人所傳，精深博奧，但琪兒總還是初學乍練，功力不足……」

她話聲未落，鍾二先生接口笑道：「道友認爲老弟功力不足嗎？哈哈，依老夫看來，方老弟不但劍法已得神髓，而且內力之深，恐怕還在你我等人之上，這套劍法，如無特殊功力，決難揮洒自如哩！」

瓢浮子點頭道：「鍾前輩說得不錯，貧道聽方老弟說過，這套劍法必須以氣馭劍，當年司徒老哥的尊師神州劍客公冶老前輩就是因爲本身眞氣不足，無法再練。方老弟在練劍之前還蒙異人賜了三顆『翠玉蓮實』，練成『六合眞氣』，才能開始練劍。」

「六合眞氣？」鍾二先生話剛出口，靜因師太陡然想起自己在黃山被惡郞君崔如風的蛇形劍所傷，當時曾有一位自稱是方玉琪的白衣少年送來一顆「翠玉蓮實」，自己服了之後，不僅蛇毒頓解，而且內力也似乎比以前大有精進。

昨晚聽方玉琪說起雪山瓊宮中人全是身穿白衣，還當這顆「翠玉蓮實」是雪山瓊宮中人所賜，因爲大家忙着防禦敵人，沒問清楚，這回聽瓢浮子說起傳方玉琪劍法的異人在練劍之前，還賜了三顆「翠玉蓮實」之言，不由急急問道：「翠玉蓮……」

她「實」字還沒出口，陡覺身前寒氣砭骨，同時身子似乎被人拉了一下，耳邊只聽青師太喝一聲：「快退！」

急忙依言後退了幾步，舉目瞧去，但見庭中劍風嘶嘶，五丈方圓已被一片耀眼精光完全淹沒。

大家全已退入廊下，臉露驚詫。

靜因師太想不到方玉琪的劍法已有這般出神入化之境，心頭一陣驚喜，忍不住目蘊淚光，暗暗禱告：「大師兄英靈有知，琪兒果然不負你期望，不但足以雪耻報仇，抑且可以領導武林，爲你揚眉吐氣了！」

漫天劍炁，一片精光，戛然而收，方玉琪定神閑地手抱長劍，卓立中庭。

大家因爲這套「大羅天劍」實在太以奇奧，除了起手式之外，根本連一招也沒有瞧清楚，是以連他到底練到第幾招了也沒人知道。

此時倏然收劍，大家還張着眼睛直瞧。

鍾二先生朗聲吟道：「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杜老劍器行中這四句詩，方老弟足可當之無愧！」

方玉琪連忙躬身道：「老前輩過獎。」

大家給鍾二先生一嚷，才發覺方玉琪已演練完畢，不由竭力鼓起掌來，把方玉琪的話聲都掩蓋了下去。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自方玉琪展開劍勢，他便聚精會神，一直睜着兩道炯炯目光，連霎都不肯霎一下。

這也難怪，他四十年來寤寐難求的這套劍法，今天得嘗夙願，得窺全豹，那肯輕易放過。

憑他四十年精心苦研，但終究限於一招劍法，何況「大羅天劍」博奧精深，含蘊天地造化至理的高深武學，又豈是僅憑臆測所能尋求？

是以他瞧着方玉琪劍勢，簡直目不暇接，如有所悟，又若有所失，一時汲汲然，茫茫然，定着目光如醉如癡。

此時聽到掌聲雷動，方才如夢初醒，噗的一聲往方玉琪面前跪下，口中說道：「弟子愚魯，蒙師叔現身說法，但三十六招劍法中，僅僅看懂了前面三招，從四至十二還能勉强分辨，但十二招之後却如一片汪洋，浩瀚無際，再也瞧不眞切，不過即是如此，已勝過弟子四十年摸索，得益匪淺了。」

方玉琪急忙把他拉起，漲紅臉孔道：「司徒老哥如不嫌棄，我們不妨平輩論交，師叔這個稱呼，小弟實在擔當不起。」

神州一劍正色道：「輩份如此，豈可以年齡而論。」

方玉琪道：「公冶玄前輩雖是小弟記名師傅門下，但早在數十年前就是稱他一聲前輩，也並不爲過，我們各論各的交情，司徒老哥不可再推了。」

鍾二先生、青師太、靜因師太等人也都紛紛勸說，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這才不再堅持，答應和方玉琪平輩論交。

方玉琪因「大羅天劍」十二招以後，必須練成「六合眞氣」，以氣馭劍，才能發揮威力。

十二招以前，只是招式較爲精奧，運劍之時，毋須使氣，這就是當年公冶玄只練到十二招劍法的緣故。一面並說出願意把前面十二式，和司徒昌明互相研練。

神州一劍聽方玉琪口氣，願意把前面十二式相傳，自然喜出望外。

這時大家也因方玉琪的劍法已經練完，昨夜一宵未睡，今晚可能有敵人來犯，急需休息，便紛紛回轉靜室。

方玉琪也就不再客氣，把「大羅天劍」最前的一十二招劍式緩緩展開，重新演練了一遍。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練劍數十年，只有一招劍法，他還能精鑽窮究，探討玄秘，悟出許多變化。這回方玉琪一招一式的逐一施展，他自然心領神會，默默記住。

等方玉琪練完十二招劍法，便笑着道：「方老弟，你讓老哥哥依樣葫蘆演練一遍，瞧瞧可有錯誤。」說着，從肩頭拔下長劍，正心澄慮，一招一式的演練起來。

方玉琪瞧着他練完十二招劍法，不但絲毫沒錯，而且純熟無比，不像是新會初學，不由大爲驚奇，道：「啊！司徒老哥，你眞了不起，這套劍法看來簡單明瞭，實則玄奧無比，小弟足足練了三個月，才算勉强學會

呢。」

神州一劍哈哈大笑道：「老弟台，這一十二招劍法雖然深奧，老哥哥四十年玄思冥索，苦苦推求，總有脈絡可循，經你方才緩慢演練了一遍之後，老哥哥早已心領神悟，豁然貫通了。」說到這裏，收起長劍，又道：「唔，方老弟，你一晚未睡，快去休息一會吧，說不定賊人今晚就來，哈哈，老哥哥拜賜劍招，正好以賊試劍。」

說着，飄然往外走去。

方玉琪雖然不累，但想到夜晚可能有事，此時正好先養會神，也就回轉靜室，休息去了。

*　*　*

三天時光，晃眼過去。

青城鐵肩道人、終南皓首神龍和邛崍哭廣居士，一個也沒有趕到。

少林寺在嚴密戒備和四撥人分頭守護下，安然渡過了兩晚三天。

這是第三個晚上了，月黑星稀，山風漸烈。

少室峯下一片漆黑，一片靜悶！

忽然從遙遠的山崗上，連續傳來虎嘯獅吼，此起彼落，越來越近。

一大羣宿鳥驚恐而快速地掠過天空，證明獸羣業已竄抵山下。

這當然是伏獸天尊了。

怪嘯之後，又突然靜寂下來，這種靜寂更加重了緊張氣氛。

過了一會，少室峯西南角上又咆哮起幾聲厲吼，一鳴羣起，刹那間，嘯聲滿山，在深夜中聽來淒厲刺耳，極是懾人。

饒你少林寺僧侶們個個身懷武功，早有準備，也不禁聽得毛骨悚然，膽顫心驚。

但牠們雖在相互厲吼，敢情到達少室峯西南之後便不再逼近，是以聽來不遠，聲音却好像已經停在那裡。

獸嗥才落，少林寺東南角上突然因風傳來一陣弦管吹打之聲。

這樂聲奏的是出殯用的喪樂，音調尖銳，難聽已極，有如鬼哭狼嗥一般。

深山半夜，聽來更使人有一種悲慘淒切的感覺。

此時少林寺大雄寶殿上，雖然只有佛前一盞琉璃燈，吐着暗淡燈光，但殿上殿下却有幾組人在暗中守候，靜待敵人光臨。

這幾組人因爲迎接的對象不同，是以除了廣明大師和武當元眞子爲首的一撥人職司對付猛獸，早已不在之外。

其餘的人分成了幾撥，各自圍坐，以免臨時自己人混亂。

這一陣喪樂才一傳來，蓑衣丈人谷守眞便悄悄向峨嵋白雲子說道：「道兄，披麻教的人已經到了。」

白雲子霍地站起，問道：「丈人是說這陣喪樂？」

谷守眞頷首道：「披麻教慣於裝神作鬼，他們一貫伎倆，就是利用這種刺耳喪樂，先聲奪人，使人心靈上先蒙上一層恐怖陰影，咱們只要按照預定步驟行事，不必理會他們。」

谷飛鶯道：「爺爺，那麼我們也該迎出去了？」

谷守眞笑道：「妳沒聽到他們的樂聲？這時剛到山脚下，距離還遠着呢。」

喪樂一路吹吹打打，由東南方逐漸移近。

蓑衣丈人手持硃漆籐杖，緩緩站起，口中說道：「道兄，是時候了，咱們出去吧！」

白雲子、谷飛鶯、銀彈子于啓輝、銀劍于啓煌，以及配屬他們這一組的二十四個少林弟子，一齊站起身子，跟在蓑衣丈人身後，足不揚塵的走出山門，越過廣場。

這時正當下弦，月色無光。

少室北麓四週俱是參天松柏，一片黝黑。

喪樂愈來愈近，黑夜中，兩盞慘綠燈光從東南方的松林一角隱隱出現。

蓑衣丈人右手拄着籐杖，左手向後一揮，隨行的三十六名少林弟子，突然散佈開去，動作迅疾，一齊閃入附近林中，只剩下蓑衣丈人等五人靜靜的立在夜色之中。

谷飛鶯緊旁着她爺爺，心頭直覺又緊張，又好玩，一雙俏眼一霎不霎的直盯着那兩盞慘綠燈籠，只是嫌他們走得太慢。

不錯，這批人當眞慢得出奇，兩盞燈籠好像停在松林轉角上，在等後面的人。

刺耳喪樂却沒有停止，還似吹打得越有勁了。

燈籠又漸漸移動了，後面轉出兩行吹打樂器的人，吹吹打打，緩緩走來。這一批人，個個身穿白衣，腰束麻繩，臉上塗着五顏六色，狀若鬼怪。

谷飛鶯微含怯意，輕輕問道：「爺爺，他們怎麼一個個都打扮得奇形怪狀，好像魔鬼一般？」

蓑衣丈人只是微微一笑，向白雲子道：「待會由道兄和他們答話，老朽需要監視他們行動。」

白雲子點點頭。

那隊裝神作鬼的喪樂後面，緊隨着一口高大的黑漆棺木，也是由八個鬼怪般的大漢抬着。

棺木四角掛了四盞白紙燈籠，燈光昏黃。

棺木後面，一行約有十來個披麻帶孝的人，每人右手各拿着一枝哭喪棒，護棺而行。

這時哀樂大作，還隱隱夾雜着嗚嗚咽咽的淒厲哭聲，更顯得鬼氣森森。黑夜之中，不管是誰瞧到了這一行人，誰都禁不住會直冒寒氣。

銀彈子啓輝、銀劍于啓煌也漸感緊張，雙雙掣出長劍。（未完・廿一）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唐煌從蕭鳳至手中奪回死去的色鬼，從他身上搜出遺言要風葬，叫唐煌去找賭鬼，找到賭鬼中元化，又見到失蹤很久的父親唐一飛，將賭仙和笛仙打倒，然後離去。賭仙被打至重傷，臨死遺言賭葬，叫他去找金銀島島主吝嗇鬼。笛仙未死，將她送去霍保家中養傷，笛仙取出秘笈，叫唐煌送到吝嗇鬼手中，將他們研究的武功學會，以後對付惡魔，唐煌只好離去，到微山湖找吝嗇鬼……

唐煌勇闖不夜城　途中怪事頻頻生

然而，這三大塊乾肉好像不是自怪物身上削下來的，僅是怪叫了一陣，身形一晃，又向前移動。

這種駭人的怪事，連宮驚海也有些氣餒了，因爲他剛才推出十餘掌，兩臂已經脫臼，額上滿佈着大汗珠子，而霍保卻仍然沒有出手。

唐煌面對數百高手，都沒有驚駭過，但現在卻深深地吃驚了，他不怕身手高絕的魔頭，卻怕這些不死不活，非人非屍的怪物，因爲他們沒有痛癢，削下大塊乾肉之後，也不流血，這種怪事，任何大膽之人也不免寒心。

但害怕也沒有用，現在必須將這些怪物擊退，而且他知道全靠他一個人。

唐煌的身形疾轉一周，掃出二十餘鞭，戳出三十餘劍。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怪物不避不閃，稍退又進，卻一個也沒倒下。

假如這是一些活人，他們的身手都不在十大奇人之下，而且他們的武功非常怪異，可以說是百打不死。

唐煌沉喝一聲，踢了霍保一脚，道：「傻子，快動手！」

說着，繞了一周，洒出二十餘個大劍花。

「刈刈刈」眼見怪物臉頰上的枯肉都被削下，露出皤皤白骨，但他們半步也不稍退，漸漸接近了。

突然，霍保大吼一聲，竹竿似的身子突然靈活起來，眨眼工夫換了十餘個不同方位，劈出二十餘掌。

別看他傻，一旦盛怒出手，也是花樣百出，五六個掃堂腿，掃倒了七八個，唐煌拉着宮驚海閃出包圍圈。

宮驚海道：「老弟，我們走吧！似不必和這些活死人硬拚！」

唐煌冷笑道：「老哥哥，小弟非捉住一個不可，看看到底是甚麼東西？」

說話工夫，那些怪物又圍抄上來，唐煌一抖長鞭，認準一個，將他的下盤纏了五六道，用力一扯，「蓬」地一聲倒地不起。

唐煌一掠而上，正要抓下，突聞又是一陣「嗚嗚」之聲傳來，回頭一看，抖手撤下長鞭，疾退三步，和兩人站在一起。

原來，四周又多了三十多個同樣的怪人，不知他們是何時出現的，而這時倒下的那個又站了起來。

「嗚……嗚……嗚……」其中一個怪叫三聲，四五十個怪物突然動作加快，且兩臂也揮舞起來。

這次霍保已經自動迎敵，高大瘦削的身子，在四五十個怪物之中飛掠滑行，此刻看來，那像一個傻子？唐煌收起長鞭，右劍左掌，橫掃直劈，周圍數十丈方圓捲起重重黃塵之浪。

但那些怪物前仆後繼，倒了再爬起來，完全是肉搏方式，那些血紅的眼睛像霧夜中的紅燈，寬大的黃袍被暴風吹得「獵獵」作響。

三人越打越寒心，這等於和殭屍在動手、和幽靈在搏殺，是自古以來最奇特最恐怖的搏鬥。

長劍自他們身上穿過，不帶一點血漬，直挺着身子，揮舞着雙臂，筆直地往上闖。

那些怪人雖是亂探雙臂，直上直闖，卻好像有一定的角度和一定的路線，現在越來越近了，已能聞到怪物身上陣陣的臭味，像腐屍的味道一樣。

一聞到這種令人噁心的味道，三人都感到頭昏目眩，宮驚海大喝一聲道：「不好，這可能是『鹽屍』，快到上風頭……」語音未畢，宮驚海和霍保先倒了下去，唐煌揮出幾掌，扶起兩人，掠出五六丈，差點栽倒。

他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倒下去，必須逃離現場，他雖不知道「鹽屍」是甚麼毒物，卻深信必定厲害無比。

然而，他現在挾着兩個人也感吃力了，眼皮沉重，兩腿僵硬，只見那些怪物像一根根死硬的木樁飛撲了過來。

完了！唐煌感覺天旋地轉，挾着兩人已經滑落地上，他自己也搖搖晃晃，即將倒下。

突然，一陣轆轆的車聲，自山坡下傳來，接着出現了十餘輛獨輪車子，車中滿載黃澄澄的奇大金元寶，每個都不下百十斤重。

唐煌以爲這可能是幻覺或夢境，因爲如果是眞元寶，誰敢露白？竟不遮蓋起來？十餘輛獨輪車子之前，是一個衣衫破舊的老人，唐煌對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在這緊急關頭仍然不忘他捉弄自己那件事。

原來這人正是「金銀島主」，因此，唐煌深信那車上的金元寶定是眞的了！

只見「金銀島主」大聲嚷着道：「金元寶！金元寶！快來搶啊！」

十餘個車夫同時嘿然一聲，將獨輪車翻了過來，「嘩啦啦」一陣大響，百十個大元寶都散在地上，與月光相映，閃閃生光。

四五十個怪物已經到了唐煌身邊，正要伸手抓下，突聞有人大嚷金元寶，立即回過身來。

奇事出現了，「嗚嗚嗚」一陣怪嘯之後，那些怪物像狂風似的撲向大元寶，每人拿了兩個，叫着跳着奔下山坡，一會工夫，元寶全被拿光，怪物也走光了。

唐煌終於倒在地上，神智却未失去，心想，奇事越來越多了。

突聞一陣絲質衣衫飄風之聲，身邊已站定一個美絕人寰的少女，唐煌下意識地一看，立即緩緩閉上雙目，心道：「眞沒想到和宮大哥在這裏相見竟是個死亡的約會。」

原來這個美絕人寰的少女，正是那六個神秘少女中發號施令那個，是最美的一個，當然也是最毒的一個。

唐煌暗自嘆道：「我死了不要緊，既連累了老哥哥，也斷送了霍保，我吃了他的老婆，答應要還他一個眞的老婆，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

他現在對這些年輕女人沒有一點好感，連莫愁也包括在內，但他到了死亡邊緣，却不相信爹爹唐一飛是那種人。

一陣幽香攝入鼻端，好像聞到了微微的呼吸之聲，那該是一個少女的氣息，吐氣如蘭，沁人心脾。

突然，兩片膩滑的、柔軟的嘴唇輕輕地貼在他的嘴唇上，雖然只是和異性的一小部份接觸在一起，唐煌却感覺像觸電似的。這種奇妙的感覺，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太溫馨、太令人陶醉了。

他全身每一寸骨節都有一種酥癢的感覺，尤其那兩片櫻唇不住地吮吸，連他的舌頭也被吸了過去，溫暖、濕滑和一絲絲飄然的感覺，像躺在雲端之上。

漸漸，他的臟腑開始翻動，大概是被吸吮的緣故，腹中開始絞痛，好像要嘔吐，就在這時，他的肚皮一陣抽搐，同時感覺對方又用力吸吮一下，他再也忍不住，「哇！」地一聲，一股腥臭的污漬疾噴而出，有些還噴在對方的臉上。

唐煌這一嘔吐，不但腹中絞痛之感覺已經消失，而且神智也逐漸清醒，感覺一個軟滑的舌頭在他嘴邊舐着，將那些污漬舐去。

唐煌像吃下一劑清涼散，一下子明白了對方的用意，緩緩睜開眼來，「啊！」他驚叫了一聲。

不錯！這個神秘、美麗、毒辣的少女頭臉之上，濺滿了一些腥臭的污漬，臭氣薰人，令人作嘔，她正在用手帕揩着。

顯然，剛才唐煌中了「鹽屍」之毒，深入臟腑，若非對方以內力吮吸，使他五臟翻騰，將劇毒吐出，可能會毒發身亡。

救命之恩誠然可感，而更使唐煌感動的是，像她這樣美絕人寰、一塵不染的少女，竟能以這種方式爲他吸出骯髒的毒漬。

唐煌坐了起來，怔怔地凝視着她，在外表看來，她身上任何一部份都是世上最完美的美女，那纖纖蓮足，修長窈窕的身材，微隆的雙峯和一張冷艷懾人的面孔。

那一雙眸子像寒潭一樣地深邃，像泉水一樣地清澈，像晶石一樣地明亮，但却始終沒看他一眼。

是恩是仇？是恩也是仇！唐煌收攝心神，心想，此恩自然要報，但幾位奇人之仇也須索還。咳！最難消受美人恩。

她用了五六塊羅帕才擦淨了頭臉上的污漬，然後掏出兩顆藥丸，塞入宮驚海和霍保口中。

「姑娘救命之恩，唐某必俟機報答

，可否告知姑娘受何人唆使，暗算幾位奇人？」

那少女輕蔑地看了唐煌一眼，道：「你要報恩還是要報仇？」

唐煌一躍而起，肅然道：「恩仇都要報，只是有先有後。」

「哼！」那少女冷哂一聲，道：「先報恩還是先報仇？」

唐煌不假思索地道：「當然先報恩，然後報仇！」

那少女的目光一寒，像寒潭中散發出的冷氣，低沉地道：「恩，不須你報；仇，你報不了。」

唐煌冷笑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少女側過身去，凝視着林梢上的一輪明月，冷漠地道：「你如果能活着逃出不夜城，就知道我是甚麼意思了。」

不夜城！又是不夜城！唐煌冷笑道：「不是還有一個死城嗎？在我看來，也沒有甚麼！」

「哼！」少女不屑地道：「說謊話的人都是庸才，因爲他自知辦不到，只得以不着邊際的狂言彌補內心的空虛。百十年來，尚沒有一個人敢進入死城的。」

唐煌道：「告訴我，死城在那裏？我敢去！」

少女緩緩向前走去，冷笑道：「假如你能生離不夜城，而且記憶未失的話，自然能找到死城！不過我警告你，你是一脈單傳，逞血氣之勇，拿生命當兒戲就是不孝，最低限度，也該爲你那臥病在床的母親想一想。」

提起母親，唐煌的心弦像被大力扯了一下，同時對這神秘少女更加懷疑，她怎知自己的身世？而且又是這樣的詳細。

「慢着！」唐煌一掠而越過那少女，迎面攔住去路，道：「一神、二聖、三仙、四鬼被人暗算，是否由你一人導成？」

少女冷哂一聲，指一指躺在地上的霍保，道：「假如你能使那渾人恢復記憶，他自能回答你一切問題。」

唐煌伸手一攔，道：「這些『鹽屍』呢？是不是來自不夜城？那些怪物爲甚麼喜歡大元寶？」

少女變了方向走去，道：「這問題也許『金銀島主』可以回答你。」

不錯，唐煌想起「金銀島主」，四下一看，不但「金銀島主」失去踪跡，連那些推車的大漢也一個不見了。

既稱「鹽屍」，自是死人無疑，死人也愛金銀財寶？這眞是「棺材伸手」了。

就在這一會工夫，那少女已不知去向，而宮驚海和霍保也都醒了過來。這神秘少女救了三條命，却害死了塞外幾個奇人，這筆帳如何算法？況且，那塊羅帕及那綹青絲是不是她的？

「宮大哥，你不要緊了吧？」唐煌執着宮驚海的手道：「宮大哥，想不到『鹽屍』如此歹毒！」

宮驚海無限感慨地道：「我是好了。這眞是奇蹟，老哥哥能逃過『鹽屍』這一關，大概閻王爺還不想收留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煌大約說了一遍，當然不好意思說出那少女暗渡丁香之事，只說她施藥療毒。

霍保呆立在一邊，似在苦思一件大事，却又想不起來，宮驚海嘆道：「數十年前，家師曾說武林中有一個怪物，有一身邪門武功，不畏刀劍，不食人間煙火，專愛吃鹽，全身肌肉硬化，血液乾涸，只能聽而不能說話。由於吃鹽過多，攝取屍臭，加上邪門武功，練成一種『屍毒』，除非閉住呼吸，不然的話，武功再高也要中毒。」

唐煌道：「老哥哥，這些日來你打聽到甚麼消息？」

宮驚海臉色一黯，道：「好的沒有，不利的倒有。老弟你可別難過，這件事在還沒有證實之前，不足置信。」

唐煌黯然地道：「大哥不說小弟也知道了，大概有關家父之事。」

宮驚海道：「不但令尊變邪，武林共知，連令堂也……」

唐煌大吃一驚，抓住宮驚海的肩頭，迫不及待地道：「家母怎樣？」

宮驚海低聲道：「令堂失踪了！」

突來的震驚和悲痛，使唐煌無法負荷，僅是半聲悶哼，就昏倒下去。

宮驚海老淚縱橫，連拍唐煌數大穴道，唐煌醒來後淚下如雨。

宮驚海只得讓他發洩一下胸中的悲忿，良久才安慰他道：「老弟，這是一個謎。在未揭開此謎之先，你也不必悲傷，令堂失踪和令尊變邪之事一樣，如今未可蓋棺論定，老哥哥深知令尊的爲人，他絕不會老來變節，至於令堂失踪，相信不久的將來，必能水落石出。」

宮驚海續道：「我還要告訴你一件奇事，當今六大門派的掌門人都已失踪，據說連一向不問世事的『棋魔』連捷、『龍燈飛魂』丁大山都在不夜城附近現身過。」

唐煌對這兩個人物十分生疏，毫無印象，但對六大門派掌門人失踪並不感到驚奇，因爲他一路北上，與數大門派結下深仇，却始終未遇上一個掌門人，如果他們未失踪，一定現身出手。

宮驚海知道唐煌並未把「棋魔」和「龍燈飛魂」放在心上，肅然地道：「老弟，你在半年之內，連獲奇遇，武功突飛猛進，老哥哥十分佩服，但你千萬別小覷這兩個人物，他們的身份比六大門派掌門人又高出多多。據說『棋魔』連捷的棋道無敵天下，連家師昔年也栽在他的殘局之下，至於『龍燈飛魂』丁大山，更是一個神秘人物，據說他都是晚上現身，每次現身之前，必有一個龍燈出現……」

唐煌現在急欲弄清爹爹是否已經變節，那蒙面人是否就是爹爹唐一飛，以及爹爹是否和不夜城及死城有關係？他並未輕視不夜城的危險性，他願意單身冒險，即深知宮驚海武功略差，不想叫他前去涉險，連忙打斷他的話，道：「老哥哥，小弟有一事相求，諒老哥哥不會推辭，此番小弟和霍老哥往微山湖，去找『吝嗇鬼』王大吉，煩你在中原一帶找尋家母，不論有否消息，九月重陽午夜子時，在黃山蓮蕊峯上見。」

宮驚海大聲道：「老弟，你和老哥哥來這一套可差得遠了，你分明不想老哥哥到不夜城去涉險，故意交我這件差事。」

唐煌正感爲難，突見霍保走近身邊，扯扯他的衣襟，大聲道：「唐小弟，你不是要給我找老婆嗎？現在那個小媳婦已經走了，我不管，你賠我的老婆好了，再不然你還我的雞。」

宮驚海還不知道霍保傻到這種程度，不由哈哈大笑道：「老弟，這是怎麼回事？」

唐煌把吃雞之事說了一遍，並說出答應給他找個老婆之事，宮驚海臉色一肅，道：「老弟，我鄭重警告你，若把蕭鳳至許配給他，將來必有麻煩！」

唐煌誠心想離開宮驚海，靈機一動，低聲對霍保道：「霍大哥，現在去找你的老婆。」

霍保一聽找老婆，心花怒放，拉着唐煌就走。唐煌趁機下台，長身一掠，表面上是霍保拉着他走，暗中却是他帶着霍保疾馳。宮驚海深知上當，大聲道：「唐小弟，等等我……」

唐煌一邊奔馳，一邊大聲道：「老哥哥，那件事拜託你了。好在九月重陽僅有二月，到時再見。」

奔出十餘里，就把宮驚海丟下了，當天傍晚又來到微山湖畔，只見那上次搖船的大漢自蘆葦中踱了出來，道：「家主人已離島他去，全部財富也都陸續運走，唐少俠不必進島找他了。」

唐煌縱目望去，果然那白銀碼頭及金裝玉砌的屋宇都不見了，心想，這老傢伙果然神通廣大，這島上的金銀何止數十萬兩，竟在一月不到時間中全部搬走，不知搬到那裏去了？

現在十大奇人除了「赤脚大仙」失踪之外，只剩下「吝嗇鬼」一人，諒也難逃毒手，必須立刻去找他。

唐煌向那大漢抱拳謝過，轉身就走，現在到那裏找他呢？他昨夜在五大夫松下出現，以百十個大元寶引走了四五十個「鹽屍」，用意何在？

但不管他的用意如何，這老鬼確曾救了唐煌等人的性命，唐煌心想，一個人做事必須有始有終，現在就剩下這最後一個人了，自己必須盡力保護他，相信他不可能把那些財寶搬得太遠。

兩人來到微山湖東北一個大鎮，打聽之下，原來此處乃是台兒莊，爲南北孔道軍事要衝之地。兩人用了飲食，已是初更天了，唐煌帶着霍保四下搜尋，不知不覺來到郊外。

這時一輪明月已昇了起來，將林邊一塊新墳地照得十分明亮，原來這墳地中有九個高大的新墳，石人石馬及高大的石碑和石桌，表示這墳地主人定是附近富豪之家。

唐煌和霍保走到墳地中，來到一座石碑之前，只見碑文寫着：故顯考左公世保之墓，左下面是不孝義子莫樹有泣立。

唐煌陡然一震，拭拭眼睛，又看了一遍，不錯！左世保三字沒錯，莫樹有三字也沒錯，這不是「二聖」之一的左老前輩嗎？

眞想不到誤打誤闖，竟有此發現，而世上竟眞有莫樹有這個人。以前唐煌以爲是「莫樹有」這三字的同音，顯然是大錯特錯了。

唐煌又走到旁邊一個石碑前，只見碑寫道：故顯妣王母令嫻之墓，左下端也是不孝義子莫樹有泣立。

這不會有錯了，正是「天地二聖」左世保和王令嫻夫婦，可見這個莫樹有不但有義氣，而且甚有財富。

唐煌再走到第三個巨碑之前，唸道：「故顯考金公銀之墓！」下端寫着：不孝侄吳其人泣立。

嘿！怪事！唐煌搖搖頭，心想，照此情形看來，莫樹有和吳其人兩人已經在一起了，他們可能共同爲九位奇人建造衣冠塚。

這九座新墳，可能獨缺「吝嗇鬼」一人，而「赤脚大仙」雖已失踪，却也爲他造了一座。唐煌心中十分慚愧，自己受幾位奇人之託，找尋莫樹有和吳其人兩人，一無所獲，而人家却已爲幾位奇人料理了後事。

突然，「嗒」地一聲脆響來自附近，唐煌身形電轉，掃視一周，在皎潔的月光之下，不但墳地中毫髮可見，即數百丈之內一草一石也十分清晰，那有半個人影。

唐煌緩緩轉身，注視着任何可以發聲之物，突然，又是「嗒嗒」兩聲，來自身後，這次唐煌身形轉得更快，幾乎和兩聲響同時發動。

石人、石馬、石碑和石桌仍然如故，微風拂動着短草，沙沙作響，唐煌深信身手再高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突然，一股冷意自唐煌心頭昇起，他的目光停在一匹石馬之上。他記得那匹石馬是前面兩蹄揚起，而現在却變成後面兩腿揚起了。

若非鬧鬼，就是石馬有機關。

突然，奇事又出現了，那石馬後蹄一落，「嗒嗒嗒」數聲，像奔跑一樣，只是未離開石座，但那石座却緩緩昇了起來。

唐煌不再害怕了，一拉霍保，閃於石碑之後望去。那石座足有千斤之

重，緩緩上升，下面現出一個黑洞，且隱隱可見石階。

不久，一個人頭探出洞外，四下掃視一匝，一閃而出，竟揹了兩個大帆布袋，不須第二眼，唐煌即認出此人正是「金銀島主」，也就是「吝嗇鬼」王大吉。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心道：「不知這老傢伙又要玩甚麼花樣？原來這些墳墓是你建造的！」

因此，唐煌又生出無比的敬意，只是不知道他鬼鬼祟祟地藏在穴中幹甚麼？也不知道他揹的是甚麼東西？

「吝嗇鬼」一扯石馬的尾巴，那石馬立即緩緩落下，像剛來時所見的姿態一樣，接着，他揹着布袋向台兒莊馳去。

唐煌可以看出這兩個大布袋十分沉重，但他展開身法奔行，仍然十分快速，到了台兒莊附近，老鬼繞鎮向西，不久掠入一道矮牆之中。

唐煌似乎隱隱猜到他要幹甚麼，立即跟了進去，只見一間破屋之中洩出暗淡的燈光。

唐煌舔穿窗紙，向裏望去，這一看心中雪亮，只見屋中破破爛爛，僅一床一桌和一把破椅子，一床補綻累累的破棉被下，半倚着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嫗，她雙目已瞽，正在喃喃自語。

「吝嗇鬼」已將兩個布袋放在地上，走近床邊，但那老嫗却未發覺。

此情此景在唐煌看來，思親之念油然而生，不知怎地，雙目中蓄滿了淚水，使他的視綫模糊起來，眼前的一切像微風吹動湖水中動盪不定的景象。

「大娘！大娘！」「吝嗇鬼」輕輕地叫了兩聲，那老嫗似乎吃了一驚，翻着白眼，道：「你……你是誰？」

「吝嗇鬼」尖着嗓子道：「大娘，我是張大寶，是妳兒子的朋友！」

老嫗終於伸出顫巍巍的枯手摸索着，激動地道：「噢！原來你是大寶。白狗子二楞子死後，聽說你也離家謀生去了，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剛剛回來。大娘，我這趟出去發了財了！今夜特來送點錢給你老人家。」

老嫗終於捉住了「吝嗇鬼」的手，道：「大寶……你……你太好了……老身曾受你好多次接濟……眞不好意思再……」

「吝嗇鬼」道：「大娘，妳快別說這些話！我自幼失怙，大娘對我不當外人，而我早已把妳當親娘看待了，爲娘的還對兒子客氣甚麼？」

老嫗那滿佈皺紋的臉上抽搐着，大概是太激動了，她要去摸「吝嗇鬼」的面頰。

「吝嗇鬼」巧妙地閃開了。

「好孩子……爲娘今生不能報答你了。」

兩泡熱淚終於淌下唐煌的面頰，他記得老萊子八十歲娛親的故事，但那是他自己的母親，而「吝嗇鬼」竟能裝扮成年輕人，「老吾老以及[illegible]老」這種俠義行爲，才是武林俠[illegible]的表率。

唐煌心想，我瀉了一次肚又[illegible]了甚麼？看起來我的氣量較之這[illegible]前輩奇人差得太多了。

「大娘！我給妳留下一百兩，爲妳放在木箱中，大概可以享幾年清福了……」

「大寶！你……你那來這麼多的銀子？」

「我不是說過，我發了財嗎？百十兩銀子算不了甚麼！大娘，我走了，希望妳好好照料自己！」

唐煌一拉霍保，躲了起來，他這時感覺自己太渺小了，簡直太微不足道，他捫心自問著：「我能算是白道俠士嗎？我能及得上「吝嗇鬼」萬一嗎？

「吝嗇鬼」背著大布袋掠出牆外，不久又進入一個破木屋中，這是一個半身不遂的老人，看年紀是有八十以上，蒼天毫不慳嗇地賜他極長的壽限，却讓他在床上掙扎著度此晚年。

「吝嗇鬼」又留下百兩銀子走了，而「吝嗇鬼」似乎都早已知道他們的身世，因此周濟了他們，而不會使他們不安，因都是借某種關係使他們安心的收納了。

不到三更，已走了三十餘家，把銀子分光了，而周濟的對象，都是貧困孤寡和有殘疾的老年人，唐煌這才深信「賭鬼」的話！這「吝嗇鬼」果然是世上最大的善人，最令人敬佩的俠士！

「吝嗇鬼」丟了空袋，喃喃地道：「老夫一生爲別人打算，且富甲天下也僅能澤及中原一帶的窮苦之人，但西北、東北、西南及東南各地仍未遍及，若能給老夫時間，有生之年當能達到這目的！」

「偉大！偉大！」唐煌暗自讚嘆！心想，他的財富都分光了，「賭鬼」的願望也達到了，似不必多此一擧！

只見「吝嗇鬼」又回到墳地，站在「鳩面神」墓前道：「哥們！我的心願已達，諒不久也要追隨你們於地下……」

突然，幾個石碑之後一下子湧出八個身影，像八道離弦之箭，向「吝嗇鬼」疾撲而來，同時素手齊揚，十六道不同力道的暴風，襲向吝嗇鬼全身要穴。

這種勢道，唐煌深信任何人也接不下來，那知「吝嗇鬼」眞不愧爲十大奇人之一，身子驟開一丈多高，兩掌交劈，眨眼功夫劈下三十餘掌。

地上立被震成三十餘個小坑，黃塵之柱直射高空，而唐煌却驚得呆了一下，因爲除了六個神秘女人之外，莫愁和「白貓仙子」蘇珊竟也在內。

此刻，「吝嗇鬼」身懸半空，正要平掠數丈，那知道這些人都不是庸手，十六道掌勁四面八方向上推到，「吝

嗇鬼」一式「夜戰八方」，在一聲大震聲中，身子橫飛三丈之外，足未沾地，又揮出三掌。

顯然，他已經受傷了。這三掌的力道僅有四五成，在八個少女欲欺近出掌之下，又被震出五丈之遠，倒地不起，唐煌大吼一聲，疾掠而至，烏金斷魂鞭早已撤在手中。

這八個少女之中，他最恨的是莫愁及蘇珊，因爲她們是後來加入的，相距兩丈，他的長鞭已挾著無儔罡風掃倒，八個少女似乎不敢硬接，嬌呼一聲，閃過一擊，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之中，只留下淡淡的幽香。

唐煌對她們的感激立刻又煙消霧散了，尤其當他發現「吝嗇鬼」是一位最令人敬佩的俠士，而仍遭此不幸，無邊的怒火和仇恨，已在他的心上生了根。

「王前輩！王前輩！」唐煌揩去「吝嗇鬼」口角的血漬，道：「王前輩，你感覺怎樣？」

「吝嗇鬼」指指懷中，吶吶地道：「我的武學都……刻在……銀子上……你拿去吧！然後……把我藏於……那石馬下的地穴中就行了。」

他說至此處，頹然長逝。現在除了「赤腳大仙」之外，九位奇人都先後死去，唐煌輕輕一抹「吝嗇鬼」的眼皮，立即閉上，而唐煌的目光却突然變得冷厲起來，他感覺這些賤女人，空有一個美麗的外表，即使配那霍保，也辜負了霍保那塊材料。唐煌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以同樣冷酷的辦法，去報復那些賤女，只是方式略有不同！

他移開石馬，把「吝嗇鬼」放入地穴之中，又將他懷中的兩錠銀子取出，果然，上面刻著密密麻麻的小字。

他將石馬復原，瞧著九個新墳，肅然地道：「各位前輩，只要我唐煌不死，必定爲你們報仇！使那些供人驅使的賤人得到應得的報應！」

「唐小弟，我的老婆呢？」霍保只知道老婆，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事根本無動於衷。

唐煌搖頭嘆息一下，沈聲道：「霍大哥，人生在世，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娶妻生子乃是次要的！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忘不了老婆！」

霍保不由大怒，扯著嗓子道：「怎麼？你要耍賴？我不管！賠我的老婆好了！」

唐煌大爲懊喪，厲聲道：「你再嚕嗦，我可不管你了！」

霍保雖然死心眼，却以爲唐煌戲弄他，大喝一聲，像一頭野獸似的，向唐煌劈出十餘掌。

唐煌差點被他劈著，火氣可就大了，但「笛仙」臨死時曾囑託他照料霍保，只得強壓怒火，一閃而退，道：「好吧！我爲你找老婆，但你要告訴我不夜城在那裏？」

霍保偏頭想了一下，像鴨子看天似的，茫然地道：「這地方……我好像去過……只是……想不起來……」

唐煌道：「你若能帶我去，我一定帶你找老婆！」

霍保確實死心眼，想不出不夜城在那兒，也就不再囉嗦要老婆了。

唐煌忖道：「和宮大哥約定兩月後在黃山見面，時間還早，而且幾位前輩的秘笈藏在身上也不大好，我何不趁機在這地穴中研究一番！」

於是兩人準備了食物及水，又進入地穴裏，與上面石人、石馬的口、鼻、目、耳相通，空氣流暢，只是光線暗淡些，但時間久了也能辨物。

一個月匆匆地過去了，唐煌雖有過人的天資和不屈不撓的毅力，也僅修成一種罡氣和十餘招武學，但這種罡氣十分奇特，最大的特點是一鬆一緊，鬆時如雲消霧散，緊時如雷霆併發，他相信世上沒有同樣的內功，就命名爲「離合鬆緊罡氣」。

而在這一月之中，霍保也想起不夜城的方向，兩人立即向南，這一天兩人來到天目山附近。

一輪皓月掛在漆黑色的天空中，此時此地，在唐煌看來，倍增思親之情，若非母親失踪，心神難以收束，一個月的苦研，也許成就還要大一點。

突然，「刹刹刹！」十五根竹杖整齊地排列著插在唐煌面前，接著又發出「嘩啦啦」一聲大震。

唐煌早已發覺附近有人潛伏，只是未想到是丐幫的人，他曾下過決心，今後儘可能避免和丐幫之人接觸，但是，要來的終是要來，躲避也沒有用，這十五根紫竹杖併列飛來，諒是代表破釜沉舟之意。

唐煌一想起那兩個長老殉幫自絕的慘局，就不禁直冒涼氣，嚴格地說，他們都是無辜的，然而，今夜他們的命運如何？却全操在他們自己手中。

十五個身著黃麻袋的長老，一字排開，臉上都沒有絲毫表情，但却使人感到一種來自心頭的寒意，遍及全身。

十五個長老走到各人的紫竹杖之前，伸手拔了下來，其中一個高擧竹杖，以嚴厲的語氣道：「沿門托鉢不爲恥！」

其餘十四個長老齊聲道：「有仇不報莫爲人！」

「嘩嘩！」十五個長老一齊搖了一下紫竹杖，似十五雙狠毒的眸子盯著唐煌，一步一步地移動，最後將唐煌和霍保圍在核心。

十五個人影，像木樁似地倒映在四周，附近一片死寂，只有秋風伴奏著秋蟲的鳴叫，爲這緊張的局面增加重重殺機！

「各位長老！」唐煌負手環視一周，沈聲道：「咱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至於上次事件，乃因貴小幫主馬靖欺人太甚，在下不得不出手自衛，況且

，他在武夷山中，無緣無故打了在下一掌，若非遇上高人，在下早已曝死荒山了！」

然而，這一席話並未改變十五個長老的敵意，他們那根深蒂固的愚忠，幾乎使他們不辨是非，只要是本幫的榮辱，他們必須捨命衛護。

十五根竹杖一齊向唐煌和霍保兩人，月光洒在杖身上，泛出閃閃紫芒。

唐煌沈聲道：「在下鄭重聲明，馬靖死有餘辜，咎由自取，只是對兩位殉難的長老，表示萬分致敬！怨嫌宜解不宜結，各位只要讓開一條路，在下願與各位握手言和，且願與各位爲友！」

唐煌只想息事寧人，這已表明了態度，然而，卻要十五位長老讓路，自然就等於退讓。

那爲首的長老冷哼了一聲，冷屑地道：「亮出你的傢伙吧！告訴你，丐幫之人，從不在敵人面前示怯，更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敵人！即使仍是尊駕佔了上風，嘿嘿！本幫還有三十一位長老，不過那三十一位可更難打發些！」

唐煌忍無可忍，輕蔑地一笑，道：「須知在下敬的是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可不是怕你們！既然你們不辨是非，一意孤行，坦白告訴你們，不要說十五個，就是丐幫傾巢而出，在下也不會皺皺眉頭，前些日子在伏牛山幽谷之中，數大門派數百之衆聯手之下，其後果如何，諒各位也有個耳聞！」

十五長老臉上，昇起慘烈的冷漠之色，他們當然知道，那等場面，連「邋遢鬼」都力竭重傷而死，當今世上任何高手，也無法全身而退。

但面前這個年輕的煞星却創造奇蹟，不惜和六大門派結仇，以寡敵衆，竟能全身而退，這種聲勢，的確使人吃驚。

因此，唐煌雖然仍未撤出兵刃，仍然負手卓然而立，那種無懼無畏的氣派，確實令人氣餒。

「霍大哥，小心照料你自己！」唐煌放下雙手，面對那發號施令的長老沈聲道：「在下再重覆一遍，就此收手，是在下之幸，也是貴幫與各位之幸，還請三思……」

那首長老厲喝一聲「九州一杖，威震八荒！」

唐煌知道「一杖震九州」是丐幫幫主的綽號，就在此時，「嘩啦啦」暴響聲中，十五根紫竹杖像烏雲中閃射的紫虹，「嗡」地一聲，四面八方罩下。

傻小子緊要關頭，不須別人操心，自衛是任何人的本能，高瘦的身子三閃兩飄，兩條長臂電伸，差點抓住兩根竹杖。

而唐煌也知道無法善了，只得施出飄忽，不定的上乘身法只避不攻，身形快捷靈活，像岩縫中滑行於激流中的鰻魚，有時眼看無法閃過杖風，但仍巧妙地，間不容髮地轉折滑過。十五道杖幕交織成風雨不透的罡網，連皎潔的月色，也變得紫濛濛地暗淡無光。

紫竹杖上「嗡嗡」巨響，像千百個彈棉花的巨弓一齊彈動，氣流向內排壓，連呼吸也要加些力氣。

總之，方圓十丈之地，黃塵、敗葉、蔓草和人影，都變成紫色，兩條人影像紫雲中翻騰的毒龍，忽隱忽現，詭譎得無法捉摸！

唐煌對霍保的身手十分佩服，深信他的記憶失去也僅是暫時現象，終必恢復。

「各位！」唐煌的身子在數尺方圓之地，將折閃挪了十餘個位置，冷峻地道：「你們非打不可嗎？」

回答的不是語言，而是陣陣低吼，一雙雙血紅的眸子不遺餘力地狂攻，現在，唐煌感覺只守不攻也有點吃力了，但他一想起那兩個長老殉幫的慘局，就打消了出手之意。

大約百十招過去了，十五個長老的攻勢越來越猛，由於唐煌不還手，所以他們可以只攻不守，這種打法唐煌吃虧太大了。

因而，霍保的壓力也大大地增加了，他那油垢的臉上，汗水汨汨淌下。

突然，那爲首的長老悲嘯一聲，道：「各位，三十年後，咱們的年齡也和這小子差不多！杖在人在，杖亡人亡！」

其餘的同時悲呼道：「小弟們願步兄台後塵！」

唐煌大吃一驚，厲聲道：「你們這樣不是毫無意義嗎？」

爲首一個大喝一聲道：「玉漏八滴！」

剎那間十五根竹杖手伸而出，十五聲暴喝合而爲一，足可搖山震岳，唐煌不知「玉漏八滴」是代表甚麼？突然一陣碎金裂鐵聲中，十五蓬紫霧和紫屑，挾著一片罡風，向中央驟射而至。

這種石破天驚的勢道，足以使人心膽俱裂，但唐煌經歷了上次，急納眞氣，全力掃出三十餘掌，使中央地帶變成一個風雨不透的鋼桶。

紫霧和紫屑又反壓而回，「卜」地一聲，十五個長老身上的黃蔴袋像蜂窩一樣，十五個猙獰的面孔上都滲出千百個如豆的血珠。

因爲那紫竹杖的碎屑，都戳在他們自己的身上及臉上，他們明知有此後果，但他們並不打算閃避。

這種慘烈的場面連傻小子霍保也驚得呆了一下，就在這一剎那，又是一陣暴喝，「蓬！」紫霧和紫屑像火山爆發，向中央排壓急瀉。

這一下大出唐煌意料，因爲他不但要防衛自己，而且還要防衛霍保，他本以爲十五根竹杖已震得粉碎，現在要防衛兩個人的全身已經不及，只

得倉促運起功力，護住兩人的面部。

「卜卜卜！」像狂風中的驟雨打在鼓上所發出的聲音，唐煌僅運了五成眞力，抵擋不住他們一甲子修爲的「碎玉功」，不但衣衫破孔纍纍，全身刺痛，有如千百根荊棘戳刺著。

這僅是一瞬間的事，接著又是「蓬！」地一聲，在這剎那間，唐煌才恍然大悟，原來「玉漏八滴」是指那紫竹杖分成八段震碎，唐煌以爲和上次一樣，就吃了大虧。

這次早已運起全部功力，兩掌一揮，數十朵奇大的梅花形成一道罡牆，「蓬！」地一聲，硬將十五蓬紫竹屑擋了回去。

「卜卜卜！」接著傳來數聲悶哼，他們身上的蔴袋長屑紛紛洒落，他們臉上血肉模糊，沒有半寸完整的肌肉。

然而，他們不但不閃避，反而向前欺近，又是一陣鬼嗥似的暴喝，十五蓬紫屑再次閃電射到。

唐煌被激起無邊的怒火，不再客氣，不但把紫竹屑震了回去，且將他們震退數步。

那知他們都抱著必死之信念，雙目中戳入極多的竹屑，早就不能視物，挺直著鮮血淋淋的身子衝上，却繼續震碎紫竹杖。

又是兩次，被唐煌震了回去，他們身上的黃蔴袋片縷不存，一絲不掛，全身肌肉上密佈著鋒銳的毛竹刺，像十五個血刺猬似的。

現在，他們手中的紫竹杖，只有一尺多長了。鮮血自他們臂上淌下，順著杖身滴在地上，而唐煌記得他們已經震了七次，現在僅有一次了。

這最後一次，必是畢生殘餘眞力孤注一擲，唐煌看看自己長衫上纍纍的破洞，登時激起他的殺機，立即運起剛剛研成的「離合鬆緊罡氣」。

近了！他們的腳步聲十分沈重，像三十根鐵樁在地上「咚咚」地跺著，他們除了還有一個軀殼和一顆至死不回的心之外，在外形看來，已失去人類所應有的形態！

爲首一個以慘烈嘶啞之聲道：「碎玉不成再碎骨，丐幫威名垂青史！」

唐煌駭然凝視著這些糟塌父母遺體的人，此刻反而失去了同情之心，因爲像他們這種亡命之徒，根本不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就連那點愚忠，也變成了不可原諒的蠢行！

因此，唐煌運起「離合鬆緊罡氣」，身上衣衫像波浪似的起伏動盪著，凝神以待。

那長老嘯聲甫畢，蓬然聲中，紫霧再起，以排山倒海之勢，壓向中央。

在此同時，十五個血人同時發出慘烈而類似鬼哭之聲，頭前腳後，四面八方向兩人撞去。

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打法，唐煌大喝一聲，以十成眞力揮出十三掌。

那知這「離合鬆緊罡氣」十分怪異，在這緊要關頭，似乎不發生半點威力，眼看著重重紫竹屑和十五個血人已到了三五尺之內。

更近了，紫竹屑以人眼難以估計的速度，射到兩人身邊半尺之內，眼見兩小就要變成兩個蜂窩，而十五個長老的身子也在兩尺之內，只要被他們撞上，雙方都將變成肉泥。

唐煌心頭大震，此刻對「離合鬆緊罡氣」差點失去信心，因爲這時即使想收回這種罡氣，再換「天地二聖」的「寶瓶眞氣」也來不及了。

聲勢太駭人了！不容一絲思考的機會，那些紫竹屑已到了三寸之內，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奇事出現了，一股難以形容的無儔暗勁，自唐煌身上散發出來，使那紫竹屑立即變成竹粉隨著罡氣漩渦向外排壓。

果然不愧爲「離合鬆緊罡氣」！原來先是一鬆，然後一緊，眞是危險萬分，奧妙無窮。但那十五個血人未待「離合鬆緊罡氣」壓到身上，立即暴脹起來，像體內吹入了大量空氣，但因身上被紫竹屑戳破千百個洞，空氣往外急洩，發出類似皮球洩氣的嘶嘶聲。

唐煌微微一楞，不知他們臨死之時還有甚麼花樣？突然一聲巨震，血雨狂濺，骨屑橫飛，粘膩的污血和碎肉，以及稀爛的心肝五臟，像餃子餡似地飛洒在兩人身上及臉上，原來他們自運內力爆炸了他們的軀體。

十五個丐幫長老，變成遍地鮮血，骨屑和碎肉殘皮血腥氣息中人欲嘔，傻小子霍保口中唧著一大塊人肉，在呆呆地發怔。

唐煌抹去臉上的肉屑和血漬，驚駭地掃視著遍地不成形態的碎肉，唯一的感覺，好像自己是一個劊子手，只要認準了犯人脖子上的刀口，殺一個人和殺一隻雞沒有甚麼分別！

同時，他對「離合鬆緊罡氣」更增加了信心。

霍保大聲道：「唐小弟，人呢？」

唐煌冷笑道：「敢情是『開了半天航還未解纜』！喏！」他指指地上的爛肉道：「人在這裏！」

霍保楞了一下，傻嘿嘿地道：「唐小弟，你殺人比吃我老婆容易！」

唐煌對他是一籌莫展，抖抖衣衫，道：「走吧！別說傻話了……」

那知他一轉身，五丈外站著一個白衣白裙的少女，向他似笑非笑地凝視著。

「妙！妙！」她懷中那隻白貓認識唐煌，探出頭來，向唐煌叫了兩聲。

然而，唐煌剛剛平息下去的殺機，立刻沸騰起來，若非看在「笛仙」臨死遺囑份上，他會毒手摧花。

因此，他要實行以前想好的辦法來對付她，轉頭對霍保道：「霍大哥，咱們走吧！」

那知霍保兩眼發直，口角淌著涎

水，那一副傻相，使唐煌哭笑不得，大聲道：「傻子！我們走！」

這一喊把霍保叫醒，但他却驚喜若狂地道：「唐小弟！這，這就是我的老婆？」

「白貓仙子」冷哼一聲，道：「蠢貨！你家祖宗墳地有風水麼？」

霍保可不管甚麼風水不風水，他以爲是唐煌給他找的老婆，狂呼一聲，向蘇珊撲去，唐煌連忙跟上，伸手點了他的「府風穴」挾起來，連眼皮也沒撩一下，自蘇珊身邊交臂而過。

好像蘇珊根本就不存在，也好像根本不認識似的，蘇珊像三伏天一下掉落冰窖中，嬌軀竟瑟索顫抖起來。

女人是世上最奇怪的動物，你可以傷她的身體，却萬萬不可傷她的心。蘇珊轉身來厲聲道：「唐煌！你，你瞎了眼麼？」

唐煌連頭也不回，冷峻地道：「也許我瞎了眼！假如我眞瞎了眼，心中還好受些，可惜我並未瞎眼！」

蘇珊切齒道：「傻子，你爲甚麼對我這樣？」

唐煌道：「很簡單！就算咱們根本就不認識！」

他說著腳步加快，由於一月苦研，輕功又精進不少，蘇珊想追也追不上了，氣得她熱淚盈眶。

奔出里許，見蘇珊並未追來，心中十分痛快，同時覺得這辦法也很妙！臉皮再厚的女人，也不會再纏下去。

他放下霍保，解了他的穴道，沈聲道：「我答應給你找老婆，自是不會食言！但以後絕不可見到女人就叫著是你的老婆！」

霍保大聲道：「你不會騙我吧？那麼我的老婆在那裏？」

唐煌向東一指，道：「在那個方向……」

他本是指向不夜城的方面，想叫霍保引他前去，那知霍保循著他指的方向望去，狂叫一聲，像一條大魚似的蹦了起來，向南疾奔。

唐煌悚然抓頭向南望去，不由暗叫一聲：「巧！」原來數十丈之外，站著一個黑衣少女，正是莫愁。

唐煌對她們與那六個佳麗同流合汚，聯手偷襲「吝嗇鬼」致死之事，早已恨在心頭，疾掠而上，抓住霍保的衣領，道：「霍大哥，你要幹甚麼？」

霍保扯著嗓子道：「老婆！我的老婆！」

「啐！」莫愁狠狠地啐了一口，道：「唐大哥，你們要到那裏去？」

唐煌裝著沒有聽到，用力控制著霍保，這傻小子動了眞火，嘶聲道：「唐小弟，我再也不信你的話了！你想搶我的老婆！」

他一邊嚷著，一邊大力掙扎，唐煌只想早些離去，只得又點了他的穴道，挾起來掉頭就走。

「唐大哥，你不認識我了？」她的語氣帶著幽怨和顫抖，但却無法改變對唐煌滿腔的恨意。

唐煌突然轉身，漠然地道：「妳是誰？恕在下不認識妳……」

語音未了，身子疾射而出，一掠二十餘丈，帶著「忽忽」風聲，一口氣奔出五六里，他相信莫愁無法追上他，放下霍保又解了他的穴道。

霍保一下子跳了起來，指著唐煌大聲道：「唐小弟，你要賠我的老婆……」

說著竟向唐煌肩頭抓下，唐煌一揮手，竟把他震得原地轉了三周，冷笑道：「傻子，眞給你師傅丟人！」

「你，你吃了我的老婆！還敢欺負我。」

「甚麼？你吃了人家的老婆？」人隨聲至，三丈外已站定一個絕色佳麗，正是不久前爲他吸吮「屍毒」的少女，唐煌抬頭看，不由哼了一聲，心道：「她們相繼現身，絕非偶然，分明暗中盯著我！哼！是妳們不仁，可別怪我不義！」

不得已，唐煌只得再次點了霍保的穴道，挾起來正要走，那佳麗冷笑道：「別忙！我吃不了你！」

唐煌漠然道：「我與妳素昧平生，請別管在下的事！」

那佳麗似乎比前兩個老練得多，小嘴一撇，眉梢微挑，道：「認識你也算不上光榮，何必自抬身價！」

唐煌冷哂一聲，目不斜視地道：「既有這些充足的理由，似乎不必再嚕嗦下去！」

那佳麗冷笑道：「我是爲你好，才趕來警告你！」

「警告我？」唐煌冷笑一聲道：「妳們聯手暗算那些高人時，爲甚麼從未預先提出警告？」

「這件事你以後自然明白！」她涵養再好，也感到萬分委曲，道：「希望你不要去不夜城！」

唐煌心中一動，沈聲道：「爲甚麼？」

那佳麗甩甩頭，强忍激動的心情，道：「別對我這樣！終有一天你會知道我的心意……」

「快說！」唐煌輕蔑地掃了她一眼，道：「我爲甚麼要知道妳的心意？妳不是說認識我也不是甚麼光榮嗎？在下但願妳不認識我！」

這種冷漠的態度，不要說一個絕色少女，就是飽經世故之人臉上也掛不住，那佳麗面色一黯，美眸眨了一下，又勉强壓下一腔沸騰的熱血，道：「你現在可以儘管侮辱我，但我仍勸你不要前往不夜城！」

唐煌大步走去，連搭腔也認爲是多餘了。

那佳麗終於淌下兩行淚水，道：「你若不聽我的話，有去無回！」

唐煌頭也沒回，大聲道：「我不想回來了！」

他快意地哈哈狂笑一陣，將笑聲

和料峭的曉風丟向背後，其快如風，出了天目山區才停了下來，這時太陽已將山野染成一片金黃之色。

他放下霍保，呼了一口氣，心中不停地唸著不夜城，顯然，她們三人都是勸我不要去不夜城的，然而，她們同流合汚，殺死九大奇人，就永遠不可原諒！

還有丐幫十五個長老之死，以及剛剛練成「離合鬆緊罡氣」，這一切都使他感慨而又興奮。

他又解開霍保的穴道，沈聲道：「霍大哥，你的老婆只有一個，待我們出了不夜城之後，再讓你和她見面！但必須聽我的話，不可以見了女人就叫著要老婆！而且蘇珊是你的師妹呀！」

霍保道：「我沒見過師妹，我只知道我的老婆就應該是那樣子！」

唐煌心想，這傻小子的眼光並不差，只是這幾個少女決不會嫁給他！這件事眞令人頭痛！

唐煌好歹勸著他帶路，半月後來到滇境瀾滄江畔無量山附近，這無量山在滇境來說，算是最矮的山，却有三千多公尺，比怒山及高黎貢山等矮一千多公尺。

霍保記憶略復，向無量山中急馳，唐煌只得跟他走，奔了一個更次，深入不毛之地，轉過數重山頭，突見羣山環抱之中，有一個平頂小山，山頂上城池中一片燈海。

「啊！不夜城！」唐煌大爲興奮，抓著霍保的雙肩，道：「霍大哥，由此看來，你的記憶已經恢復了，告訴我，你上次進入不夜城，見過甚麼奇事？」

霍保一臉驚凜和迷惘之色，指一指那平頂小山之下，吶吶又止，連那厚大的嘴唇也在發抖。

唐煌深信他必是見過駭人的情景，使他永遠不忘，却又想不起當時情景，立即循著他指的方向望去。

不夜城建在小山平頂上，山勢並不太陡，但山腳下却繞著一道數十丈闊的湍流，發出激湍的澎湃之聲。

只有一道大橋可通山頂，這大橋是以青石砌造，十分堅固，這一切都不算希奇，因爲唐煌知道那湍流之下必有險阻，但霍保所指的不是那湍流，而是那一座大石橋。

這時星月無光，相距數里之遙望去，隱隱看到大橋上雕刻著一個大棋盤，橋的對面，有一座小竹樓，在夜風中微微搖晃。

唐煌記得官大哥曾說：「棋魔」連捷在不夜城附近出現過，照這情形看來，棋魔可能爲不夜城把守第一關。

這等絕世魔頭，竟爲不夜城打頭陣，就勿怪霍保一想起不夜城就驚悸不已了！

竹樓上有一小匾，上寫「聽竹樓」三字，可見這樓中還住著一個雅人呢！這種竹樓在四川常見，稍大的風即搖搖欲倒，但因竹子較有彈性，所以雖搖而不倒，四川人稱之爲「危樓」。

名爲「聽竹樓」也很有道理，因爲竹樓搖晃著，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這是不夜城內外唯一的聲音，乍聽起來十分刺耳。

「霍大哥，這棋盤是甚麼意思？」

霍保吶吶一陣，首先帶路向大橋奔去！兩人來到橋頭，向橋下湍流中望去，水深不見底，呈墨綠色，漩轉澎湃，疾瀉而下。

顯然，由水中通過危險重重，自橋上通過，必須接下「棋魔」這一關。

唐煌大聲道：「守橋之人還不現身？」

突然，那搖搖晃晃的竹樓中傳來一陣低沉的聲音，道：「過橋之人，須先接受老夫一局殘棋考驗，若能勝得老夫，才能和老夫見面動手！」

唐煌不由暗自一哂，這辦法倒也新奇，對象棋一道，唐煌自認頗有心得，在八九歲時，就常常勝過父母。

唐煌朗聲道：「尊駕定是『棋魔』連捷了？」

竹樓中之人道：「不錯！老夫連捷一生中與高手對弈數千次，僅輸了一次和了兩次！」

這老魔還很坦白呢！唐煌暗暗心折，下了數千次，僅輸了一次和了兩次，果然算得上棋中聖手。

唐煌道：「請問尊駕輸給何人？被何人迫和兩次？」

「棋魔」道：「對你說你也不知道！」

他突然沈喝一聲，道：「速擺佛頂圓光棋勢！」

語畢，「颯颯颯！」自竹樓後掠出十一個大漢，其中五個著寬大的紅短褂，背心及胸前都繡著一個大黑字，那是一帥一車和三個兵。

另外六個大漢著白色短褂，繡著紅色大字，那是一將一士和四個卒。

這十一個大漢掠上大橋，矯捷地各自站了一個方位，形成一個殘局。

這殘局作者不必預作解釋，待會雙方走動，讀者就可以猜出來了。

唐煌一看這個棋勢，果然步步危機，奧妙無窮，雙方只要走錯一步，全盤皆輸。

「棋魔」道：「小子，老夫知道你必是近來轟動中原的莫樹有，既敢來此，自然有所依恃，老夫的『佛頂圓光』棋勢已成，你來此是客，自應優先挑選，你要那一邊？」

唐煌心道，這不夜城果然了得，自己的來路人家已經摸清了，立即答道：「我就要紅的這邊吧！」

因爲靠唐煌這一端正是紅的，他走近橋邊，仔細察看棋勢，立即大聲道：「按此棋勢，應該黑子先走！」

「棋魔」嘿嘿笑道：「不錯！看來你小子棋道方面還有些道行呢！」

（未完・八）

上文提要：開封是豫趙世家的根據地，阿恨一到，包了醉仙樓辦起兵器展銷大會，展銷品以七殺刀爲主，有僞造的程咬金板斧、呂布的方天畫戟、關二爺的青龍偃月刀等等，一宮、二門、三世家都來參展，趙無敵買了僞造的七殺刀，阿恨騙了巨款擺慶功宴，一無和尙敲了一筆竹槓，藍衣少年要對分，打起來露了原形，原來她是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趙家不甘損失，串同歐陽春偷襲醉仙樓……

七殺刀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被誘墮入機關　偷聽惡魔密議

銀劍趙無畏聳一聳雙肩，道：「不怎麼樣，一人賞了他們一刀。」

明媚大驚道：「你們膽敢殺人行兇？」

趙無畏道：「他們早該碎屍萬段。」

「一個不剩？」

「一個不剩！」

「包括恨教主在內？」

「他是主要的目標。」

「誰幹的？」

「正在調查，現在還搞不清楚。」

「大膽，本少宮主要你們付出代價來。」

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玉掌一翻，劈面就打。

歐陽春急忙阻止道：「少宮主且慢動手，七殺教肆行無忌，處處與武林各派爲敵，可謂惡績昭彰，百死莫贖，貴宮素爲江湖清流，該不會與魔教合汚吧？」

明媚不假思索，道：「本少宮主與恨教主關係特殊。」

趙無敵追問道：「甚麼關係？」

明媚道：「他是我的……」

差點脫口說出「他是我的未婚夫」，發覺不妥，連忙想要改口說「他是我的朋友」，阿恨的聲音已搶先接下去：「她是我老婆，我是她丈夫。」

人在屋頂上，誰都看不見他，院內有燈，他却將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趙無敵一怔神，半信半疑的道：「恨天生，你眞的沒有死？」

阿恨道：「死人不會說話。」

「明明聽到有鼾聲、囈語。」

「是在屋後表演給你們聽的。」

「那死者是誰？」

「根本沒有人死。」

「人頭從那裡來？」

「從西瓜地裡來。」

趙無畏聽得心驚肉跳，目眥欲裂，提着燈籠，跑到院子中間去一看，差點氣暈過去。

沒見人頭。

只有西瓜。

西瓜曾經過精心裝飾，覆以羊皮，且戴上假髮，黑暗之中，自然不易辨識。

小流浪的聲音在另一邊屋頂上道：「阿恨嫂，快上房來吧，我們要開始反攻啦。」

明媚覺得好氣，有一種被人欺騙、愚弄、戲耍的感覺，惡狠狠的道：「這筆帳本少宮主以後會加倍討回來，告辭了！」

嬌軀一彈，去勢如風，循原路一瀉而去。

趙家的人好厲害，立將燈籠打滅，四人八手齊揚，朝屋頂打出無數暗器。

英雄所見略同，歐陽春又豈是弱手，三人五掌交揮，射出十幾支飛刀。

暗器一出手，人也緊急撤走，退至屋簷下。

這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淅淅瀝瀝的從屋簷流下來。

不大，很急。

只有屋簷上有，院子裡滴水未見。

有一股濃濃的怪味道，不像是雨。

而且，一刹那的工夫便停止了。

歐陽俊美小聲道：「爹，剛才所發的暗器也不曉得效果如何？」

鐵掌歐陽春沒有答話，暗示她蓄勢以待，靜觀其變。

趙志高亦道：「這一場雨來得好奇怪？」

金刀趙無敵道：「只怕不是雨。」

趙志遠道：「大伯，不是雨是甚麼？」

阿恨的聲音道：「是油。」

虎妞道：「可以燃燒的油。」

小流浪道：「當心把你們燒焦了吃烤排骨。」

話落，上面投下了火種，轟的一聲，所有的燃油全部燒起來，登時，院子裡又光如白晝，歐陽春、趙無敵等人藏身的地方清楚可見。

幸好數量不多，火苗不大，否則，他們眞會被烤焦烤死。

金刀趙無敵怒不可當的道：「雜種，你們統統滾下來，話說當面。」

歐陽春道：「是英雄就別藏頭露尾。」

恨天生道：「就這樣談也一樣，別饒趣味。」

小流浪道：「又不是相親，有甚麼好看的。」

金刀趙無敵道：「小雜種，我問你，你賣給老夫的是甚麼刀？」

虎妞道：「五殺刀。」

趙無畏道：「不是七殺刀？」

阿恨道：「當然不是，七殺刀少說也要七萬兩以上。」

小流浪道：「五萬兩銀子只配買五殺刀。」

趙無敵冷哼一聲，道：「哼，甚麼五殺刀，簡直是破銅爛鐵，老夫要退貨。」

照準阿恨停身的所在，將「五殺刀」擲過去。

恨天生眼明手快，探手撈住，道：「貨物出門，概不退換，這是商場的規矩。」

刷！的一聲，抖手擲回，由於趙無敵目標明顯，如非他及時閃身避開，幾乎打中他的頭。

結果砸壞一扇窗戶，拋進廂房去。

虎妞道：「即使退貨也不退錢。」

趙無畏道：「如肯交出七殺刀，我們可以考慮再略作補償。」

小流浪一心想發橫財，道：「再加一百萬兩好啦。」

趙無敵憤然道：「這是敲詐，你們剛才不是說七殺刀要七萬兩，再補二萬就可以了？」

阿恨道：「本教主是說七萬兩以上。」

虎妞道：「以上的數字無限多，百萬還算是便宜呢。」

小流浪道：「買不起就不要買，本教本來也不想賣。」

趙無畏道：「設局詐騙，你們簡直太可耻可鄙了。」

恨天生道：「偷襲暗算，閣下也不見得有多高級。」

虎妞道：「何況我們憑的是頭腦智慧。」

小流浪道：「你們純粹是不入流的下三濫行爲。」

歐陽俊德吼道：「下來，咱們決一死戰。」

阿恨道：「別忙，想死等一下多的是機會。」

虎妞道：「咦，你那位白痴弟弟怎麼沒來？」

小流浪道：「可別再强娶民女，害死別人家的大姑娘。」

歐陽春聞言大怒，方待出言，阿恨道：「你們父子且先歇一會兒，小王和趙老兒還有幾句話說。」

趙無敵粗聲道：「我們之間已無話可說。」

阿恨道：「七殺教此來開封，相信你已知道來意爲何？」

「哼！」趙無敵的答覆就是這一個字。

虎妞道：「就算以前不曉得，如今也可以就近問一問歐陽春。」

趙無畏道：「知道又怎麼樣？」

恨天生道：「知道就省去一番口舌，可以直接回答問題。」

金刀趙無敵恨聲道：「賀通天痴人說夢，沒人肯接受他的惡毒條件。」

阿恨道：「你不願親赴死亡谷負荆請罪？」

「廢話！」

「不肯擁護老煙槍當武林王？」

「他算老幾？」

「也不肯宣誓加入本教？」

「狐羣狗黨，少自抬身價。」

「可曾考慮到拒絕的後果？」

虎妞故意恫嚇他：「歐陽春丟了一條臂，龍九天掉了一顆頭。」

小流浪道：「還有盧安、段靑書的腦袋，他們都不是無名之輩。」

金刀趙無敵勃然大怒道：「老夫不接受威脅。」

阿恨忽道：「王護法何在？」

王不留在趙無敵的對面屋頂，聞言立應：「屬下在！」

「老匹夫不吃敬酒怎麼辦？」

「給他吃罰酒。」

「罰酒如何才吃得爽？」

「先讓他洗個澡吧。」

「好主意，就賞他一桶水。」

「是，教主。」

自然不是水，是油！

嘩啦啦的一聲，一桶燃油箭也似

的潑過去。

好準也好快，直奔趙無敵而去，燃油經過火苗時，已自燃燒起來，趙無敵雖然了得，躲過了主峯，還是被偏峯掃中，馬上全身上下都着了火。

水火無情，武林高手也莫之能禦，趙無敵被燒得殺豬似的叱叫不止，急忙一躍而出，倒在院子裡。

阿恨猛說風涼話：「打滾呀。」

虎妞道：「滾一滾就會舒服些。」

其實，趙無敵也想到了，已經開始在滾。

滾過來，滾過去，滿場亂滾。

滾破了好幾個西瓜。

滾倒了好幾盆鮮花。

效果却很好，總算保住了一條老命。

只是，鬍子燒光了，頭髮去了大半，衣裳千瘡百孔，焦頭爛額，狼狽不堪。

小流浪睹狀笑彎了腰，字字譏誚：「乖，聽話，早這樣就不用洗澡啦。」

銀劍趙無畏簡直要氣瘋了，喝一聲：「老夫跟你們拚了！」拔劍在手，彈身就往房上衝。

「找死！」

「斃了他！」

「砍下他的頭！」

好可怕，話還是熱的，事情便告結束。

銀劍變成斷劍。

活人變成死人。

屍體被抛了下來。

人頭則被留下做紀念。

恨天生道：「趙老頭，怎麼樣？洗澡的滋味如何？」

趙無敵爬起身來，咬着鋼牙說：「老夫與你勢不兩立。」

虎妞道：「丟了一條命，燒了一身黑，你還是不肯接受本教的條件？」

金刀趙無敵道：「老夫但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休想稱心如意。」

小流浪道：「有志氣，今夜就拿你烤排骨，當消夜吃。」

恨天生道：「不曉得歐陽大俠想通沒有？」

歐陽春不加思索，立即斷然決然的道：「想要老夫屈服，除非公雞下蛋，日從西出。」

阿恨又擺出教主的架子來，道：「四位護法何在？」

偷張、賭李、酒仙、丐王分從四個方向同聲道：「屬下在。」

「人家不上路，該當如何？」

「再洗一個澡。」

「可一不可再，炒冷飯沒意思。」

「請教主示下。」

「多放點水，游泳好了。」

「這是個好主意。」

「不知水夠不夠？」

「夠，還有一百多桶。」

「那就放水啦。」

「是，小王爺。」

開玩笑，一桶油潑下來，就把趙無敵燒得面目全非，一百多桶澆下來還得了，不燒成灰，燒成炭才怪。

性命交關，再也顧不下自己的顏面身份，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第一桶油尚未落地，一行六人便急急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似的逃之夭夭。

* * *

皖西。

靠近河南這邊的一個山區小城。

城郊，一道山坡上，有一片廣闊而又壯麗的莊院。

這就是阿恨的母親唐雪蓮生長的地方——唐家堡。

夜，已經很深很深。

不聞人聲，但聞蛙鳴盈耳。

除必要的警衛外，唐家的人俱已入睡。

有兩個人沒睡。

一個是神指唐威。

一個是風雷門門主馬驥。

二人正在東北角上，一間密室內密談。

談話的內容似乎很機密，不但門窗緊閉，連親生的兒子也摒棄在外。

只聽風塵俠客馬驥道：「說起來眞是異數，更叫人汗顏，堂堂風雷門，竟會毀在幾個娃兒的手中，七殺教一日不除，老夫一日難安。還有那個臭婊子賽西施，不抽她的筋，剝她的皮，難消我心頭之恨。」

神指唐威道：「關於賽西施，可知她的來龍去脈？」

風塵俠客馬驥道：「小弟正在查。」

唐威道：「不必查了，老夫已摸清她的底。」

馬驥道：「是何來歷？」

唐威道：「十之八九是日月宮的少宮主。」

「何以見得？」

「大乙神功失傳已久，據說是落在了大明宮廷中了。」

「哦！」

「太乙神功十分了得，對咱們的威脅太大，必須除之而後快。」

馬驥道：「七殺教也不能放過，勢在必殺必除。」

唐威道：「還有闖王李自成的餘孽，以黑煞神黑肚腸爲首的那一幫兇神惡煞也不能輕輕放過。」

馬驥道：「可是，恨天生、日月宮這一批人十分難纏，偏偏風雷門又損兵折將，恐力有未逮，不知上面可有應變之道？最好是能速派高手支援。」

唐威道：「這點請馬兄放心，老夫已反映上去，很快就會派人下來，另外……」

馬驥道：「另外怎樣？」

唐威撫鬚詭笑道：「歐陽春、趙無敵、藍虎臣、金三娘他們，都吃過那個小雜種的虧，稍加游說，不難拉到咱們這一邊來。」

話至此處，戛然而止，目注窗外

，暴喝道：「甚麼人？」

發話同時，人已縱起，潛至窗旁，打開窗戶。

來人好大膽，毫無顧忌的跳進來。

呼！唐威劈出一掌。

刷！馬驥揮出一刀。

不是人，是一隻豬，烤乳豬。

早已四分五裂，支離破碎。

弄得二人全身沾滿油漬、肉屑。

就在他倆驚詫訝異間，七殺教教主恨天生已從容不迫的跨步而入，冷嘲熱諷道：「徹夜長談，肚子一定會餓，送一隻烤乳豬來給兩位打牙祭。」

砰的一聲，後窗也被人弄破，虎妞、小流浪應聲破窗而入。

虎妞道：「借花獻佛，烤乳豬是唐家廚房裡的東西，可惜被兩位糟蹋了，眞是暴殄天物。」

小流浪道：「沒有關係，在地上撿的吃也一樣，味更香，皮更脆。」

神指唐威眸中兇芒閃閃的道：「孽障，你潛入唐家堡多久了？」

阿恨傲然道：「已經有一會工夫。」

「如此，我們的談話已被你偷聽去？」

「想不聽也不行。」

「聽到多少？」

「差不多全部，看來你不單單是不仁不慈不義，而且還不是個好東西，另有不可告人的醜事。」

神指唐威更氣更怒，殺機滿面的道：「孽種，這樣更留你不得，今天是死定了。」

風塵俠客馬驥殺氣騰騰的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唐老爺子容不得你，風雷門也志在必得，你們今天就認命吧。」

虎妞道：「打就打，誰怕誰呀。」

小流浪道：「送他們結伴上西天。」

恨天生道：「夜入唐家堡，爲的就是殺人放火！」

五人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

密室不大，又有傢具，礙手礙脚的，阿恨、虎妞、小流浪應變力强，拿桌椅權充兵器來用。

「拆啊！」

「砸啊！」

「砸死一個算一個！」

「殺人不必償命！」

「砍頭大快人心！」

「姓唐的，你的死期到了！」

「姓馬的，你的末日來臨！」

三小似出柙猛虎，發威怒獅，大吼大叫聲中，一鼓作氣，一路搶攻，奪得了先機，也壯大了聲勢。

但是，唐威、馬驥絕非泛泛之輩，技深若海，藝業超羣，爭得聲勢，並未得到實利，是一個僵持不下的局面。

阿恨一身是仇，滿腹是恨，復仇的火焰燒得他如瘋似狂，盛怒之下，不耐久戰，決心速作了斷，當下心一横，亮出了七殺刀。

神刀出鞘！

無血不歸！

情勢立告急轉直下，馬驥一刀砍來，被他削去三寸長的一截，唐威想要去取掛在牆上的寶劍，阿恨已搶先一步將劍斬成四段。

「殺！」

阿恨乘勝追擊，再出奇招，唐威猝不及防，七殺刀已架到他的脖子上來。

馬驥睹狀大駭，那敢再逞强鬥勝，忙不迭的閃退到一邊去。

恨天生臉色蒼白，目射兇光，一字一咬牙的道：「老匹夫，有甚麼遺言後事，你趕快交代，在可能範圍之內本教主不會叫你失望的。」

唐威怒目而視，一言不發。

阿恨好兇，七殺刀更銳利，腕上使力，輕輕一拉，便將唐威的脖子割破，冒出一股鮮血來，道：「沒有後事小王就要動手了。」

風塵俠客馬驥急聲道：「刀下留人！」

阿恨住手道：「姓馬的，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還想替他求情？」

馬驥道：「老夫是想說理。」

「你有何狗屁歪理？」

「唐老爺子是你的外公呀，不可以下犯上。」

「我不承認。」

「你不承認也沒有用，這是事實。」

「事實是他殺了我娘！」

虎妞幫腔道：「殺母之仇，不共戴天。」

小流浪亦道：「母仇不報，枉爲人子。」

馬驥道：「其實這事還是錯在你母唐雪蓮，當初她就不應該離家出走。」

恨天生叱道：「你娘，我媽不走行嗎，不肯服毒，就得上吊，老匹夫毒如蛇蝎，毫無慈悲之心，是被他逼走的。」

馬驥道：「這事怪來怪去只能怪黑肚腸一個人，唐家乃是名門正派，如何能將女兒嫁給一個惡名滿天下的惡棍。」

虎妞反駁道：「不嫁可以，但要迫害肚子裡的孩子就錯。」

小流浪道：「生命神聖，孩子是無辜的。」

馬驥道：「唐家堡望重江湖，與黑肚腸又仇深似海，任誰也無法忍受，自己家的女兒爲仇人生兒子，馬某當時雖然不在場，但於情於理，唐老爺子殺人必是迫於無奈，誰會無緣無故的殺自己的親生女兒？」

這話不無道理，虎妞、小流浪語爲之塞。

馬驥又道：「何況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不論如何做外孫的絕對不可以殺外公。」

阿恨痛哭流涕道：「我不要聽，我娘死得太慘太寃，此仇非報不可。」

正欲下手殺人，虎妞忽道：「阿恨且慢。」

恨天生驚愕不已的道：「虎妞，妳也同意他的歪理？」

虎妞道：「也不完全是啦，不過，外孫殺外公，總覺得怪怪的。」

小流浪道：「對嘛，怪怪的，好像那裡不對勁，傳揚開去，說不定會破壞七殺教的美好形象。」

急怒攻心之下，阿恨却一句也聽不進去，聲淚俱下的道：「我不要聽，不要聽，你們給我統統住口，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老賊今天有八條命也活不了！」

腕上加力，七殺刀向前一推——

驀在此刻，琉璃燈被馬驥打翻了，還乘隙潑來一杯茶，唐威被他猛然一拉，當即脫離阿恨的掌握。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阿恨、虎妞、小流浪正自驚惶失措間，猛覺脚下一虛，地上平白無故的出現一個大洞，冷不防失足栽下去。

* * *

黑！

簡直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也是一個很悲慘的世界。

不大，方圓僅丈許左右。

是一個天然生成，復經人工修鑿的洞穴。

白骨、骷髏，是這裡的特產。

殘肢、腐屍，幾乎觸目皆是。

蒼蠅、老鼠、蚊蚋、蛆蟲，是這裡的主人。

阿恨倒在東邊。

虎妞躺在西側。

小流浪在中間。

三個人皆皮開肉綻，鼻青臉腫，顯然失足墜下時曾受到嚴重撞擊，俱已昏迷。

也不知過了多久，阿恨首先醒過來。

只覺得全身疼痛，雙目如盲，甚麼也看不見。

不知虎妞是死是活？

不知小流浪人在何處？

所幸，七殺刀還緊緊的握在他自己手裡。

「虎妞，妳在那裡？」

「小流浪，你還好嗎？」

沒有人聲，只有蚊鳴、蟲啾、老鼠叫。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行功三十六週天後，阿恨已經習慣了黑暗，終於發現虎妞、小流浪的踪影。

將骷髏、白骨、腐屍、殘肢等踢到一邊去，抓住虎妞的秀肩搖晃着，道：「虎妞醒醒，醒醒。」

搖了三四次，虎妞方始悠悠醒轉，開口第一句話是：「我們沒有死嗎？」

阿恨道：「沒有。」

「這是甚麼地方？」

「一個陷阱。」

「怎麼甚麼也看不見？」

「因爲太黑，等一下就會好些。」

「阿恨，你在那裡？」

「就在妳的身邊。」

「拉我起來，我好害怕。」

「好，我拉，我拉。」

「抱住我，我好冷啊。」

「好，我抱，我抱！」

將人拉起，虎妞順勢投入阿恨懷中，被恨天生緊緊的抱住了。

肌膚相接。

心心相印。

一下子二人的距離又拉近了許多。

溫存片刻後，虎妞已可視物，微微抬頭，雙目含情，柔得像一團水，美得像一朵花，又舊話重提道：「我們眞的沒有死嗎？」

恨天生道：「沒有，是眞的。」

虎妞道：「我還是不敢相信，好像在另一個世界，好美好美，也好恐怖。」

「要怎樣妳才相信？」

「聽說死人咬手指不會痛。」

「這好辦，我的手指給妳咬。」

「不，人家要你咬我的。」

這妮子好痴，眞的伸出一隻手指來，送進阿恨嘴裡去。

阿恨輕輕一咬，道：「痛不痛？」

虎妞痴痴傻傻的道：「嗯，痛吔！」

恨天生道：「來，我也給你咬咬看。」

如法炮製，將手指伸進虎妞櫻桃小口內。

虎妞捨不得破壞這種情調，先吮一吮、舔一舔，然後才微微咬一下，甜蜜蜜的道：「痛不痛？」

阿恨道：「痛，有一點點。」

虎妞道：「這樣看來，我們果然沒有死，也不曉得小流浪死了沒有？」

事實上小流浪早已清醒，聞言大呼小叫道：「死虎妞，臭虎妞，妳咒我死，巴不得我死翹翹，好讓你們無所顧忌，爲所欲爲，把這裡當作牙床溫柔鄉，是不是？告訴妳，我小流浪福大命大，死不了，早醒啦，只是不願掃你們的興，故意裝聾作啞吧了。」

虎妞眞羞死了，急忙推開阿恨，退後三步。

小流浪得理不饒人，繼續譏笑道：「害臊就不要往男人懷裡送，既然做了就不要害臊。」

虎妞怒嗔道：「小流浪，閉上你的烏鴉嘴，再胡說八道，我可要生氣了。」

「想要我閉嘴只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讓我也抱一抱。」

阿恨聞言大怒道：「小流浪，你……」

小流浪截口道：「我怎麼樣？你說的，有錢大家花，有妞兒當然也應該

大家抱咯。」

這是甚麼歪理，阿恨本待發火，虎妞忽得一計，道：「抱可以，先讓我咬咬你的手指頭。」

小流浪道：「幹嘛要咬手指頭？」

虎妞道：「是前奏曲呀，剛才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小流浪好利的一張嘴：「好嘛，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捨不得白米捉不住鷄，咬就咬，有甚麼大不了的。」

當眞伸出一隻手指送上門去。

這是自投羅網，虎妞毫不留情，檀口一張，眞的咬下去。

很重，痛如刀割，小流浪急忙抽回來，大罵道：「妳怎麼眞的咬人呀？」

虎妞道：「這樣才証明你的確沒有死。」

阿恨道：「也才使你更清醒，不會想入非非。」

* * *

天，亮了。

漫漫長夜已過。

從壁上的隙縫裡透進一絲亮光來。

看得更清楚，是一個半人工半天然的洞穴。

四面都是堅硬如鐵的岩石，也不知有多厚多深。

好高，足有四五丈，輕功再好也飛不上去。

何况，上面還有厚厚的鐵板蓋着。

亮光在兩人高的地方，阿恨彈身而起，攀住壁隙突岩，細一觀看，發現眼前的這個罅隙太小，僅大如拳頭，而且彎彎曲曲的通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落地後，虎妞道：「情形怎麼樣？」

阿恨道：「很悲觀。」

小流浪道：「找不到出路？」

阿恨唉聲歎氣道：「隙縫太小，距離太遠，機會渺茫，希望不大。」

虎妞道：「有一點點希望總比絕望好，咱們可以利用七殺刀鑿出一條出路來。」

恨天生道：「太遙遠了，短時間根本不可能。」

「做就有機會，不做就完蛋了。」

「話是不錯，只怕洞挖不成，人已經餓死了。」

對「餓」這個字小流浪很敏感，此話一出，肚子馬上咕嚕！咕嚕！的響起來，道：「怪哉，是囚徒也該有囚飯吃才對，姓唐的怎麼還不送早餐來？」

昂起頭來，接着又大聲吆喝道：「喂，上面有沒有人？有人就放個屁。」

上面一切依舊，鐵皮動也沒動。

虎妞道：「有鬼就鬼叫一聲。」

阿恨道：「有狗撒泡尿也成。」

寂靜如故，還是不見動靜。

小流浪火了，拿起一塊石頭來猛往上丟。

阿恨、虎妞也採取一致行動，一時，亂石齊飛，劈哩啪啦，將鐵皮敲打得震天價響，彷彿奏起了交響樂。

有效果，頭頂一亮，鐵皮被掀開一半。

出現兩個人，是唐威、馬驥，分站兩旁。

神指唐威冰冷的聲音道：「好大的命，你們居然沒有死。」

阿恨傲然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風塵俠客馬驥道：「你們鬼叫甚麼？」

虎妞直截了當的道：「日上三竿，該送早點來了。」

唐威的脖子上包着一塊白布，手裡拿着一隻雞腿正在吃，聞言詭笑一下，道：「三位想吃那些東西？」

小流浪不假思索的道：「來三隻鷄腿。」

阿恨道：「不吃白不吃，來三個荷包蛋。」

虎妞道：「三套燒餅油條。」

「二斤滷牛肉。」

「一瓶女兒紅。」

「三碗蓮子湯。」

「十個鍋貼。」

「八個水煎包。」

「一個大西瓜。」

餓昏頭了，開出一大堆好吃的東西來，一邊說一邊猛往肚裡吞口水。

神指唐威陰惻惻的冷笑道：「這些東西夠不夠？」

阿恨道：「馬馬虎虎夠了。」

風塵俠客馬驥道：「要不要連午餐也一起送下來？」

小流浪大言不慚的道：「算了，午餐到時候再點吧，早餐最好快一點。」

唐威陰笑道：「很快，老夫的餐桌上就有現成的，但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虎妞黛眉一揚，道：「吃你的一頓早餐還有條件？」

馬驥沉聲道：「天下沒有白吃的早餐。」

阿恨道：「少廢話，把條件開出來吧。」

唐威道：「小意思，只要孽障肯將七殺刀、七殺心經交出來，就如數奉上。」

恨天生想都沒想，當場回絕：「辦不到！」

唐威威嚇道：「孽障不肯親自交出，死後做鬼東西還是老夫的。」

馬驥道：「做飽鬼比做餓鬼要强得多。」

阿恨厲聲道：「就算做厲鬼也不會跟你們這兩個老混蛋妥協。」

唐威怒喝道：「不妥協就做餓死鬼吧，賞你們一桶酸辣湯！」

嘩啦啦的一聲，倒下一桶黃白之物來。

黃的是屎。

白的是尿。

三小躲無可躲，避無可避，弄得滿身污穢，臭氣四溢，彷若三隻掉進糞坑裡的鷄。

「老不死的，你將來一定不得好死！」

「殺千刀的，你將來一定會有報應！」

「惡毒老狗，你死後做鬼也會打入十九重地獄！」

咒歸咒，罵歸罵，阿恨、虎妞、小流浪吼破喉嚨，唐威、馬驥高高在上，根本不痛不癢，冷笑聲中又將鐵板蓋子扣住。

嘴巴雖硬，實則小流浪的心裡却很慌，道：「災情慘重，沒有東西吃，咱們眞的會變成餓死鬼。」

阿恨道：「媽的，少說喪氣話，只要有一線希望就絕不放棄。」

小流浪道：「希望在那裡？」

「在上面。」

「挖條出路？」

「是呀。」

「你不是說希望渺茫嗎？」

「挖總比不挖好。」

「只怕路還沒有開出來，人就餓死了。」

「能挖多少算多少，寧做餓死鬼，不做失志人！」

忽聞一個怪異的聲音接口說道：「好一個寧做餓死鬼，不做失志人，有志氣，有骨氣，也很有勇氣。」

這聲音的確很怪異，飄飄忽忽的不知來自何方，隱隱約約的似有似無，但又入耳字字清晰，係以「千里入密」之法送來。

三人俱感一震，虎妞道：「你在那裡？」

那聲音道：「可能就在你們附近，也可能很遠，我老人家也不清楚。」

蒼老、飄忽而又陰冷的聲音，使小流浪頭皮發炸，直起鷄皮疙瘩，道：「坦白說，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那聲音道：「世間根本就沒有鬼，自然是人。」

阿恨道：「既然是人，爲何不知彼此的位置？」

那聲音道：「同爲洞中被囚人。」

「哦，原來你也是被唐威關起來的。」

「胡說，唐威乃是仁者長者，怎會隨便關人。」

「笑話，我們就是被這個老匹夫關進陷阱裡來的。」

「那是個冒牌貨。」

「甚麼？冒牌貨？你是說這個唐威是假的？」

「不錯！」

「你怎麼知道？」

「因爲……」

緊要關頭，沒了下文，聲音突告中止。

阿恨道：「喂，怎麼沒有聲音了？」

虎妞道：「別賣關子，快說下去。」

白搭，沒有用，再無半點訊息。

小流浪抓着頭皮道：「眞是活見鬼！」

＊ ＊ ＊

開工了。

阿恨站在小流浪的肩膀上，用七殺刀來挖洞。

確實是把好刀，削石如泥，碎石紛紛而下。

却害苦了小流浪，弄得滿頭滿臉都是石粉石末，吃足了苦頭，頻頻喊「衰」，叫「苦」不迭。

還好七殺刀銳利無匹，沒多久便鑿出一個可容一人自由進出，一人多深的通道來，阿恨爬進裡面去工作，小流浪不必再受苦受難。

這時，那個奇怪的聲音又傳來了：「娃兒，你在幹甚麼？老夫聽到有撞擊的聲音。」

阿恨道：「挖洞，找出路。」

「有工具嗎？」

「用七殺刀挖。」

「大西國王張獻忠的七殺刀？」

「正是。」

「距離外面遠不遠？」

「好像很遙遠。」

「那就不樂觀，這是山區呀。」

「只能盡人事，聽天命。」

「你們似乎有好幾個人？」

「是呀，一共三個，二男一女。」

「你叫甚麼名字？」

「恨天生，也叫阿恨。」

「恨天生？好奇怪的名字。」

虎妞道：「我叫虎妞。」

小流浪道：「我是小流浪。」

對方顯然很訝異，聲音中充滿疑惑：「你倆都沒有姓？」

虎妞悽悽戚戚的道：「我們身世如謎，都是苦命的人。」

觸及了小流浪的傷心事，悲聲道：「好可憐啊，從小就流落街頭，不知父母是誰。」

那聲音道：「你們怎會被老賊囚禁在此？」

阿恨遲疑一下，道：「此事說來話長。」

「可以長話短說。」

「簡而言之，是爲了尋仇。」

「聽聲音，你等都還是娃兒，怎會與老賊結仇。」

恨天生故意撒了一個謊：「路見不平，是替別人報仇。」

「替誰？」

「唐雪蓮。」

「你說唐雪蓮？」

「是唐雪蓮呀！」

「她怎麼樣了？快說，快！」

「早已遇害身亡。」

「是甚麼人幹的？」

「兇手一共兩個。」

虎妞道：「一個是她那不仁不慈不義的親老子神指唐威。」

（未完・十三）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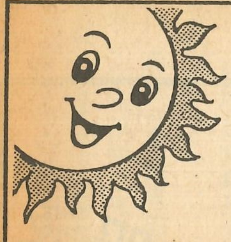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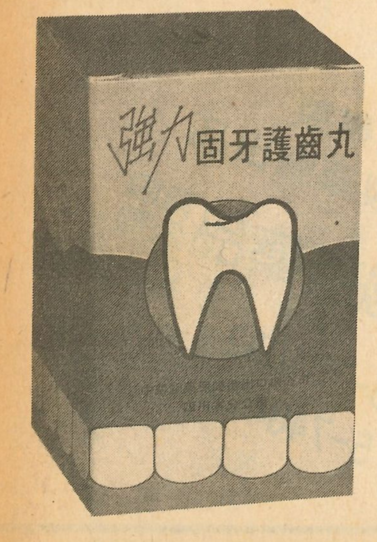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品質超卓．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野生万年茸）

M®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強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真：(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